

素食者

作者：韩江（Han Kang） | 译者：千日 | 出版者：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出版日期：2016 年 4 月 | 文件格式：EPUB | 档案制作日期：2016/05/24 | 档案制作：群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

韩江（Han Kang）

1970 年生，韩国文坛新生代畅销女作家，父亲也是小说家。她毕业于延世大学国文系，现任韩国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她 1993 年在《文学与社会》季刊发表诗作，来年以小说《红锚》荣获《首尔新闻报》的年度春季文学奖，开始进入文坛；1999 年以作品《童佛》赢得「韩国小说文学奖」，2000 年赢得「今日青年艺术家奖」，2005 年，以中篇小说《胎记》荣获「李箱文学奖」，成为史上第一位获此文学大奖的「70 后」作家，2010 年以《战斗气息》荣获「东里文学奖」、2014 年以《少年来了》荣获「万海文学奖」等等。除了本书《素食者》(2007)之外，她还有《黑鹿》(1998)、《你冰冷的手》(2002)、《希腊语课》(2011)等小说作品。

2014 年她受邀参加伦敦书展，同行者有以《请照顾我妈妈》扬名国际的申京淑、韩国百万畅销历史小说《罪囚 645 号》作家李正明。在书展期间，多家英美欧媒体对于韩江的小说作品深感兴趣，评论她写作大胆，跳脱旧式的文学框架。有韩国文学评论家称她为「一位印象派作家，擅长捕捉瞬间掠过的情感，据此勾勒生命里注定的情感基调，她潜心研究的是绝望至极中才可以感受到的那束微弱救赎之光。」

《素食者》已卖出英、美、德、法、荷、澳洲等国版权，2015 年 1 月在英国出版后，频传好评和畅销佳绩，登上《伦敦标准晚报》畅销文学小说第 2 名，将英美畅销悬疑小说冠军《列车上的女孩》挤到第 4 名。美国于 2016 年 2 月出版后亦登上独立书商协会畅销榜，并入围 2016 年的布克奖。

译者简介

千日

曾用笔名千太阳。1976年生，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翻译学会韩语、日语资深会员。译作有《水浒传》、《十八国略》、《池袋西口公园》系列等多部韩日图书。

目录

封面

第一部 素食主义者

第二部 胎记

第三部 树火

《素食者》精采好评

第一部

素食主义者

我又做梦了。不知是谁杀了人，……我要嘛是凶手，要嘛是被害者。

一个个短暂的梦境接连不断地扑过来。先是动物们闪着光的眼睛，继而是流淌着的鲜血，被挖开的头盖骨，然后一切又回到动物的眼睛，像是从我肚子里浮上来的眼睛……

在妻子还没有成为素食主义者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她身上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坦白说，即使是第一次和她见面的时候，我也没有产生什么怦然心动的感觉。不高不矮的个子、不长不短的头发、病厌厌的泛黄皮肤、单眼皮、稍稍突出的颧骨、仿佛害怕张扬个性似的黯淡平凡穿着——她走到我的桌前时，脚蹬款式最简单的黑色皮鞋，步伐不紧不慢，看起来既不强壮高大，也算不上弱不禁风。

我跟她结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她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缺点。跟可爱、才华、优雅丝毫沾不上边的性格，对我来说是很舒适自在的。这样，我就没有必要为了得到她的芳心而装作有学问的样子，也没有必要为了跟她约会而慌慌张张，更没有必要跟那些时装杂志上的男明星做比较，然后唉声叹气的。我那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微微凸起的下腹部，怎么努力都长不出肌肉的纤细四肢，还有一直让我陷入自卑中的短小阴茎，这些对她来说似乎都无关紧要。

我一直都不喜欢那些过「度」的事情。小时候，我带领着一帮比自己小两三岁的淘气鬼，在我们那群当上了小头头；长大后，考取到能够拿到不错奖学金的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很器重自己能

力的小公司上班，并能按时领取为数不多的薪水，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满足。所以，能和看似这世界上最平凡的她结婚，对我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些被冠以美丽可爱、聪明伶俐、性感妖艳、豪门公主等字眼的女孩子，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不合适的。

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她完美地扮演了平凡妻子的角色。每天早上六点按时起床，为我准备米饭、汤和一条煎鱼。而且，她还做着出阁之前就开始的兼职工作，或多或少地补贴家计。以前她上过一年的计算机绘图培训班，婚后继续在那里当助教，也会接一些出版社的漫画稿，在家里做给对话框嵌入台词的工作。

妻子少言寡语，很少主动跟我要什么东西，即使我晚上回家晚了，她也不会管我。难得在一起的节假日，她也没有提过要一起外出之类的要求。一整个下午，我手里握着遥控器在客厅里打滚，她也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闭门不出。我想她是在工作或者读书——妻子的兴趣好像也只有读书，她阅读的图书对我来说是连翻都不想翻的无聊书籍。每到吃饭的时候，她就悄悄地出来，默默地准备饭菜。其实，跟这样的女人生活，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可是跟那些令我厌恶的、每天都要给丈夫的同事或朋友打电话确认行踪，或定期找碴儿引发一场世纪大战的女人相比，她的表现已经足以让我谢天谢地了。

跟其他人比起来，她唯一有些不同的是：她不喜欢穿胸罩。在短暂又毫无激情的恋爱期间，有次我偶然把手搭在她的后背，发现隔着开襟针织衫居然摸不到胸罩的带子。忍着微微的兴奋，我用新奇的眼光审视着她的反应，想要确认她是不是在向我表达什么无声的暧昧信号。结果我泄气地发现，她根本没有试图发出任何信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难道只是因为懒惰或者根本不在意这件事吗？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对于几乎可以用「太平公主」来形容的妻子来说，不穿胸罩是相当不合适的事情。我想，如果她肯在胸罩里面垫上厚厚海绵的话，在朋友面前我也不至于这么没有面子。

结婚后，妻子在家时干脆就不穿胸罩。在夏天，如果有事要外出，为了防止乳头突出，她才勉强穿上胸罩。然而几乎不到一分钟，她就会把胸罩后背的搭扣解开。穿浅色上衣或紧身衣服时，解开的搭扣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可她却毫不在意。面对我的指责，她宁愿在大热天再套一件背心，也不愿意穿上胸罩。她辩解说，胸罩会紧压胸部，让她觉得胸闷。没穿过胸罩的我，当然不知道这会有多闷。可是我却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讨厌穿胸罩，所以她的过激反应只是让我觉得很奇怪。

除此之外，一切都很顺利。今年，我们已经进入婚姻的第五年，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热恋过，所以我想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倦怠期出现。去年秋天开始贷款买了房子，在此之前，妻

子一直拖延怀孕的计划，我想现在终于也到了该当爸爸的时候了。我从没想过自己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直到二月份的那个凌晨，我愕然发现妻子身着睡衣站在冰箱前面的那个瞬间。

「老婆，你在做什么？」

我原本要打开洗手间电灯的手僵在了半空，愣愣地问着。此时差不多是凌晨四点，因昨晚聚会时喝了太多烧酒，我在难忍的口渴和尿意中醒了过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忍受着阵阵寒意，望着妻子站着的地方。睡意和醉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妻子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望着冰箱。黑暗中，虽然无法看清她脸上的表情，但我仍然感到一丝恐惧。她那一头没有染过色的浓密黑发，此时蓬松散乱。她穿着那件一直拖到脚踝处的白色睡裙，裙襞像往常一样，微微地往上卷起。

和房间不一样，厨房中有些寒冷。如果是平时，怕冷的妻子肯定早已披上开襟针织衫，并套上毛拖鞋。可是此时她只是光着脚，身着这件单薄的睡衣，像没有听到我说话那样，愣愣地站在那里。

我忍不住想：冰箱那边或许有什么我看不见的「鬼魂」站在那里。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传说中的梦游？我走到有如石像般凝立着的妻子身边。

「怎么了？你在做什么……」

当我把手搭在她肩膀上的时候，她并没有露出惊讶之色。出乎我的意料，她并不是没有意识，而是清楚地知道我走到她身边的事实。她一定听到了我的问话，却无视我的存在。就像以前她陷在凌晨电视剧的剧情中，当我深夜回家时，明明知道我回来了却看都不看我一眼那样。这凌晨四点的厨房，在泛白的冰箱门前，到底有什么东西竟能让她如此出神呢？

「老婆！」

逐渐适应了黑暗的我看到了她的侧脸。她紧紧地咬着双唇，眼睛中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出奇冷淡的光芒。

「……我做梦了。」她的声音在寂静中异常清晰。

「梦？你在说什么？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我有些不耐烦。

她转过身慢慢地向敞开门的房间走去。进去之后，她静静地关上了背后的门，把我当做空气一般丢在黑暗的厨房。我呆呆地望着那扇一口吞掉她白色身影的房门。

我进了洗手间，打开电灯开关。这几天的气温一直都在摄氏负十度左右。几个小时前我刚洗了澡，被水溅到的拖鞋此时依然冰冷潮湿。从浴缸上方那黑洞洞的换气口以及地板和墙壁上的白色瓷砖中，我体会到了残酷季节的寂寞感觉。

当我回到房间时，妻子蜷缩在床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像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房里一样，当然啦，这是我的错觉。屏住呼吸侧耳倾听，一丝细微的呼吸声传入了我的耳朵里，这声音不像是处在睡眠之中的人发出的。我只要一伸手便能触摸到她那温暖的肉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不想触碰她。我甚至不想和她搭话。

我蜷在被子里怅然若失，迷茫地望着透过灰色窗帘洒满房间的冬日晨光。我抬起头扫了一眼挂钟，慌忙起身夺门而出。我对站在厨房冰箱旁的妻子喊道：「你疯了吗？为什么不叫醒我？现在都几点了……」

我感到脚底下像是踩到了什么软绵绵的东西，低头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妻子依然穿着昨晚那件睡衣，耷拉着蓬松的头发蜷坐在那里。以她的身体为中心，厨房的整个地面都被黑、白两色的塑料袋和密封容器摆得满满当当，简直没一处可以落脚的地方。吃火锅用的牛肉片、五花肉、两块硕大的牛腱、装在保鲜袋里的鱿鱼、住在乡下的岳母前些日子送来的鳗鱼、用黄绳捆得紧紧的干黄花鱼、未拆封的冷冻饺子，还有一大堆我根本不知里面为何物的袋子。妻子正一个个将它们装入大大的垃圾袋中。

「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我终于失去理智，大声地喊了出来。她却跟昨晚一样，依然无视我的存在，手里一直忙个不停：将牛肉、猪肉、鸡肉块以及少说也值二十万韩元的海鳗统统倒入垃圾袋内。

「你没吃错药吧？为什么要把这些都扔掉？」

我跑上前去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妻子的腕力大得出乎我的意料，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才勉强使她放下了袋子。妻子揉搓着发红的右手腕，用一如往常的沉着语气说道：「我做梦了。」

又是这句话。妻子极其平静，面无表情地与我四目相对。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该死的……」我慌忙翻找着扔在客厅沙发上的外套，最后在内侧口袋中一把抓住了正发出刺耳铃声的电话。

「真抱歉，家里有些急事……真的很抱歉，我会尽力赶到的。不不，我马上就到，一会儿……不，您不能这样，请您再等我一会儿，真的很抱歉。好，我现在不方便说话……」

我挂掉电话，急匆匆地冲进浴室，手忙脚乱地刮胡子，以至于脸被刮胡刀划出了两道口子。

「有没有熨好的衬衫？」

妻子没有回答。我边破口大骂边在浴室洗衣盆里翻出昨天扔进去的衬衫——好在并没有太多褶皱。就在我把领带像围巾一样挂在脖子上、穿上袜子、整理笔记本和钱包的时候，妻子仍在厨房中迟迟没有出来。结婚五年来，我还是头一次在没有妻子的照料和送别中上班。

「你疯了吗，简直太不象话了！」

我穿上不久前才买的皮鞋，由于新皮鞋特别紧，我好不容易才将两只脚塞了进去。冲出玄关后，我发现电梯停靠在最高楼层，只好无奈地一路跑下三层楼梯。当我跑进即将关上门的地铁时，透过黑暗的窗户，我望见映在车窗玻璃上自己那憔悴的脸庞。我理理头发，系好领带，用手抹平衬衫上的褶皱。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妻子那面无表情的样子以及僵硬的语气。

我做梦了。这句话妻子重复过两次。

隧道的黑影里，妻子的脸庞在飞驰而去的车窗外一闪而过。那张脸如同第一次见面般陌生得不可思议。然而，我必须在三十分钟内想好该如何向客户解释迟到的原因，并整理好今天要介绍的方案，根本无暇去思考妻子的异常举动。我心中细忖：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早点下班，打从换了部门之后，几个月来我还没有在十二点之前下过班。

我做梦了。

幽深黑暗的树林，看不到一个人影。长着细尖叶子的树枝将我的手臂和脸颊划出了一道道血痕。

我分明记得是跟别人结伴而来的，可现在却一个人在这里迷路了。恐惧与寒冷交织在一起，我穿过冻结的溪谷，发现了一处亮着灯、像草棚一样的建筑物。我走上前去，拨开像苫席一样的门，而在进去的那一瞬间，我看到数百个硕大的火红色肉块系在长长的竹竿上。有些还在滴着鲜血。我拨开那数之不尽的肉块，却怎么也找不到对面的出口，身上的白衣服早已经鲜血淋漓。

我真不知自己是如何逃脱的。逆着溪流一路奔跑，突然间森林豁然开朗，春天的树木一片青绿，郁郁葱葱。小孩子们成群结队，一股极其好闻的味道扑鼻而来。很多出来野餐的家庭坐在草地上闲聊着，有人席地而坐，有人正在开心地吃着紫菜包饭，还有人在一旁烤肉，动听的歌声和欢快的笑声不绝于耳。到处都弥漫着一种静谧闲适的气氛。

而我却有些害怕。我的衣服上还沾着斑斑鲜血。趁大家不注意，我赶紧藏在一棵树后。我的双手、嘴角上全是血迹。因为在草棚时，我太饿了，捡起掉在地上的肉块，送进了嘴中。用牙齿咀嚼生肉的那种感觉，我依然记忆犹新。

我的眼睛映在地面的血泊中，闪闪地发出凶残的光芒。这的确是我的脸，但是那表情和眼神又如此陌生，恍如初见。我一时也无法说明那种感觉，仿佛这见过无数次的熟悉的脸并不是我的……就是这种活生生的、奇怪而又恐惧的感觉。

妻子准备的晚餐只有生菜叶、大酱、没有放牛肉和蛤蜊肉的海带汤以及泡菜。

「搞什么？就因为做梦就把肉全都扔掉了？你知道那些肉有多贵吗？」

我从椅子前站起身，打开冰箱——果然空空如也，里面只有味噌粉、辣椒粉、冷冻的辣椒和一袋蒜末。

「给我煎个蛋饼吧，今天真是累得不行，午饭都没好好吃。」

「鸡蛋也都扔掉了。」

「什么？」

「牛奶也不喝了。」

「真拿你没办法！连我都不准吃肉了吗？」

「我不能把那些东西放到冰箱里，我实在受不了。」

怎么能变得如此自私！我死死地盯着妻子的脸。她耷拉着眼皮，表情比往常还要平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她的身上居然有如此自私而又自以为是习性，原来她是这么不讲理的女人。

「这么说，今后家里再也不吃肉了吗？」

「反正你在家也只吃早餐嘛，午饭和晚饭还是会经常吃肉的呀……早餐一顿不吃肉会死吗？」

妻子居然理直气壮，应对得头头是道。

「好好好，就算我可以这样，那你呢？你从现在开始也不吃肉了吗？」

她点了点头。

「哦，到什么时候为止？」

「……以后一直这样。」

我哑口无言。我也十分清楚，如今素食主义确实大行其道。这些素食主义者大都想着要健康长寿，或者想要改变过敏、异位性皮肤炎体质，还有的声称为了环保，当然，还有遁入空门的僧人是为了不杀生的戒律。然而妻子又不是青春期的少女，不是为了减肥，也不是出于健康的考虑，更不是撞了邪，这又是别扭个什么劲儿呢？仅仅因为做了一场噩梦便如此大张旗鼓地彻底改变饮食习惯，也太夸张了！而且还完全无视丈夫的劝阻，真是不可理喻！

如果从一开始妻子就说自己受不了肉食的话，那还尚可理解，但结婚前她的食性可是非常好的，这一点颇合我意。她的拿手菜是烤排骨，每当家人聚餐时，妻子总是一手拿着肉钳一手拿着大剪刀，熟练地翻烤着排骨。不光是烤排骨，妻子做出的料理都很美味可口：用生姜末和糖浆浸渍后，炸得香甜可口的五花肉；把肉片用胡椒、盐和麻油调味后再裹上糯米粉烤，这道菜可是她的独门绝技；将剁碎的牛肉和在水里泡好的大米用麻油炒过，之后在上面铺一层豆芽，就变成了浓香扑鼻的豆芽拌饭；放入大马铃薯块的鸡肉汤也同样美味可口，鸡肉饱吸了微辣汤汁的味道，我一顿饭就能消灭三大盘……

然而现在，妻子准备的饭菜都是些什么！她斜坐在椅子上，默默喝着令人食欲全无的海带汤。我把米饭和大酱包在生菜叶子里，发泄似的狠狠咀嚼起来。我突然意识到：对眼前的这个女人，自己竟一无所知。

「不吃吗？」她用心不在焉的口气问道，像个已生育过四个子女的中年妇女一样。她并不理会此时不满地注视着她的我，兀自大口大口地嚼着泡菜。

直到开春，妻子并没有任何改变。每天早餐只能吃蔬菜，对此我倒也没有什么不满。如果一个人彻底地改变了，另一个人也只能随之改变。

她日渐消瘦，原本突出的颧骨显得更加高耸；尚若不化妆的话，皮肤就像病人一般苍白憔悴。如果大家都像妻子这样能坚决地拒绝肉食，这世界上就没有人会为自己的减肥计划而愁眉不展了。但是我知道，妻子的消瘦不是因为改吃素食，而是因为她做的梦。事实上，她几乎彻夜难眠。

妻子绝不是勤快之人。以前，每当我深夜晚归时，她常常早已沉沉睡去。而现在，就算我凌晨到家梳洗上床后，她仍然不进房睡觉。她不看书，不上网，也不看电视，我唯一能想到的是她大概忙着给漫画上台词，但这工作也不可能花这么多时间。

她大概凌晨五点钟才上床入睡，而这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也往往似睡非睡，且常常会在短促的呻吟声中突然惊醒。每天清晨，我在餐桌前面对的都是她那蓬松的头发和粗糙的脸庞，以及布满血丝的双眼。而且，她几乎不动什么饭菜。

更令人头疼的是，她已经不再想与我做爱。过去，妻子总是二话不说就满足我，有时还挺主动的。但现在，只要我的手在她肩上一放，她就会静静地躲开。记得有一次，我问她原因：「到底怎么了？」

「我累了。」

「所以我说让你吃肉啊。不吃肉怎么会有力气呢？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的。」

「其实……」

「什么？」

「……是因为有股味道。」

「味道？」

「肉味——你身体上的肉味。」

我不禁笑出声来。「你刚才没看到吗？我才刚洗完澡，哪来的味道呢？」

她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有，那味道会从每一个毛孔中散发出来。」

我有时有种不祥之感：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早期病状？传说中的偏执症、妄想症、神经衰弱等病症的早期症状？

可是，我却很难判定她是不是真的疯了。她像平常一样少言寡语，但还是会做好家事。一到周末，她会拌两样野菜，或用蘑菇代替肉类做出一盘炒杂菜。如果考虑到当下流行的素食主义，这一切自然无可厚非。然而，她却一直无法入睡，每当清晨看见她呆滞得像被什么东西深深压着的表情，餐桌上的饭菜就更加难以下咽了。我问她原因，她只是淡淡地回答说「我做梦了」。我没有问过她，那究竟是怎样的梦境。我曾听她讲起黑暗深林中的草棚和映在血泊中那张脸的故事，这种事听过一次就够了。

妻子在我无法涉入、无法得知、也不想得知的梦境折磨中渐渐消瘦，一开始像舞者一样纤细苗条，到后来已经像病人一样骨瘦如柴。每当我有不祥的预感时，就安慰自己说：在小镇经营木材加工厂的岳父岳母、为人和善的大姨子和小舅子，他们谁也不像是有精神疾病的样子。

我脑海中一想到她家人的样子，氤氲的烟气便混着浓烈的烧蒜味升腾而来。妻子的家族是韩国最平凡不过的和乐融融的家庭。家人之间经常热闹地聚在一起，觥筹交错之间，烤肉的油脂滋滋地冒出青烟，女人们则在厨房里高声地谈笑。岳父特别喜欢生拌牛肉，岳母则特别擅长切生鱼片，大姨子和妻子挥舞着剔骨刀，能利落地将一整只鸡剁成细碎的鸡块。妻子可以从容地将几只蟑螂拍死，而这种生活能力正是我喜欢的——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挑了又挑、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人。

就算她的状态实在令人可疑，我也不考虑去找心理医生为她咨询或者治疗。即使我对别人的事可以宽容地说「心理疾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落在自己的身上，就完全不是那么轻松了。坦白说，我对怪异的事情根本没有一点儿耐性。

做那场梦的前一天早上，我正在切冻肉。而你带着怒气催促道：「该死的，怎么这么磨磨蹭蹭？」

你不是不知道，每当你一着急，我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越想快就越是一团乱，慌里慌张的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快，快一点儿，我握着刀的手忙个不停。突然砧板向前移动了一下，我一下子切到了手指，瞬间，刀刃上出现了一抹血痕。

我抬起食指，一滴鲜血正绽放开来，圆了，更圆了。我将食指放入嘴中，鲜红的颜色伴随着奇异而微甜的味道，让我似乎变得镇静了一些。

夹起第二块烤牛肉放到口中咀嚼的你，突然将肉吐了出来。你捡起那闪闪发光的東西，一下子暴跳如雷：「这是什么！不是刀齿吗！吞下去的话该怎么办啊！差一点儿就死掉了！」

我愣愣地望着眉头紧皱、大发雷霆的你，不知为什么，那时的我毫不吃惊，反而更加沉着，像是有一只冰冷的手抚摸了一下我的额头。所有包围着我的东西像突如其来的退潮一样离我而去。餐桌、你、厨房的一切物品，唯有我和我身下的椅子留在无尽的空间之中。

翌日凌晨，我第一次见到了草棚里的血泊和映在上面的那张脸。

「嘴唇怎么了，没有化妆吗？」

我脱下了皮鞋。妻子披着一件黑风衣，茫然地站在那里。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进房间里。

「你打算以现在的模样出门吗？」

我们的身影双双映在化妆台的镜子中。

「再化一遍妆！」

妻子轻轻地甩开我的手。她打开粉盒将粉拍在脸上，草草地扑上一层后，她的脸活像沾满灰尘的布娃娃。她在发灰的嘴唇上涂了厚厚的珊瑚色口红，那病人般苍白的脸色即刻消散了。我轻舒一口气：「不早了，抓紧时间吧。」

我走在前面，打开了玄关门，一只手按着电梯的按钮，焦躁地盯着妻子拖拖拉拉地穿上那双蓝色运动鞋。风衣搭配运动鞋，简直不伦不类，却又让人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她没有皮鞋，因为所有皮革制品都被她扔掉了。

我坐进车里发动引擎，打开了交通广播，以便能够收听到社长事先预订的韩式餐厅周边的交通状况。我系好安全带，按下了手煞车。妻子打开车门，从车外带进来一丝凉气。她坐到副驾驶座上，慢吞吞地系上了安全带。

「今天务必要表现好一些。社长在夫妻聚会上叫上科长级的，我是第一人，这说明他很欣赏我。」

我们绕小路、抄近道，一路飞驰，终于在约定时间前赶到了餐厅。一眼望去，那是一栋附设停车场的豪华两层小楼。

早春的气温依然很低，妻子裹着薄薄的风衣，迎着晚风瑟瑟发抖。一路上，妻子一直没有开口说话，不过她一向如此，所以我也没怎么在意。没人喜欢唠叨的人，长辈们更喜欢沉默的女人，我原本不安的心马上平静了下来。

社长夫妇、常务和专务夫妇已先来一步，部长夫妇二人也紧随我们之后而来。彼此打过招呼之后，妻子和我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社长夫人的双眉修得细细的，脖子上挂着一条大大的翡翠项链，傲慢而贵气。我们在她的指引下来到了晚餐的长桌前。看来其他人经常光顾这家店，他们熟门熟路，显得很放松。我抬头望着装饰得颇有古风的天花板，又瞟了一眼在玻璃鱼缸中嬉戏的金鱼后，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我无意识地回望妻子一眼，她的乳房毫无防备地映入我的眼帘。

她今天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衬衣，两只乳头的轮廓清晰可见。毫无疑问，她今天又没穿胸罩。当我抬起双眼观望别人的脸色时，正好撞上了部长夫人的视线。她故作泰然，眼神中却夹杂着好奇与惊讶，还有一丝轻蔑。

我感到脸颊微微泛红。妻子并没有参与女人之间的谈话，只是茫然地坐在那里，我一边意识到大家的眼神都在瞟向她，一边强迫自己镇静下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使自己尽量保持自然才是上策。

「这个地方好找吧？」社长夫人向我问道。

「以前路过一次，前院设计得非常漂亮，这里真是一个让人想进来看看的地方啊。」

「啊，是吗？……庭院是不错，要是白天来就更美了。从那扇小窗户中还可以看到花坛。」

然而，当菜肴开始上桌时，我辛苦维持至今的镇定再也难以为继了。

面前摆放的第一道菜是荡平菜[1]：这是一道将绿豆粉丝和香菇、牛肉等凉拌的清雅菜肴。当服务生拿起汤匙为妻子面前的餐碟盛放料理时，坐在椅子上一直没有开口的妻子突然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不想吃。」

虽然这声音非常小，但是，餐桌前的人们还是都停了下来。大家惊讶的视线齐齐落在妻子身上，这次她提高了自己的嗓门：

「我……不吃肉。」

「那么，就是素食主义者啰？」社长用豪放的语调问道。

「在国外，有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在我国现在也开始渐渐地风行素食，特别是最近舆论频繁对肉食者发动攻击……如果想长寿，必须得戒肉，这不无道理。」

「即使是这样，一点儿肉都不吃的话，能活下去吗？」社长夫人面含微笑地说。

妻子的碗碟空空荡荡，服务生在其余九人的餐碟盛满佳肴后悄然退下。人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素食主义上。

「不久前不是发现了五十万年前的木乃伊吗？这具木乃伊身上也有狩猎的痕迹。食肉是人的本能，素食，自然也就是违背人的这种本能，显然这是有悖常理的。」

「最近好像因为四象体质[2]，出现了素食主义者……我也去看过好多医生想弄清自己的体质，可是每去一处都有不同的说法。每当这时我便尝试着改变饮食结构，但心里始终还是不踏实……所以我认为饮食均匀搭配是最合理的。」

「均衡膳食难道还会不健康吗？不挑食就是身心健康的证据啊。」

一直拿眼瞟着妻子前胸的专务夫人说道。显然，她的矛头已经开始直指我太太了。

「吃素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健康……或者是因为宗教原因？」

「不是的。」

妻子似乎全然没有意识到今晚的宴请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她安然自若地回答，突然间，我感到一阵战栗——因为直觉到她将说出口的话。

「……是因为做梦了。」

我快速地接过妻子的话茬儿：「我夫人一直患有肠胃疾病，睡眠总是不好。按韩医的嘱咐，戒肉之后逐渐康复了。」

于是其他人纷纷点头表示理解。

「真难得啊。我还没有和真正的素食主义者一起吃过饭呢。和那些认为我吃肉的行为无比恶心的人共进晚餐，该有多可怕啊！以堂而皇之的精神理由选择素食，不就是对肉食的嫌弃吗？难道不是吗？」

「用筷子卷着扭动不止的小章鱼放到嘴里嚼得津津有味，坐在旁边的女人像是盯着禽兽一样看着你，这是一种怎样的气氛呢？」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也附和着大家发出笑声，然而我却清楚地意识到妻子并没有笑出来，也根本没有在听大家的对话，而是紧紧地盯着人们残留在嘴唇上的油渍。这种行为让大家心中着实不快。

下道菜是干烹鸡，而后是金枪鱼片。大家都在尽情地享用着美食，唯有妻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小橡果一样的乳头在她的衬衣中呼之欲出，她的视线像是要吸干在座诸位的双唇，吸干他们嘴唇的每一个微小动作。十余种美味佳肴轮番上阵，一直到饕餮盛宴华丽落幕，妻子吃到嘴里的只是色拉、泡菜和南瓜汤，就连风味独特的糯米鸟蛋粥也因为盛在了肉汤里而一口未沾。其他人开始慢慢地忽略了妻子的存在，继续谈笑风生，同情我的人偶尔问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我觉得他们连我都开始敬而远之了。

饭后果盘上桌，妻子只吃了一块苹果和橙子。

「你不饿吗？看你可没怎么吃啊！」

社长夫人用公式化的社交语调问候妻子。妻子没有笑，没有脸红，也没有丝毫迟疑，只是默不作声地注视着这个女人优雅的妆容。她的凝视让在座的人大为扫兴。妻子知道这是怎样的一次晚宴吗？知道面前的中年女人是谁吗？一瞬间，我感受到妻子那我从未进入过的头脑，真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

该采取什么措施了。

那晚发生的一切让我感到狼狈不已。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妻子却泰然自若，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看上去困顿不堪，倾斜着身体将脸倚靠在车窗上。若照我平时的性子，一定是要发怒的。想看到老公被公司开除的样子吗？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而直觉告诉我，这些都毫无意义。任何的愤怒和劝说都不能刺激她的神经，这并不是我可以掌控的局面。

妻子梳洗一番之后换上了睡衣，她并没有进卧室而是直奔自己的书房。我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走到电话机前拿起了话筒。

住在遥远小镇里的岳母接了电话。此时入睡还为时尚早，而岳母的声音却极其困倦。

「都还好吧？很久没有你们的消息了……」

「十分抱歉，最近太忙了。岳父大人身体还健康吗？」

「我们都还是老样子。你的工作还顺利吧？」

我迟疑片刻，回答道：「我还不错。不过英惠她……」

「英惠？英惠她怎么了？」

岳母的声音中透出几分担心。虽然岳母平时显得并不怎么关心二女儿，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英惠她不吃肉。」

「什么？」

「一点儿肉都不吃，只吃蔬菜，已经好几个月了。」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要减肥什么的吧？」

「这个……我怎么劝她都不听。所以我在家也好久都没吃过肉了。」

岳母默不作声，我趁机强调道：「她的身体已经变得很虚弱了……」

「这怎么成，英惠在旁边的话，让她接一下电话吧。」

「现在她已经睡着了，明天早上我让她给您回电话吧。」

「不，不必了。明早我再打过来吧。这孩子怎么突然就变了呢……真是没脸见你啊。」

挂断这通电话之后，我翻翻电话簿又打给大姨子。四岁的小外甥接起电话「喂」了一声。

「让你妈妈接一下电话。」

大姨子与妻子长得很相似，但是眼睛却又大又漂亮，而且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妻子更有女人味。

她接过听筒：「喂？」

大姨子接电话时总是带着鼻音，老是让我升腾起某种欲望。我像刚才给岳母电话中所说的那样，告知她关于妻子改吃素的情况，从她那里得到了惊愕、致歉以及许诺后，我放下了电话。之后，我犹豫了一下，到底要不要再打给小舅子，想想这样做似乎有些过分，于是作罢。

又做梦了。

不知是谁杀了人，也不知是谁转眼就将尸体藏了起来。而在梦中惊醒的那一瞬间，这些我都全然忘记了。我要嘛是凶手，要嘛是被害者。如果我是凶手，那我杀死的会是谁呢？会是你吗？我记得是非常亲近的人啊。或许是你杀死了我……是铁锹，我确定是铁锹。用大大的铁锹敲击头部而致死。笨重的回声，金属和头骨撞击时的弹性……在黑暗中，那倒地的身影异常清晰。那么，把尸体藏起来的人又会是谁呢？一定不是我，也不是你……

这样的梦并不是第一次做了。它们已经出现过好几次。就像喝醉时能记起以前喝醉时的样子一般，会在梦中想起过去的梦境。是谁无数次地杀死了其他人，隐隐约约的、无法把握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似乎已经成为了真实的记忆。

你肯定无法理解。从很久以前开始，每当看到有人在砧板上挥刀的样子，我便吓得胆战心惊，不管举刀的人是姐姐还是妈妈。我无法说明那种无法忍受的厌恶感。当然这并不是说昨天在梦中出现的凶手或被害者是妈妈或姐姐。我的脑海中只残留着类似的感觉：一种冷森森的、脏兮兮的、惊恐又残忍的感觉——我亲手杀人的感觉，或者说我被别人杀死的感觉。如果不是亲身体验，难以切身感受到……那坚决的、幻灭的、像微温的鲜血一样的感觉。

到底是为什么呢？所有的一切无不让人感到陌生。我好像正置身于某种物体的后面，好像被关在没有把手的门背后。不，或许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在这里。无边无际的黑暗，一切的一切，都黑压压地融合在一起。

跟我的期待相反，岳母和大姨子的劝说并没有给妻子带来任何影响。一到周末，岳母便打电话问我道：「英惠还是不吃肉吗？」

连一向不爱打电话的岳父也对她大发雷霆。岳父愤怒的声音从听筒中冒出来，一清二楚地钻进我的耳朵里。

「太不象话了，就算你可以不吃肉，你那年轻气盛的老公该怎么办？」

妻子不做任何应答，只是默默地在听筒一旁听着。

「为什么不回答，你在听我说话吗？」

厨房里的汤锅已经开始沸腾，妻子一声不吭，将听筒往桌子上一搁便走进了厨房，再也没有回来。岳父还在无人响应的电话那头咆哮着，我只好抓起了听筒：「对不起啊，爸爸。」

「不是，是我没脸见你。」

岳父是个极其大男人主义的人，深具一家之主的威严。他从来不会说关怀之类的话语。以参加战争并得到荣誉勋章自豪的他，平时说话嗓门很高，而且十分威武有气魄。我曾经一下子干掉了七个兵……这样开头的故事，作为女婿的我也听他说过两三次。听说妻子的小腿被这样的岳父一直打到十八岁……而此时他却用我在过去五年里从未听过的、道歉的语气跟我说话，这着实让我吃惊。

「……原本计划下个月到首尔的，到时候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谈谈吧。」

岳母的生日是六月份。因为娘家太远，住在首尔的妻子娘家手足一般只寄礼物或打电话为岳母祝寿。而今年五月初，大姨子一家搬到了大房子里，岳父岳母为了看看她的新房子，这次生日便决定在首尔度过——在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去大姨子的新居举行家庭聚会。这是几年来妻子的娘家少有的一次大聚会。我能感觉到：家人们已经准备好要在那天劝说她。

不管妻子对此是否若有所知，依然每天过得安然自得。除了她有意识地回避与我同床——她一直穿着牛仔裤睡觉——在外人看来，我们仍然还算是正常的夫妻。她日渐消瘦，每当清晨我摸索着关掉闹钟，坐起身来时，总能看见她睁着双眼，直挺挺地躺在那里，除此之外和以前并没有什么

不同。自从上次的晚宴后，有一段时间人们总是拿怪异的目光看我，但是当我负责的项目带来了令人艳羡的利润后，这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有时我也会想，和怪异的女人同居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是个外人——不，就当是个能为你做饭、打扫房间的姐妹，甚至是钟点女佣吧。可是对于正当壮年、虽然感到沉闷无趣但又要维持婚姻的男人来说，长期的禁欲是何等难忍的煎熬。某次参加饭局晚归的夜里，我仗着一身酒气与醉意将妻子扑倒，当我死死按住她不断反抗的胳膊并褪下她的裤子时，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喷涌上来。我低声谩骂着拚命挣扎的她，试了三次才成功插入她体内。此时的妻子像个被强行拉来的军中慰安妇一样躺在那里，在黑暗中面无表情地盯着天花板。我得到满足后，她便转过身去，将脸深深地埋进被子里。当我去淋浴时，她好像在清理身体；而我回到床上之后，她又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平躺着闭着双眼。

有了第一次经验之后，之后如法炮制就容易了，每当此时，便会有一种怪异而不祥的预感涌上我的心头。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远见，一直是个性格迟钝的人，但是房间的黑暗和寂静使我感到不寒而栗。次日清晨，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厌烦，望着坐在餐桌前的妻子紧闭的双唇，以及那听不进任何话语的侧脸。她脸上仿佛历经千辛万苦、经受层层磨难般的表情，让我既愧疚又心生厌恶。

那是家族聚会前三天的晚上。酷暑提早到来，首尔城的温度已经突破了历史最高纪录，每个大厦和卖场都开足了空调。那天我一整天都坐在冷飕飕的办公室里发抖，所以比平常还早一些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打开玄关门一看到妻子的瞬间，我就急忙转过身去关紧了门，因为我怕经过门前走廊的人会看到她的样子。她只穿了条浅灰色的纯棉裤，裸露着上身，背靠电视柜坐在地板上削着马铃薯皮，突出的锁骨下面是消瘦得不能再消瘦的、小肉包似的乳房。

「为什么光着上身呢？」我努力地保持脸上的微笑，问道。

她并没有抬头，继续转动着手中的削皮刀回答：「热！」

抬头看我！我咬紧牙关默不作声，心里几乎是在哀求似的诉说。

赶紧把头抬起来对我微笑吧。赶紧告诉我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可是她并没有笑。当时已是晚上八点，阳台的门敞开着，屋里并不热，妻子的肩膀上已经起了芝麻粒般细小的鸡皮疙瘩。报纸上高高地堆着马铃薯皮，三十多个马铃薯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

「你打算拿这些做什么？」我故作镇静地问道。

「要蒸着吃。」

「全部？」

「嗯。」

我嗤嗤地发笑，并等着她跟我一起笑起来。可是她并没有笑，也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我只是……只是觉得很饿！」

在梦中，我用刀砍断别人的头颅，因没有切断而拽住长发再次下刀……从这些噩梦中惊醒之后，清醒时也想杀死那些一颠一颠地走在面前的鸽子，想勒死观察过好久的邻居家的小猫咪，这些念头使我双腿发颤冷汗直流，为自己仿佛成了另外一个人而恐惧，似乎有另外一个人的灵魂将从我体内升腾，把我吃掉……

唾液又开始在口腔里堆积了。每当经过肉铺，我会捂住自己的嘴，因为口水会从舌根冒出来，一直湿润着嘴唇，然后顺着双唇之间的缝隙不断往下流。

如果能入睡，如果能丢开意识，哪怕只要一小时也好。有好几个夜晚，在惊醒后光着脚徘徊时，我感觉到屋子如同冰窖，像冷饭冷汤一样凉。窗外是无尽的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偶尔在黑暗中传来玄关门发出的喀嚓声，但是并没有人敲门。回到卧室后我把手伸进被窝里，发现里面已经变得冰冷了。

现在，我连五分钟的睡眠都无法维持。每当一入睡就有梦魇侵袭而来。不，不能说是梦魇。一个个短暂的梦境接连不断地扑过来。先是动物们闪着光的眼睛，继而是流淌的鲜血，被挖开的头盖骨，然后一切又回到动物的眼睛，像是从我肚子里浮上来的眼睛……每次浑身哆嗦着睁开眼睛后，我就无法控制地检查着自己的双手，确认自己的指甲是否还柔软，牙齿是否还温顺。

我能信赖的只有胸部。我喜欢我的胸部，因为胸部没有任何杀伤力。手、脚、牙齿和三寸之舌，甚至是视线，都是能杀戮或伤害他人的凶器。可是胸部不是。只要拥有这圆润的胸部，我就能坚持得住，一定能坚持住的。可是为什么胸变得越来越干瘪了呢？它不再圆润如昔了。到底为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越来越消瘦了？我变得如此锋利，是为了刺破什么呢？

这是一间朝南的公寓，房子位于十七楼，阳光充足。虽然前面有栋楼挡住了视线，但是从后面的窗户可以遥望远处的山脚。

「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你们了，这下可安顿好了！」老丈人拿起筷子，说道。

这是大姨子用结婚前就开始经营的化妆品店挣到的钱买的公寓。她一直用心经营她的店面，如今店铺的面积已经扩大到了原来的三倍。生完孩子后，她虽然只能抽出一段时间，但也每晚都会抽空到店里照看。前不久孩子满三岁上了幼儿园，她又回到店里专心经营。

我很羡慕姐夫。他虽然是美术大学的毕业生，但是对家计毫无贡献。虽然有些遗产，但是不赚钱的话总会有坐吃山空的一天。多亏大姨子努力工作，姐夫这辈子都可以安心地从事自己喜欢的艺术。而且，大姨子跟妻子以前一样，也很会烹饪，望着满桌的美味佳肴，我顿时觉得食指大动。

这个女人有丰腴的身材、双眼皮的大眼睛、和蔼可亲的语气；望着她，我在心里觉得惋惜，遗憾着那些人生中默默流失而自己未曾察觉到的东西。

妻子没说一句房子不错、准备这么多美食辛苦了之类的客套话，只是安静地吃着米饭和泡菜。除此之外，也没有她能吃的东西。她不能吃以鸡蛋为主要原料的蛋黄酱，所以对看着就很开胃的色拉都动不了。

她的脸色因长期的失眠而显得十分暗沉。如果是首次见她的陌生人，肯定以为她是重病患者。她跟往常一样没有穿胸罩，只套了一件白色T恤，所以只要仔细看，就能看见胸前斑点一样的浅褐色乳头。刚进玄关，大姨子就把她叫到了房间，可是没过一会儿就面带难堪之色先走了出来，看来妻子还是不同意穿胸罩。

「这里的房价是多少啊？」

「……我昨天进房屋中介的网站看了看，这间公寓已经涨了五千万韩元，听说明年地铁会通车。」

「姐夫你太明智了。」

「我什么都没做，都是她一手操办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天说地，一团和气，孩子们打打闹闹、欢天喜地地享用着桌上的美食。

「大姐，这么多料理都是你一个人准备的吗？」我问道。

她微微一笑，说道：「嗯，从前天就开始一样一样弄。那个拌牡蛎英惠以前很爱吃，这次特地为她准备的……可是她连碰都不碰。」

我屏住了呼吸，心想该来的终于来了。

「我说英惠啊，爸爸说了多少次了，可是你怎么还……」

老丈人的一声呵斥后，是大姨子温和的责备：「你到底想做什么？人必须要吸收必要的营养……你要坚持素食也可以，但是得有一个营养均衡的菜单。看看你的脸都成什么样子了？」

弟妹也帮腔：「我都认不出来了，虽然听说过她吃素，可是没想到她的身子成了这样……」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吃素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你都吃了。也不是吃不起呀，你在想什么？」岳母把盛有炒牛肉、糖醋肉、炖鸡、章鱼面的盘子放到了妻子的面前说道。

「发什么呆？还不赶紧吃？」老丈人大发雷霆。

「英惠呀，吃了才有力气，活着就得活得生气勃勃，寺庙里的和尚也不会这么苛待自己，就算是禁欲苦行，也还是积极地生活啊。」大姨子沉住气继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孩子们睁大眼睛望着妻子，她一脸不知所措的表情，呆呆地看着家人的脸。

一阵紧张的沉默。

我环顾着周围，老丈人晒得黝黑的脸，岳母那不再年轻、遍布皱纹的面容和充满担忧的眼神，大姐充溢着惆怅的纤细双眉，姐夫一副旁观者的姿态和小舅子夫妻俩不以为然的表情都尽收眼底。她总得说点什么吧？我在心里期待着。可是她用放下筷子来应对一个个盯着自己的锐利目光，好像是用这个举动来回答家人无言的质疑。

其他家庭成员之间有一阵小小的不安骚动。

这次岳母夹起糖醋肉，送到妻子的嘴边，说道：「来，赶紧吃了吧。」

妻子咬紧双唇，用不明所以的眼神望着自己的母亲。

「来，张开嘴，不喜欢吃这个吗？那换这个……」

岳母这次夹起了炒牛肉。见妻子依然紧紧地闭着嘴巴，她放下炒牛肉，夹起了拌牡蛎。

「你小时候不是很喜欢吃这个吗？还说过要吃到腻为止……」

「嗯，我也记得，所以只要见到牡蛎，就能想起英惠。」

大姨子的口气好像妻子不吃拌牡蛎是什么大事一样，帮着岳母说话。

「赶紧吃吧，我手都酸了……」

当夹住拌牡蛎的筷子逼近嘴巴的时候，妻子猛地向后倾了一下身子。我看到岳母苍老的手在微微颤抖。妻子终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不吃!」

妻子的嘴里第一次传来了清清楚楚的声音。

「什么？」

有着同样火爆性格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不约而同地怒吼出来。弟妹赶紧抓住了丈夫的胳膊。

「看着你这模样，爸爸我都快心碎了。你还不听话吗？让你吃你就得吃!」

我心想妻子会说「对不起！爸爸，可是我真的不想吃」什么的。可是她却用没有一点歉意的语调淡淡地说道：「我不吃肉!」

岳母一脸绝望，无奈地放下了筷子。她那苍老的脸，露出随时会哭出来的表情。

老丈人提起筷子，夹起一块糖醋肉，转过身，矗立在妻子面前。

一辈子的劳作使老丈人的身子骨保持得十分硬朗，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背已经有点驼了。他把糖醋肉递到妻子的面前说道：「吃下去，听爸爸的话，赶紧吃下去，这都是为你好。再不吃生病了可怎么办啊？」

我被这父爱感动得心里一阵发热，不知不觉中眼圈就湿了。我想，此时此刻在座的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妻子伸手推掉在半空中安静地颤抖的筷子，说道：「爸爸，我不吃肉！」

在那一瞬间，老丈人有劲的手掌劈开了虚空。妻子马上用手搗住了侧脸。

「爸爸！」

大姨子大叫一声，抓住了老丈人的手臂。他的怒火显然还没消退，双唇微微颤抖着。虽然我从前就知道岳父的脾气很大，可是还是第一次看他动手打人。

「小郑，英豪，你们俩过来！」

我迟疑地走到妻子的身边。在老丈人重重的一掌下，她的脸好像要流血了。她的平静仿佛此时才被打破，不停地喘着粗气。

「你们俩抓住英惠的胳膊！」

「什么？」

「只要吃一次，就会重新开始吃的。这世界上哪有不吃肉的人？」

小舅子一脸不满，起身说道：「二姐，能吃就吃吧，哪怕做出吃的样子也可以啊！在爸爸面前一定要这么做吗？」

「你小子在胡说什么？赶紧抓住她的胳膊，小郑，你也动手！」

「爸爸，不要这样！」

大姨子抓住了老丈人的右胳膊。他把手里的筷子一摔，用手抓起糖醋肉逼近妻子。见她弯着腰往后退，小舅子一把抓住了她。

「二姐，赶紧接过来，自己吃掉吧。」

大姨子哀求道：「够了爸爸，您快住手吧。」

小舅子抓住妻子的力量远远比大姨子抓住岳父的力气要大，所以老丈人一把甩掉了她，将糖醋肉塞进了妻子嘴里。她咬紧双唇，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但因为怕一旦开口说话，那块肉就会进入自己的嘴巴，她不敢张嘴说话。

「爸爸！」

小舅子虽然大声劝阻着老丈人，但是也没有松开妻子。

「嗯……呜呜！」

妻子痛苦地挣扎着，老丈人用肉块使劲捻着她的双唇。虽然用他那强有力的手指在她唇间打开了一条缝，但是紧紧咬合着的牙齿却始终无法叩开。

更加气急败坏的老丈人再次扇了妻子一个耳光。

「爸爸！」

大姨子虽然一把抱住了老丈人的腰，但是趁妻子的嘴巴微微张开的一瞬间，他还是迅速地把肉塞进了妻子的嘴里。小舅子的胳膊也在那一刻放松了，妻子发出咆哮声，一口吐掉了嘴里的糖醋肉，随后传来的是她动物般的悲鸣：「……闪开！」

我原以为她要跑向玄关，可是她一转身拿起了放在长条餐桌上的水果刀。

「英……英惠！」

岳母哀怨的呼喊声打破了令人恐怖的寂静。孩子们也终于哭出声来。

妻子咬紧牙关，凝视着一双双盯着自己的眼睛，突然举起了刀。

「拦住她……」

鲜血从妻子的手腕处像喷泉似的射出来，雨水般滴在白色的盘子上。所有人都会被眼前血腥的一幕吓呆了。有人把刀从瘫坐在地上的妻子手里夺了过来，是从开始就一直坐在一边的姐夫。

「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拿毛巾什么的！」

姐夫不愧是特种部队出身，他熟练地止血后，一把背起了妻子。

「你赶紧下楼发动汽车！」

我浑身颤抖着在地上找皮鞋，可是慌乱之中竟然凑不成对，穿错两次后，才打开玄关门冲到了屋外。

……咬我腿的那只狗，被爸爸绑在摩托车后。狗尾巴上的毛被拔下来，用火烧之后贴在我的伤口处，用绷带紧紧地缠了几圈。我站在大门入口处的房间里，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那年我九岁。天气十分炎热，一动不动地坐着也会汗流浹背，那只狗也热得很，喘着粗气，红色的舌头一直耷拉到下巴处。那是一只块头比我还大的漂亮白狗。在还没有咬到主人家的女儿之前，牠在村子里以机灵懂事著称。

爸爸说，原本要把牠吊在大树上，边用火烧，边用木棒揍牠。他又说，不知从哪听过，跑死的狗肉质更鲜嫩柔软。爸爸发动摩托车，开始绕村子行驶，那只狗也跟摩托车一起跑。两圈，三圈，爸爸重复着同样的路线。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大门处，望着已经筋疲力尽、喘着粗气翻着白眼的小白。每当跟那家伙闪烁的眼神对上时，我就竖眉瞪眼盯着牠。

你这条恶狗，居然咬我？

转完第五圈后，那只狗开始口吐白沫，被绳子套着的脖子处开始往外流血。也许是因为脖子疼得厉害，那只狗一直汪汪地叫着。当跑到第六圈时，牠的嘴里吐出了黑红色的血。嘴巴和脖颈处鲜血横流，还不时地冒着血泡，我直勾勾地站着紧盯牠闪烁的眼睛。当我等待着牠第七次经过我面前时，却远远地看见了爸爸用摩托车载牠回来。我看到牠那摇晃的四肢和满含血泪的微睁双眼。

那天晚上，我们家大摆筵宴。市场街坊里凡是有些交情的大叔们都来到了我家。他们说要治疗狗咬伤，必须得吃牠的肉，所以我也吃了一口，不，其实是用狗肉汤拌饭吃了满满一大碗。紫苏调料没能完全盖住狗肉的味道，膻味刺鼻。牠边跑边望着我的眼睛，吐出的冒泡鲜血，仿佛在汤饭上面闪烁，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但我不在乎，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女人们留在家哄着受惊吓的孩子，小舅子也在家照顾昏厥的岳母。姐夫和我把妻子送到了附近的医院。直到她被抢救成功，移到普通的双人病房后，我们才意识到衣服上沾着的鲜血已经风干，衣服变得皱巴巴的。

妻子的右臂扎着点滴针，已经睡着了。我和姐夫默默地望着睡眠中的她。我们一直盯着她的脸，仿佛那张脸上写着答案，只要继续盯下去就能读懂那些谜题。

「姐夫，你先回去吧。」

「……好。」

他显然有话要说，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口。我从口袋中随便掏出两万元递给他：「不要这么回去，去买件衣服穿吧。」

「那你呢？对了，待会儿知友他妈过来时，我让她带件我的衣服给你。」

傍晚，大姨子和小舅子夫妇都来到了医院。小舅子说岳父精神受了很大刺激，现在还没有完全平复下来。他还说，岳母死活也要过来，被他们好不容易阻止了。

「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在孩子们的面前……」

弟妹显然受到了冲击，双眼哭得红肿，脸上的妆都被擦掉了。

「公公也真是的，怎么能在女婿面前打女儿呢？他以前也这么做过吗？」

「他不是急性子吗？……看看你们家英豪，不过上了年纪后已经好很多了。」

「把我扯进去干嘛？」

「而且，英惠从小就没有让大人操过心，所以刚才老人家肯定很惊慌。」

「硬塞肉的确很过分，但是死活都不吃也好不到哪里去，再说她拿刀干嘛……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看这种场面，下次我该怎么面对她啊？」

趁大姨子在看护妻子，我换上姐夫的衣服后去了附近的三温暖房。从淋浴喷头喷出来的温水，冲走了已经凝固成黑色的血液。怀疑的目光从四面八方向我射来。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眼前的景象让我生厌，觉得一切都不像是真的。对妻子深深的厌恶，掩盖了惊吓和困惑的感情。

大姨子回去后，除了妻子和我，双人病房里只剩下因小肠破裂而住院的女高中生和她的父母。我守候在妻子的枕边，但还是察觉到了他们投来的异样眼光和细小的嘀咕声。马上要度过这个漫长的礼拜天，开始崭新的礼拜一了，那样就暂时不用见到这个女人了。明天大姨子会过来接替我，后天就能办出院。而出院意味着我得继续跟这个奇怪而恐怖的女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让我觉得很难接受。

第二天晚上九点，我来到了病房。大姨子面带微笑地迎接我。

「累了吧？」

「孩子呢？……」

「知友爸爸今天没有出门。」

如果公司晚上有聚餐就好了，那样我就不用在这个时间来到医院，可是时值周一，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前不久的紧急工作也已结束，所以也没有加班。

「她呢？」

「一直在睡觉，问话也不回答，不过还肯吃饭……看来问题不大。」

大姨子充满关怀的语调此刻多少安慰着我敏锐的神经，她这个特点始终深得我心。送走她后我发了一会儿呆，就在我解下领带要去洗把脸的时候，有人轻轻地敲着病房的门。

出乎我的意料，来的是岳母。

「……真是没脸见你。」

这是见到我以后，岳母说的第一句话。

「哪里话，您的身体怎么样了？」

岳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到底我们这是怎么了？……」

岳母把手里提着的购物袋递给我。

「这是什么？」

「这是在老家的时候准备的，听说她好几个月没吃肉了，怕她营养跟不上……你们分着吃吧，是黑山羊羹……你就说是中药，里面添加了很多药材，不应该有难闻的味道。她变得那么瘦，又流了这么多血……」

岳母的绵绵母爱让我很是感慨。

「这里没有微波炉吧？我去护士站问问。」

岳母从包包里拿出一个小袋子走了出去。我用手卷着解下来的领带，感觉到刚被大姨子安慰的内心，此刻又在彷徨。没过多久，妻子醒了过来。我想，这总比我一个人在的时候醒来好，所以内心颇为庆幸岳母来得及时。

她没有看坐在她脚边的我，而是先盯着岳母。岳母刚开门进病房，看到她醒来，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而妻子的脸色却难以卒睹。可能是一整天卧床睡觉的缘故，她的表情多少有些温和了，也不知道是打点滴还是浮肿的缘故，整个面部显得白胖了一些。

岳母手里拿着正冒着热气的纸杯，握住了妻子的手。

「你这孩子……」

岳母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吃点这个吧，看你的脸都成什么样子了？」

妻子温顺地接过了纸杯。

「是中药，我为了给你补身子特地去抓的。哎，以前啊，你结婚之前不是吃过中药吗？」

妻子用鼻子轻轻一闻，摇头道：「这不是中药。」

妻子面露淡然而又凄凉的神情，用有些怜悯的眼神望着岳母，并伸手把纸杯还给了岳母。

「没错啊，就是中药。赶紧捏着鼻子一口喝下去吧。」

「我不喝。」

「赶紧喝吧，妈妈求你了。」

岳母伸手把纸杯送到了妻子的嘴边。

「真的是中药吗？」

「是啊！」

犹豫不决的妻子用手捏住鼻子，喝了一口杯中的黑色液体。岳母面带喜悦，催促着说：「再喝一口。」我望着岳母，她那皱纹密布的眼睛显然为此而闪烁了一下。

「先放着吧，我待会儿喝。」

说完，妻子重新躺了下去。

「想吃什么？要不给你买点甜的清清口？」

「不用麻烦了。」

岳母向我询问了贩卖部的位置后，迅速起身离开了病房。见岳母走出病房，妻子马上掀开身上的毯子，也起身了。

「去哪里？」

「洗手间。」

我举着点滴袋跟在她的身后。她让我把点滴袋挂在洗手间后，从里面把门锁住。伴随几次干呕声，她把喝进肚子里的东西吐得一乾二净。

妻子拖着疲惫的双腿从洗手间走了出来。从她身上飘来令人恶心的胃液和食物的酸臭味道。我没有给她提点滴袋，她用缠着绷带的左手提着它，因为提着的高度不够，血液从她的血管中逆流而出，一点点地浸红了点滴管。她蹒跚地挪动脚步，用扎着针管的右手提起了岳母放在床下、装黑山羊羹的购物袋。我站在那里看着她走出病房，并不想知道她到底要怎么处置这些药。

过了一会儿，岳母闯了进来，她发出的巨大开门声让同室的女高中生和她母亲大皱眉头。她一手拿着饼干，另一只手提着那个已经有黑色液体喷溅出来的购物袋。

「小郑，你怎么能看着不管呢？你应该知道她要做什么啊！」

此时，我真想抛开面前的一切，冲回家里去。

「……你，你知道这有多贵吗？居然扔掉？这都是爸妈的血汗钱啊，你还算是我的女儿吗？」

我望向弯腰站在门边的妻子，看到鲜血正在逆流进入点滴袋里。

「瞧瞧你的样子，你现在不吃肉，这世界上的人们就会吃掉你！照照镜子，看看你的脸成了什么模样！」

岳母的怒骂变成了哀哀的哭泣声。

可是妻子像是陌生人一样地对待她，漠然地走过她身边爬回了床上，把毯子拉到胸前闭上眼睛。我这才把装着半袋暗红色液体的点滴袋挂了上去。

我不知道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哭泣，不知道她为什么像要一口吞掉我似的盯着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用颤抖的手抚摸着我的手腕。

手腕没什么问题，也感觉不到疼痛。真正疼的是胸，像是有什么东西挂在心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东西就挂在那里。现在即使不戴胸罩，我也能感觉到那里被什么堵塞着。不管我怎么深呼吸，也觉得很憋闷。

是咆哮声在重重地交迭着，是因为肉，我吃了太多的肉，那些生命安静地滞留在那里。没错！血液和肉块都被消化，散在身体的每个角落，残渣也已经排到了体外，可是那些生命却纠缠不休，牢牢地贴在那里。

我想大喊一声，只要一次就够了。我想跑进窗外的黑暗中。如果这样做，这块东西会跳出我的身体吗？可以吗？

谁也没法帮我。

谁也没法救我。

谁也没法让我呼吸。

我叫了辆出租车把岳母送走后回到病房，发现里面已经熄灯。女高中生的母亲已经被我们折腾得疲惫不堪，早早地关掉了照明灯和电视，并拉下了帘子。妻子已经入睡了。我缩身躺在陪护床上等待睡意的到来。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又要走向何方，我找不到一丝头绪。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事必定没完没了，后患无穷。

当我终于睡着后，恍恍惚惚间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杀死一个人。我把刀插进那个人的肚子用力拉开后，向外掏出长长的、弯弯曲曲的内脏，像收拾鲜鱼一样，只留下骨头，把肌肉和绵软的部分都剔了出来。在噩梦中惊醒的瞬间，我忘记了自己杀死的人到底是谁。

黑暗中，黎明正静悄悄地到来。在一种怪异冲动的驱使下，我拉下了妻子身上的毯子，用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没有淋漓的鲜血，也没有被掏出的内脏。邻床传来粗重的呼吸声，然而妻子却安静得匪夷所思。我感到体内涌起一阵奇怪的战栗，伸出食指放到妻子的人中穴上。

她分明还活着。

当我重新入睡并再次醒来后，病房已经变得通亮。

「你睡得太沉了……连看护来送早饭都不知道。」女高中生的母亲对我说，语气里充满了同情。

我抬头看了一眼放在病床上的餐盘。她连饭碗都没打开，就这样去了哪里？点滴针也被拔掉了，带血的针头吊在长长的点滴管末端，微微晃动着。

「请问她去了哪里？」我擦了擦嘴角边的口水，问道。

「我们起来时，就已经发现她不见了。」

「什么？那您应该叫醒我啊！」

「看你睡得那么沉……我们只是以为她有什么事情要办……」女高中生的母亲面带难堪之色，用有些恼怒的语气对我说道。

我简单整理衣服后冲出了门外。我经过长长的走廊来到电梯前，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她，但是始终没有发现她的踪迹。我焦虑万分，已经向公司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按照原本的计划，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办理出院手续了。我还想好了，在回家的路上，要对妻子、也是对自己说：这只是一场梦，赶紧忘掉吧。

我搭电梯到了一楼。在大厅也没有发现她。我喘着粗气跑向了院子，院子里是一些刚吃完早餐出来享受凉爽早晨的患者。从他们脸上疲惫、阴郁，或是平和的神情，可以看出哪些是长期住院的病人。当我走到已经不再喷水的喷泉附近的时候，看到人群乱纷纷地在那里聚成一团。我拨开他们的肩膀挤了进去。

妻子坐在喷泉旁边的长椅上。她把患者服脱了下来，放在膝盖上面。嶙峋的锁骨、消瘦的乳房和浅褐色的乳头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众人面前。她解开了绑在左手腕的绷带，一丝鲜血从缝合处渗了出来。阳光照射着她裸露的上身和漠然的脸。

「她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坐着的啊？」

「真是的……估计是从精神病房里出来的，可惜了，还这么年轻。」

「她手里握着的是什么？」

「不是没什么吗？」

「不是，死死地攥着什么东西呢！」

「啊，你们看，终于来了。」

我回过头去，看到表情严肃的男护士和中年警卫向这里跑来。

我像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无动于衷地望着眼前的情景，望着妻子略显干涩、仿佛胡乱涂了口红一样被鲜血浸染的嘴唇。她原本一直呆呆地望着围观的人，但是她那含着水似的眼神最终还是看向了我。

此刻我真想告诉自己：我不认识这女人！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而非谎言。可是在责任的驱使下，我无可奈何地挪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向她走了过去。

「老婆，你这是在做什么？」我轻声呢喃道，拿起放在她膝盖上的患者服，盖住了那可怜的胸部。

「太热了……」

她露出了若有若无的微笑，是那个我从前认识的她所特有的朴素微笑。

「因为太热了，所以脱了衣服而已。」

她抬起印着明显刀伤痕迹的左手，遮住照射在额头的阳光。

「……不能这样做吗？」

我打开妻子紧紧攥着的右手，一只被压在虎口中窒息而死的鸟，掉到了长椅下面。那是一只小小的、已经掉了不少羽毛的绣眼鸟。那一道明显的血痕，像是被掠食者咬噬留下的牙印。

朝鲜历史名菜，源于一七二五年左右的英祖时期，当时党派纷争不断，英祖便实行「荡平」策略，屡设酒席宴请各党派，以示坦荡公正。后来他还亲自设计了这道用四种不同颜色的蔬菜所做的菜式，以显示团结的重要性，最终平息了纷争。

源自朝鲜王朝末期的哲学家兼医学家李济马在一八九四年所著的医学经典著作《东医寿世保元》，里头将人的体质依脏腑的大小以及强弱分为「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等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二部

胎记

在她的胎记之上，他身上的大红花反复地绽开，又反复地紧闭，他的阴茎像巨大的花蕊般进出她的体内。他战栗着，这是世界上最丑恶也是最「美丽」的结合。

他仍然站在原地，仿佛被钉着似的，仿佛这是他生命终结的时刻，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身体上灿烂的花朵。她周身散发的光芒，比他在前一夜拍摄的任何画面都耀眼夺目。

深紫色的大幕缓缓落下，半裸的舞者用力地挥手致意，直到观众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观众席上传来雷鸣般的掌声，时而夹杂着大声的喝彩，但是演员并没有返回谢幕。欢呼声渐渐小了下去，观众开始各自起身收拾随身东西和衣物，向通道走去。他也放下一直跷着的二郎腿，站了起来。在观众欢呼的五分多钟里，他没有鼓一下掌。他双臂交抱，默默地望着舞者的眼睛和嘴唇，他们是如此地渴望热烈的反应。虽然深深地敬佩他们的辛苦演出，但他并不愿意让自己的掌声到达编舞家的耳朵里。

他横越剧场外的大厅，瞥了一眼已经沦为废纸的演出海报。在位于市内的书店偶然发现这张海报的时候，他曾为之全身战栗。生怕错过方才那最后一场演出，他急急忙忙打电话订票。海报上是一对赤裸的男女，他们背对着观众，斜斜依偎在一起。色泽妖丽的花朵茎干和茂盛的叶子彩绘，从他们的后颈一直蔓延到臀部。站在这张海报面前，他感觉又兴奋又不安，且不知怎的抑郁不已。他不敢相信自已沉迷了差不多有一年时间的画面，如今也出现在某个素昧平生的编舞家脑海里。那样的场景会像自己梦想的那样展现在眼前吗？一直到观众席的灯光变暗、演出正式开始，他紧张得连喝一口水都不敢。

可是演出令他大失所望。大厅中站满了浮华喧嚣的舞蹈界人士，他避开人群，向通往地铁的出口走了过去。几分钟之前充斥剧场里的电子音乐、绚丽的衣裳、大胆暴露的身躯和充满性意味的舞

蹈动作，并没有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他苦苦寻觅的是更安静、更隐秘、更有魅力、更深奥的意境。

这是星期天下午，地铁里没多少人。他站在门口附近，手里拿着一份演出节目表，册子的封面上印着和海报上相同的图案。妻子和五岁的儿子还在家里。妻子平时并不能经常和他在一起，他知道她很想跟自己共度周末时光，可是为了这场演出，他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但究竟有什么收获呢？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他再次尝到了幻灭的滋味，并终于明白只有自己才能实现那个梦想。自己的梦想，怎能寄望别人去完成呢？他再次体会到不久前观赏日本艺术家 Y 的影像作品时的苦涩味道。呈现在眼前的画面，是十多个身上涂满彩绘的男女，像被扔到岸上饥渴难耐的鱼似的，在迷幻风的音乐中不断地翻滚着。他明白自己的内心也埋伏着同样的饥渴，但是他并不想将这一点暴露出来，也不想看到这种欲望以这种方式赤裸裸地揭示在众人面前。

不知不觉中，地铁已经到达了他居住的小区。他完全没有要下车的打算。他把演出节目表塞进背包里，两手插进夹克的口袋，望着映在车窗上的车厢景象。眼前那个用棒球帽盖着日渐稀疏的头发、用夹克挡住松弛腹部的男人正是自己，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工作室的大门刚好紧闭着。星期天下午可能是唯一能让他一个人独享工作室的时间。K 集团作为企业赞助艺术运动的一份子，把位于集团大厦地下二楼八坪大小的办公室提供给四名艺术家，他们每人自带一台计算机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可以无偿使用这样的高档设施，他已经觉得十分感激了，可是他唯有独处时才能全心投入工作的敏感性格，给他带来很大的不便。

随着钥匙的转动，大门发出轻快的喀啦声打开了。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开了电灯。关门，摘帽，脱夹克，放下背包后，他把双手掩在嘴唇上作势思考，在狭窄的通道中踱来踱去好一会，最终低头坐在了计算机前。他打开背包，拿出了刚才的演出节目表、素描本和母带。这盘母带中记录着这十几年来他所完成的影像作品原件，上面的标签上写着他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在里面录下最后一部作品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两年虽然算不上是什么致命的空白，但也足以使人感到焦虑不安了。

他打开了素描本，里面有数十张与演出海报在整体气氛和笔法上截然不同但构思相仿的画作。全身裸露的男女身上绚丽地彩绘着柔和圆润的花叶，他们交合的姿势也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如果不

是肌肉拉紧的大腿，紧绷的臀部和像舞者一样干瘦的上身，很容易会认为这些是挑逗人感官的春宫画。

这个画面是在某一瞬间突然浮现到他脑海中的。那是在去年冬天，能量正从他的身体里开始一点一点地酝酿汇聚，他有预感这次一定能够结束已经长达一年的空白期。可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画面会如此具有冲击力。他之前的作品呈现的都是十分现实层面的东西，他擅长用3D图形和写实手法，表现撕裂而磨损的日常生活。所以对这样的他而言，这充斥着感官色彩的画面，简直像是一头野兽。

其实，这个画面原本不会降临在他的世界里。如果妻子在那个礼拜天不要拜托他给儿子洗澡；如果在他给儿子洗完澡，用大大的浴巾裹着儿子出来后，不望着妻子给儿子穿内裤的情景问道：「胎记还这么大啊？几时能消下去呢？」如果妻子不回答：「是啊……我也不敢肯定，可是英惠好像二十岁的时候还有胎记呢！」如果面对他「二十岁？」的疑问，妻子不回答：「嗯，像拇指大小，蓝蓝的，那时候还在，现在也应该还有吧……」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在女人的臀部绽开蓝色花朵的画面也不会瞬间冲击着他的灵感。小姨子的臀部尚留有胎记的事实，和身上彩绘着花朵的全裸男女交合的场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清晰又准确地连接起来，镌刻在他的脑海里。

他素描本中的女人，虽然面貌模糊，但却明显是小姨子的形象，不，一定要是小姨子！在脑海中想象着从未见过的小姨子的裸体，开始动笔在素描本中描画的时候，只是在臀部点一个像绿叶一样的小点，就让他体验到了轻微的战栗和勃起。那是自结婚后，尤其是到了三十好几、快要四十的年龄后，他第一次感受到对象明确的强烈性欲。如果是这样，那画面中那个紧抱着女人像要把她勒进身体一般的无脸男人是谁呢？最后，他明白了那个男人应该是自己，而且也必须是自己的事实。想到这里，他的面孔变得狰狞起来。

他一直苦苦地寻找答案，寻找着从这个场景中解脱出来的方法。可是对他而言，非这个场景不可，因为他已经找不到比这更强烈、更具魅惑力的形象了。如果不是这个，他宁愿不创作其他任何作品。他觉得所有的展览、电影和演出都变得无聊和寡淡，只因为表现的不是那个画面。

为了再现这个画面，他像是做白日梦似的在脑海中做了各种准备：借用画家朋友的工作室设置照明设备，准备人体彩绘所需的颜料和垫在地板上的白色床单……想到这里，最后只剩下最重要的事情了——那就是说服小姨子。是不是可以用别的女人代替她呢？很长时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要不然支付高额费用，邀请专门的AV演员加入拍摄？后来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怎么能执导拍摄这场很明显是色情作品的小电影？别说是小姨子，其他任何女人都不会同意他的做法。退一万步说，假使真的拍成了，可是这部作品能向世人展示吗？他曾经想过自己会因表现社会事件的作品而招致祸患，但是还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因拍摄淫秽作品而遭到世人的唾弃。很多意识在他

体内发生着裂变，我是正常人吗？我是一个有足够道德感的人吗？我有强大的自我控制力吗？以前曾确信自己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而如今他却不能肯定了。

如果不是那个画面，所有这些焦躁不安、痛苦的怀疑和自我检讨就不会降临到他身上。如果不是那个画面，他不会体会到一次不慎的选择，极有可能把以前的所有成就——虽然没什么值得炫耀的——连同家庭都一并失去的恐惧感。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他一直是很自由的，所以他都没想过自己身上还会有各种限定的框架。

喀啦！

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他急忙合上素描本并放到一边。他不喜欢别人看到打开的素描本。把自己的素描和构思展示在别人面前，以往对这一点他并不吝啬，像今天这样的举动对他来说很不寻常。

「前辈！」

进门来的是扎着马尾的后辈Ｊ。

「哟！我还以为没人呢！」

他往后伸了伸懒腰，朝他微微一笑。

「来杯咖啡吗？」Ｊ从口袋里摸出硬币问道。

他点了点头。在Ｊ去买咖啡的时间里，他环顾着这间公用而非私人的工作室，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开始秃发的头顶，他戴上了棒球帽。他感觉到压抑已久的彷彿呐喊般的东西，像咳嗽一样即将要冒出来，不得不慌慌张张地把东西胡乱塞进背包后走出了工作室。为了不和Ｊ打照面，他急忙忙地走到通道对面的电梯前。镜子般闪亮的电梯门上映出自己的脸，他觉得自己那双充血的眼睛好像在流泪。他突然想冲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吐口水，想把那张长满胡子的黝黑脸颊抽到出血，想用穿皮鞋的脚踩烂那因欲望而凸起的丑陋嘴唇。

「这么晚!」

妻子努力不让语气听起来有怒意。儿子回头看了他一眼，又重新专注于一直在玩的塑料挖掘机。看不太出来他是否高兴见到爸爸。在大学路经营一家化妆品店的妻子，原本已经把店委托给店员，晚上只负责清账。可是儿子开始上幼儿园后，她又亲自管理起店面。虽然工作很劳累，但是妻子用天生就极具忍耐力的性格坚持着。她对他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拨出一个礼拜天的时间给她。

「我也想休息……而且你也需要花点时间跟儿子相处。」

他明白能减轻妻子负担的人只有自己。他心里对任劳任怨、忙里忙外地处理各种家务的妻子十分感激。可是最近每当看到妻子，他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小姨子的俏脸，即使在家里，他的内心都感觉不到片刻轻松。

「吃晚饭了吗？」

「随便吃了一点点。」

「要 eat 好一点啊，为什么随便吃啊!」

他用陌生的眼神望着妻子疲惫又无奈的表情。二十出头时做的双眼皮手术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显自然，使得她的双眼深邃而真切。她的脸线条修长，颈线也很迷人。或许结婚前只有两坪半的小店面能有今日的规模，和她这种温柔的形象有着很大关系吧。可是他一开始就知道，妻子身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他所不喜欢的。因为她的长相、身材、稳重而体谅人的性格，都符合他一直寻找的择偶条件，这让他没弄明白那东西是什么之前就已经决心要娶她为妻。令他终于准确无误地意识到那点是什么的，是在第一次认识小姨子的家族聚会中。

小姨子的一切都让他心仪：丹凤眼，直率得近乎粗鲁的说话方式，不像妻子那样有微微鼻音的声音，朴素的衣着和微微凸起的颧骨。她的容貌虽说无法和妻子相提并论，可是他从她的身上感觉到某种原始的力量，有如不曾修剪枝桠的野生树木。但他并非从那时便开始对她心有不轨，当时他只是对她有些欣赏之意，并觉得虽然她们两人是姐妹，她与姐姐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微妙的差异。

「要不要准备晚饭啊？」妻子催促似的问道。

「不是说吃过了吗！」

内心翻搅的情绪使他备感疲劳，在进入浴室打开灯的时候，妻子的自言自语飘进了他的耳朵里。

「原本为英惠的事情心烦，又一整天联系不上你，孩子也因为感冒一直黏着我……」

妻子叹了一口气，对儿子喊道：「磨蹭什么，还不赶紧过来吃药！」

再怎么催儿子赶紧过来，他也还是会磨蹭一会儿，妻子把药粉倒在小勺里，用草莓糖浆慢慢地和起来。

他关上浴室门走过去问妻子：「小姨子她又怎么了？」

「最终还是办了离婚手续。虽说不是不能理解小郑，但他也实在太无情了！这么看所谓的夫妻关系真是很虚无荒谬！」

「要不然我……」他吞吞吐吐地开口道：「要不然我跟她谈谈？」

妻子顿时喜形于色。

「要是你出面那就太好了！不管怎么叫她来这里她都不听，如果你说要见她，看在你的面子上她也会……虽然她不是会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但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妻子的表情充满了希望，看着她端着药小心翼翼地走向儿子的背影，他在心里默念道：好女人！从一开始到现在，妻子一直是好女人。因为她太好了，反而总让他觉得莫名的憋闷。

「明天我就跟她联系吧。」

「需要给你她的电话号码吗？」

「不用，我有！」

他隐隐感觉到心潮澎湃，关上了浴室的门。水从莲蓬头喷出来，发出嘈杂的声音落入浴缸里，他望着迸溅的水珠，慢慢地脱掉衣服。近两个月都没有和妻子做爱，他知道现在的勃起并不是因为她。

以前和妻子一起去过小姨子的住处，见到蜷缩在那里的她。更久以前他曾把小姨子鲜血淋漓的身体背在自己的背上，隔着衣服毫无保留地感觉到胸部和臀部的触感。还有，只要脱下一层裤子，如烙印般的蓝色胎记就能映入眼帘，在想到这些的瞬间，他浑身上下的血液都聚在了那里。

他咀嚼着幻想，站在那里自慰。他来到莲蓬头下面，用水冲刷着喷薄而出的精液，发出似哭似笑的呻吟，因为水太凉了。

两年前的初夏，小姨子在他家用刀划开了自己的手腕。为了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妻子所有的娘家成员聚在宽敞的新居共进午餐。他们都喜欢吃肉，而小姨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宣布改吃素食，她与大家格格不入的举动惹恼了包括岳父在内的所有娘家人。因为小姨子变得骨瘦如柴，所以大家纷纷责怪她也是正常的。可是参加过越战的老丈人扇她耳光，还把肉块强迫塞进她嘴巴的情景，简直像是心理剧中的一幕，让人难以置信。

小姨子瞬间响彻房间的凄惨悲鸣声，至今依然鲜明真切、令人恐惧地留在记忆深处。她一口吐掉嘴里的肉块，高举水果刀恶狠狠地轮流盯着眼前每个家人，仿佛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

看到她的手腕喷出鲜血，他毫不迟疑地冲上去，撕下被单绑紧割腕处，一把背起了没有多少分量的她。他一口气跑到了停车场，才讶异自己居然有如此的决断和爆发力。

啪！

在紧张地盯着晕倒的小姨子接受紧急处理的某一瞬间，他听到了什么东西从自己的身上离开时发出的清脆声音。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他依然无法准确地描述。某人在他面前，要把自己的生命像扔垃圾那样抛弃；而那个人的鲜血与自己的汗水在白色的衬衫上混在一起，逐渐干涸为褐色的痕迹。

他在心里期望小姨子活过来，不过，他同时也在内心怀疑起「存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小姨子决心要放弃生命的瞬间，或许是人生的一个转折吧。没人能帮得了她。对她来说，所有人——强制喂她肉的父母，旁观这种行为的丈夫和手足——都是彻彻底底的局外人，甚至是敌人。就算她现在苏醒过来，情况也不会有所好转。如果说这次的自杀行为是冲动性的，那么下一次呢？也许会有下一次的，她完全可能再次试图自杀。到那时候，她会准备得更加充分，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妨碍她的行为。如果苏醒会让情况变得更加暧昧而令人厌烦，那还不如把尚未睁开眼睛的她从窗户扔下去。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不希望她醒过来。

小姨子从鬼门关回来后，他用妹夫给的钱在商店里买了一件衬衫换上。但是他没有把散发着血腥味的衣服丢掉，而是将它揉成团像皮球一样拿在手里，坐上了出租车，那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完成上一部作品的情景。他万万没想到那些事情会在记忆深处留下那么多的痛苦。那部作品汇集了很多他认为十分虚伪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广告和连续剧、新闻报导、政治家的嘴脸、坍塌的桥梁和百货商店、无家可归的人和身患绝症的孩子们的泪水，他用印象派的手法编辑那些元素，并配上了音乐和字幕。

他突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因为他从这些画面中感受到了厌恶、幻灭和痛苦。为了直视这种情感的本质而夜以继日地奋斗的一个个瞬间，也突然粗暴地袭击了他的神经。明白到这一点的刹那，他有一种打开车门从疾驰的出租车冲出去在马路上打滚的冲动。他已无法忍受那些现实中的画面。在驾驭那些素材的时候，他似乎并不厌恶它们。或者说，当时的他似乎并没有从那些画面中感到威胁。可是在那个瞬间，那个闷热下午的出租车上，当小姨子的血腥味直冲鼻子的时候，那些画面开始威胁他，让他感到想吐，使他无法呼吸。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无法进行创作，他

灵感的枯竭期似乎就是在那一瞬间开始的。就在那一刻，他变得筋疲力尽，开始厌烦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无法忍受人生承载的所有东西。

电话那头的小姨子默不作声。她明显是拿着话筒，他隐约听到了轻微的呼吸声，还有什么东西碰撞在一起的啪啦啪啦声音传了过来。

「喂？」他困难地开了口。「英惠，是我。你在听吗？知友他妈……」他鄙视自己，并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的伪善和优柔，但仍继续说道，「很担心你。」

电话那头没有任何响应，他叹了一口气。她现在肯定跟往常一样光着双脚。她结束在精神病院长达几个月的治疗后，妹夫说与其再跟她生活在一起，还不如自己住进精神病院。在娘家人轮番说服妹夫的那段日子里，小姨子来到了他的家。她自己出去租房子住之前，他们曾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那一个月，他并没有感到不便和麻烦。当时他还没听过胎记的事情，所以他只是用充满怜悯和困惑的眼光望着她。

小姨子平时少言寡语，白天都在阳台享受着晚秋的太阳度日。她用手捻碎从花盆中掉下来的枯叶，或者展开手掌在地板上比出形态各异的手影。妻子忙碌得腾不出手的时候，她就拉着知友进浴室，光着脚站在冰凉的地砖上给他洗脸。

他无法相信这样的她曾经企图自杀，更无法相信她袒胸露背泰然自若地坐在众人面前，也许这是自杀未遂后的一种错乱症状。虽然亲自背着满身鲜血的她跑进医院，而且那次的体验曾给自己留下了那么强烈的影响，但是他却觉得那时的他面对的是另外一个女人，或者说是身处另外一个时空。

如果说现在她身上还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她依然不吃肉。开始因不吃肉而导致家族之间的摩擦，之后又出现了喜欢裸露之类的怪异症状，所以妹夫认为不肯吃肉是她一点都没有好转的证据。

「她只是表面上变得正常罢了，她本来就神情恍惚，现在只是因为每天吃药而变得呆滞，根本没有什么好转。」妹夫像丢弃坏掉的手表那样，若无其事地抛弃了小姨子。

「你们不要认为我很卑鄙。大家都知道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妹夫的话不是完全没道理，所以他与妻子不同，保持了中立。妻子恳求妹夫不要那么急着离婚，先观察一阵子，可是他依然不为所动。

他对妹夫从第一眼开始就没有什么好感：狭窄的额头，尖尖的下巴，一脸固执的普通长相；他从记忆中抹去妹夫的脸，再次向电话那头说道：「英惠，回答我啊，随便说点什么都行。」

要不要挂断呢？刚想到这里，就有一丝微弱的声音从话筒中传了过来。

「……水开了。」

小姨子的声音像羽毛一样没有重量，既不阴郁，也不像病人那样迟钝，却也说不上是什么明朗轻快的声音。是那种不属于任何地方、处于存在边缘的人所有的淡淡声音。

「我得去关火。」

感觉到她要挂断电话，他急忙说道：「我今天过去可以吗？你今天不出门吧？」

短暂的沉默后，电话被挂断了。他轻轻地放下话筒，发现自己手心里都是汗。

他对小姨子产生了异样的感情，是从妻子那里听到胎记后的事情。在那之前，他对她丝毫没有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如今回忆起小姨子寄居在他家时的举动，从身体深处升腾而起的感官刺激，只不过是一种「追加体验」而已，而非当时真切有过的感受。她在阳台使劲张开双手做出各种手影时悠闲而茫然的表情，给儿子洗澡时宽松的运动裤下面露出的白皙脚踝，斜靠在沙发上看电视时半敞的双腿，散乱的头发……每当想到这些，他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地变得火热。在所有的这些记忆之上，都印着蓝蓝的胎记，已经退化的、在所有人身上消失掉的、只有小孩子的屁股和后背上尚存在的胎记。很久以前第一次触摸刚出生的儿子小屁股时体验到的柔软感觉带来的喜悦，和一次都没见过的她的臀部混在一起，在他的内心散发着透明的光。

现在，她不吃肉，只吃谷物和蔬菜的事，与那个像蓝色花瓣一样的斑点在他心中达到了完美的和谐。而且，当日从她的动脉中喷薄出的鲜血浸湿他白衬衫的情景，对他来说，也像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带有冲击力的暗示。

她的房间位于D女子大学附近安静的巷弄里。他提着各种水果站在一栋公寓前面。济州岛产的橙子、苹果、梨和过季的草莓，长时间提着这些东西使他的手和胳膊阵阵酸痛，很想赶紧放下来。可是，他没有马上上楼，而是在楼下犹豫不决。进入她的房间更令他感觉紧张。

最终他还是把手里的水果放下来，拿起手机拨了她的电话。

嘟嘟嘟。

电话里的声音机械地响了十次，但是她没有接电话。

他拎着水果开始爬楼梯。爬到三楼后，站在画有十六分音符的门铃面前，他轻轻地按了下去。和他料想的一样，没有人开门。他转了转门把手，意外地发现门没有锁。他头上冒出了冷汗。他把帽子摘下又重新戴上，然后整了整弄乱的衣服，深深地吸一口气后，打开了房门。

朝南的套房沐浴在十月初的阳光中，光线一直照射到厨房，给人一种万籁俱寂的感觉。可能是妻子把自己穿过的衣服给了她，地板上凌乱地丢着几件眼熟的衣服，几个手指大小的灰尘团四处滚动，但是也不会给人脏乱的感觉。也许是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的缘故吧。

他把手里提着的水果放到玄关，脱鞋进了屋。房间里面没有任何动静。难道是出门了？还是知道他会过来找自己，所以先出去躲避了？因为没有电视，所以两个插座和旁边的缆线孔凄凉地裸露

在墙壁的中央。妻子安装的电话孤零零地放在起居室兼卧室的小房间里，而房间的一头是个床垫，床垫上面的一床被子像是刚有人从里面出来似的，蓬松成洞口模样。

他感觉到空气有些浑浊，走到阳台打开了窗户。开到一半时，他被身后的动静吓了一跳，转过身，他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她正打开浴室门从里面出来。因为几乎听不到流水声，所以他没想到她会在浴室里面。而真正让他惊讶的是，她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她似乎也被吓着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身上没有一点水气。之后她弯腰捡起丢在地上的衣服，遮住了自己的身体。她丝毫没有害羞和惊慌，像是这种场合理应这样做的样子，表现得很泰然。

她没转身，只是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穿衣服，在整个过程中，他应该转移视线或者赶紧抽身到门外。然而，他却愣愣地钉在那里死死地盯着她。她不像开始吃素那阵子那样干瘦。从住院的时候开始，她的体重有所回升；住在他家的时候也调理得不错，因此她的胸部变得丰润饱满，腰部曲线分明，从大腿到小腿的线条虽然不算丰满，但也没有一点赘肉，魅力十足。这是一个与其说是能引起性欲，还不如说是能让人静静欣赏的身体。等她穿完衣服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没有看到印在臀部的那枚胎记。

「对不起。」他这才开始结结巴巴地辩解道。「我看门开着，以为你暂时出去了。」

「……没关系。」她这次也是一副理所当然似的回答道：「一个人在的时候，这样很舒服。」

难道……他迅速整理了逐渐清晰的思路。这是说她在屋里经常光着身子。一想到这里，他突然觉得刚才看她裸体的时候还很冷静的身体开始膨胀。他摘下棒球帽，为了不让她看见这尴尬的勃起，他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

「没有什么好招待的……」

就像刚才真真切切地看到的那样，她并没有穿内裤，只是套了件深灰色的运动裤走进了厨房。他望着不怎么丰满，也没有什么肉感的臀部静静地晃动，不由自主地吞了下口水。

「别麻烦了，就吃水果吧。」为了花点时间平息自己的兴奋，他说道。

「可以吗？」

她回到玄关，拿起苹果和梨子后又走到了洗碗槽那里。他听着哗哗的流水声和器皿碰撞的声音，试图把注意力转到墙中央的那个小洞和电话机的各种按钮上。可是，她的阴部更加鲜明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与自己反复画过的绘着花叶的臀部、男女交合的体位之类的画面混在一起，在他的大脑里横冲直撞。

当她手里拿着盛着苹果和梨子的盘子坐到他对面的时候，为了隐藏自己那双猥琐的眼睛，他低下了头。

「……不知道苹果好不好吃。」

经过短暂的沉默后，她说道：「其实您没必要专门过来看我。」

「嗯？」

她用低沉的声音淡淡地说道：「用不着这么操心，我正在找工作。医生说不要一个人从事太专注的工作，所以也想过去百货公司工作，上个礼拜我还参加过面试呢。」

「……是吗？」

这真是出乎意料。

「剩下的日子都是那副疯疯颠颠的模样，每天吃精神病院开的药，余生都要依赖你，这样的老婆你能忍受得了吗？」

记得有一次妹夫在电话里用醉醺醺的口气说过。可是妹夫似乎弄错了。她好像还没有疯到那种程度。

「要不然到你姐的店做事怎么样？」

他盯着地面，鼓起勇气说出来找她的目的。

「那么多薪水与其给别人，还不如给自己人，这是知友妈妈的真心话。这样比百货公司的工作更轻松。她也能就近照顾你，比较不会那么担心。」

兴奋感正在一点一点平息，他接着说道。

等到能直视她的脸庞时，他发现她的表情像修女一样淡然。淡得几乎让他认为这是经历过许多苦难后沉淀的表情，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恐怖万分。他在心里谴责着刚才的自己，只因她没穿衣服就把她当做一幅春宫画似的欣赏。可同时他也无法否认，那短暂的画面在他心目中已经成为只要有火花就能再次熊熊燃烧的危险引线。

「也尝一下梨子吧。」

她把盘子向他推过来。

「你也吃吧。」

她没用叉子，直接用手拿起一块梨放进了嘴里，之后不再说话，安静地沉浸在思考中。他克制着想拥抱她肩膀的冲动；克制着想舔舐那沾了梨汁的黏糊糊食指的冲动；克制着想吸吮她嘴唇和舌头上最后一滴甜汁的冲动；克制着想用力拉下那条宽松运动裤的冲动，慢慢地把头转了过去。

「等一下。」他一面穿着皮鞋，说道：「要不然跟我出门吧？」

「……去哪里？」

「一起边走边聊吧。」

「姐夫讲的那些，我会考虑的。」

「不，除了那件事情……我还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他望着她那张犹豫不决的面庞，只想从这时时刻刻不断折磨着自己的欲望和冲动中解脱出来，只要不是在这危险的房间里面，去哪里都可以。

「要不在这里讲吧。」

「不，我想走一走，你整天在家里不觉得闷得慌吗？」

她像是拗不过他，脚蹬一双拖鞋跟在他的身后。他们默默地走出巷弄，顺着大路向前走。看到一家冰淇淋店的时候，他问道：「喜欢吃冰淇淋吗？」

她像一个爱装模作样的女朋友那样朝他微微一笑。

他们坐在冰淇淋店靠窗的位置。他默默地望着她用舌头舔舐着小木勺挖起的冰淇淋，突然觉得她的舌头和自己的身体像是用电线连接在一起，只要她伸出舌头，自己就会像遭到电击一样哆哆嗦嗦。

那时，他想到也许从这个地狱解脱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实现这个欲望。

「我要拜托你的是……」

她舌尖沾着白色的冰淇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线条单纯的丹凤眼中，不大不小的眸子散发着隐隐约约的光亮。

「请你做我的模特儿好吗？」

她没有笑，也没显得慌张。像是看穿了他的内心世界一样，用安静的视线凝视着他。

「你来过我的展览吧？」

「是。」

「是类似的摄影作品。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只是……要脱衣服。」

他感觉到自己在一点点变得大胆，汗也不再流，手也不再抖。像坐在冰袋上面那样，头脑也变得十分冷静。

「脱掉衣服，在身上进行彩绘。」

她依旧用安静的视线望着他，淡淡地问道：「……然后呢？」

「只要那样就可以了，一直到拍摄结束。」

「在身体上……进行彩绘？」

「我要画花朵。」

不知是不是看错了，他觉得她的目光突然一闪。

「不会太累，只需要两个小时。就看你什么时候方便……」

他觉得该讲的都讲完了，所以绝望地低下头盯着自己那份冰淇淋。上面撒着一层碎花生和杏仁的冰淇淋，在慢慢地融化，静静地流淌。

「……在哪里？」

他正入神地盯着逐渐融化的冰淇淋的时候，她问道。此时她已经把最后一勺冰淇淋吃到嘴里，没有血色的嘴唇边沾了一点白色奶油。

「想借用朋友的工作室。」

她的神色冷漠，他无从看穿她的内心。

「你姐……那里……」

他觉得这话有点多余，但又觉得不得不说，所以他心里鄙夷着期期艾艾的自己，说道：「要保密！」

她不置可否。他屏住呼吸凝视着她，想弄清她的沉默到底意味着什么。

明亮的阳光透过宽广的窗户，温暖地照射着M的工作室。虽说是工作室，但却给人一种画廊的感觉。在一百多坪的空间里，M的作品挂在恰当的位置，各种绘画工具井然有序地摆在一旁。他也准备了创作所需的所有工具，但是当他看到那些画具的时候，还是产生了要使用的冲动。

为了寻找自然光线好的工作室，他最终还是拜托了虽然是大学同学但关系不是很亲的M。在同学中以最快的速度平步青云的M，三十二岁就已经是首都某所大学的专职教授，如今从他的面容、衣着和态度中，已经可以感受到大学教授的派头。

「真是意外，你居然还会找我。」

一小时前，M在这里给他倒了一杯茶，边递钥匙边说道：「像这种事情随时可以跟我说，白天我待在学校里的时间很长。」

他盯着M比自己还凸的腹部，接过了钥匙。虽然没暴露出来，M肯定也有自己的欲望，以及跟随欲望而来的烦恼吧。望着M隐藏着欲望的圆鼓鼓肚子，他感受到了一种猥琐的心理安慰。最起码对M来说，肯定有着对啤酒肚的苦恼、少许的羞耻和对年轻时匀称身材的怀念吧。

因为挡到了窗户，他把一些M的画作拿下来——他觉得这些作品很俗套，然后在阳光直射的木地板上铺了一条白床单。他躺在上面，确认她将能观察和体验到的东西。他望着印着木纹的高耸天花板和窗外的天空，感受到地板的冰凉和坚硬，但因为铺了一层床单的关系，背部与地板之间还是有柔软的触感，不至于无法承受。他翻过身趴着，映入眼帘的是M的画作，旁边则是阴暗的地面以及不常用的壁炉。

他展开自己准备的画具，拿出 PD100 可携式摄影机确认电量，把为因应长时间摄影而准备的照明设备摆在一旁，最后打开素描本扫了一眼，又再次塞进包包。他脱掉夹克，把袖子挽起来，等待她的来临。临近三点，差不多该是她到达地铁站的时间了，他套上夹克蹬上皮鞋出了门。因为这里地处郊区，空气很清新，他呼吸着干净的空气，走向地铁站。

这时手机铃声响起，他边走边接起电话。

「是我。」

是妻子。

「今天我有可能晚回去，兼职的孩子又没过来，最晚七点得去幼儿园接儿子啊。」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也不行，要一直忙到九点。」

话筒中传来妻子的叹息声。

「知道了，那我让七〇九号的阿姨帮忙照顾他到九点吧。」

没有其他多余的话，通话就结束了。这种没有其他羁绊、只是通过孩子联系起来的对话，类似同事之间的交谈，可以说是最近他和妻子之间的真实写照。

几天前，从小姨子那里回来的那天晚上，他无法控制冲动，在黑暗中抱紧了妻子。他惊讶于自己身上还潜藏着那种新婚时都没有体验过的强烈欲望，而妻子显然也被他的举动吓坏了。

「你怎么了？」

不想听妻子的鼻音，他堵住了她的嘴。面对在黑暗中若隐若现的鼻梁和双唇、纤细的颈线，他很容易联想起她。她的乳头在他的嘴唇下立起变硬，他脱下了她的内衣裤。他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抹去妻子的模样。

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他发现妻子在哭泣。他不知道是因为刚才的激情，还是什么别的自己不知道的感情。

我害怕！

妻子背着他躺着，呢喃道。

不，妻子像是这么说的：

我怕你！

不过这时他已陷入沉睡中，所以无法确定这到底是不是妻子嘴里说出来的话。也不知道她哭到什么时候。

然而，第二天早晨，妻子的态度和往常没什么不同。刚才通话时的声音也没有什么异样。对昨晚的一夜疯狂，她只字未提，也没表现出对他的排斥感。只是充满压抑的声音时常让他联想起机械一类的东西，那无论何时都一模一样的叹息声也多少让他感觉到了不安。为了打消这种不安的情绪，他加快了步伐。

出乎他的意料，小姨子早已站在了地铁站的出口，而且仿佛已经从里面出来很久的样子，她姿势有些随意的坐在台阶上面，穿着破旧的牛仔裤和厚厚的褐色毛衣，像是独自从冬天走出来的人。他着了魔似的望着正在擦汗的她，阳光洒下来，照射着她的脸庞和身体。

「把衣服脱掉。」

他冲着愣愣地站着张望窗外白杨的她，低声说道。

午后慵懒的阳光照在白色的床单上，发出耀眼的光芒。她没有转过身来，当他想再次提醒她时，她举起双臂，开始脱毛衣。脱掉里面穿着的白色短袖后，没戴胸罩的后背映入了他的眼帘。脱下破旧的牛仔裤后，两片白皙的臀瓣毫无保留地展现出原来的模样。

他屏住呼吸，盯着她的臀部。丰润的肉块上面镶嵌着被称做「天使的微笑」的两个浅窝。拇指大小的斑点，赫然印在左侧屁股的上半部。这东西怎么能留在那里呢？这使他百思不得其解。那是一块乌青似的淡蓝绿色胎记。他突然明白，它是来自太古的，是与进化或光合作用的痕迹那样使人联想起植物的东西，和性无关。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视线从胎记上移开，打量着全身赤裸的她。在这种场面下，小姨子和姐夫之间理应会产生的尴尬气氛，都被她异常沉着的态度压了下去，实在不像是第一次做模特儿的人

能做到的。他突然想起，她割腕后的第二天在医院的喷水池附近被发现时，是光着身子的。被关在禁闭病房，也是由于时常裸露的缘故。因她常常脱光了衣服享受日光，还导致出院时间数次推迟。

「要坐下吗？」她问道。

「不，趴着吧。」

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她趴在了床单上面。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受到趴在那里的身体影响，他的体内有什么火热的情绪在横冲直撞，为了解读那情绪的真面目，他皱起了双眉。

「停，别动！」

他把摄影机固定在三脚支架上，调节着支架的长度。寻觅到能摄入她全身的角度和方位后，他拿起了调色板和画笔，想从人体彩绘开始录进这个带子。

他向上捋了捋她披到肩上的长发，从后颈开始画花朵。紫色和红色的半开花朵在她的后背争奇斗艳，细细的枝叶也顺着她的纤腰延伸下来。到右侧的臀部，紫色的花朵完全绽开，吐出了黄色的雌蕊。印有胎记的左侧臀部做了留白处理。在青色的胎记周围，他用大笔刷涂了一层更淡的浅绿色，让胎记有如花叶隐约的影子一样。

每当笔刷擦身而过时，像是怕痒似的，她的身体会微微发抖。这使他有一种触电般的感觉，并不是单纯的性欲，而是像强达数十万伏特的高压电流触动了身体内的某种根源似的。

他将长长的枝蔓和叶子从她的右侧大腿一直描绘至纤细的脚踝，当他结束作画，已经浑身上下都大汗淋漓了。

「大功告成了！」

他继续说道：「别动，还要保持一会儿这个姿势。」

他从三脚架上拿起摄影机，开始拍摄近景。用镜头拉近每一朵花，并用特写镜头拍摄了她的颈线、散乱的头发和一览无遗展露着胎记的臀部。在拍摄完她的全身后，他关掉了摄影机的电源。

「好了，你可以起来了。」

他显得略微疲惫，坐在壁炉前面的沙发上。她用手肘撑住地面慢慢起身，好像是手脚发麻了。

「不冷吗？」

他擦着汗水站起身，把自己的夹克披在她的肩膀上面。「累了吧？」

这时，她看着他笑了。她的笑声虽然微弱，却具有活力，似乎是那种什么都可以，没什么好惊讶的、不置可否的笑声。

他这才了解，让他感到震撼的并不是看见她静静地趴在床单上，而是像她这样年轻美丽女子的肉体，通常是被人渴望的对象，但她的身体，却不带有任何欲望——这欲望不是指那种粗俗的肉欲，而是在她身体里不带有任何生之欲望。从窗外射入的阳光有如碎屑般融解在空气中，她身体散发的美也不断地随之融解，虽然这是无法用肉眼看见的……一波波无以名状、有如巨浪冲撞岩石般的强烈感受冲击着他，舒缓了他这一年来内心不可知且难以抗拒的惊人冲动。

她穿上牛仔裤和上衣，双手捧着热气腾腾的杯子。她把鞋子留在门边，光着脚轻盈地走过地板。

「不冷吗？」

他又问了一次。她摇了摇头。

「累坏了吧？」

「只是趴在那里而已，地板很暖和。」

让人惊讶的是，她对他的工作没有表现出多少好奇。她似乎不管面对任何状况都能保持平静，既没有对陌生空间的探索，也没有与之相应的感情流露。或许对她来说，只是静静地望着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已足够。不，或许她的心里正发生着惊人的、难以想象的事情，让这些事情的与日常生活并行已足以让她筋疲力尽，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她已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对每样事物都表现出好奇心、探索欲，并一一做出反应。他之所以会有这种猜疑，是因为她的眼神中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被动和呆滞的麻木感，而是隐含着激烈同时又极力克制的冲突力量。这个瞬间，她虽然双手捧着温暖的马克杯，像一只怕冷的小鸡一样蜷缩着身子凝视着自己的脚底下，但是这种姿势与其说是引人怜悯，还不如说投射出阴影般坚韧的孤独，让旁观者感到不自在。

他想起了她那个自己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已经没必要叫「妹夫」的丈夫。他有张透着唯利是图与无知的清瘦脸孔，那只会吐露粗俗言辞的嘴唇曾经贪婪地享受过眼前的她，一想到这些，一股愤怒便油然而生。愚钝的他，知道什么叫胎记吗？每当想到两个人赤身裸体相拥在一起的画面，他都觉得那简直是野蛮的欺侮与玷污。

看她手里拿着空杯站起来，他便起身接过她递来的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后重新换一卷带子并调整了三脚架的位置。

「重新开工吧。」

她朝他点点头，径自走到了床单上面。因太阳有些偏西，他在她的脚下设置了一盏钨丝灯。

她重新一丝不挂地躺在床单上面。因为是局部照明，所以上半身有些阴影，可是他仍然感觉到一阵眩目。虽然之前在她的住处偶然看过她的上半身，但是眼前没有一点抵抗地在那里尽情展现着美丽的她，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强烈，足以令他生出泪如泉涌的冲动。细瘦的锁骨、因为平躺而显得如少年般平坦的胸部、凸出的肋骨、开敞着却毫无性感意味的大腿、明明睁着双眼却如熟睡般让人联想起沙漠的沉静面容。这是一具每个角落都剔除一切赘肉的肉体。这样的肉体，富含着如此丰满的内涵，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次他用黄色和白色从锁骨到胸部画了一朵巨大的花朵。如果说背部画的是夜晚盛开的鲜花，那么胸部的则是在灿烂的白天绽放的花朵。橘红色的忘忧草在她凹陷的腹部盛开，而大大小小的金黄色花叶则纷纷凋零在她的大腿上。

他默默地感受着将近四十年从未体验到的灿烂喜悦，从身体的某一个地方静静地流淌出来，凝固在自己的笔端。照明只打到她的颈部，所以在黑暗中她的脸仿佛在沉睡，但是从画笔游走在她大腿内侧时传来的细微战栗证明她很清醒。他觉得如此安静地接受这一切的她，像是神祇，像是人类，像是动物，又像是一种介乎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的陌生存在。

他终于缓缓地放下画笔，忘我地俯视着她的肉体 and 上面盛开的鲜花，仿佛忘却了要摄影的事情。太阳更加偏西了。她的脸逐渐消融到傍晚的阴影中，他回过神站起身说道：「……侧躺过来。」

她像是在配合某种旋律那样，慢慢地伸缩手臂、双腿和细腰侧躺过来。他拍完她那酷似舒缓山峦般的肋部和臀线后，又拍下了背部的夜色之花和胸前的太阳之花。最后拍下了在越来越暗的夕阳下，像绿色的残影一样的胎记。在犹豫片刻后，他打破自己的承诺，用特写镜头拍下了她那用漠然的眼睛望着黑暗窗外的面庞。苍白的嘴唇、突出的颧骨阴影、散乱发丝中平整的额头和空洞的眼神，都被摄进了录像带。

她一直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玄关前面，等他把所有设备装进后车箱。按照M的嘱咐，他把钥匙塞进放在楼梯平台的登山靴里，说道：「搞定了，我们走吧。」

她虽然在毛衣外披了一件夹克，但还是怕冷似的瑟瑟发抖。

「去你家附近吃点什么吧？如果太饿的话就在附近找吃饭的地方。」

「我不饿……可是这个用水洗的话会洗掉吗？」她好像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似的，用手指着自己的胸部问道。

「不会那么容易洗掉，得洗好几遍吧，要想洗干净……」

她打断他的回答说道：「如果没法擦掉的话该多好啊！」

他顿时愣了一下，用茫然的眼神望着她被黑暗笼罩一半的脸。

他们走到市区，找到了美食街。为了不吃肉的她，他挑选了一家招牌上写有「素斋」的餐馆。点完定食后，二十多种小菜和掺杂着板栗、人参做成的石锅饭迅速摆在了餐桌上。他看着她拿起调羹，突然意识到在长达四小时的时间里，面对身无寸缕的她，他除了作画居然没动她一丝一毫。虽然从一开始也只是计划要拍摄她裸体而已，但是竟然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性欲勃发，还是令他非常惊讶。

然而，望着身穿厚毛衣、将调羹放进嘴里的她，令他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备受煎熬、今天下午却奇迹般消失的痛苦欲望，重新蠢蠢欲动了起来。猛扑过去占有她那一合的嘴唇，在餐厅所有客人的惊声尖叫中粗暴地把她压在身下的冲动，像一幅熟悉的地狱图一样从眼前闪过。他垂下视线，咽下一口饭后问道：

「你为什么不吃肉呢？我一直很好奇，但是不敢问。」

她停下正要夹住豆芽的筷子，抬头望着他。

「如果很为难，不回答也没关系的。」他驱赶着脑海中的淫乱画面，说道。

「没有，不为难！只是我觉得您会很难理解。」她安静地咀嚼着豆芽，淡淡地回答。「……是因为梦。」

「梦？」他反问道。

「是因为我做了一场梦……所以就不吃肉了。」

「什么……是什么梦？」

「脸！」

「脸？」

望着不明所以的他，她浅浅一笑，那是个阴郁的黯淡笑容。

「我不是说过您很难理解吗？」

那么，为什么要在光天化日下袒胸露背呢？可是他并没有问出口。变得像一只只会做光合作用的奇异动物那样，这也是因为那场梦吗？

他把车停在她的住处前面，和她一起下了车。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她回以淡淡的微笑。那表情安静而稳重，有些像妻子。此刻她倒像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不，她本来就是正常的女人，发疯的是我。他在心里面默默地想着。

她用眼神道别后，消失在公寓住宅的玄关里面。虽然他在楼下等着，想看她的灯亮起来，但是窗户始终是黑暗的。他发动汽车，脑海里浮现出她那阴暗的套房，想象着她不洗澡就一丝不挂地钻进铺在床垫上面的被窝里的情景。鲜花盛开的肉体，自己好几个小时以来如此靠近、却只用笔刷尖端碰触过的肉体。这些想象的侵袭给他带来了剧烈的痛苦。

他按下七〇九号房门铃的时间是晚上九点二十分。

一个女人打开房门说道：「知友一直在找妈妈，刚刚才睡着。」

一个小学二、三年级左右，绑着辫子的小女孩把塑料做的挖土机模型拿给他。他道谢后将模型车放进了包包里。把七一〇号的房门打开后，他小心翼翼地抱起孩子。穿过冰冷的走道，走到孩子房间的那段过程让他觉得十分漫长。今年五岁的儿子嘴里还含着手指头。抱他过来的时候，他应该是刚刚进入浅眠之中，把他放到床上，吸吮手指的声音就在寂静的房间里响起来。

他走到起居室，开了电灯，关好玄关门后坐在沙发上。沉思了一会儿之后，他又起身打开门，搭电梯到了一楼。他坐在停车场的汽车里，抱着装有两卷六厘米录像带和素描本的包包发了会儿呆，最后拿起了手机。

「孩子呢？」妻子的声音显得很低沉。

「睡着了。」

「吃晚饭了吗？」

「应该吃了吧？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是吗？我十一点多回去。」

「儿子睡得很沉……我……」

「什么？」

「我得去趟工作室，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完。」

妻子默默不语。

「我看知友不会醒过来。他睡得很沉。最近他不是都一觉到天亮吗？」

「……」

「你在听吗？」

「……老婆？」

出乎他的意料，妻子像是在哭泣。难道店里没有其他人吗？对很在意别人视线的妻子来说，这是很罕见的事情。

「……想去就去吧。」

少顷，从话筒中传来让他感到完全陌生的、百感交集的声音。

「我现在关店门回去。」

说完，电话就挂掉了。妻子性格谨慎，往常不管多忙，也从不主动挂电话。他有些惊慌，又有些内疚，手里抓着电话犹豫不决。可是，他马上又硬下心来，发动了汽车。这个时间不会堵车，二十分钟内她就到家了，孩子不会那么快醒来。他不想在这段时间里待在寂寥的房间里，也不想面对一脸沉郁的妻子。

当他到达工作室的时候，里面只有一个人。

「你今天来晚了啊，我正要出去呢。」

他心想刚才毫不犹豫地开车过来真是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个空间是四个夜猫子共享的，能一个人通宵使用工作室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在J收拾东西，穿上风衣的时间里，他打开了计算机。J用惊讶的眼神望着他手里拿着的两卷录像带。

「前辈，你创作作品了？」

「……嗯。」

J用微笑代替了废话，说道：「下次要给我看啊。」

「知道了。」

J调皮地朝他敬礼，然后装出一副要尽快消失的样子走出了房门。他的滑稽举动逗得他笑出声，等笑声停止后，他才发现自己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一直工作到早晨，他才满意地取出母带，关上了计算机。

摄影效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光线和气氛，她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魅力。他为该配哪种音乐而短暂苦恼过，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真空般的沉默。温柔的辗转、赤裸身体上绽放的鲜花、胎记，令人联想起某种本能的、永恒的东西，和无声的背景竟是如此和谐完美。

等待计算机处理的漫长时间里，他抽光了一盒香烟。经过艰苦的工作，最终完成的作品时间为四分五十五秒。镜头从在身体上彩绘的手开始淡入，于胎记处淡出，然后她那张荒芜的面容出现在画面里，在阴影中几乎要分不清五官，最终慢慢消失。

通宵达旦后的疲劳，让他觉得身体的每个角落都像嵌进沙粒般干涩。他体验着阔别已久的、对一切事物都变得陌生的异样感，用黑色的马克笔在母带的标签栏里写下了「胎记 1——夜色之花和白天之花」。

然后，他尚未下定决心付诸实现的画面，有可能被命名为「胎记 2」、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画面，像是他日夜思念的人的脸一样，充斥在他的双眼。

在真空般的沉默中，身体上画满鲜花的男女交合着，肉体忘我地沉浸在其中，身姿不停地扭转变化。时而激烈，时而温柔，画面在对性器官特写之后又慢慢拉开，那么放肆又赤裸，但却因为赤裸到了极致而表现出静谧和纯真……

他摩挲手中的母带，心里不断地思量着，如果要找一个男人和小姨子共同完成这个画面，自己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肚皮上的肥油、向两侧突出的赘肉、松垮的屁股和大腿，跟她有多不协调。

他没有开车回家，而是去了附近的蒸汽房。他站在镜子前面，换上服务台给的白色短袖短裤，用满是绝望的眼神打量着自己的身体。自己肯定是不行的，那到底应该找谁呢？他并不是要拍色情影片，这却不足以当作借口。他需要能打动人的理由。可是谁会同意这么做呢？小姨子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到了某种界限，但是他没法让自己停下来，不，是不想停下来。

他躺在热雾缭绕的蒸汽房，等待睡眠之神的光临。在这温暖湿润的地方，时间之河仿佛逆流到某个夏夜，他放松四肢惬意地躺着。唯有那个没完成的画面像温柔的光辉那样笼罩着他疲惫不堪的躯体。

从短暂的睡眠惊醒之前，他看到了她。

她的皮肤是模糊的青白色。她的身体趴在他的面前，像刚从树枝上落下、刚刚开始枯萎的叶子。她臀部的胎记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均匀涂满全身的淡绿色。

他把她转了过来。耀眼的光芒从她裸露的身体照射出来——光源好像是她的脸部——令他无法看清胸部以上的部分。他分开了她的双腿，轻易打开的大腿让他察觉到她是清醒的。他进入她时，从她阴道流出绿色的树液，有如捣碎叶片时渗出的汁液。青草辛辣的甜味如此强烈，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他在到达高潮的顶点抽身，看到自己的阴茎沾染成绿色。从他的下体到大腿都覆盖着一种近乎黑色的浓稠物体，这股新生的树液不是来自她，就是来自他自己。

话筒对面的她，还是没有发出声音。

「……英惠。」

「嗯。」

幸运的是，这次她没让他等太久。他无法确定这语气中是不是包含着些许的喜悦。

「昨天休息得好吗？」

「嗯。」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

「您说。」

「身上的那些画，你洗掉了吗？」

「没有。」

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那个，能不洗掉吗？到明天为止就可以。还有一些工作没弄完，得补拍一些。」

她好像在笑？在他看不见的电话线的那头，她在微笑吗？

「……不想擦掉它们，所以就没洗。」她淡淡地说道。

「这样身上画着画，我就不做梦了。如果以后擦掉了，希望您能重新帮我画上去。」

虽然无法完全理解她的意思，但心中却备受鼓舞，他用力地握紧手中的话筒说：「好！」

他觉得，像她这样的人说不定会理解他，会允许他的任何做法。

「明天，如果方便的话能再来一次吗？在上次的工作室。」

「……好的。」

「可是，还会来一个人，是男人。」

「……」

「他也会全身脱光，而且在身上画花，这样可以吗？」

一说完，他就屏息以待。按以往的经验，她的沉默大致上包含着首肯，所以他并没有焦躁不安。

「……好。」

他放下话筒，扭着双手在客厅转来转去。儿子上了幼儿园，妻子去了化妆品店，所以他三点多钟回到家的时候，房间里空无一人。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妻子交代这次彻夜不归，所以刚才先给小姨子打了电话。但是也没办法逃避，所以他还是拨了电话给妻子。

「你在哪里啊？」

妻子的语气与其说是冷淡，不如说是矛盾不已。

「在家里。」

「工作完成了吗？」

「还没有，得一直忙到明天晚上。」

「是吗？……那别太累了。」

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如果妻子能像别人家的太太那样歇斯底里、大发雷霆、喋喋不休、骂他个狗血淋头，他的心里说不定会好受点。如此轻易地放弃，又将这种放弃变成抑郁，然后沉淀在内心的性格，压得他无法呼吸。他不是不知道这是妻子善良而软弱的一面，是在为理解和关怀对方而做出的最大努力，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自私和不负责任。但是在这一瞬间，他觉得妻子的忍耐和善意令自己窒息，所以他想为自己辩护：是她的这些举动反而使自己变得更坏。

自责、后悔和忧郁相互交织在一起，像旋风一样在他的心头一闪而过，他最终还是按计划拨了「」的电话。

「前辈，今晚你会过来吗？」

「不去。」他回答道。「昨晚我熬通宵了，今天想休息。」

「是吗？」

他从J的身上感觉到了二十七、八岁特有的自信、朝气和轻松。他在脑海中想象过J不太壮却精瘦结实的身材。如果是他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明天你有空吗？我想拍一些影片。」他把M的工作室位置告诉了J。

「明天？晚上我有约。」

「只要下午的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了，不会拖到晚上……」他本想这么说，可是这话还没出口，他改变了主意。

「你昨天不是想看那个作品吗？」

「是啊。」J欣然回答道。

「那我现在去工作室。」

他期待昨晚编辑完的母带能引起J的好奇，并能让他满意。J性格温顺，而且跟他一起使用同一间工作室，不会轻易拒绝他的请求。虽然不敢肯定，但他还是怀着比较乐观的想法。

Ｊ比预定时间早到了一会儿。把「Take it easy」像口头禅一样挂在嘴边的Ｊ，今天略显得焦躁。

「有点紧张啊。」

他给Ｊ冲了杯咖啡，在脑海中给他宽衣解带了一番。感觉不错，应该和她很般配。

前一天下午，看到录像带后，Ｊ异常兴奋。

「简直不敢相信……这超魔幻的啊！前辈怎么会创作出这个作品呢？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很平凡的人，啊！对不起……」

Ｊ的眼神和语气中充溢着他平时感觉不到的崇拜。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改变呢？嗯，怎么说呢？像是某件事让前辈跨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了……哎，看看这个色彩！」

虽然年轻的Ｊ表达得有些夸张，但是他的评价还是十分中肯的。以前他也能表现出色彩的美丽，但像现在这样把无数的色彩从他的笔下融合起来，还是第一次。像是身体内部被各种色彩灌满，无法忍受其激烈的躁动而最终爆发出来似的，他以极其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未曾感受到的崭新感觉。

我习惯黑暗，有时他曾这么想过。他习惯在黑暗中了，他曾站在黑暗的中心。那个黑白的世界不存在那些他如今所体验到的绚烂色彩，虽然美丽而寂静，但是他永远都无法再回去了。他似乎永远地失去了那宁静所带来的幸福。但是他并不觉得失落，因为忍受眼前这个激烈的世界所带来的刺激和痛苦，已经足以让他筋疲力尽。

在Ｊ的鼓励下，他终于面红耳赤地讲出那些准备了很久的话。当他拿出舞蹈演出节目表和自己的素描本，恳求他成为男模特儿的时候，Ｊ顿时表现出很惊慌的神色。

「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有那么多专职模特儿，还有演员什么的……」

「我喜欢你的身体，太完美的身体不合适，你刚刚好！」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这个女人摆出这样的姿势吗？我不干！」

为了使一口拒绝的J答应，他使用了哀求、胁迫和诱惑。

「没人会知道的，不会拍脸。这个女人，难道你不想见她吗？这次创作也会给你带来灵感的。」

说要考虑一晚上的J，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过来表示同意。当然，J并不知道其实他真正想拍摄的，是他们俩真实做爱的镜头。

「……还不来啊？」J望着窗户问道。

其实，这时他也正焦虑不安。因为她说能一个人过来，所以他并没有去地铁站接她，而是在房间里等她过来。

「是啊，要不我出去看看。」

当他拿起夹克起身的时候，传来有人用手敲打半透明玻璃门的声音。

「啊！终于来了。」

J轻轻地放下了咖啡杯。

她穿着和那天一样的破旧牛仔裤，上衣改穿黑色的厚毛衣。可能是刚洗过头，未曾染色的乌黑长发还湿湿的。她先看了他一眼，然后望了一眼 J，面露微笑。她边摸着发丝，边说道：「洗头时我很小心……怕画在脖子上的花被洗掉。」

J 面带微笑，可能是她的朴素外表缓解了他的紧张。

「把衣服脱下来吧。」

「说我吗？」J 睁大眼睛反问道。

「她的身上早已画完了，就差你了。」

J 脸上带着尴尬的笑容，转过身开始脱衣服。

「内裤也要脱下来啊。」

J 犹豫片刻后，脱掉了内裤和袜子。正如他想象的那样，既没有健壮的肌肉，也没有一点赘肉。他的皮肤也很白皙光滑。他感到了阵阵嫉妒。

像那天给她画一样，他也让 J 先趴在床单上，从颈部开始画花。他使用大笔刷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朵朵像是在肆虐的狂风中纷纷凋零的淡紫色绣球花。

「翻身。」

他以J的性器为中心，画了一朵巨大的血红色花朵，仿佛把阴部毛发当成萼片，阴茎当成了花蕊。她坐在沙发上，边喝茶边静静地注视着他的创作。他完成之后，注意到J的阴茎微微勃起。

他屏住呼吸站起身，把摄影机中的带子换成了新的，然后回头跟她说道：「把衣服脱掉。」

她开始脱衣服。虽然阳光不像那天那么明媚，但是画在她双乳中央的金黄色花朵依然熠熠生光。和J不一样，她表现得泰然自若。像是在说「比起穿衣服，脱光衣服更自然」。他没有错过坐在一旁的J脸上因惊艳而僵硬的表情。

虽然他没有下指示，可是她径自走到了J的身旁，然后像是在模仿J的坐姿似的，也在白色的床单上竖膝而坐。她那张默默无语的脸和灿烂的身体呈现出鲜明的对照。

「接下来该怎么做呢？」J红着脸问道。可能是因为不管怎么样都得主导这个场面，让J紧张不已，此时，他的阴茎再度逐渐勃起。

「让那女人坐在膝盖上面。」

因为J不知道她是他的小姨子，他也不想说破，所以含糊地称呼她。说完，他拿起摄影机走到他们身边。当她坐到J的膝盖上面后，他低声喊道：「把她抱紧。」

J用颤抖的双手把她拉了过来。

「妈的，从来没这么做过吗？发挥点演技吧，哪怕摸胸或什么的也可以啊。」

J用手背擦了擦汗水。这时，她缓缓地转过身和J面对而坐。她一只手臂抱住J的脖子，另外一只手抚摸着画在J胸前的红色花朵。在三个人的呼吸声中，不知过了多久。她像鸟类相互爱抚那样和J交颈依偎，仿佛事先看过他的素描。

「好！很好！」

他从不同角度捕捉这些画面，终于找到了最佳焦距。

「好的……继续，把身子迭在一起躺着。」

她温柔地推搡 J 的胸部，让他平躺在白色床单上面，然后伸出双手，抚摸着花瓣瓣一直开到下腹部的红色花叶。他举起摄影机转到她的身后，捕捉着开满在她背部的紫色花朵和随着她的身体晃动的胎记。就是这个！他咬牙想到，如果能再进一步的话……

J 的阴茎已经完全勃起，他表情痛苦，仿佛快要受不了了。她慢慢地俯下身，双乳贴在 J 的胸口，臀部在空中画出了完美的曲线。他从侧面拍摄他们的身体。她把背弓得像一只猫的样子，J 的肚脐周围留白之处，以及坚硬的阴茎，都有种下流的意味。他们几乎像是两株巨大的抽象植物。当她慢慢直起身，跨坐在 J 的臀部，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能不能……我是说能不能……」他轮流望着她和 J。「……真的做？」

她脸上毫无震惊和嫌恶的表情，但是 J 像被开水烫到似的一把推开她，说道：「什么？你是说要拍摄色情电影？」

「如果无法接受的话可以不做，可是如果能很自然的……」

「我不想做！」J 站起身。

「等一下，我不会再提那种要求了，请继续刚才的……」

他一把抓住了 J 的肩膀，也许是猛然间太用力了，J 大喊一声，推开了他的手。

「喂……不要这样。」

也许是因为他着急而恳切的声音，J 的情绪平复了下来。

「我能理解……我也是艺术创作者。但这种事……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还有，她是谁？不像是妓女之类的人啊，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妓女也不能这么做！」

「我知道，真的知道了！对不起！」

Ｊ虽然又重新回到床单上面，但是刚才那种兴奋和刺激感官的气氛已荡然无存。Ｊ像是受处罚似的，用僵硬的表情拥抱着她躺在床单上面。两个人迭在一起的身体有如两瓣花叶，她闭上了双眼。如果刚才Ｊ同意他的提议的话，她会默默地接受的，他确信这一点。

「用那个姿势移动身体看看。」

Ｊ慢慢上下移动身体，痛苦且生硬地模仿做爱的动作。他看到她迫不及待地抱着Ｊ的后背，脚蜷曲起来。跟Ｊ的冷淡反应相比，她的肉体表现得极其活跃并变得热情如火。他们维持了这个姿势大约十几分钟，每一分钟对Ｊ来说都异常煎熬，但他却觉得十分短暂。他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从不同的角度捕捉了自己想要的各种画面。

「现在可以了吧？」Ｊ问道，连额头都变红了。不是因为兴奋，而是因为难堪。

「最后一次，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

他干咽了一下口水。

「后背位，你让她趴着，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是最重要的画面，不要说不行啊！」

Ｊ发出听起来像是哭喊的笑声。

「够了，真的够了！在还没变得更难堪之前赶紧结束吧。你的灵感也太多了！我终于明白那些色情演员的感受。真是悲惨！」

Ｊ不顾他的挽留开始穿衣服。他咬牙望着自己的作品，令他十分留恋的「花之旋风」被浅色衬衫遮住了。

「……不是不能理解你，我不是在假正经。今天终于知道我比自己想象得还要保守。虽然一开始出于好奇心而答应了你，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想有一部分的我得更加放得开才对……但是我需要时间。对不起，前辈!」

Ｊ说出的话语，充满真实而分明的情感，看来他多多少少受到了伤害。这名年轻人用眼神跟他道别后，再次扫了一眼站在窗户前面的她，慌忙地走到了门口。

「对不起!」

当Ｊ的汽车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离开前院的时候，他对着正在穿毛衣的她道歉道。她没有回答，只是把双腿套进裤管，手里半拉着拉链，抬头向虚空噗哧一笑。

「为什么发笑?」

「都湿了……」

他好像被人猛然打了一下，用愣愣的眼神望着她。她表情难堪地半蹲在那里，手捏着拉链不知道该拉上来还是拉下去。他这才发现，自己还一直拿着摄影机。他把机器放下来，转身快步走到门口关紧了Ｊ刚才走出去时没有关好的房门，为了保险，他还反锁了。然后他几乎是奔跑着冲到她那里，一把把她按倒在床单上。

当他把她的牛仔裤拉到膝盖处的时候，她说道：「不行!」

她不光嘴里拒绝，还粗暴地把他推开，站起身把裤子提上去。他躺在那里望着她拉上拉链、扣上扣子。他站起身走到她旁边，把她仍处于兴奋状态的身体逼到了墙边。他粗暴地封住她的嘴唇，把舌头伸进她的嘴里。但她再度用力地把他推开了。

「为什么不行？因为我是你姐夫？」

「不是！」

「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臭小子了？」

「不是，是因为花……」

「花？」

顿时，她的脸煞白得惊人。被她咬紧而变得通红的下嘴唇在微微地颤抖。她小心地说道：「我很想做，从来没那么想要，是他身上的花……诱惑着我，使我无法忍受罢了，仅此而已。」

他望着她转身毫不犹豫地走到玄关。他朝正在穿运动鞋的她喊道：「如果是那样……」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更像是一种悲鸣。「如果我在身上画上花，你能接受我吗？」

她转身凝视着他。

那眼神仿佛是在说「那当然」、「没有不接受的理由啊」。最起码，他是这么认为的。

「那……能拍下来吗？」

她露出了笑脸。

那是个模糊的、像在安静地嘲笑他的笑脸。

我真想死。

我真想死。

那就死吧。

那去死吧。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哭泣，他紧握着方向盘，几次打算启动雨刷后才发现，模糊不清的并不是玻璃而是自己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我真想死」这句话在他脑海中不断地闪现。「那 goes 去死吧」，体内的另外一个人跟着回答。他不明白这两个声音疯狂地交加在一起的原因。

他同样不明白的是，这像是两人之间的交流一样的对话，竟像咒语般能让瑟瑟发抖的自己安定下来。

他感觉到胸部，不，是全身在燃烧，于是将两侧的车窗全打开了。在夜风和四周其他车辆发出的轰鸣声中，他疾驰在黑暗笼罩的道路上。颤抖从双手开始蔓延到全身，他的牙齿咯咯咯地打着寒战，猛烈地踩着油门。当他看到时速表的时候，吓得身子一震，用痉挛的手指揉了揉眼睛。

穿着黑色连身裙、白色开襟针织衫的 P 从公寓的正门走了出来。结束和他长达四年的恋爱后，她与通过司法考试的小学同学结婚了。可能是得益于丈夫在经济上的大力扶持，在家庭和工作上她

都得心应手，已经举办过好几次个人作品展，而且在有钱人聚集的江南地区收藏家中有不少人气。

他拉下车窗朝她喊道：「上车！」

她扭过头，马上看到他这辆前后打着闪灯的小汽车。

「这里可能有人会认出我，该死！连警卫都认得我的脸，到底怎么了？这个时间……」

「先上车吧，我有话跟你说。」

拗不过他的固执，P上车坐在了副驾驶座上。

「好久不见了，这样突然联系你，对不起啊！」

「是好久不见了。可这不像是大哥你一贯的作风啊，该不会是想我了吧？」

P饶有兴味地看着他的侧脸。

他焦躁地用手抓了一下额前的头发，继续说道：「我有事拜托你。」

「什么事？」

「说来话长，能去你的工作室说吗？离这里不远吧？」

「走路五分钟距离……到底怎么了？」

P 依然像从前那样急性子，着急听到答案的她忍不住提高了语气。这种女人特有的急切以前曾经让他受不了，此时却令他感到欣慰。他心里突然产生了一阵想拥抱 P 的冲动，但转眼就消失了。这仅仅是随着往日旧情而来的暧昧回忆而已。他浑身上下正疯狂地燃烧着对刚送回家的小姨子的欲望。他跟她说完「等下，我马上回来」后，就径自来到了这里。为了寻找能画出让他满意的画作的人，而且是熟悉他的身体、能轻松解决他的燃眉之急的人，他火速赶到了这里。

「多亏我老公今晚加班，要不然引起不必要的误解那该多麻烦啊。」P 打开工作室的电灯，说道。

「给我你刚才说过的素描本。」

她认真地盯着他递过来的素描本。

「……有意思，真令人赞叹啊！没想到大哥居然这么能驾驭色彩。可是……」

P 用手摸着凹陷的下巴继续说道：「这不像大哥你的风格啊，这个作品真能发表吗？你的外号不是『五月的新娘』吗？圣洁纯净的新娘、刚正不阿的教会人员形象……我以前喜欢的正是这点。」

P 隔着胶框眼镜盯着他说：「难道大哥你也要转型了吗？可这转变是不是太过头了？当然我没有什么资格品头论足啦。」

他不想和 P 争论什么，默默地开始脱起衣服。P 有些惊讶，但是马上又放弃了说话的念头，在调色板上调起了颜料。

「好久没见过大哥的身体了！」

还好，P 没有发笑。此时即使没有任何意味的笑声，他也会认为那是残酷的嘲笑。

P 的画笔开始慢慢地在他身上游走。她笔尖冰冷的触感，让他的周身感觉到通电一般的阵阵酥麻，仿佛是持续不断且效果十足的爱抚。

「我尽量避免我的画风，你也知道吧，我很喜欢花朵，也画过很多花……可是大哥你画的花朵强劲有力，我会再现这种风格的。」

当 P 说 O K 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时分。

「谢谢你！」

长时间裸露着身体，让他在寒气中瑟瑟发抖。

「如果有镜子的话，真想让你看一眼。可是这里没有镜子。」

他低下头望着已经起了鸡皮疙瘩的胸部、腹部和腿，以及上面画着的巨大红色花朵。

「不错，比我画得好！」

「不知道背部怎么样，你的素描好像是把重点放在了背部。」

「我觉得很好啊，你可不是浪得虚名！」

「虽然尽全力模仿了大哥的画法，可还是有一些我的味道……」

「真的谢谢你！」

这时，P 才笑出声来。

「其实，刚才大哥脱衣服的时候，我有些兴奋……」

「所以呢？」他急忙穿着衣服，敷衍地问道。穿上夹克后，虽然感觉不到寒冷了，可是身体还很僵硬。

「不知为何……」

「怎么样？」

「觉得不太对劲，大哥画满花朵的身体……有些可怜。以前从来没这么觉得。」

P 走过来，帮他把衬衫的第一个扣子也扣好。

「吻我一下吧，大晚上的把我叫出来……」

还没等他回答，P 已经把她的双唇覆上了他的嘴。之前几百次接吻的记忆涌上脑海。他觉得自己几乎要哭出来，可他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回忆、友情，还是对他即将要跨越雷池的恐惧。

因为太晚了，所以他没有按门铃，直接轻轻地敲了敲房门。等不及她过来开门，他急切地一转门把，正如他所想的那样，门被转开了。

他走了进去，屋子里虽然很暗，但是路灯的光透过阳台的玻璃窗照了进来，所以周围并不是漆黑一片。但他还是踢到了鞋柜。

「……你在睡吗？」

他把身上的摄影设备放在玄关，脱下皮鞋向床垫的方向走了几步。这时，他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正坐起来。虽然是在暗处，但是他一眼就看出她一丝不挂。她站起身向他走来。

「要开灯吗？」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味道，你有颜料的味道！」

他发出一声呻吟，跑向她。此时此刻，他把照明、摄影全抛在脑后，整个人被泉涌的冲动所淹没。

他发出咆哮声，把她按倒在地，胡乱地吮着她的嘴唇和鼻子，用另一只手解开自己的衬衫扣，下面的扣子则直接粗暴地扯掉了。

衣服脱光之后，他一把分开她的双腿，进入她体内。不知从何处传来有如野兽发出的喘息和咆哮声，并转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当他意识到这声音是自己发出来的时候，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从未在做爱时发出声音，而且一直以为只有年轻女人才会发出呻吟。进入她早已湿透且剧烈收缩的阴道时，他在痛苦的喘息中射出精子，随后仿佛昏厥般颓然倒下。

「对不起。」他抚摸着她那被夜色笼罩的脸，说道。

她没有回答，反而问道：「能开灯吗？」语气很沉着。

「……为什么？」

「我想看清楚。」她站起身走到了电灯的开关处。刚刚的性爱只是单方面的，且持续不到五分钟，难怪她一点都没有疲劳的样子。

室内突然变得很亮，他用双手遮住了眼睛。过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了光亮后，他才放下手。他看到了靠墙站立的她，开满在她身上的花朵依旧美丽。

他突然醒悟过来，用手掌盖住了已变得有些松垮的下腹部。

「不要遮住……很好看！像是花叶上有皱褶。」

她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缓缓地弯下腰。像那天对J那样，伸出手指开始抚摸他胸前的花朵。

「稍等一下。」

他赤身裸体地起身走到玄关，将三脚架调到最低，把摄影机固定在上面。将床垫立起来拉到阳台后，他在地面上铺了带过来的白床单。像在M的工作室那样，他设好一盏照明灯。

「躺下来好吗？」

等她躺下来，他目测了两人的身体将交合在一起的点，用镜头对准。

她修长的身体横卧在耀眼的照明灯下面。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身子迭在她的身体上。现在两个人的样子，会像当初的J和她那样，如同迭放在一起的花朵吗？会像是植物、动物和人类结合于一体吗？

每换一种体位，他就调整一遍摄影机的位置。当拍摄到J拒绝表演的后背位时，他用特写镜头长时间拍摄了她的臀部。

所有的一切几乎完美无缺。都是他一直反复画过的画面。在她的胎记之上，他身上的大红花反复地绽开，又反复地紧闭，他的阴茎像巨大的花蕊般进出她的体内。他战栗着，这是世界上最丑恶也是最「美丽」的结合。每当他闭上双眼，都能看见身体的下半部染成一片绿，从腹部到大腿都浸满浓稠的草绿色树液。

最后一个体位是他平躺在床单上，而她骑在他的身上。镜头依旧牢牢地捕捉了印在她臀部的胎记。

永恒，这所有的一切仿佛都要成为永恒……当他因无法忍受的满足感而颤抖的时候，她哭了出声。在长达半个钟头的时间内，她始终闭着眼睛，没有发出一声呻吟，只是偶尔哆嗦着嘴唇，将敏感的喜悦用身体传给他。该是结束的时候了。他直起上身，抱着她走到摄影机那里，伸出手摸索着将电源关掉。

这个画面必须一直反复，不允许来到高潮，也不能终结。必须结束在这里，在沉默中，在欢喜中，成为永远。等她不再发出哭声，他把她放回了床单上。最后几分钟的做爱，她的牙在打颤，使她发出嘶哑而尖锐的叫声，伴随着激烈的喘息，她再次哭泣，发出了「停……停」的哀求。

然后，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平静。

在昏暗的晨光里，他舔舐她的臀部许久。

「真想把它移到我的舌头上。」

「……什么？」

「这块胎记。」

她有些惊讶，转过身来望着他。

「这个怎么还能留在屁股上？」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别人也都是这样的。可是有一天去澡堂才发现……原来只有我身上才有。」

他用揽着她细腰的手抚摸着胎记，心想如果能分享这个斑点该有多好。吞掉它，融化它，让它流在我的血管里。

「……这下是不是不会再做梦了呢？」她用若有若无的声音嘟囔道。

「梦？啊，你说过，梦里的脸……」感觉到睡意缓缓袭来，他问道：「是什么样的脸呢？是谁的脸呢？」

「……每次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熟悉的脸，有时候是第一次见到的陌生的脸。有时候像是在滴着鲜血……有时候像是腐败溃烂的尸体。」

他勉强支撑着沉重的眼帘，望着她的眸子。她的双眸在黎明中闪动，仿佛丝毫没有倦意。

「我想是因为肉。」她说道。

「我以为不吃肉，那些脸就不会再出现。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知道要集中精神听她说话，但他的双眼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合拢。

「所以……现在终于明白了。那是我肚子里的脸，从我肚子里浮出来的脸。」

把她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话当做安眠曲，他陷进深深的睡眠之中。

「现在不害怕了，不会再害怕了。」

他睡醒的时候，她还在沉睡之中。

明媚的阳光照射到房间里。她的头发像动物的鬃毛一样散乱着，床单皱巴巴地缠在她的下身。她的体味如新生儿一般，混合着酸酸的滋味，与某些令人作呕的淫靡气味纠结在一起，充溢着整个房间。

现在是几点了？

他在随意丢在地上的夹克口袋中掏出了手机。是下午一点。他在早上六点多入睡，到现在已经沉睡了整整七个小时。他起身先穿上内裤和裤子，心想得先整理照明灯和三脚架。可是他发现摄影机不见了。他依稀记得摄影结束后，为了防止三脚架倾倒，他把摄影机放到了玄关，然而此刻却不见了踪影。

或许是她早上起身放到了别处？他这样想着，转身走向厨房。转到假墙后面的洗碗槽前方后，有一个掉落在地板上的灰色物体映入了他的眼帘。是他的六厘米录像带。他觉得有些奇怪，环顾四周，赫然发现一个女人趴在餐桌上，是他的妻子。

用包袱裹着的餐盒放在她的身边，手机握在她手里。卡座打开的摄影机掉落在餐桌下面。她应该听到了他走过来的声音，但却一动不动。

「老……」他无法相信眼前的情景，感到一阵眩晕，说道：「老婆！」

她这才抬头站起身来。但他马上反应过来她不是要走到他的身边，而是不想让他靠近。她安静地说道：「我一直联系不到英惠……所以今天拌了几样野菜，在去店铺之前顺便过来看看。」

她的声音虽然透着极度的紧张，但是反而像要分辨什么似的勉强维持着冷静。他知道，妻子那缓慢、低沉而又微微颤抖的声音，是在极力隐藏情绪时才会出现的。

「……看到门没有锁，英惠全身上下涂着颜料，还觉得很奇怪……那时你的头朝着墙，整个身体都埋在被子里，所以我没有认出来。」

妻子用握着手机的手往后拂了拂头发，她的双手在剧烈地颤抖着。

「我还以为英惠有了新的男友，以为身上画着那样的东西是又发疯了，还想过是不是要这么悄悄离开……可是我突然想到应该保护她，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男人……看到放在玄关的摄影机很眼熟，所以就像你以前教我的那样，把影片倒带……」

她一字一句沉着冷静地继续诉说着。他感觉到她在用全部的力气控制着自己。

「在里面我看到了你。」

她的眼睛流露出无法形容的冲击、恐惧和绝望，令她的表情反而显得异常麻木。他意识到自己裸露的上身正在引起她的厌恶，于是慌乱地寻找衬衫。

他从浴室里拿起衬衫，边把手伸进衣袖里边辩解着：「老婆，听我解释，你可能很难理解……」

她突然用尖锐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叫了救护车。」

「什么？」

她用略带恐惧的表情，向后躲避着正在靠近的他。

「英惠和你，都需要治疗。」

为了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静止了好几秒的时间。

「……你居然要让我进精神病院？」

这时，床垫那边传来了沙沙的声响。他们都屏住了呼吸，一丝不挂的英惠正甩开床单起身。两行眼泪从妻子的眼里流了出来。

「你这浑蛋！」妻子强忍着眼泪，喃喃低语道，「她还没有完全恢复，你居然把她……」

妻子湿润的嘴唇哆哆嗦嗦地颤抖着。

英惠这才似乎明白是姐姐过来了，她用空洞的眼神愣愣地望着这边。他开始觉得，她的眼睛像是小孩子一样，是一双只有孩子才能拥有的、可以装进一切但又空空洞洞的眼睛。不，也或许那是成为孩子之前、不曾接纳过任何东西的眼睛。

她缓缓地转过身，走向了阳台。她打开门，一股冷风顿时灌了进来。他看到她青色的胎记和干涸在上面酷似树液的精液与唾液痕迹。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经历了沧海桑田，瞬间衰老委顿，即使现在死去，也不会有一丝恐惧。

她穿过阳台的栏杆，探出了闪闪发光的金黄色胸部，张开了开满橘黄色花叶的双腿。像是在跟清风交尾。他听到了已经开到附近的救护车发出的警报声、众人的惊叫和叹息声、孩子的尖叫声和人们拥到巷弄发出的嘈杂声音。走道里也传来许多急促的脚步声。

如果现在跑到阳台，跨过她正依靠着站立的栏杆，就能飞翔在蓝天中，从三楼重重地扑至地面，让头骨盖变得粉碎。这是唯一的方式，唯有这样才能干净利落地结束。但是，他仍然站在原地，仿佛被钉住似的，仿佛这是他生命终结的时刻，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身体上灿烂的花朵。她周身散发的光芒，比他在前一夜拍摄的任何画面都耀眼夺目。

树火

如果丈夫和英惠没有突破那道防线，没有强烈地把当时的一切冲毁，垮掉的肯定是自己，如果现在再次垮掉的话，自己肯定不能再回到现实中了。

她没有流下眼泪，只是任由冰冷的水气扩散到自己早已干涸的血管中，流进她的体内，渗进她的骨髓。

她站在磨石车站对面的公车站里，望着被雨水淋湿的马路。体型庞大的货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飞驰在快车道上。大雨倾盆而下，雨点几乎要打穿她撑着的雨伞。

她不太年轻，也很难说得上是美女，不过她的颈线优美，有大大和善的双眼。她脸上画着自然的淡妆，白色的短袖上衣没有一丝褶皱，显得很整洁。这样端庄的外表似乎可以让每个人产生好感，也正因为如此，她眉间若隐若现的淡淡忧愁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她的眼睛里突然闪出了一丝喜悦，因为等待已久的公交车终于从远处进入了她的视野。她走下去，站在马路边伸出手，看着疾驰而来的公交车缓缓地减速。

「去筑城精神病院吗？」

中年司机朝她点点头，示意她上车。她投了车资后开始寻找空位，乘客们的面孔一一映入了她的双眸。所有乘客都在注视她，仿佛在揣度着她是患者还是监护人，有没有可疑的地方。她习惯性地避开这些交织着猜疑、警戒、厌恶和好奇的视线。

水滴从她已收好的雨伞上流下来，公交车的地板已经潮湿变黑，闪闪发光。小雨伞没法与滂沱大雨相抗衡，她的上衣和裤子几乎湿了一大半。公交车加足马力，在瓢泼大雨中疾驰。她努力地保

持平衡，向车后方走去。她找到了两个挨着的空位，坐在其中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然后从包包里拿出纸巾，擦拭着玻璃上的雾气。她用在长期的孤独和寂寞之中磨炼出的坚定视线，凝望着正猛烈敲打车窗的雨柱。驶过磨石邑，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六月底的树林。笼罩在暴雨中的树林酷似强忍着咆哮的巨兽。靠近筑城山，道路变得狭窄弯曲。越进入山里，树林那湿漉漉的躯体就越发地靠近。三个月前，妹妹英惠在山脚的一片树林里被发现，那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她想象着在大雨中瑟瑟发抖的一棵棵树木和隐藏在下面的黑暗空间，把头转了过来。

听说英惠是在下午两点到三点的自由活动时间从医院消失的。那时天空中虽然乌云密布，但还没开始下雨，所以像往常一样，病情不重的患者还是可以去户外活动。下午三点护士们确认患者的时候，发现英惠并没有回到病房。而从那时候开始，天空中零零星星地下起了雨滴。医院的全体职员进入了紧急状态，迅速拦截过路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患者失踪后的去向无非只有两个可能，其一是下山去磨石方向；其二是与之相反，一头扎进了深山里。

接近傍晚，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而且越下越大。时值三月，夜幕早早地落了下来。

「多亏有位护士仔细搜索了附近的山林，找到了英惠，这真是万幸，不，简直就是奇迹！」妹妹的主治医生这样向她说道。

在人迹罕至的山坡中，英惠像一棵被雨淋湿的树一样，站在偏僻的地方一动不动。

接到英惠走失的电话时，已是下午四点了，她正和六岁的儿子知友在一起。连续五天，知友的体温都在摄氏四十度上下，为了确认是不是得了肺炎，她带儿子去医院照胸部 X 光。年幼的知友一个人站在机器前面，用不安的眼神来回望着 X 光室里的医生和妈妈。

「您是金仁惠女士吗？」

「是。」

「您是金英惠的监护人吧？」

英惠的医院主动打手机联系她还是第一次。以前都是她用电话预约探视时间或询问妹妹的病情。电话的那头，护士用公式化的沉着镇定语气叙述着失踪情况。

「我们也在尽最大的努力寻找，可是如果她到了您那里，请务必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在挂断电话之前，护士又问道，「她有没有可能去别的地方呢？比如父母家。」

「父母家很远……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联系他们。」

她挂断电话后，把手机放进包包里，走出 X 光室抱住了知友。这几天变得消瘦的儿子浑身发烫。

「妈妈，我很棒吧？」

也许是在发烧，知友的脸上微微泛红，不过还是写满了对夸赞的期待。

「是啊，你真棒！一点儿都没动。」

得到并非肺炎的确诊后，她抱着知友在雨中找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一到家，她就给儿子洗了澡，喂他吃完粥和药之后早早哄睡了。此时此刻她真的没有余力担心失踪的妹妹。知友病了五天，她也有五天没好好睡觉了。如果这个晚上还不退烧的话，得去大医院办住院手续。以防万一，她把医疗保险证和知友的衣服都先整理好，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此刻已临近九点。

「找到了！」

「谢天谢地！按预定时间，下周我会去探视。」

她满怀真诚地道了谢，可是因为疲倦不堪，声音显得烦乱而低沉。挂断电话后，她才知道那天全国各地都下雨了，英惠被发现的那座山里也大雨滂沱。

虽然不是亲眼目睹，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个场景却栩栩如生地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这使她百思不得其解。她整晚都在给孩子的额头换冰毛巾，因为过度疲惫，时而会陷入像短暂晕厥似的熟睡中，她在睡梦中看到了雨中像幽魂一样影影绰绰的树林。漆黑的山坡，黑色的雨水，黝黑的树林，被雨浸透的灰白色患者服，湿湿的头发，与黑暗和雨水混为一体的英惠像鬼魅般矗立在那

里……到了凌晨，她用手摸孩子的额头，一股凉丝丝的感觉传到手掌心，那颗悬了好几天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走出卧室，走到起居室的阳台，凝视着黎明时分挂在天际的一丝青白。

她把身子蜷缩起来，躺在沙发上试图再次入睡。她要在知友醒来之前睡一觉，哪怕一小时也好。

看，姐姐，我正倒立着，我的身上突然长出了叶子，手里长出树根伸进了地里，不断地，不断地……嗯，感觉要从胯部开出花朵，所以我打开了双腿，开得很大……

在半梦半醒之间，她听到了英惠的声音，起初很轻也很亲切，讲到中间，变成了像孩子一样的稚嫩嗓音，然而到最后，和野兽的咆哮声混杂在一起，让人根本无法分辨在讲什么。前所未有的强烈厌恶感，让她从噩梦中惊醒。然而随即她又迅速回归了睡眠，这次她发现自己站在浴室里的镜子前。镜中的自己左眼鲜血淋漓，她赶忙抬起胳膊用手擦拭，可是镜子中的自己并没有动手，只是冷冷地望着正向下滴血的眼睛。

知友的咳嗽声把她从梦中拽了回来。她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进卧室，抓住了孩子的小手，这只小手举在半空中，仿佛在擦掉老早就蹲坐在房间角落里的英惠的影子……「现在没事了。」她低声嘟囔着，也不知道是在安慰孩子，还是在安慰自己。

公交车转过上坡路，在两条路的岔口处缓缓停了下来。待前门打开，她大步走下台阶，撑开了雨伞。在这里下车的乘客只有她一个人。公交车丝毫没有耽搁，马上又远远地消失在大雨中。

顺着岔口处的狭窄小路爬过一个小山岗，穿过一个五十多米长的小隧道，一座位于山中央的小医院露了出来。雨势虽然变小了，但打在她身上的雨柱依然力道十足。她弯下腰把裤管卷起来，倒在柏油路上的野草映入了她的眼帘。她提了提背上沉甸甸的包包，撑起雨伞向医院走去。

现在，她每周三都会来看英惠，在英惠失踪的那个大雨天之前，她一般是一个月来一次。她总是带着水果、糕点和豆皮寿司一类的东西，走过这条路。这里不仅人迹罕至，连过往车辆也很少，显得很寂静。在院务科旁边的会客室，她隔着桌子和英惠相视而坐，把这些东西铺在桌子上之

后，英惠会像是做作业的孩子那样，默默地把食物咽下去。当她偶尔帮英惠把头发捋到耳朵后面的时候，英惠会抬眼望着她露出安静的微笑。每当这时，她都不由得觉得英惠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一直都像这样不就可以了吗？在这里待着，想说话时就说话，不想吃肉就不吃肉，不就可以了吗？只要时不时地过来看一眼妹妹就好了。

英惠比她小四岁，可能是年龄差距大，她们并没有其他姐妹之间常见的矛盾和冲突。从小时候被性情暴躁的父亲扇耳光的那时开始，英惠就是她这辈子一定要照顾的人，是要让她付出像母爱那样的责任感的存在。这个脚后跟经常脏脏的、一到夏天鼻梁上就长痱子的妹妹，是她看着长大、成人、结婚的。只是让她感到苦闷的是，随着年龄增长，妹妹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虽然自己也是谨慎的性格，可是根据场合，她也会表现出明朗、亲切的一面；与自己相反的是，英惠的内心无论何时都不会敞开。有时甚至会觉得，她不是自己的亲妹妹，而是一个陌生人。

比如，知友出生的那天，到医院来看外甥的英惠不但没有说出祝福的话，反而嘟囔着问道：「这么小的孩子还是第一次看见……刚出生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能一个人抱着孩子去妈妈那里吗？虽然姐夫开车……要不我跟你一起过去吧？」

虽然英惠说出了让人感到亲切的话语，但是当时挂在嘴角的安静微笑依然显得有些生分。正如她感觉英惠变得陌生一样，英惠也感觉到姐姐有些距离。在她那与其说是沉着冷静，不如说是寂寞的表情面前，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虽然这是与丈夫的忧郁完全不同的感觉，但是却在某些方面让她感觉到了同样的挫败感，或许是两个人都少言寡语的缘故吧。

她走进了隧道。因为天气的关系，隧道里面比往常暗很多。她把雨伞收起来向前走去，空洞的脚步声回响在隧道里。湿漉漉的黑暗仿佛是从墙面渗出来的，有一只以前没见过的飞蛾从里面飞了出来。她停下脚步，望着那扇动着翅膀、已飞到隧道顶上的飞蛾。它好像是意识到有人在观察着自己，贴在那里一动不动。

丈夫喜欢拍摄有翅膀的生物。从鸟、蝴蝶、飞机一直到飞蛾和苍蝇，这些东西飞行的样子，似乎跟他的工作内容没有多大关系，让对美术外行的她感觉到很困惑。比如在垮塌的大桥和伤感肃穆

的葬礼画面后，会突然出现两秒钟左右的黑色鸟影。为什么拍了这个？面对她的疑问，他只是回答说：「没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把那种场景放进去，只是觉得看起来很不错。」

他说完之后又陷入熟悉的沉默。

被无论如何都无法融入的沉默感紧紧包围的丈夫，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了解过他的真实面目呢？她曾想过从丈夫的工作中找到一些端倪。他创作过很多摄影作品，短则两分钟，长则一个小时。其实，在认识他之前，她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美术领域。虽然下了很多工夫，但她始终都无法理解丈夫的作品。

邂逅他的那个午后，她至今记忆犹新。像玉米茎一样干瘦的身材，好几天都没刮过的胡子，背着看似很重的摄影机包，他来到了她的小店。他把双臂放在玻璃柜台上，寻找着有舒缓效果的胡后乳。他的样子显得很疲惫，她甚至担心他手下的玻璃柜台会被他压塌。对没有恋爱经验的她来说，会温柔地问他有没有吃午饭简直是个奇迹。他用有些惊讶但又疲惫不堪的视线望着她。她之所以会关上店门和他一起共进午餐，是因为那天她也没有准时吃午饭，更是因为他当时毫无防备的疲惫状态，让她完全放松了警惕。

那天之后，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得到休息。可是不管她多么努力，婚后的他还是显得很疲惫。他始终为自己的工作忙碌着，偶尔回到家的时候也像是投宿的游客一样陌生。尤其是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他的沉默像橡胶一样韧劲十足，又像岩石一样无比沉重。

没过多久，她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她想方设法想从疲惫中拯救出来的人也许并不是他，而是自己。十九岁离开老家到首尔，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独自闯荡，或许她只是透过他疲惫的样子，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吧。

正如她无法确信自己对他的爱情那样，她同样也无法确信他对自己的爱情。只是偶尔感觉到生活能力不强的他在依赖自己。他性格耿直得像个单细胞生物，不会向任何人说出夸张或拍马屁的话。可是他对她一直很亲切，没有说过一次粗话，偶尔还用充满敬意的眼神脉脉地望着她。

「我配不上你！」结婚前他曾这么说过。「你的善良、安稳、沉着、自然面对人生的态度……这些都让我感动。」

这些话有点复杂，所以听起来似乎有些动人。可是，这会不会是他根本没有陷入爱情的坦率表达呢？

或许他真正爱的是那些已经拍摄过或是以后要拍摄的画面吧。结婚后她第一次去观看他的作品展的时候，还是被吓了一跳。她惊讶于那个疲惫不堪、几乎要垮掉的男人居然带着摄影机去过了这么多地方。她无法想象他设法在敏感地区协商取得拍摄许可时，所必须表现出来的勇气、胆识、坚毅和忍耐。换句话说，她不敢相信他也会有这样的热情。充溢在这些作品里的热情和像困在水族馆里的小鱼一样的日常生活，她确信两者之间一定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家里，他的眼睛闪烁着光的样子，她只见过一次。那是知友刚过完一岁生日，开始学步的时候。他拿出摄影机，在阳光充足的起居室拍着蹒跚地一步步挪动脚步的知友。还拍摄了知友一把扑到她的怀抱和她吻知友额头的场景。当时他用异常闪亮、仿佛散发着生命光辉的眼神说道：「像宫崎骏的电影那样，知友每走出一大步，就从他的脚印中开出一朵鲜花，那样的动画效果怎么样？不，还是飞翔在天空的蝴蝶群更好，啊！这样的话得在草坪上重新拍摄。」

他告诉她摄影机的使用方法，并重放刚才拍摄的画面，用充满热情的语调说道：「你和孩子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不对，穿一身特别破的衣服会更好。嗯，就是这样。贫穷母子的散步，随着孩子不熟练的脚步，像奇迹般飞上天的五颜六色蝴蝶……」

但是他们没去过草坪，知友也没有继续蹒跚地走路。从孩子的脚印中飞出蝴蝶的画面只留在想象之中。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得更加疲惫不堪。虽然没日没夜地工作，周末也不休息，一直不回家地埋头在工作室里，有时还在大街上徘徊，直到运动鞋变得脏兮兮，但他始终没有象样的作品面世。有时凌晨醒来后，她进入开着灯的浴室，会被他吓一跳。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回家的他，会蜷缩着身子和衣睡在没有放水的浴缸里。

「我们家有爸爸吗？」

每当他出门后，知友就问这个问题。其实，即使他在家时，每天早上孩子也会这样问。

每当这个时候，她就会用低而短促的声音回答道：「没有！从来就没有，只有你和妈妈，以后也是！」

雨中的病房孤寂而凄凉。被雨淋湿的深灰色水泥墙比平时更显黯淡。二楼以上的窗户都设置了护栏。天气好的时候，经常会看见把脸贴在护栏上的患者，即使像今天这样的天气，还是能看见一些苍白的脸孔正盯着雨丝。她驻足看了看英惠所在的楼层，走进可通往贩卖部和会客室的院务科入口。

「我来找朴仁浩医生。」

院务科的女职员认出了她，向她打了个招呼。她把滴水的雨伞折起来，坐在木质长椅上。在等待医生下来的时间里，她和往常一样转过头望着庭院里的那棵榉树。这是一棵有着四百岁树龄的古树。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那棵树撑开茂盛的枝叶反射着阳光，总像是要跟她诉说些什么；但是今天被雨淋湿的它，却像是一名沉默寡言的老人。根部的树皮已经湿透了，枝桠上的叶子也在雨中无声地颤抖着。这时英惠的模样像鬼魅般迭在上面，而她只是安静地观望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画面。

她闭上充血的双眼，久久不愿意睁开。沉默的大树仿佛还在眼前。那天以后，知友已经完全康复，并重新上了幼儿园，但是在那之后她依旧被失眠症困扰着。这三个月以来，她都没有熟睡超过一小时以上。英惠的声音、被黑雨淋湿的森林、从自己眼眶中流出鲜血的景象，都像碎瓷片一样，一点一点地切割着漫漫长夜。

当她放弃继续睡觉的想法起身时，总是在凌晨三点左右。洗脸、刷牙、做菜、整理房间的各个角落，但是时针像是被绑了沉重的秤砣一样，转动得十分缓慢。最终，她会走进他的房间，听听他留下的CD，或像他之前做的那样双手叉腰在房间里打转，这时候她似乎能理解在浴缸和衣而睡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了。也许他已经疲惫得没力气脱衣服，更没有调节热水器的温度和洗浴的力量了。更奇怪的是，她居然明白了在这三十二坪大小的屋子里，这个狭小而凹陷的空间才是最温暖的地方。

「是从哪里开始出错的呢？」每当这个时候，她就问自己。

「这些事情是从何时开始的？不，是从何时开始崩溃的？」

英惠变得奇怪是在三年前的某一天开始的，那时她突然开始吃素。虽然现在也有很多素食主义者，但英惠却有些与众不同，那就是她吃素的动机很不明确。她开始消瘦得不成人样，也几乎不睡觉，虽然她以前也是比较安静的性格，但当时已经沉默寡言到几乎无法沟通的地步。包括妹夫在内，所有家人都在担心她。为了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一家人聚在新居的那天，父亲不仅扇了英惠的脸，还把肉块硬塞进她的嘴里。当时她像是挨打了似的剧烈颤抖，看着英惠发出动物般的咆哮声，之后吐掉口中的肉块，并拿起水果刀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真的不能阻止吗？这个疑问久久不肯从她的脑海中散去。那天不能阻止父亲动手吗？不能夺下英惠手中的刀吗？不能阻止丈夫起身背起英惠跑到医院吗？不能阻止妹夫抛弃从精神病院出院回家的英惠吗？然后，不能挽回丈夫在英惠身上做的，让她不想再回忆的，已经成为街头巷尾廉价流言的那件事情吗？不能阻止所有围绕在她身边、令所有人的人生轰然倒塌的局面吗？

她不想知道残留在英惠臀部上的小小蓝色胎记到底给丈夫带来了怎样的灵感。那个秋天的早上，带着给英惠拌的野菜，来到她的租屋处后，映入眼帘的是超过自己的常识和理解范围的情景。丈夫在前一天晚上，在他自己和英惠的身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后，用摄影机拍下了激情交合的场面。

她能不能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呢？事先有没有能预测他行动的蛛丝马迹呢？如果当时向他强调英惠还是在治疗中的患者，后面的事情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呢？

那个早晨，她做梦都没有想过，英惠身旁躺着的，赤裸的身体上布满彩绘花朵的男人竟然是自己的丈夫。不管怎样也都要守护妹妹的信念，让她战胜畏惧，没有夺门而出，而是留在了房间里。她仅仅靠着不能放下的责任感，拿起了放在玄关处的摄影机，回忆他曾教过的使用方法，看到了记录在其中的画面。她拿出录像带，像被火苗烫伤似的丢到了地上。她颤抖着拿出手机，请求带走两个精神病患者。这期间她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个现实，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唯一能确定的是，丈夫的所作所为永远都无法得到她的原谅。

直到中午过后他才睡醒，然后是英惠。当手持约束衣和防护装备的三名救护人员冲进房间里的时候，英惠以危险的姿势站在阳台。为了救她，两名救护人员冲进了阳台。当他们要在她花花绿绿的裸体上套约束衣的时候，英惠做出了激烈的反抗。她不仅狠狠地咬住他们的胳膊，还发出了莫名的尖叫声。救护人员在使劲挣扎的英惠手臂上插进了针管。趁他们制伏英惠的时候，丈夫本想推开站在玄关处的另外一名队员逃跑，不过反而被抓住了手臂。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挣脱后，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跑到了阳台，然后做出像鸟一样的动作，打算从阳台的栏杆上面跳出去。但在被眼疾手快的救护人员一把抱住双腿后，他没有再继续反抗。

她全身战栗着，自始至终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直到看到他被拖走。视线跟他交会时，她原本想狠狠地怒视他。然而，隐藏在他眼神里的并不是欲望，也不是疯狂，更不是后悔和埋怨。在那一刹那，他眼里只有和她自己一模一样的感觉——恐惧。

就这样结束了，从那天开始，他们的日子再也不能回到从前的轨道上。

在医院遭判定精神正常的丈夫被转移到了拘留所。经过几个月冗长的诉讼和官方调查后，恢复自由的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她的面前。可是，英惠却再也无法离开隔离病房了。在第一次发狂后短暂开过口的她，马上又沉浸在无尽的沉默中。她不跟任何人说话，不过经常蹲坐在无人打扰的阳光下自言自语。她依旧不吃肉，只要一看到荤菜就会惊声尖叫。每当阳光灿烂的日子，她会紧贴着玻璃窗，解开患者服裸露出干瘪的胸部。突然间变得老迈不堪的父母不愿再看到英惠，也不想再联系她，因为一看到她就会联想起禽兽不如的女婿，连弟弟和弟妹也一样。可是她不能抛弃英惠，必须得有人支付住院费用，并且担任监护人。

她的生活继续着。背负着无法销声匿迹的丑闻，她继续经营着店铺。时间是公正的，推动着她用忍耐重重包裹着的人生继续前行。那个秋天知友还是五岁，现在已经六岁了。转到这家环境优美而费用合理的医院时，英惠的状态也显得好多了。

从小开始，她就拥有所有白手起家的人都拥有的坚韧性格，而且有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诚实品格。她能为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负责，作为女儿、姐姐、妻子和母亲、生意人，甚至地铁里的行人，她都努力做到最好。借助这种坚韧，她可以在时间之流中克服所有的事情，如果三月时英惠没有失踪，没有在雨夜的森林里被找到，或者那天以后所有症状没有突然恶化的话……

哒哒哒哒……

伴随着充满活力的脚步声，身着白袍的年轻医生从走廊的另一头走了过来。她起身行礼，他也轻轻地用眼神朝她打招呼，然后伸出长长的手臂指了指会客室。她安静地跟在他的身后走了进去。

三十几岁的医生有着健壮的体格。然而这个总是带着自信的表情和轻快步伐的人，这次却对着她皱起了眉头。察觉到医生把跟自己的会面当做一种负担后，她的心马上沉了下去。

「我妹妹……」

「我们虽然已经尽力了，但是依然没什么进展。」

「那么，今天……」她像是做错事情的人那样红着脸。

医生继续说道：「今天往食道里插管注入米汤后，如果有所好转的话就太好了，可是如果仍然没有好转，必须转到普通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她问医生：「插管之前，能不能让我先试试看说服她？」

医生不抱任何希望地望着她，眼神中充满了疲惫，也隐藏着对顽固患者的愤懑。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说道：「给您三十分钟时间。如果成功的话请通知护士站，不行的话就两点再见吧。」

也许是觉得这样结束对话有些对不起她，原本以为要走出门外的医生还是继续说道：「正如上次跟您说过的那样，在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中，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死于饥饿。虽然变得骨瘦如柴，但患者本身还以为自己很丰满……但金英惠患者是精神分裂和厌食症同时存在的特殊病例。虽然能确定不是重度的精神分裂，可是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是被害妄想症，那还可以说服她，比如可以在患者面前跟医生一起进食什么的。但是金英惠患者厌食的原因很不明确，药物也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做这决定也不轻松，但是没办法，得先保住她的性命……我们医院目前对此也没有把握。」

医生起身之前问她：「您脸色很差，是不是没睡好？」

这是一句出于职业习惯的有意识提问。

她没有马上回答。

「监护人得健康啊!」

用眼神示意后，医生像来时那样，发出哒哒哒的脚步声走出了会客室。等她跟着出门时，他的背影已经远远地到了走廊的另一端。

当她回到院务科前的长椅时，看到一个身着华丽服饰的中年女人正抓着一个中年男人的手臂进入玄关。当她心想那是不是来和患者会面的人时，中年女性突然开口痛骂。男人一点都没因这突如其来的骂声表现出惊慌，从容地从长皮夹中拿出医保证递到院务科的窗口中。

「一帮邪恶的家伙，吞掉你们的内脏都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我要移民，一天都不能跟你们待在一起了!」

不像是丈夫，也许是兄弟。如果办完住院手续，这个女人今晚会在戒护室过夜，被绑紧四肢，注射镇静剂的可能性很高。她望着大喊大叫奋力挣扎的中年女人头上印有华丽花纹的帽子，突然觉得像这种程度的疯癫，对她来说根本没什么感觉。经常进出精神病院后，她有时觉得充满正常人的街道反而更加陌生。

她想起了第一次带英惠来到这家医院的那天。那是一个晴朗的初冬下午。虽然首尔综合医院的隔离病房离家更近，但是她无法承担高额的住院费。在她千方百计打听后，找到了这家对患者的待遇还不错的医院。在原来的医院办理出院手续时，主治医生劝她说出院后也要定期到医院复查。

他说：「据目前的观察来说，疗效不错。虽然还不能重新开始回归社会生活，但是家人的支持有助于患者的恢复。」

她回答道：「上次我也是相信这句话而办理了出院手续，让我后悔极了，如果不出院的话会更好。」

事实上，那时她早就知道，向医生表达对病情反复的忧虑其实是表面上的理由，因为她知道自己根本没办法再跟英惠生活在一起。因为她无法忍受会从英惠联想起来的所有事情，她知道其实自己暗暗地痛恨着妹妹，因为她无法容忍不负责任地把烂摊子丢给自己，独自走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妹妹。

幸亏英惠也愿意住院。英惠身着便服，清楚地对医生说「医院更方便」，那时的她显得很平静。她眼神清晰，语调也很坚定，除了因饭量减少使身体变得更加消瘦外，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坐出租车来这里的路上，她也只是安静地望着窗外，没有露出一丝不安之色。从出租车下来后，她像是来散步的游人一样，顺从地跟在姐姐身后。院务科的职员甚至问了「到底哪位是患者」。

在办理手续的空档，她对英惠说：「这里空气清新，你会胃口大增的。你要多吃点，长点肉啊！」

那时已能开口说一点话的英惠，望着窗外的榉树说道：「嗯……这里有大树啊！」

一个接到院务科通知过来的中年男人，一一确认包包里的东西：内衣和便服、拖鞋、盥洗用品等。他打开一件件衣服，仔细检查有没有发夹或绳子之类的危险品，他把那条毛料的风衣长腰带拿出来之后，示意她俩跟过来。

他用钥匙打开门后走进了病房，她和英惠则跟在他的身后。跟护士们打招呼的过程中，英惠始终表现得很沉着。走进六人病房把行李放下的瞬间，细密的窗棂映入了她的眼帘。之前没有意识到的罪恶感突然像一个死结般压在了她的胸口。此刻英惠安静地走过来站到了她的身边。

「……在这里也能看见树啊！」

她咬紧牙关对自己说：不要心软，英惠不是自己所能背负的，不会有人责怪你，你能扛到现在已经很好了。

她没有看站在身边的英惠的侧脸，只是望着照射在尚未完全凋零的落叶上的明亮阳光。像是在安慰她似的，英惠用平稳而低沉的声音叫她：「姐姐！」

英惠身上穿旧的黑色开襟针织衫散发着一丝樟脑丸的味道。见她不同意，英惠再次呢喃道：「姐姐……世上的树木都像是兄弟姐妹。」

经过智障患者居住的二楼，她站到了一号楼的玄关前。有几个贴在玻璃窗前的患者脸孔进入了她的视线。他们可能有点幽闭恐惧症，过去几天所下的雨将他们拘在了室内。按铃之后，一楼大厅的护士站中走出了个将近四十岁的看护，手里拿着钥匙。她是事先收到院务科的通知，特意从病房下来等她的。

护士开门放她进来后，十分敏捷地转身又锁上了门。一个把脸紧紧地贴在玻璃门上的年轻女人正用一种空洞的眼神盯着她。

「我妹妹现在怎么样？」

看护回头看看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别提了，现在连点滴针都要拔掉。所以只能绑在戒护室里打完镇静剂后再打点滴。真不知道她哪来那么大的力气……」

「那她现在在戒护室里吗？」

「不，刚才睡醒后，已经移到了病房，不是说下午两点后要插管注入米汤吗？」

她跟随看护进入了三楼的大厅。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这里会有不少老年患者坐在窗边的长椅上晒太阳和打乒乓球，护士站里播放的明朗音乐，把这里变成了热情的空间。但是，这几天连绵的雨却毁掉了往日的活力，患者都窝在病房里，这里显得寒酸凄凉。患老年痴呆的病人全都坐在那里，不是揪着自己的手指甲就是愣愣地望着脚。乒乓球台周围也是空无一人。

她的视线转到了走廊西侧的尽头，那里有一扇大大的窗户，是午后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在英惠失踪事件发生之前的那次探视中，英惠没有到会客室里来见她。当时负责英惠的护士在电话里对她

说，英惠有些奇怪，好几天都没有走出病房，就连患者最喜欢的自由散步时间，她也窝在病房里足不出户。她坚持说既然来了怎么也得看一眼妹妹，看护只好到院务科来接她上去。

她万万没有想到，在西侧走廊的尽头倒立着的奇怪患者就是英惠。当护士把她领到跟前时，她才根据那茂密的长发确认那个人正是英惠。用肩膀撑地倒立着的英惠，因血液倒流而满脸通红。

「已经整整半个小时了。」护士无可奈何地说道，「从两天前开始就一直这样。也不是没有意识，也不是不说话……跟其他紧张性患者不一样，昨天强制把她遣返到病房，可是她又在病房里面重新倒立……也不能把她绑起来。」

护士继续说道：「……只要轻轻一推她就摔倒。如果讲不听的话就推倒她吧。我们原本是要把她送回病房的。」

她蹲坐在英惠的面前，想跟她的眼神对上。不管是谁，只要是倒立着，面部的模样就会变化。英惠消瘦的脸，也因倒立而变得奇怪。她正用充满生机眼神望着虚空中的某一个地方。好像没有察觉姐姐的到来。

「……英惠！」不见妹妹回答，她再次大声叫道：「英惠，你在做什么？赶紧站起来。」

她伸手摸了摸英惠那张红彤彤的脸。

「站起来吧，英惠，头不疼吗？脸都变红了。」

她无可奈何地用力推了英惠。英惠果然应声而倒。她用手托起了英惠的脖子。

「……姐姐。」英惠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什么时候来的？」

像是从甜蜜的梦中刚醒过来似的，英惠的脸散发着喜悦的光。

站在一旁看着她们的看护，把她们领进了大厅一侧的会议室。这里是不能去院务科旁边会客室的重症患者与家人小聚的空间，也是患者和医生进行面谈的地方。

见她把带过去的食物拿出来放到桌上，英惠说道：「姐姐，以后就不要再带这些了。我现在不吃饭也可以的。」

这又是在胡说什么？她像是着了魔似的盯着英惠的脸。这样明朗的脸，很久都没有看到了，不，仿佛是第一次看到。她问道：「刚才你在做什么？」

「……姐姐，你知道吗？」英惠用提问代替了回答。

「……什么？」

「我以前不知道，一直以为树木是直直地站立着的……可是现在明白了，它们都是用手臂撑地倒立着的，你看，很惊人吧？」

英惠猛地起身，指着窗外。

「看它们，它们都倒立着！」

英惠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丹凤眼眯成狭窄的一条黑缝。她这才明白英惠的表情酷似小时候的某个时期。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在梦里，我正倒立着……突然发现从我身上冒出了枝叶，从手上长出了树根……一直伸到地面，不断地，不断地……从腿间要开出花朵，所以我就使劲张开两条腿……」

她傻傻地望着英惠那双充满热情的眼睛。

「我应该被浇水。姐姐，这些食物我不需要，我需要水。」

「您辛苦了!」

她向护士长打了招呼。然后拿出带过来的糕点，跟其他护士一一问候。像往常一样，在跟她们交流英惠的情况时，那个每次都把她误认为护士的五十几岁女患者从窗户那边匆匆走了过来，向她鞠躬后说道：

「我的头很疼，拜托您跟医生说换一下药。」

「我不是护士，我是来探视妹妹的。」

女患者用恳切的眼神望着她。

「救救我吧……我的头很疼，我真的受不了了!」

这时，一个二十几岁的男患者贴身站在她的身后，让她变得很紧张。在这里，他们不顾人与人之间应保持的距离。在这里，不仅有钻进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的患者，也有一不小心就会被误以为是医生或护士的看似健康的人，就像英惠那样……

「护士，那个人一直打我，为什么还不管管那个人呢？」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用尖锐的声音朝护士长喊道。她想，这个患者的被害妄想症越来越厉害了。

「不管怎样，我先去找妹妹说说吧。」

她再次用眼神向护士们致意。

从护士的眼神中她已明白，她们肯定认为自己的劝告不会有什么作用。她小心翼翼地穿过患者之间，生怕触碰到任何一个人。她来到英惠所在的东侧走廊。走进开着门的病房后，一个短发的女人迎了过来。

「您来了！」

她是在这里接受酒精中毒和轻度狂躁症治疗的熙珠小姐。她虽然身材结实，声音嘶哑，但得益于一双圆圆的大眼睛，看起来很可爱。这家医院实行一项病友互助制度，病况控制良好的患者可以通过帮忙照顾症状较严重的病人得到一定的酬劳，所以英惠开始拒食后，她就拜托熙珠来照顾英惠。

「你辛苦了！」

当她朝熙珠露出微笑的一刹那，熙珠沾满汗水的双手握住了她的手。

「怎么办？听说英惠有可能会死……」熙珠那双圆圆的眼睛噙满了泪水。

「……她的状况怎么样？」

「刚才也吐血了。都不吃饭，胃壁都被胃酸侵蚀，反复引起胃痉挛。可是为什么还吐血呢？」熙珠的抽泣变大了。

「我开始照顾她的时候没怎么样啊……是不是我更努力地照顾她就不会这样呢？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早知道会这么难过，我就不应该承担照顾她的差事……」

她放开越来越激动的熙珠的双手，一步步走到了床边。她忍不住想，如果自己看不见就好了，现在要是有人能捂住自己眼睛的话就好了……

英惠平躺在床上，像是在望着窗外，可仔细一看，她的眼神却空洞洞的没有焦点。脸蛋、脖子、肩膀、胳膊和双腿上，只是可怜巴巴地附着一些肌肉，骨瘦如柴的样子酷似灾区的难民。她的脸

与手臂上的汗毛，变得像是婴儿身上的胎毛。医生说这是因为长时间的饥饿引起的荷尔蒙失衡导致的。

难道英惠要重新变成婴儿了吗？她在很早之前已经停经了，体重也不到三十公斤，更不用说什么丰满的胸部了。英惠以失去所有第二性征的怪异模样，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她拉下了白色的被单后，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的英惠翻过来，查看尾椎和背部是否生了褥疮。上次被压到发炎的部位还没有好。她盯着赫然浮现在只剩皮包骨的臀部中央的蓝色胎记。从这里蔓延到全身的花朵和枝叶图像，在她眼前一闪而过。

「熙珠小姐，谢谢你！」

「……虽然每天都用湿毛巾擦拭，扑爽身粉，可是因为天气潮湿，不容易好转。」

「真的谢谢你！」

「以前跟护士一起给她洗澡时还很费力，可是现在她太轻了，一点都不费劲，像是在重新带孩子似的。本来今天要给她洗澡的，听说要转院，所以最后一次……」

熙珠的大眼睛又变红了。

「好的，待会儿一起给她洗澡吧。」

「好，下午四点有热水……」

熙珠用手擦拭着变红的眼眶。

「待会儿见。」

点头目送熙珠离开后，她重新给英惠盖上被单，并仔细掖好，以免英惠的双脚露在外面，又查看着血管破裂的痕迹。两条手臂、脚背甚至脚后跟的静脉，没有一处是完整的。给有机体供给蛋白质和葡萄糖的唯一手段就是静脉注射，可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一处还能扎针的地方。最终的方法是扎到连接肩膀的大静脉，可这是非常危险的手术，所以昨天主治医生打电话通知她，只能转到综合医院后才能做。他还说，原本试图从鼻腔插管到食道后注入米汤，可是英惠紧闭咽喉，所以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也就是说，今天再不成功，这家医院的医生们只能放弃治疗了。

三个月前英惠在树林中被找到后，她在约定好的探亲日来到院务科，第一次收到了主治医生的约见通知。英惠住院后她从来没有见过医生，所以突然接到通知，她多少有些惊慌。

「……因为事先知道她一见到荤菜就感到不安，所以在给她配食时，院方也很注意。可是现在用餐时间她不到大厅来进食，把餐盘送到病房她也不吃。已经四天了。出现了脱水症状。打点滴时剧烈反抗……也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吃下那些药片。」

医生甚至怀疑，住院以来英惠有可能都没有吃药；也责怪自己说英惠住院初期还是有些微进展，所以有些掉以轻心了。那天看她吞下药片，护士让她伸出舌头确认有没有吃进去，可是她没有配合。硬抬起她的舌头用手电筒一照后，发现药片都藏在舌头下面。

那天，她向手背上扎着针躺在病床上的英惠问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在漆黑的树林里做什么？不觉得冷吗？要是出事情该怎么办啊？」

英惠的脸消瘦异常，没有梳理的头发像粗糙的海草那样蓬乱着。

「你得吃饭啊，不喜欢吃肉，可以不吃。可是别的东西为什么也不吃呢？」

英惠安静地翕合着嘴唇：「我渴了，给我水。」

她跑到大厅接了一杯回到病房。喝完水后，英惠喘着粗气问道：「姐姐，见过医生了吗？」

「嗯，见过了，为什么不吃……」

英惠打断她说道：「是不是说我……我的内脏器官都退化了？是不是？」

她无言以对，英惠把消瘦的脸凑了过来，说道：「我现在不是动物，姐姐。」像是在透露重大的秘密那样，英惠环顾着空荡荡的病房向她说道。

「我可以不再吃饭什么的，只要有阳光，我就能活下去。」

「你在胡说什么啊？难道你真的觉得自己变成了树木？植物怎么能说话呢？植物怎么能思考呢？」

英惠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一丝不可思议的微笑绽放在她憔悴的脸上。

「姐姐，你说得对……过不了多久，语言和思考都会消失的，很快的！」

英惠发出哧哧的笑声，喘着粗气。

「真的，马上会消失的。再等一下下啊，姐姐。」

时间在流逝。

给她的三十分钟并不长。不知不觉中，窗外的雨似乎变小了。挂在蚊帐上的雨珠没有往下流，说不定雨已经停了。

她坐在床头的椅子上，打开背包拿出了大大小小的保鲜盒。望着英惠呆呆的眼神，她打开了最小的保鲜盒，香味顿时充溢着病房。

「英惠，这是桃子，黄桃罐头。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即使有当季的新鲜桃子，你也要吃这个的啊，像小孩子似的。」

她用叉子插了一块软软的黄桃，伸到英惠的鼻子下面：「你闻闻……真的不想吃吗？」

第二个保鲜盒里装的是为了方便食用而切成方块的西瓜。

「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每当我要切开西瓜的时候，你都凑过来闻一闻，有些西瓜只要拿刀一切就自动裂开，香甜的味道马上散在整个房间里面。」

英惠一动不动。连续饿三个月的话，人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吗？连头也变得小小的，英惠的脸几乎不能称之为是成人的脸。

她小心翼翼地拿起西瓜块擦了擦英惠的嘴唇，然后想用手指张开妹妹的嘴，可是英惠却紧咬着不放。

「英惠……」她轻声叫唤。「回答姐姐，英惠。」

她感受到了一股冲动，她想晃动英惠的肩膀，撕扯英惠的嘴巴。她想大声呼喊，哪怕喊破英惠的耳膜。你在做什么？在听我说话吗？你想死吗？真的想死吗？她茫然地审视着在自己体内翻滚着沸腾着的怒火。

时间在流逝。

她回头望窗外。看来雨真的停了。但是天空还是阴沉沉的，被雨淋湿的树木也静静地矗立在那里。透过三楼病房的窗户，可以看见筑城山山脚下郁郁葱葱的保护林。那片山脚下的广阔森林，也同样肃穆地保持着沉默。

她从包包拿出了保温瓶，把里面的木瓜茶[1]倒进自己带来的不锈钢杯里。

「尝一口吧，英惠。泡得很够味。」

她自己先尝了一口，留在舌尖上的茶香很甘醇。她把茶水倒在手帕上，用来擦拭英惠的嘴唇，可是她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她说道：「你真的要这么死去吗？不会真的这么想吧？即使真的想变成树木，也要吃东西啊，吃东西才能维持生命啊！」

说着说着，她突然屏住了呼吸。某种不想承认的奇怪念头突然涌上了心头。是不是自己想错了呢？一开始英惠就希望的，是不是就是死亡呢？

不是的！

她无声地否认着。

她不是想死。

在完全闭口之前，也就是一个月前，英惠曾向她说过：「姐姐，让我离开这里吧。」

英惠的脸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了，她喘着粗气，说话断断续续的：「他们老让我吃东西……我不想吃，但是他们硬要让我吃东西，上次吃完我都吐掉了……昨天吃完东西后，他们就给我打了安眠药，姐姐，我很讨厌那注射，真的……你让我离开这里吧，我真的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她握着英惠瘦骨嶙峋的手说道：「你现在连路都没法走，多亏打点滴你才能撑到现在……回到家你能吃饭吗？你答应姐姐吃饭，我就接你回去。」

她发现这时英惠的眼神暗淡无光。

「英惠，答应姐姐吧，只要答应……」

英惠把脸转过去，用极低的声音说道：「原来姐姐也跟他们一样……」

「你说什么？我……」

「没人能理解我……医生、护士也都一样。根本不想理解我……只给我药，只给我打针。」

英惠的声音虽然很低，但语气很决绝。仿佛是冷静得不能再冷静的语调。

她终于爆发了：「还不是怕你死掉吗！」

英惠把脸转过来，像望着陌生人似的凝视着她，说道：「……为什么不能死掉呢？」然后，再也没有开口说话。

为什么不能死掉呢？

面对这个提问，应该怎么回答呢？是不是该质问「你在胡说什么？」然后暴跳如雷？

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次她跟英惠在山里迷过路。当时只有九岁的英惠对她说：「我们干脆不要回去吧？」

那时她无法理解这句话。

「你在胡说什么啊？天马上就要黑了，得赶紧找路。」

过了很久以后，她才能理解当时的英惠。因为父亲暴力的受害者只有英惠。如果被父亲打了，弟弟英豪就以欺负村里其他孩子的方式来发泄；而她则是代替疲惫的母亲给父亲准备酒菜的长女，所以父亲对她有意无意间还是很细心的。可是温顺而少一根筋的英惠，不会看父亲的脸色行事，所以只能默默地咽下所有的苦水。她现在终于明白，那时自己作为长女表现出来的懂事并不是早熟，而是一种怯懦，只是在父亲的暴力下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方式而已。

不能早些阻止吗？阻止这些无人能明白的东西融入英惠的骨髓里。她至今都无法忘记每当傍晚时分，英惠一个人站在大门处的孤独背影。那天，她们终于走到山对面，拦下了一辆去他们村子的拖拉机。望着黄昏时分的陌生山路，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英惠丝毫没露出喜悦之色。只是默默地望着晚霞中的棉白杨。

那天晚上，如果真像英惠说的那样离家出走，结局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呢？

那天的家族聚会上，如果在父亲扇英惠的耳光之前，她能死死地抱住父亲的胳膊的话，结局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呢？

英惠第一次带妹夫回家时，他那冷冰冰的态度就让她不甚满意。如果当初反对这桩婚事的话，结局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呢？

她有时会认真地假设能改变英惠人生的各种变量。然而在英惠的人生棋盘上，无论她如何设想摆弄一个个棋子，都是徒劳的，现在已经不可能改变什么了，可是她却无法停止思索。

如果自己没跟他结婚的话……

当思绪停留在这个问题时，她的大脑已经快瘫痪了。

她不敢确信自己是不是爱他。虽然不知不觉中察觉到了这一点，但她还是选择跟他结婚。是不是她渴望自己的人生能高级一点？虽然他从事的工作，不会给她带来经济上的帮助，但是她却喜欢婆家多数人从事教师和医生职业的氛围。为了适应他的谈吐、品位、口味和睡觉习惯，她做了很多的努力。跟其他的小夫妻一样，他们在一开始也为一些事情闹过或大或小的别扭，可是没过多久，她都能做到该放下的就放下。但是这些真的都是为他才做的吗？一起生活的八年，正如他使她懊恼一样，自己是不是也让他饱受折磨呢？

他只打过一次电话回来，就在九个月前。当时临近午夜十二点，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从话筒中频繁传来续投硬币的声音。

「我想看看知友。」他那低沉而紧张、强装沉着的熟悉声音，像一把钝刀刺进了她的心。

「能让我见他一下吗？一次就好！」他只问了这件事，没说一句「对不起」，也没有充满歉意的乞求，只是说孩子的事情。就连问候英惠也没有。

她知道他是一个多么敏感的人。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容易因为受挫而自尊心受伤的人。所以也知道如果她现在拒绝，要等来他的下一次电话，得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

正因为知道这点，她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放下了话筒。

深夜的公共电话亭，破旧的运动鞋，褴褛的衣衫，充满绝望的半老脸孔，她摇摇头，擦拭着浮现在脑海中的那幅画面。他从英惠房间的阳台上像鸟一样要一跃飞翔的姿势，与之重迭。他用摄影机拍摄了那么多飞翔的瞬间，但是在他最想要飞翔的时候，却没有飞起来。

她至今都无法忘记自己最后看到的那双眼睛，那充满恐惧的陌生眼睛。那不是自己想方设法也要尊重的、心甘情愿不辞辛劳照顾的那个人的脸。她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他，而在那一刻，她终于明白自己了解的他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我不认识你。

她放下话筒，用力地握紧拳头低喃道。

没必要互相道歉和饶恕，因为我不认识你。

听到电话重新响起来，她拔掉了电话线。虽然第二天早上她又插上了电话线，可是正如她想的那样，他没有再打电话过来。

时间继续在流逝。

英惠正闭着眼睛。睡着了吗？残留在唇间的果香，她闻到了吗？

她望着英惠凸起的颧骨、凹进去的眼窝和深陷的脸颊，她感觉到快要无法呼吸了，于是起身走到了窗边。深灰色的天空逐渐变晴，四周开始变亮。筑城山的森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夏季色彩。那天晚上发现英惠的山坡，是那片森林中的哪个地方呢？

「我听到了声音。」英惠插着点滴针，躺在床上说道。

「只是听到了那声音，所以出去找一找而已……但是再也听不到那声音了……所以只能在那里等待。」

「等待什么？」

面对她的提问，英惠的眼睛顿时散发出光芒，伸出没有扎针的手，一把握住了她的手。她惊讶于这意外强大的力道。

「被雨溶化……所有东西都被雨溶化……我只是想进到土里，如果我想生根发芽，只能这么做。」

熙珠激昂的声音突然闯进她的记忆里。

「怎么办？听说英惠有可能会死……」

犹如飞机起飞时那样，她感觉到双耳嗡嗡地听不见任何声音。

她有一个秘密，没有向别人倾诉过，她想以后也不会讲给别人听。

两年前的四月，英惠拍摄那段影片那一年的春天，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她的阴道持续出血。每当清洗被血沾湿的内裤时，她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从英惠的手腕喷薄而出的鲜血。这使她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惧怕医院，她一天天地拖着不去看病，心想：如果是不治之症，留给自己的时间有多少呢？一年、半年，还是三个月？当时，她首先想到的是和自己共度八年时间的他。为他竭尽所能付出忍耐和关怀的那些时间，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那天上午她终于下定决心去生下知友的妇产科医院，她在往十里车站等待着迟迟不来的地铁。对面破破烂烂的临时建筑和人车罕至之处疯长的野草，映入了她的眼帘。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仿佛没有真正享受过生活，这个发现令她十分惊讶。不过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她没有真正享受过生活。有记忆以来，她只是一直默默地在忍受。她确信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且正如她所确信的那样，她确实没有给别人带来任何伤害。诚实，能干，而且以后也会一直这样。她不知道为何会如此，然而在朽烂的临时建筑和疯长的野草面前，她仿佛是没有真正活过的婴儿。

她克服紧张和羞耻心，躺在妇科检诊台上后，中年男医生把冰冷的腹腔镜深入她的阴道，然后切除像舌头般黏在阴道壁里的息肉。尖锐的疼痛，使她不由自主地扭动着身子。

「是这个小息肉引起的出血，已经切除干净了。这几天出血量会变多，过几天就会没事的。卵巢没有异常，您可以放心了！」

然而，她顿时感到了意外的痛苦。对不治之症的恐惧在过去一个月里不断折磨着自己，然而到头来不过是无谓的烦恼而已。自己还得继续活好一段时间，多如牛毛的时间再次属于自己，但是她并没有感到一丝快乐。在回来的路上，当她再度站在往十里车站时，感觉到双腿发软。而这并不只是因为刚才的手术带来的疼痛。地铁车厢伴随着轰鸣声进站时，她躲在一张金属椅后摇摇欲坠，深怕自己内心的某个东西，会驱使她跳到列车之前。

该怎么解释从那天之后约四个月的时间呢？出血在持续了两周后便停下了。虽然创伤早已愈合，但是她老觉得自己的体内有一个伤口，而那个伤口比身体还要大，她经常觉得自己正被吸进那个漆黑得看不见尽头的口子里。

她默默看着春去夏来。来买化妆品的女人衣服逐渐变得缤纷，也日益轻薄。和往常一样，她面带微笑地接待客人，爽朗地推荐产品，适当地打点折，并痛快地把试用品和赠品装进客人的购物袋里……然而，每到晚上去幼儿园接知友时，她总觉得自己疲倦得像一座孤坟。虽然走在充溢着音乐和恋人们的街道，却每时每刻都觉得那张洞开的黑色大口要把她吞噬。

闷热的天气稍微转凉的时候，和以前一样几日不归的他，某天在凌晨回到家，像小偷那样抱住她，结果被她一把甩开了。

「我困了！真的很困！」

他低声说道：「你就忍一会儿吧。」

这时她才记起，在似睡非睡间自己曾经无数次听过这句话。在半梦半醒之间，她想着只要能忍受这一会儿，就能换回几天清静，就那样沉默地任他摆布了。之后的她只能用睡眠来消除痛苦和耻辱。

等他入睡后，房间变得静悄悄的。把侧躺的孩子扳过来时，她依稀在黑暗中发现这父子二人的侧脸居然如此相像。

没有什么关系的。的确如此。以前怎么活到现在，以后也怎么活下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睡意已跑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压迫颈部的沉重疲惫感。她觉得全身上下的水分仿佛已经被蒸发干净，干燥的肉身变得飘飘晃晃。

她走出房间，望着阳台黑漆漆的玻璃窗。知友昨晚玩过的玩具、沙发和电视机、厨房的吊柜和瓦斯炉的污痕，这一切好像都是第一次见到一样，而这个家也好像是初访之地，显得无比陌生。她突然感觉到胸口异样地痛楚，觉得整个房间正在变小，压迫着自己的身体。

她打开衣柜门，拿出已经严重褪色的紫色纯棉T恤，因为在自己的哺乳期间知友很喜欢这件衣服，所以她经常穿。只要身体感到不舒服，她就会把这件衣服拿出来穿在身上。虽然已经洗过了无数次，但她还是觉得能在上面嗅出奶香和婴儿的气息，这使她能有一片刻的安全感。可是这次却没有什么作用，胸痛在加剧，让她喘不过气，她只能不断地深呼吸。

她歪坐在沙发上面，盯着正在转动的秒针，努力地稳定呼吸。可是她马上明白这是徒劳，并且感觉到这样的瞬间仿佛已经存在过无数次。这种痛苦仿佛蓄谋已久，只是一直蛰伏着等待这个瞬间爆发，残忍地横亘在她的面前。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无法再忍受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她再次环顾着房间里的摆设，这些东西并不是她的，正如她的人生也并不属于她自己那样，这些东西也不属于她。

那个春天的午后，当她站在地铁站的电梯处，以为几个月后就能走到生命的尽头时；确信从身体中不断渗出来的鲜血就是死亡临近的证据时；她终于明白，自己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死了，眼前痛苦的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戏剧，或者此时的自己只是某人的幽灵。死亡像是走失很久又重新相逢的至亲那样，让她觉得无比熟悉。

她感觉到自己浑身都在颤抖着，起身走进放置玩具的房间。她取下跟知友一起做了七天才完成的吊饰，开始解开绳子。因为绳子绑得很紧，指尖传来阵阵疼痛，但是她终于解开了所有的死结。她把装饰用的星星彩纸和透明纸一张张收进篮子里以后，把解下来的绳子卷成一团，放进了裤兜里。

她把脚塞进凉鞋，推开笨重的玄关门走了出去。走下五层楼梯到外面，她发现天还没有亮。巨大的公寓建筑中，只有两处灯光亮着。她继续走着，走出小区背面的小门，爬上后山，走在阴暗而狭窄的山路上。

在阴森森的黑暗中，后山显得比平时更加幽深。就连平时早起上山打泉水的老人也不见一个。她低下头，一边走着，一边不断地用手擦拭不知是眼泪还是汗水的液体，体验着正吞噬自己的痛苦、剧烈的恐惧，和同时渗入其中令人匪夷所思的平静。

时间不会停息。

她回到椅子上，打开最后一个保鲜盒，把英惠僵硬的手拉过来触摸李子滑滑的果皮，然后把那嶙峋的手指圈起来，让妹妹握住其中一个。

她没有忘记李子是英惠最喜欢的水果之一。记得妹妹曾说过把李子放进嘴里不咀嚼，用舌头推来推去的感觉很好。可是现在，英惠的手没有任何反应。她觉得英惠的指甲薄得像一张纸。

「英惠！」

回荡在寂静病房里的声音显得很干涩。没有任何回答。她把脸凑近英惠的脸，这一刹那，奇迹般的，英惠睁开了眼睛。

「英惠！」

她望着英惠黑洞洞的眼睛，而那里只有自己的倒影。痛彻骨髓的绝望，使她几乎要瘫软在那里。

「你疯了吗？你真的疯了吗？」

她把这几年自己一直无法相信的疑问，第一次甩给了英惠。

「你真的疯了吗？」

她察觉到不可名状的恐惧，慢慢地把身子退了回来。病房的寂静像吸满了水的棉花一样塞进了她的耳朵里。

「也许……」她打破了沉默，轻轻地说道：「要比想象中简单……」她迟疑片刻后，继续说着：「我是说……发疯。」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把食指放在妹妹的人中穴，温暖的气息有规律地刺激着她的指尖。她的嘴唇微微抖动着。

她正经历着的这些忧虑和不眠，英惠是不是很早之前就已经体验过，并且程度比自己更深呢？然后在某一瞬间，英惠的手终于放开了系着正常生活的细绳……

在失眠的那几个月里，她经常在一片混乱中想到：如果不是知友，如果不是他带给自己的责任，自己也会放掉那根细绳。

这样的痛苦，唯有在一场开怀大笑后才能奇迹般痊愈，在她被知友的一句话或一个举动逗笑后，茫然、空虚甚至痛苦随即不翼而飞。在这样的时候，她能笑出声的这个事实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让她再度发笑。诚然，这些笑声是狂噪的成分多过快乐，但知友依然乐于看到。

「这样呢，妈妈？这样做会让妈妈笑吗？」

知友会反复方才的举动。例如噘着小嘴，用手在额头上比出两个角；做出突然摔倒的样子；或者把脸夹在两腿间用呆呆地声音叫「妈妈，妈妈」，他试着用这些滑稽的行为来博得妈妈的笑声，他更喜欢笑着的妈妈。她的笑声越大，知友就更加努力地想要逗她开心，最终他会把所有曾经让妈妈笑出来的动作全部表演一番。知友不知道自己的拚命努力，反而加深了她的罪恶感，最终笑声会变成无声的呜咽。

活着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每次笑完后，她总是这么想。在经历一些事情后，在体验过各种难以忍受的灾难后，人们还是照样能吃，能喝，能睡，能拉地生活下去，还可以发出爽朗的大笑。当认识到自己也是这么活着的时候，曾经遗忘的悲伤又像睡意那样缓缓地被唤起。

然而，当孩子散发着温暖气息的小小身体躺在身边，干净无邪的小脸沉沉地进入梦乡之后，她的夜晚就准确无误地拉开帷幕。

知友醒过来之前三、四个小时的凌晨，天色还很暗。在那个时间里，无法感受任何生物的气息，那时间如同永恒一样漫长、像无底沼泽那样深邃，只要蜷着身子躺在空空的浴缸里闭上眼睛，就会感受到阴森森的树林黑压压地扑过来。黑色的雨丝像矛那样刺穿英惠的身子，她嶙峋的双脚被泥土掩埋。为了在脑海中擦掉这个画面，她用力地甩甩头，却又会发现盛夏的树木像是嫩绿色的火花一样在面前燃烧起来。难道是因为听过英惠的幻想吗？至今见过的无数棵树木，无情地笼罩着全世界的林海，仿佛都化作火焰，裹在她的身体上熊熊燃烧。她不明白，这些在晨曦中冒着绿色火焰的树木在向她们倾诉着什么。

那不是温暖的言辞，也不是安慰她、给她勇气的话语。反之，那是冷酷的、冰冷的生命之语。不管她怎么环顾，怎么寻找，也没有发现能接纳自己生命的一棵树。没有哪棵树愿意收留她，只是像一只活生生的猛兽那样，顽强而威严地矗立在那里而已。

时间不会停息。

她扣紧了所有保鲜盒的盖子，然后从保温瓶开始把所有东西依次放进背包，拉上了拉链。

隔着这个皮囊一样的肉体，英惠的灵魂到底进入了哪个时空呢？英惠直直倒立着的样子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在英惠看来，或许那不是水泥地板，而是森林中的某一处？从英惠身上长出坚韧的枝条，从白色的双手长出的树根，抓住黑色的泥土了吗？紧紧伸着的细腰能撑得住来自两边的力量吗？当阳光贯通英惠全身的时候，从地下涌上来的水逆流而上渗入到她的体内的时候，她的两腿之间绽放出鲜花了吗？当英惠倒立着舒展全身的时候，在她的灵魂深处正发生着这一切吗？

「可是……」她说出声：「你在慢慢死去啊！」她的声音逐渐变大，「你只是躺在床上，慢慢地死去，仅此而已。」

她咬嘴唇，努力克制着想一把捧住英惠表情麻木的脸蛋，使劲摇晃、摔打她傀儡般身体的冲动。

留给她的时间所剩无几了。

她背起背包，把椅子往后推，弯着腰走出了病房。她回头望望僵硬地躺在床上的英惠。她比刚才更加狠狠地咬紧双唇，然后迈步走向大厅。

留着短发的护士手里提着小小的塑料篮，坐到了大厅的桌子前面。篮子中装着各种各样的指甲刀。患者们排着长队，挨个儿过来领指甲刀。也许是每人喜欢的指甲刀各不相同，所以他们要花很长时间仔细挑拣。在另一旁，把头发扎起来的护士正给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剪指甲。

她静静地站着，望着眼前的情景。锋利、尖锐的东西和长条的能勒住脖子的东西，患者是不能携带的。因为这些物品不仅能伤害别人，也能自残。她望着为能在规定时间内交还指甲刀而正认真修剪指甲的患者们。此刻，挂钟的时针正指着两点五分。

医生身上的白袍在玻璃门上一晃而过，大厅的出入门打开了。进来的是英惠的主治医生。他转过身熟练地锁住了门锁。也许哪家大医院都是一样，但是在精神病院，专家的权威性更为凸显。患者们看到他像是发现救世主似的，马上跑过去将他团团围住。

「医生，等一下，您有没有跟我家那位通过话啊？只要您说一句可以出院……」一个中年男人把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塞进医师袍的口袋里。「这是我老婆的电话号码，求您打个电话……」

这时，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抢在中间：「医生，给我换个药吧，耳朵里老是嗡嗡响。」

刚说完，那个被害妄想症患者就凑近身子，冲着医生大喊道：「医生，能跟您谈谈吗？那人老动手打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你怎么又这样？为什么用脚踢我？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那个女人用一只脚咚咚地踩着地面，皱着眉头的脸上与其说是暴戾之色，还不如说是深深的不安和痛苦。

医生面带职业微笑，开口哄着那个女患者：「我什么时候用脚踢你了？等一下，我先跟他说会儿话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耳鸣的……」

这时，大厅的大门重新打开了，这次进来一位以前没见过的医生。

「是内科医师。」

不知何时，熙珠站到她的身边，提醒了一句。看来是每家精神病院都得常驻的内科医师。不知道是因为不显老还是真的很年轻，他虽然看着有些冷漠，但是一眼望去是个聪明机灵的青年。这时，英惠的主治医生终于走出患者们的包围圈，发出踢跣的脚步声向她走过来。她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

「跟她谈过了吗？」

「在我看来，她好像没有意识……」

「从外表看是那样，但所有的肌肉都是紧绷的。这不是没有意识，而是把意识紧紧地集中在某件事或某一处。等你看了那种状态被打破时的反应，就会知道我现在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医生的态度很认真，也显得有点紧张。

「接下来的治疗，您作为家人可能别亲眼目睹比较好。如果我们觉得您在场会让情况恶化，会请您赶紧出去。」

「知道了，可是……」

医生打断她的话：「我想一切会很顺利的。」

看护肩上扛着使劲挣扎的英惠，通过走廊，进入了空着的双人病房。她跟在医生和护士身后也进去了。正如医生所说，英惠的意识很清醒。英惠扭动着身子做出激烈的反抗，让她怎么也不敢相

信眼前的这个人刚才正直挺挺地躺在自己的面前。模糊得几乎听不懂的呼喊声从英惠的嗓子中迸出来：

「……放开……放……开！」

两名看护和一名护士跑过来把拚命挣扎的英惠压在床上，然后绑紧四肢。

「请您到外面去。」护士长对犹豫徘徊的她说道，「家人对这样的场面一般都很难接受，请您尽快离开。」

这时，英惠转向她，盯着她的眼神发出了光芒，呼叫声也变得更加激烈。没有音节的话语像洪水般倾泻出来，英惠扭动着被绑的四肢，仿佛要挣开绳索，向她扑过来。

她不知不觉走到了英惠身边。英惠细细的胳膊使劲扭动着，口里开始冒出白色的泡沫。

「不……要！……」

英惠第一次喊出了清晰的音节，不过声音像是困兽的咆哮。

「不……要！……不想……吃！……」

她用双手捧住了英惠不断抖动的脸颊。

「英惠，英惠！」

英惠充满恐怖的眼神攫住了她的目光。

「请出去，您只会碍事！」

看护把手伸进她的腋下一把拉起她，还没等她反抗就把她推出了病房。站在门外的护士抓住了她的手臂。

「您还是站在这里吧，患者见到您会变得更激动!」

英惠的主治医生戴起了手套，从护士长手里接过软管，在上面涂匀润滑油。这期间，看护努力地用手固定住英惠的脸。见到软管凑过来，英惠的脸顿时变得通红，扭动着脖子要甩开看护的双手。正如看护说的那样，真不知道这股强大的力气来自哪里。她不知不觉中向前走了一步，护士拽住她的手制止了她。英惠消瘦的脸终于被看护牢牢控制住，趁这个机会，主治医生把管子塞进了英惠的鼻子。

「妈的，又被堵住了!」

主治医生叹息般大喊一声。英惠尽了可能张大了嘴，企图堵住喉头，所以管子从口中弯了出来。站在一旁的内科医师拿着装有米汤的注射器，皱起了眉头。主治医生从英惠的鼻孔中抽出软管。

「来，再试一次，这次要更快一点!」

软管上重新涂满润滑剂。健壮的看着护又压住了英惠不停挣扎的脸。软管再次插进了英惠的鼻孔。

「好了，这下可以了!」

医生的口中发出了短促的叹息声。内科医师敏捷地往软管推进米汤。站在门外抓着她手臂的护士轻轻地向她说道：「好了，成功了! 接着得让她睡觉。怕她会呕吐。」

然而，当护士长拿出镇静剂的瞬间，看护发出了惊叫。她甩开被抓住的手跑进病房。

「让开，都让开!」

她推开主治医生的肩膀站在英惠的面前。手握软管的看护脸上全是鲜血。鲜血从软管和英惠的口中接连喷出来。手握注射器的内科医师连连往后退。

「赶紧把它拿走，赶紧把这个管子拿走！」

看护一把抓住她的肩膀，把不由自主地尖叫着的她推到了一旁，趁这个时间，主治医生从正在激烈挣扎的英惠身上抽出了长长的软管。

「不要乱动，安静点，安静点！」主治医生冲英惠喊道。

「镇静剂！」

看到护士长把镇静剂递给医生，她喊道：「不要！」

站在一旁望着这边的她，咆哮着：「停下来，住手，不要做了！」

她咬了看护的手臂一口，再次跑到了床边。

「妈的，这是在干什么？」

看护发出了伴随呻吟的叫喊声。她直接跑到床边，一把抱住了英惠。英惠大口大口地吐出来的鲜血浸湿了她的开襟针织衫。

「求求你们不要再做了……求求你们……」

她紧紧握住护士长拿着注射器的手，感觉到英惠正在自己的怀里轻微地痉挛。

挽起袖子的白色医师袍上，溅满了英惠的鲜血。她愣愣地望着那一看就能联想起巨大漩涡的血印。

「得马上转院了，赶紧去首尔，解决胃出血的问题后，在那家医院能通过颈部血管注射蛋白质。虽然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为了延长生命，也只能这么做。」

她把刚打印出来的转院单放进背包走出了护士站。进入洗手间后无力地瘫坐在马桶前面，开始安静地吐起来。黄色的胃液伴着灰蒙蒙的茶水吐到了马桶里。

「傻瓜！」

她站在洗手台前，边洗脸，边用抖动的双唇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词。

能伤害的只有自己的身体，能随心所欲地控制的只剩下自己的身体。可是现在这也不行了。

她抬头望着自己映在镜子里的模样，脸湿漉漉的，在梦中流过无数次血的眼睛，不管怎么擦血也永远擦不干净。可是镜子里的这个女人现在没有哭泣。和往常一样，不带任何感情，只是默默地望着她而已。她怎么也不敢相信，刚才几乎要刺破耳膜的尖叫声，是从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来的。

像是喝醉了一样，她觉得整个走廊变得摇摇晃晃的。她努力地保持平衡，艰难地走向大厅。一抹阳光突然照射进来，使得阴沉沉的大厅顿时变得明亮。这是久别重逢的阳光。对阳光十分敏感的患者们，纷纷走到了窗户边。一个身穿便服的女人穿过他们之间，向她走了过来。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努力在眩晕中识别对方的脸。是熙珠小姐，可能是因为哭过，她的眼睛红红的。她是原本就多愁善感呢，还是作为患者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呢？

「怎么办啊？英惠要是现在离开的话……」

她握住了熙珠的手。「给你添麻烦了。」

她突然想伸出双臂紧紧地抱着熙珠，可是没有这么做，只是转头看看可怜巴巴地通过窗户玻璃望着远方的患者。他们的视线中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他们是被囚禁在这里的。正如熙珠，正如英惠。她没有忘记，把英惠囚禁在这里的正是自己。

东侧走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两名看护抬着躺在担架上的英惠迅速地走过来。刚才护士给她洗完了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闭着眼睛躺在担架上的英惠，像是进入梦乡的婴儿。熙珠急切地伸出自己的手，最后一次握了一下英惠枯槁的手，而她则把脸背了过去。

透过救护车的前窗玻璃，郁郁苍苍的森林映入了她眼中。在午后的阳光下，被雨淋湿的树叶，有如重获新生似的闪闪发光。

她把英惠还没干透的头发往耳后拂了拂。正如熙珠说过的那样，英惠的身子轻飘飘的，像孩子一样，被绒毛覆盖的皮肤显得白皙而柔软。她忆起她们儿时一起洗澡的情景，自己在英惠脊椎骨节节突出的后背上抹上肥皂，脑海里浮现出她们互相搓着背、洗着头的那些夜晚。

她用手抚摸着英惠的头发，仿佛回到了那个时候，变得脆弱而失去活力的头发，真像知友还在襁褓时的样子，仿佛看到婴儿细小的手指的错觉，使她心头一阵凄凉。

她从背包中拿出手机开了机，进医院后她就关机了。她翻着通讯簿，给邻居家的女士拨了电话：「晚上好，我是知友妈妈……有个亲戚住院了，我在医院……是，有点突然……不是，下午五点五十分，小区正门有幼儿园的车……对，基本上不会迟到……不会太晚，太晚的话我会带知友去医院。怎么能让他睡在您家……真的谢谢您！……有我电话号码吧？……我过一会儿再联系您。」

结束通话时，她才明白很久没有把知友托付给别人了。因为他离开后，她一直严格地遵守周末时间一定要跟孩子共度的原则。

她深深地皱着眉头，突如其来的睡意让她把后背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进入无尽的思绪中。

知友会很快长大的。他会自己看到，自己接触到其他人。该如何向他解释那个总会到达知友那里的街谈巷议呢？虽然他经常生病且天性敏感，但到现在为止还保持明朗性格的知友，还能一直这样开朗下去吗？

两个人裸露着全身，像藤蔓般纠缠在一起的画面，当时虽然深深打击过她，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不觉得这画面蕴藏着多少性的意味。叶子、花朵、绿色的枝蔓，被这些东西所覆盖的他们，现在想起来很陌生，仿佛那不属于人类，那扭动的动作更像是为了要从人的身体中解脱出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让他创作了这样的作品呢？为了这个奇妙而苍凉的画面，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当做赌注，并失去了所有。

「……妈妈的照片被风吹走了，我抬头看天空，嗯，有一只鸟飞过，这时从那只鸟那里传来了『我是妈妈……』的声音，然后，从鸟的身体里长出了两只手。」

这是很久以前，语言表达还不很清楚的知友从睡梦中惊醒后，眯着睡眼跟她讲过的梦境。看到知友脸上只有在哭泣之后才会出现的迷蒙微笑，她吓了一跳。知友躺在被窝里，用拳头揉着眼眶。

「可是，为什么说那是很悲伤的梦呢？那只鸟长成什么样子？什么颜色呢？」

「白色……嗯，很漂亮的一只鸟。」

知友深深地吸一口气后，把头埋在了她的胸前。他的哭泣让她心生凄楚，就像他尽力逗她笑的时候那样。孩子不是要求她做什么，也不是寻求帮助，只是感觉到悲伤，所以无声哭泣而已。她哄着知友说道：「嗯，那就是妈妈鸟了。」

知友没有抬头，扑在她的怀里点点头。她用双手抬起了知友的脸，说道：「你看，妈妈不是在这里吗？没变成白色小鸟吧？」

知友的嘴扭出一抹不确定的模糊微笑，鼻子像小狗般湿亮亮的。

「……你看，只是一场梦而已。」

真的是那样吗？那一刻，她屏住呼吸自问道：难道真的是一场梦，一个偶然的巧合吗？因为那正是她身着那件褪色的T恤，在晨曦中走出小区爬上后山，又从山上下来的早晨。

「只是一场梦而已。」

每当想起知友的小脸时，她总是会说出这句话。她被自己的声音惊醒，睁大眼睛，急忙看看身边人的脸色。救护车疾驰在颠簸的山路上。她拂了拂额头上的头发，手明显地不停颤抖着。

她至今都没法解释，当时的自己怎能那么轻易地想抛弃孩子，这是连自己都无法容忍的残忍而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她没法向任何人倾诉和博得宽恕。只是那种恐怖的真实感觉至今还能清晰地体验到。如果丈夫和英惠没有突破那道防线，没有强烈地把当时的一切冲毁，垮掉的肯定是自己，如果现在再次垮掉的话，自己肯定不能再回到现实中了。

那么，今天英惠吐出的鲜血，原来应该来自她的胸膛里吗？

英惠发出呻吟声，好像要醒过来。怕是又要吐血，她急忙把手帕放在英惠的嘴边。

「嗯嗯……」

英惠没有继续吐血，而是睁开了眼睛。黑色的眸子正盯着她，那片黑色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汹涌着呢？某种恐怖？某种愤怒？某种痛苦？还是她所不知道的，隐形的地狱？

「英惠？」她用干涩的声音叫了妹妹一声。

「……嗯，嗯。」

英惠不是在回答她，而是像要反抗似的把脸转了过去。她收回了刚伸出去、还在半空中颤抖的手。

她紧紧地咬了咬嘴唇。因为她突然想起了那天早上从后山走下来的路。冰冷的露珠浸湿了凉鞋，她没穿袜子的脚寒冷彻骨。她没有流下眼泪，只是任由冰冷的水气扩散到自己早已干涸的血管中，流进她的体内，渗进她的骨髓。

救护车刚好辗过一个坑，车体猛烈地颠簸了一下。她用力地抓住英惠的肩膀。

「这些……也许只是一场梦……」她把头低下去，把嘴巴紧贴在英惠的耳边，一字一句地说：「在梦中，会觉得梦里的事情全是真实的，可是等醒过来后，就会发现那些事情并不真实……所以啊，等哪天我们醒来后，到那时……」

她抬起了头。

救护车正飞驰在走出筑城山的最后一个弯道。有一只秃鹫模样的黑鸟，正展翅冲向天空中的乌云处。夏日的阳光很刺眼，她没有继续盯着那只正扇动着翅膀的大鸟。

她安静地吸了一口气。路边「熊熊燃烧着」的树木，像无数只大型猛兽侧身而立。她定定地凝视着。像等待回答一般，不，像是在反抗似的，她的眼神幽暗而强韧。

韩国的木瓜为生长在北方的宣木瓜，果实形似酪梨，非台湾常见之木瓜。木瓜茶为韩国传统茶饮之一。

《素食者》精采好评

心理疾病患者的内在存着另一个世界。某些画面、颜色、行为完全是超现实。怎么产生跟影响的？甚至内化成自己的生存意识，这部小说解释了一些身为人的悲哀。家庭的暴力、旁人的沉默无援、限于压力环境而无法脱离、让己身逐渐平面灰化，成为最不起眼的个体。这种安全其实是欺骗。《素食者》一步步推演出精神领域的偏轨，演绎出人之所以不想为人的过程，或失控的状态，是一部非常细腻的小说。

——颜艾琳（诗人）

* * *

《素食者》是一本会让人一直想读下去，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的小说。崩坏的局面从一开始似乎就若隐若现，但我们还是抱着兴奋的期待和悲伤的预感继续往前，就像人生。如果哈姆雷的问题是 To be, or not to be，那在《素食者》中就是「吃，或者不吃」。虽然整体的氛围是压抑悲伤的，但也因为小说人物的坦率，而让人有了一种平静安慰、甚至愉快的感觉。

——林蔚昀（作家）

* * *

这个故事恐怖地描绘出身边人的不可知，即你突然察觉你其实完全不认识身边的某个人……作品的三段式结构很精彩，逐渐地挖出更深、更黑暗的角落；作者笔法简洁却让人萦绕心头，最令人难忘的应该是其中压倒性的故事高潮，一个幻象似的、但情感上真实的片刻，这必然是今年最强有力的故事之一。这是部独创、扰动人心与令人难忘的作品。

——《出版人周刊》

* * *

这部作品以一种几近于催眠般的宁静氛围，被各种超现实的意象和令人惊恐、却可辨认出的绝望时刻打断，紧紧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韩江的书写，有力地展现了渴望所具有的毁灭力量，以及选择去拥抱还是否定这样的力量。故事用了许多几乎是奇幻式、教人陌生的细节，深入探索一种非常人性的觉察经验，也就是当人不再满足于为何生命仅是如此。一部不凡与迷人的作品，笔法优雅却强力扰动人心。

——《柯克斯评论》

* * *

这是韩江第一部在美国问世的作品（希望未来还能引进更多新作）……小说风格是写实、心理描述的，绝无留给读者这是篇童话或变形神话的回旋空间。我们都喜欢读女孩的鱼尾巴变成了人腿，或胳膊变成了树枝的故事，但是一个人却不可能成为一株绿色植物。主角英惠似乎没有理解，这一切让她变得危险与受到诅咒。

——《哈泼杂志》

* * *

简洁、惊人的小说……作者以优雅准确的笔法，呈现文化压迫之下的家庭失和，让读者在阅读中变成主角的同谋。

——《图书馆期刊》

* * *

多亏了卡夫卡，这部描述南韩女子在放弃肉食之后，身心上有了彻底转变的故事，会让你在阅读过程中掩口大惊。

——《欧普拉杂志》

* * *

有一辈的作家，企图探索每个人命运背后的秘密趋力、野心与苦难的故事，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这部小说处理了暴力、精神失常、文化的局限，和身体作为最后避难所与私人空间的价值。

——《阿根廷时报》

* * *

这部小说里那种近于变态的诱惑，源自字里行间的画面诗意。它们暴力又情色，仿佛恶梦。整部作品像是充满了大型花卉的房间，浓浓的麝香味掐住你的喉头。

——《绿色阿姆斯特丹人杂志》

* * *

黑暗梦魇、升温中的紧张、令人战栗的暴力……这部南韩作品真教人过瘾……这是一部官能、刺激和暴力的小说，充满了强有力的意象、骇人的色彩与让人不安的质问……逐句读来，这个故事精彩无比……很难有作品可与之匹敌。

——《卫报》

* * *

这是一部奇特迷人的小说；故事里充满虚无，却也有着抒情。书写风格收敛，即使是描述最狂热与暴力的片段亦然。这部作品有着超现实和魔法的特质，特别是在描述自然与身体景观时，读来是如此动人，尽管诸多磨难围绕仍不减其美丽。

——Arifa Akbar, 《独立报》

* * *

这部短短的小说是我读过最骇人的作品之一……既刺激又富想象力……作者展现了在这个讲究礼貌的社会中，自然、性别与艺术如何相互冲撞……那些勇于建立自己身分认同的女人都会被处死。叙事清楚地告诉我们，韩国礼教的压力谋杀了她们……让人坐立难安的小说。

——Julia Pascal, 《独立报》

* * *

奇特、优雅的故事……这个后人类奇幻故事最让人不解之处，是当身边人都施以压迫与否定的世界，主人翁似乎是找到了合理出路。》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 * *

这部小说很快地以它对内心创痛的毁灭性研究，达到了黑暗、威吓的才华，类似于天才的日本作家小川洋子……这部作品并非只是对于虐待女性的警示故事，它更是对于折磨与苦难的思索，讨论躲避与一位梦想家如何逃脱。更重要的是，故事谈的是空虚、所有的希望与安慰都将落空后无计可施的愤怒……探索野蛮之美和令人不安的身体。

——《爱尔兰时报》

书 名：素食者

原文书名：채식주의자

作 者：韩江

译者：千日

封面设计：朱正

营销企划：林芳如、王淳眉

企划统筹：骆汉琦

营运总监：卢金城

业务发行：邱绍溢

业务统筹：郭其彬

责任编辑：吴佳珍

副总编辑：何维民

总编辑：李亚南

* * *

发行人：苏拾平

出 版：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松山区复兴北路 331 号 4 楼

电 话：(02) 2715-2022

传 真：(02) 2715-2021

读者服务信箱：service@azothbooks.com

漫游者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azothbooks.read>

发行或营运统筹：大雁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 105 松山区复兴北路 333 号 11 楼之 4

划拨账号：50022001

户 名：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 *

电 子 书：初版：2017 年 5 月

建议价格：台币 185 元

I S B N： 978-986-489-041-5 (EPUB)

* * *

纸 本 书：初版首刷：2016 年 4 月

建议价格：台币 280 元

I S B N： 978-986-5671-92-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

The Vegetarian © 2007 by Han Kang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Changbi Publishers, Inc.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KL Management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Azoth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素食者

作者：韩江（Han Kang） | 译者：千日 | 出版者：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出版日期：
2016 年 4 月 | 文件格式：txt | 档案制作日期：2016/05/24 | 档案制作：群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

韩江（Han Kang）

1970 年生，韩国文坛新生代畅销女作家，父亲也是小说家。她毕业于延世大学国文系，现任韩国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她 1993 年在《文学与社会》季刊发表诗作，来年以小说《红锚》荣获《首尔新闻报》的年度春季文学奖，开始进入文坛；1999 年以作品《童佛》赢得「韩国小说文学奖」，2000 年赢得「今日青年艺术家奖」，2005 年，以中篇小说《胎记》荣获「李箱文学奖」，成为史上第一位获此文学大奖的「70 后」作家，2010 年以《战斗气息》荣获「东里文学奖」、2014

年以《少年来了》荣获「万海文学奖」等等。除了本书《素食者》(2007)之外，她还有《黑鹿》(1998)、《你冰冷的手》(2002)、《希腊语课》(2011)等小说作品。

2014 年她受邀参加伦敦书展，同行者有以《请照顾我妈妈》扬名国际的申京淑、韩国百万畅销历史小说《罪囚 645 号》作家李正明。在书展期间，多家英美欧媒体对于韩江的小说作品深感兴趣，评论她写作大胆，跳脱旧式的文学框架。有韩国文学评论家称她为「一位印象派作家，擅长捕捉瞬间掠过的情感，据此勾勒生命里注定的情感基调，她潜心研究的是绝望至极中才可以感受到的那束微弱救赎之光。」

《素食者》已卖出英、美、德、法、荷、澳洲等国版权，2015 年 1 月在英国出版后，频传好评和畅销佳绩，登上《伦敦标准晚报》畅销文学小说第 2 名，将英美畅销悬疑小说冠军《列车上的女孩》挤到第 4 名。美国于 2016 年 2 月出版后亦登上独立书商协会畅销榜，并入围 2016 年的布克奖。

译者简介

千日

曾用笔名千太阳。1976 年生，1999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翻译学会韩语、日语资深会员。译作有《水浒传》、《十八国略》、《池袋西口公园》系列等多部韩日图书。

目录

封面

第一部 素食主义者

第二部 胎记

第三部 树火

《素食者》精采好评

第一部

素食主义者

我又做梦了。不知是谁杀了人，……我要嘛是凶手，要嘛是被害者。

一个个短暂的梦境接连不断地扑过来。先是动物们闪着光的眼睛，继而是流淌着的鲜血，被挖开的头盖骨，然后一切又回到动物的眼睛，像是从我肚子里浮上来的眼睛……

在妻子还没有成为素食主义者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她身上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坦白说，即使是第一次和她见面的时候，我也没有产生什么怦然心动的感觉。不高不矮的个子、不长不短的头、病厌厌的泛黄皮肤、单眼皮、稍稍突出的颧骨、仿佛害怕张扬个性似的黯淡平凡穿着——她走到我的桌前时，脚蹬款式最简单的黑色皮鞋，步伐不紧不慢，看起来既不强壮高大，也算不上弱不禁风。

我跟她结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她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缺点。跟可爱、才华、优雅丝毫沾不上边的性格，对我来说是很舒适自在的。这样，我就没有必要为了得到她的芳心而装作有学问的样子，也没有必要为了跟她约会而慌慌张张，更没有必要跟那些时装杂志上的男明星做比较，然后唉声叹气的。我那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微微凸起的下腹部，怎么努力都长不出肌肉的纤细四肢，还有一直让我陷入自卑中的短小阴茎，这些对她来说似乎都无关紧要。

我一直都不喜欢那些过「度」的事情。小时候，我带领着一帮比自己小两三岁的淘气鬼，在我们那群当上了小头头；长大后，考取到能够拿到不错奖学金的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很器重自己能力的小公司上班，并能按时领取为数不多的薪水，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满足。所以，能和看似这世界上最平凡的她结婚，对我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些被冠以美丽可爱、聪明伶俐、性感妖艳、豪门公主等字眼的女孩子，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不合适的。

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她完美地扮演了平凡妻子的角色。每天早上六点按时起床，为我准备米饭、汤和一条煎鱼。而且，她还做着出阁之前就开始的兼职工作，或多或少地补贴家计。以前她上过一年的计算机绘图培训班，婚后继续在那里当助教，也会接一些出版社的漫画稿，在家里做给对话框嵌入台词的工作。

妻子少言寡语，很少主动跟我要什么东西，即使我晚上回家晚了，她也不会管我。难得在一起的节假日，她也没有提过要一起外出之类的要求。一整个下午，我手里握着遥控器在客厅里打滚，她也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闭门不出。我想她是在工作或者读书——妻子的兴趣好像也只有读书，她阅读的图书对我来说是连翻都不想翻的无聊书籍。每到吃饭的时候，她就悄悄地出来，默默地准备饭菜。其实，跟这样的女人生活，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可是跟那些令我厌恶的、每天都要给丈夫的同事或朋友打电话确认行踪，或定期找碴儿引发一场世纪大战的女人相比，她的表现已经足以让我谢天谢地了。

跟其他人比起来，她唯一有些不同的是：她不喜欢穿胸罩。在短暂又毫无激情的恋爱期间，有次我偶然把手搭在她的后背，发现隔着开襟针织衫居然摸不到胸罩的带子。忍着微微的兴奋，我用新奇的眼光审视着她的反应，想要确认她是不是在向我表达什么无声的暧昧信号。结果我泄气地发现，她根本没有试图发出任何信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难道只是因为懒惰或者根本不在意这

件事吗？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对于几乎可以用「太平公主」来形容的妻子来说，不穿胸罩是相当不合适的事情。我想，如果她肯在胸罩里面垫上厚厚海绵的话，在朋友面前我也不至于这么没有面子。

结婚后，妻子在家时干脆就不穿胸罩。在夏天，如果有事要外出，为了防止乳头突出，她才勉强穿上胸罩。然而几乎不到一分钟，她就会把胸罩后背的搭扣解开。穿浅色上衣或紧身衣服时，解开的搭扣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可她却毫不在意。面对我的指责，她宁愿在大热天再套一件背心，也不愿意穿上胸罩。她辩解说，胸罩会紧压胸部，让她觉得胸闷。没穿过胸罩的我，当然不知道这会有多闷。可是我却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讨厌穿胸罩，所以她的过激反应只是让我觉得很奇怪。

除此之外，一切都很顺利。今年，我们已经进入婚姻的第五年，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热恋过，所以我想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倦怠期出现。去年秋天开始贷款买了房子，在此之前，妻子一直拖延怀孕的计划，我想现在终于也到了该当爸爸的时候了。我从没想过自己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直到二月份的那个凌晨，我愕然发现妻子身着睡衣站在冰箱前面的那个瞬间。

「老婆，你在做什么？」

我原本要打开洗手间电灯的手僵在了半空，愣愣地问着。此时差不多是凌晨四点，因昨晚聚会时喝了太多烧酒，我在难忍的口渴和尿意中醒了过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忍受着阵阵寒意，望着妻子站着的地方。睡意和醉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妻子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望着冰箱。黑暗中，虽然无法看清她脸上的表情，但我仍然感到一丝恐惧。她那一头没有染过色的浓密黑发，此时蓬松散乱。她穿着那件一直拖到脚踝处的白色睡裙，裙襞像往常一样，微微地往上卷起。

和房间不一样，厨房中有些寒冷。如果是平时，怕冷的妻子肯定早已披上开襟针织衫，并套上毛拖鞋。可是此时她只是光着脚，身着这件单薄的睡衣，像没有听到我说话那样，愣愣地站在那里。

我忍不住想：冰箱那边或许有什么我看不见的「鬼魂」站在那里。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传说中的梦游？我走到有如石像般凝立着的妻子身边。

「怎么了？你在做什么……」

当我把手搭在她肩膀上的时候，她并没有露出惊讶之色。出乎我的意料，她并不是没有意识，而是清楚地知道我走到她身边的事实。她一定听到了我的问话，却无视我的存在。就像以前她陷在凌晨电视剧的剧情中，当我深夜回家时，明明知道我回来了却看都不看我一眼那样。这凌晨四点的厨房，在泛白的冰箱门前，到底有什么东西竟能让她如此出神呢？

「老婆！」

逐渐适应了黑暗的我看到了她的侧脸。她紧紧地咬着双唇，眼睛中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出奇冷淡的光芒。

「……我做梦了。」她的声音在寂静中异常清晰。

「梦？你在说什么？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我有些不耐烦。

她转过身慢慢地向敞开门的房间走去。进去之后，她静静地关上了背后的门，把我当做空气一般丢在黑暗的厨房。我呆呆地望着那扇一口吞掉她白色身影的房门。

我进了洗手间，打开电灯开关。这几天的气温一直都在摄氏负十度左右。几个小时前我刚洗了澡，被水溅到的拖鞋此时依然冰冷潮湿。从浴缸上方那黑洞洞的换气口以及地板和墙壁上的白色瓷砖中，我体会到了残酷季节的寂寞感觉。

当我回到房间时，妻子蜷缩在床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像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房里一样，当然啦，这是我的错觉。屏住呼吸侧耳倾听，一丝细微的呼吸声传入了我的耳朵里，这声音不像是处在睡眠之中的人发出的。我只要一伸手便能触摸到她那温暖的肉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不想触碰她。我甚至不想和她搭话。

我蜷在被子里怅然若失，迷茫地望着透过灰色窗帘洒满房间的冬日晨光。我抬起头扫了一眼挂钟，慌忙起身夺门而出。我对站在厨房冰箱旁的妻子喊道：「你疯了吗？为什么不叫醒我？现在都几点了……」

我感到脚底下像是踩到了什么软绵绵的东西，低头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妻子依然穿着昨晚那件睡衣，耷拉着蓬松的头发蜷坐在那里。以她的身体为中心，厨房的整个地面都被黑、白两色的塑料袋和密封容器摆得满满当当，简直没一处可以落脚的地方。吃火锅用的牛肉片、五花肉、两块硕大的牛腱、装在保鲜袋里的鱿鱼、住在乡下的岳母前些日子送来的鳗鱼、用黄绳捆得紧紧的干黄花鱼、未拆封的冷冻饺子，还有一大堆我根本不知里面为何物的袋子。妻子正一个个将它们装入大大的垃圾袋中。

「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我终于失去理智，大声地喊了出来。她却跟昨晚一样，依然无视我的存在，手里一直忙个不停：将牛肉、猪肉、鸡肉块以及少说也值二十万韩元的海鳗统统倒入垃圾袋内。

「你没吃错药吧？为什么要把这些都扔掉？」

我跑上前去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妻子的腕力大得出乎我的意料，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才勉强使她放下了袋子。妻子揉搓着发红的右手腕，用一如往常的沉着语气说道：「我做梦了。」

又是这句话。妻子极其平静，面无表情地与我四目相对。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该死的……」我慌忙翻找着扔在客厅沙发上的外套，最后在内侧口袋中一把抓住了正发出刺耳铃声的电话。

「真抱歉，家里有些急事……真的很抱歉，我会尽力赶到的。不不，我马上就到，一会儿……不，您不能这样，请您再等我一会儿，真的很抱歉。好，我现在不方便说话……」

我挂掉电话，急匆匆地冲进浴室，手忙脚乱地刮胡子，以至于脸被刮胡刀划出了两道口子。

「有没有熨好的衬衫？」

妻子没有回答。我边破口大骂边在浴室洗衣盆里翻出昨天扔进去的衬衫——好在并没有太多褶皱。就在我把领带像围巾一样挂在脖子上、穿上袜子、整理笔记本和钱包的时候，妻子仍在厨房中迟迟没有出来。结婚五年来，我还是头一次在没有妻子的照料和送别中上班。

「你疯了吗，简直太不象话了！」

我穿上不久前才买的皮鞋，由于新皮鞋特别紧，我好不容易才将两只脚塞了进去。冲出玄关后，我发现电梯停靠在最高楼层，只好无奈地一路跑下三层楼梯。当我跑进即将关上门的地铁时，透过黑暗的窗户，我望见映在车窗玻璃上自己那憔悴的脸庞。我理理头发，系好领带，用手抹平衬衫上的皱褶。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妻子那面无表情的样子以及僵硬的语气。

我做梦了。这句话妻子重复过两次。

隧道的黑影里，妻子的脸庞在飞驰而去的车窗外一闪而过。那张脸如同第一次见面般陌生得不可思议。然而，我必须在三十分钟内想好该如何向客户解释迟到的原因，并整理好今天要介绍的方

案，根本无暇去思考妻子的异常举动。我心中细忖：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早点下班，打从换了部门之后，几个月来我还没有在十二点之前下过班。

我做梦了。

幽深黑暗的树林，看不到一个人影。长着细尖叶子的树枝将我的手臂和脸颊划出了一道道血痕。

我分明记得是跟别人结伴而来的，可现在却一个人在这里迷路了。恐惧与寒冷交织在一起，我穿过冻结的溪谷，发现了一处亮着灯、像草棚一样的建筑物。我走上前去，拨开像苫席一样的门，而在进去的那一瞬间，我看到数百个硕大的火红色肉块系在长长的竹竿上。有些还在滴着鲜血。我拨开那数之不尽的肉块，却怎么也找不到对面的出口，身上的白衣服早已经鲜血淋漓。

我真不知自己是如何逃脱的。逆着溪流一路奔跑，突然间森林豁然开朗，春天的树木一片青绿，郁郁葱葱。小孩子们成群结队，一股极其好闻的味道扑鼻而来。很多出来野餐的家庭坐在草地上闲聊着，有人席地而坐，有人正在开心地吃着紫菜包饭，还有人在一旁烤肉，动听的歌声和欢快的笑声不绝于耳。到处都弥漫着一种静谧闲适的气氛。

而我却有些害怕。我的衣服上还沾着斑斑鲜血。趁大家不注意，我赶紧藏在一棵树后。我的双手、嘴角上全是血迹。因为在草棚时，我太饿了，捡起掉在地上的肉块，送进了嘴中。用牙齿咀嚼生肉的那种感觉，我依然记忆犹新。

我的眼睛映在地面的血泊中，闪闪地发出凶残的光芒。这的确是我的脸，但是那表情和眼神又如此陌生，恍如初见。我一时也无法说明那种感觉，仿佛这见过无数次的熟悉的脸并不是我的……就是这种活生生的、奇怪而又恐惧的感觉。

妻子准备的晚餐只有生菜叶、大酱、没有放牛肉和蛤蜊肉的海带汤以及泡菜。

「搞什么？就因为做梦就把肉全都扔掉了？你知道那些肉有多贵吗？」

我从椅子前站起身，打开冰箱——果然空空如也，里面只有味噌粉、辣椒粉、冷冻的辣椒和一袋蒜末。

「给我煎个蛋饼吧，今天真是累得不行，午饭都没好好吃。」

「鸡蛋也都扔掉了。」

「什么？」

「牛奶也不喝了。」

「真拿你没办法！连我都不准吃肉了吗？」

「我不能把那些东西放到冰箱里，我实在受不了。」

怎么能变得如此自私！我死死地盯着妻子的脸。她耷拉着眼皮，表情比往常还要平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她的身上居然有如此自私而又自以为是的习性，原来她是这么不讲理的女人。

「这么说，今后家里再也不吃肉了吗？」

「反正你在家也只吃早餐嘛，午饭和晚饭还是会经常吃肉的呀……早餐一顿不吃肉会死吗？」

妻子居然理直气壮，应对得头头是道。

「好好好，就算我可以这样，那你呢？你从现在开始也不吃肉了吗？」

她点了点头。

「哦，到什么时候为止？」

「……以后一直这样。」

我哑口无言。我也十分清楚，如今素食主义确实大行其道。这些素食主义者大都想着要健康长寿，或者想要改变过敏、异位性皮肤炎体质，还有的声称为了环保，当然，还有遁入空门的僧人是为了不杀生的戒律。然而妻子又不是青春期的少女，不是为了减肥，也不是出于健康的考虑，更不是撞了邪，这又是别扭个什么劲儿呢？仅仅因为做了一场噩梦便如此大张旗鼓地彻底改变饮食习惯，也太夸张了！而且还完全无视丈夫的劝阻，真是不可理喻！

如果从一开始妻子就说自己受不了肉食的话，那还尚可理解，但结婚前她的食性可是非常好的，这一点颇合我意。她的拿手菜是烤排骨，每当家人聚餐时，妻子总是一手拿着肉钳一手拿着大剪刀，熟练地翻烤着排骨。不光是烤排骨，妻子做出的料理都很美味可口：用生姜末和糖浆浸渍后，炸得香甜可口的五花肉；把肉片用胡椒、盐和麻油调味后再裹上糯米粉烤，这道菜可是她的独门绝技；将剁碎的牛肉和在水里泡好的大米用麻油炒过，之后在上面铺一层豆芽，就变成了浓香扑鼻的豆芽拌饭；放入大马铃薯块的鸡肉汤也同样美味可口，鸡肉饱吸了微辣汤汁的味道，我一顿饭就能消灭三大盘……

然而现在，妻子准备的饭菜都是些什么！她斜坐在椅子上，默默喝着令人食欲全无的海带汤。我把米饭和大酱包在生菜叶子里，发泄似的狠狠咀嚼起来。我突然意识到：对眼前的这个女人，自己竟一无所知。

「不吃吗？」她用心不在焉的口气问道，像个已生育过四个子女的中年妇女一样。她并不理会此时不满地注视着她的我，兀自大口大口地嚼着泡菜。

直到开春，妻子并没有任何改变。每天早餐只能吃蔬菜，对此我倒也没有什么不满。如果一个人彻底地改变了，另一个人也只能随之改变。

她日渐消瘦，原本突出的颧骨显得更加高耸；尚若不化妆的话，皮肤就像病人一般苍白憔悴。如果大家都像妻子这样能坚决地拒绝肉食，这世界上就没有人会为自己的减肥计划而愁眉不展了。但是我知道，妻子的消瘦不是因为改吃素食，而是因为她做的梦。事实上，她几乎彻夜难眠。

妻子绝不是勤快之人。以前，每当我深夜晚归时，她常常早已沉沉睡去。而现在，就算我凌晨到家梳洗上床后，她仍然不进房睡觉。她不看书，不上网，也不看电视，我唯一能想到的是她大概忙着给漫画上台词，但这工作也不可能花这么多时间。

她大概凌晨五点钟才上床入睡，而这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也往往似睡非睡，且常常会在短促的呻吟声中突然惊醒。每天清晨，我在餐桌前面对的都是她那蓬松的头发和粗糙的脸庞，以及布满血丝的双眼。而且，她几乎不动什么饭菜。

更令人头疼的是，她已经不再想与我做爱。过去，妻子总是二话不说就满足我，有时还挺主动的。但现在，只要我的手在她肩上一放，她就会静静地躲开。记得有一次，我问她原因：「到底怎么了？」

「我累了。」

「所以我才说让你吃肉啊。不吃肉怎么会有力气呢？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的。」

「其实……」

「什么？」

「……是因为有股味道。」

「味道？」

「肉味——你身体上的肉味。」

我不禁笑出声来。「你刚才没看到吗？我才刚洗完澡，哪来的味道呢？」

她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有，那味道会从每一个毛孔中散发出来。」

我有时有种不祥之感：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早期病状？传说中的偏执症、妄想症、神经衰弱等病症的早期症状？

可是，我却很难判定她是不是真的疯了。她像平常一样少言寡语，但还是会做好家事。一到周末，她会拌两样野菜，或用蘑菇代替肉类做出一盘炒杂菜。如果考虑到当下流行的素食主义，这一切自然无可厚非。然而，她却一直无法入睡，每当清晨看见她呆滞得像被什么东西深深压着的表情，餐桌上的饭菜就更加难以下咽了。我问她原因，她只是淡淡地回答说「我做梦了」。我没有问过她，那究竟是怎样的梦境。我曾听她讲起黑暗深林中的草棚和映在血泊中那张脸的故事，这种事听过一次就够了。

妻子在我无法涉入、无法得知、也不想得知的梦境折磨中渐渐消瘦，一开始像舞者一样纤细苗条，到后来已经像病人一样骨瘦如柴。每当我有不祥的预感时，就安慰自己说：在小镇经营木材加工厂的岳父岳母、为人和善的大姨子和小舅子，他们谁也不像是有精神疾病的样子。

我脑海中一想到她家人的样子，氤氲的烟气便混着浓烈的烧蒜味升腾而来。妻子的家族是韩国最平凡不过的和乐融融的家庭。家人之间经常热闹地聚在一起，觥筹交错之间，烤肉的油脂滋滋地冒出青烟，女人们则在厨房里高声地谈笑。岳父特别喜欢生拌牛肉，岳母则特别擅长切生鱼片，大姨子和妻子挥舞着剔骨刀，能利落地将一整只鸡剁成细碎的鸡块。妻子可以从容地将几只蟑螂拍死，而这种生活能力正是我喜欢的——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挑了又挑、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人。

就算她的状态实在令人可疑，我也不考虑去找心理医生为她咨询或者治疗。即使我对别人的事可以宽容地说「心理疾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落在自己的身上，就完全不是那么轻松了。坦白说，我对怪异的事情根本没有一点儿耐性。

做那场梦的前一天早上，我正在切冻肉。而你带着怒气催促道：「该死的，怎么这么磨磨蹭蹭？」

你不是不知道，每当你一着急，我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越想快就越是一团乱，慌里慌张的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快，快一点儿，我握着刀的手忙个不停。突然砧板向前移动了一下，我一下子切到了手指，瞬间，刀刃上出现了一抹血痕。

我抬起食指，一滴鲜血正绽放开来，圆了，更圆了。我将食指放入嘴中，鲜红的颜色伴随着奇异而微甜的味道，让我似乎变得镇静了一些。

夹起第二块烤牛肉放到口中咀嚼的你，突然将肉吐了出来。你捡起那闪闪发光的東西，一下子暴跳如雷：「这是什么！不是刀齿吗！吞下去的话该怎么办啊！差一点儿就死掉了！」

我愣愣地望着眉头紧皱、大发雷霆的你，不知为什么，那时的我毫不吃惊，反而更加沉着，像是有一只冰冷的手抚摸了一下我的额头。所有包围着我的东西像突如其来的退潮一样离我而去。餐桌、你、厨房的一切物品，唯有我和我身下的椅子留在无尽的空间之中。

翌日凌晨，我第一次见到了草棚里的血泊和映在上面的那张脸。

获取更多网盘资源，请关注微博博主：新片菌

获取更多网盘资源，请关注微博博主：新片菌

「嘴唇怎么了，没有化妆吗？」

我脱下了皮鞋。妻子披着一件黑风衣，茫然地站在那里。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进房间里。

「你打算以现在的模样出门吗？」

我们的身影双双映在化妆台的镜子中。

「再化一遍妆！」

妻子轻轻地甩开我的手。她打开粉盒将粉拍在脸上，草草地扑上一层后，她的脸活像沾满灰尘的布娃娃。她在发灰的嘴唇上涂了厚厚的珊瑚色口红，那病人般苍白的脸色即刻消散了。我轻舒一口气：「不早了，抓紧时间吧。」

我走在前面，打开了玄关门，一只手按着电梯的按钮，焦躁地盯着妻子拖拖拉拉地穿上那双蓝色运动鞋。风衣搭配运动鞋，简直不伦不类，却又让人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她没有皮鞋，因为所有皮革制品都被她扔掉了。

我坐进车里发动引擎，打开了交通广播，以便能够收听到社长事先预订的韩式餐厅周边的交通状况。我系好安全带，按下了手煞车。妻子打开车门，从车外带进来一丝凉气。她坐到副驾驶座上，慢吞吞地系上了安全带。

「今天务必要表现好一些。社长在夫妻聚会上叫上科长级的，我是第一人，这说明他很欣赏我。」

我们绕小路、抄近道，一路飞驰，终于在约定时间前赶到了餐厅。一眼望去，那是一栋附设停车场的豪华两层小楼。

早春的气温依然很低，妻子裹着薄薄的风衣，迎着晚风瑟瑟发抖。一路上，妻子一直没有开口说话，不过她一向如此，所以我也没怎么在意。没人喜欢唠叨的人，长辈们更喜欢沉默的女人，我原本不安的心马上平静了下来。

社长夫妇、常务和专务夫妇已先来一步，部长夫妇二人也紧随我们之后而来。彼此打过招呼之后，妻子和我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社长夫人的双眉修得细细的，脖子上挂着一条大大的翡翠项链，傲慢而贵气。我们在她的指引下来到了晚餐的长桌前。看来其他人经常光顾这家店，他们熟门熟路，显得很放松。我抬头望着装饰得颇有古风的天花板，又瞟了一眼在玻璃鱼缸中嬉戏的金鱼后，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我无意识地回望妻子一眼，她的乳房毫无防备地映入我的眼帘。

她今天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衬衣，两只乳头的轮廓清晰可见。毫无疑问，她今天又没穿胸罩。当我抬起双眼观望别人的脸色时，正好撞上了部长夫人的视线。她故作泰然，眼神中却夹杂着好奇与惊讶，还有一丝轻蔑。

我感到脸颊微微泛红。妻子并没有参与女人之间的谈话，只是茫然地坐在那里，我一边意识到大家的眼神都在瞟向她，一边强迫自己镇静下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使自己尽量保持自然才是上策。

「这个地方好找吧？」社长夫人向我问道。

「以前路过一次，前院设计得非常漂亮，这里真是一个让人想进来看看的地方啊。」

「啊，是吗？……庭院是不错，要是白天来就更美了。从那扇小窗户中还可以看到花坛。」

然而，当菜肴开始上桌时，我辛苦维持至今的镇定再也难以为继了。

面前摆放的第一道菜是荡平菜[1]：这是一道将绿豆粉丝和香菇、牛肉等凉拌的清雅菜肴。当服务生拿起汤匙为妻子面前的餐碟盛放料理时，坐在椅子上一直没有开口的妻子突然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不想吃。」

虽然这声音非常小，但是，餐桌前的人们还是都停了下来。大家惊讶的视线齐齐落在妻子身上，这次她提高了自己的嗓门：

「我……不吃肉。」

「那么，就是素食主义者啰？」社长用豪放的语调问道。

「在国外，有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在我国现在也开始渐渐地风行素食，特别是最近舆论频繁对肉食者发动攻击……如果想长寿，必须得戒肉，这不无道理。」

「即使是这样，一点儿肉都不吃的话，能活下去吗？」社长夫人面含微笑地说。

妻子的碗碟空空荡荡，服务生在其余九人的餐碟盛满佳肴后悄然退下。人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素食主义上。

「不久前不是发现了五十万年前的木乃伊吗？这具木乃伊身上也有狩猎的痕迹。食肉是人的本能，素食，自然也就是违背人的这种本能，显然这是有悖常理的。」

「最近好像因为四象体质[2]，出现了素食主义者……我也去看过好多医生想弄清自己的体质，可是每去一处都有不同的说法。每当这时我便尝试着改变饮食结构，但心里始终还是不踏实……所以我认为饮食均匀搭配是最合理的。」

「均衡膳食难道还会不健康吗？不挑食就是身心健康的证据啊。」

一直拿眼瞟着妻子前胸的专务夫人说道。显然，她的矛头已经开始直指我太太了。

「吃素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健康……或者是因为宗教原因？」

「不是的。」

妻子似乎全然没有意识到今晚的宴请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她安然自若地回答，突然间，我感觉到一阵战栗——因为直觉到她将要出口的话。

「……是因为做梦了。」

我快速地接过妻子的话茬儿：「我夫人一直患有肠胃疾病，睡眠总是不好。按韩医的嘱咐，戒肉之后逐渐康复了。」

于是其他人纷纷点头表示理解。

「真难得啊。我还没有和真正的素食主义者一起吃过饭呢。和那些认为我吃肉的行为无比恶心的人共进晚餐，该有多可怕啊！以堂而皇之的精神理由选择素食，不就是对肉食的嫌弃吗？难道不是吗？」

「用筷子卷着扭动不止的小章鱼放到嘴里嚼得津津有味，坐在旁边的女人像是盯着禽兽一样看着你，这是一种怎样的气氛呢？」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也附和着大家发出笑声，然而我却清楚地意识到妻子并没有笑出来，也根本没有在听大家的对话，而是紧紧地盯着人们残留在嘴唇上的油渍。这种行为让大家心中着实不快。

下道菜是干烹鸡，而后是金枪鱼片。大家都在尽情地享用着美食，唯有妻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小橡果一样的乳头在她的衬衣中呼之欲出，她的视线像是要吸干在座诸位的双唇，吸干他们嘴唇的每一个微小动作。十余种美味佳肴轮番上阵，一直到饕餮盛宴华丽落幕，妻子吃到嘴里的只是色拉、泡菜和南瓜汤，就连风味独特的糯米鸟蛋粥也因为盛在了肉汤里而一口未沾。其他人开始慢慢地忽略了妻子的存在，继续谈笑风生，同情我的人偶尔问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我觉得他们连我都开始敬而远之了。

饭后果盘上桌，妻子只吃了一块苹果和橙子。

「你不饿吗？看你可没怎么吃啊！」

社长夫人用公式化的社交语调问候妻子。妻子没有笑，没有脸红，也没有丝毫迟疑，只是默不作声地注视着这个女人优雅的妆容。她的凝视让在座的人大为扫兴。妻子知道这是怎样的一次晚宴吗？知道面前的中年女人是谁吗？一瞬间，我感受到妻子那我从未进入过的头脑，真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

该采取什么措施了。

那晚发生的一切让我感到狼狈不已。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妻子却泰然自若，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看上去困顿不堪，倾斜着身体将脸倚靠在车窗上。若照我平时的性子，一定是要发怒的。想看到老公被公司开除的样子吗？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而直觉告诉我，这些都毫无意义。任何的愤怒和劝说都不能刺激她的神经，这并不是我可以掌控的局面。

妻子梳洗一番之后换上了睡衣，她并没有进卧室而是直奔自己的书房。我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走到电话机前拿起了话筒。

住在遥远小镇里的岳母接了电话。此时入睡还为时尚早，而岳母的声音却极其困倦。

「都还好吧？很久没有你们的消息了……」

「十分抱歉，最近太忙了。岳父大人身体还健康吗？」

「我们都还是老样子。你的工作还顺利吧？」

我迟疑片刻，回答道：「我还不错。不过英惠她……」

「英惠？英惠她怎么了？」

岳母的声音中透出几分担心。虽然岳母平时显得并不怎么关心二女儿，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英惠她不吃肉。」

「什么？」

「一点儿肉都不吃，只吃蔬菜，已经好几个月了。」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要减肥什么的吧？」

「这个……我怎么劝她都不听。所以我在家也好久都没吃过肉了。」

岳母默不作声，我趁机强调道：「她的身体已经变得很虚弱了……」

「这怎么成，英惠在旁边的话，让她接一下电话吧。」

「现在她已经睡着了，明天早上我让她给您回电话吧。」

「不，不必了。明早我再打过来吧。这孩子怎么突然就变了呢……真是没脸见你啊。」

挂断这通电话之后，我翻翻电话簿又打给大姨子。四岁的小外甥接起电话「喂」了一声。

「让你妈妈接一下电话。」

大姨子与妻子长得很相似，但是眼睛却又大又漂亮，而且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妻子更有女人味。

她接过听筒：「喂？」

大姨子接电话时总是带着鼻音，老是让我升腾起某种欲望。我像刚才给岳母电话中所说的那样，告知她关于妻子改吃素的情况，从她那里得到了惊愕、致歉以及许诺后，我放下了电话。之后，我犹豫了一下，到底要不要再打给小舅子，想想这样做似乎有些过分，于是作罢。

又做梦了。

不知是谁杀了人，也不知是谁转眼就将尸体藏了起来。而在梦中惊醒的那一瞬间，这些我都全然忘记了。我要嘛是凶手，要嘛是被害者。如果我是凶手，那我杀死的会是谁呢？会是你吗？我记得是非常亲近的人啊。或许是你杀死了我……是铁锹，我确定是铁锹。用大大的铁锹敲击头部而致死。笨重的回声，金属和头骨撞击时的弹性……在黑暗中，那倒地的身影异常清晰。那么，把尸体藏起来的人又会是谁呢？一定不是我，也不是你……

这样的梦并不是第一次做了。它们已经出现过好几次。就像喝醉时能记起以前喝醉时的样子一般，会在梦中想起过去的梦境。是谁无数次地杀死了其他人，隐隐约约的、无法把握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似乎已经成为了真实的记忆。

你肯定无法理解。从很久以前开始，每当看到有人在砧板上挥刀的样子，我便吓得胆战心惊，不管举刀的人是姐姐还是妈妈。我无法说明那种无法忍受的厌恶感。当然这并不是说昨天在梦中出现的凶手或被害者是妈妈或姐姐。我的脑海中只残留着类似的感觉：一种冷森森的、脏兮兮的、惊恐又残忍的感觉——我亲手杀人的感觉，或者说我被别人杀死的感觉。如果不是亲身体验，难以切身感受到……那坚决的、幻灭的、像微温的鲜血一样的感觉。

到底是为什么呢？所有的一切无不让人感到陌生。我好像正置身于某种物体的后面，好像被关在没有把手的门背后。不，或许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在这里。无边无际的黑暗，一切的一切，都黑压压地融合在一起。

跟我的期待相反，岳母和大姨子的劝说并没有给妻子带来任何影响。一到周末，岳母便打电话问我道：「英惠还是不吃肉吗？」

连一向不爱打电话的岳父也对她大发雷霆。岳父愤怒的声音从听筒中冒出来，一清二楚地钻进我的耳朵里。

「太不象话了，就算你可以不吃肉，你那年轻气盛的老公该怎么办？」

妻子不做任何应答，只是默默地在听筒一旁听着。

「为什么不回答，你在听我说话吗？」

厨房里的汤锅已经开始沸腾，妻子一声不吭，将听筒往桌子上一搁便走进了厨房，再也没有回来。岳父还在无人响应的电话那头咆哮着，我只好抓起了听筒：「对不起啊，爸爸。」

「不是，是我没脸见你。」

岳父是个极其大男人主义的人，深具一家之主的威严。他从来不会说关怀之类的话语。以参加战争并得到荣誉勋章自豪的他，平时说话嗓门很高，而且十分威武有气魄。我曾经一下子干掉了七个兵……这样开头的故事，作为女婿的我也听他说过两三次。听说妻子的小腿被这样的岳父一直打到十八岁……而此时他却用我在过去五年里从未听过的、道歉的语气跟我说话，这着实让我吃惊。

「……原本计划下个月到首尔的，到时候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谈谈吧。」

岳母的生日是六月份。因为娘家太远，住在首尔的妻子娘家手足一般只寄礼物或打电话为岳母祝寿。而今年五月初，大姨子一家搬到了大房子里，岳父岳母为了看看她的新房子，这次生日便决定在首尔度过——在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去大姨子的新举行家庭聚会。这是几年来妻子的娘家少有的一次大聚会。我能感觉到：家人们已经准备好要在那天劝说她。

不管妻子对此是否若有所知，依然每天过得安然自得。除了她有意识地回避与我同床——她一直穿着牛仔裤睡觉——在外人看来，我们仍然还算是正常的夫妻。她日渐消瘦，每当清晨我摸索着关掉闹钟，坐起身来时，总能看见她睁着双眼，直挺挺地躺在那里，除此之外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自从上次的晚宴后，有一段时间人们总是拿怪异的目光看我，但是当我负责的项目带来了令人艳羡的利润后，这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有时我也会想，和怪异的女人同居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是个外人——不，就当是个能为你做饭、打扫房间的姐妹，甚至是钟点女佣吧。可是对于正当壮年、虽然感到沉闷无趣但又要维持婚姻的男人来说，长期的禁欲是何等难忍的煎熬。某次参加饭局晚归的夜里，我仗着一身酒气与醉意将妻子扑倒，当我死死按住她不断反抗的胳膊并褪下她的裤子时，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喷涌上来。我低声谩骂着拚命挣扎的她，试了三次才成功插入她体内。此时的妻子像个被强行拉来的军中慰安妇一样躺在那里，在黑暗中面无表情地盯着天花板。我得到满足后，她便转过身去，将脸深深地埋进被子里。当我去淋浴时，她好像在清理身体；而我回到床上之后，她又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平躺着闭着双眼。

有了第一次经验之后，之后如法炮制就容易了，每当此时，便会有一种怪异而不祥的预感涌上我的心头。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远见，一直是个性格迟钝的人，但是房间的黑暗和寂静使我感到不寒而栗。次日清晨，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厌烦，望着坐在餐桌前的妻子紧闭的双唇，以及那听不进任何话语的侧脸。她脸上仿佛历经千辛万苦、经受层层磨难般的表情，让我既愧疚又心生厌恶。

那是家族聚会前三天的晚上。酷暑提早到来，首尔城的温度已经突破了历史最高纪录，每个大厦和卖场都开足了空调。那天我一整天都坐在冷飕飕的办公室里发抖，所以比平常还早一些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打开玄关门一看到妻子的瞬间，我就急忙转过身去关紧了门，因为我怕经过门前走廊的人会看到她的样子。她只穿了条浅灰色的纯棉裤，裸露着上身，背靠电视柜坐在地板上削着马铃薯皮，突出的锁骨下面是消瘦得不能再消瘦的、小肉包似的乳房。

「为什么光着上身呢？」我努力地保持脸上的微笑，问道。

她并没有抬头，继续转动着手中的削皮刀回答：「热！」

抬头看我！我咬紧牙关默不作声，心里几乎是在哀求似的诉说。

赶紧把头抬起来对我微笑吧。赶紧告诉我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可是她并没有笑。当时已是晚上八点，阳台的门敞开着，屋里并不热，妻子的肩膀上已经起了芝麻粒般细小的鸡皮疙瘩。报纸上高高地堆着马铃薯皮，三十多个马铃薯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

「你打算拿这些做什么？」我故作镇静地问道。

「要蒸着吃。」

「全部？」

「嗯。」

我嗤嗤地发笑，并等着她跟我一起笑起来。可是她并没有笑，也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我只是……只是觉得很饿!」

在梦中，我用刀砍断别人的头颅，因没有切断而拽住长发再次下刀……从这些噩梦中惊醒之后，清醒时也想杀死那些一颠一颠地走在面前的鸽子，想勒死观察过好久的邻居家的小猫咪，这些念头使我双腿发颤冷汗直流，为自己仿佛成了另外一个人而恐惧，似乎有另外一个人的灵魂将从我体内升腾，把我吃掉……

唾液又开始在口腔里堆积了。每当经过肉铺，我会捂住自己的嘴，因为口水会从舌根冒出来，一直湿润着嘴唇，然后顺着双唇之间的缝隙不断往下流。

如果能入睡，如果能丢开意识，哪怕只要一小时也好。有好几个夜晚，在惊醒后光着脚徘徊时，我感觉到屋子如同冰窖，像冷饭冷汤一样凉。窗外是无尽的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偶尔在黑暗中传来玄关门发出的喀嚓声，但是并没有人敲门。回到卧室后我把手伸进被窝里，发现里面已经变得冰冷了。

现在，我连五分钟的睡眠都无法维持。每当一入睡就有梦魇侵袭而来。不，不能说是梦魇。一个个短暂的梦境接连不断地扑过来。先是动物们闪着光的眼睛，继而是流淌的鲜血，被挖开的头盖骨，然后一切又回到动物的眼睛，像是从我肚子里浮上来的眼睛……每次浑身哆嗦着睁开眼睛后，我就无法控制地检查着自己的双手，确认自己的指甲是否还柔软，牙齿是否还温顺。

我能信赖的只有胸部。我喜欢我的胸部，因为胸部没有任何杀伤力。手、脚、牙齿和三寸之舌，甚至是视线，都是能杀戮或伤害他人的凶器。可是胸部不是。只要拥有这圆润的胸部，我就能坚持得住，一定能坚持住的。可是为什么胸变得越来越干瘪了呢？它不再圆润如昔了。到底为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越来越消瘦了？我变得如此锋利，是为了刺破什么呢？

这是一间朝南的公寓，房子位于十七楼，阳光充足。虽然前面有栋楼挡住了视线，但是从后面的窗户可以遥望远处的山脚。

「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你们了，这下可安顿好了！」老丈人拿起筷子，说道。

这是大姨子用结婚前就开始经营的化妆品店挣到的钱买的公寓。她一直用心经营她的店面，如今店铺的面积已经扩大到了原来的三倍。生完孩子后，她虽然只能抽出一段时间，但也每晚都会抽空到店里照看。前不久孩子满三岁上了幼儿园，她又回到店里专心经营。

我很羡慕姐夫。他虽然是美术大学的毕业生，但是对家计毫无贡献。虽然有些遗产，但是不赚钱的话总会有坐吃山空的一天。多亏大姨子努力工作，姐夫这辈子都可以安心地从事自己喜欢的艺术。而且，大姨子跟妻子以前一样，也很会烹饪，望着满桌的美味佳肴，我顿时觉得食指大动。这个女人有丰腴的身材、双眼皮的大眼睛、和蔼可亲的语气；望着她，我在心里觉得惋惜，遗憾着那些人生中默默流失而自己未曾察觉到的东西。

妻子没说一句房子不错、准备这么多美食辛苦了之类的客套话，只是安静地吃着米饭和泡菜。除此之外，也没有她能吃的东西。她不能吃以鸡蛋为主要原料的蛋黄酱，所以对看着就很开胃的色拉动都没动。

她的脸色因长期的失眠而显得十分暗沉。如果是首次见她的陌生人，肯定以为她是重病患者。她跟往常一样没有穿胸罩，只套了一件白色T恤，所以只要仔细看，就能看见胸前斑点一样的浅褐色乳头。刚进玄关，大姨子就把她叫到了房间，可是没过一会儿就面带难堪之色先走了出来，看来妻子还是不同意穿胸罩。

「这里的房价是多少啊？」

「……我昨天进房屋中介的网站看了看，这间公寓已经涨了五千万韩元，听说明年地铁会通车。」

「姐夫你太明智了。」

「我什么都没做，都是她一手操办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天说地，一团和气，孩子们打打闹闹、欢天喜地地享用着桌上的美食。

「大姐，这么多料理都是你一个人准备的吗？」我问道。

她微微一笑，说道：「嗯，从前天就开始一样一样弄。那个拌牡蛎英惠以前很爱吃，这次特地为她准备的……可是她连碰都不碰。」

我屏住了呼吸，心想该来的终于来了。

「我说英惠啊，爸爸说了多少次了，可是你怎么还……」

老丈人的一声呵斥后，是大姨子温和的责备：「你到底想做什么？人必须要吸收必要的营养……你要坚持素食也可以，但是得有一个营养均衡的菜单。看看你的脸都成什么样子了？」

弟妹也帮腔：「我都认不出来了，虽然听说过她吃素，可是没想到她的身子成了这样……」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吃素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你都吃了。也不是吃不起呀，你在想什么？」岳母把盛有炒牛肉、糖醋肉、炖鸡、章鱼面的盘子放到了妻子的面前说道。

「发什么呆？还不赶紧吃？」老丈人大发雷霆。

「英惠呀，吃了才有力气，活着就得活得生气勃勃，寺庙里的和尚也不会这么苛待自己，就算是禁欲苦行，也还是积极地生活啊。」大姨子沉住气继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孩子们睁大眼睛望着妻子，她一脸不知所措的表情，呆呆地看着家人的脸。

一阵紧张的沉默。

我环顾着周围，老丈人晒得黝黑的脸，岳母那不再年轻、遍布皱纹的面容和充满担忧的眼神，大姐充溢着惆怅的纤细双眉，姐夫一副旁观者的姿态和小舅子夫妻俩不以为然的表情都尽收眼底。她总得说点什么吧？我在心里期待着。可是她用放下筷子来应对一个个盯着自己的锐利目光，好像是用这个举动来回答家人无言的质疑。

其他家庭成员之间有一阵小小的不安骚动。

这次岳母夹起糖醋肉，送到妻子的嘴边，说道：「来，赶紧吃了吧。」

妻子咬紧双唇，用不明所以的眼神望着自己的母亲。

「来，张开嘴，不喜欢吃这个吗？那换这个……」

岳母这次夹起了炒牛肉。见妻子依然紧紧地闭着嘴巴，她放下炒牛肉，夹起了拌牡蛎。

「你小时候不是很喜欢吃这个吗？还说过要吃到腻为止……」

「嗯，我也记得，所以只要见到牡蛎，就能想起英惠。」

大姨子的口气好像妻子不吃拌牡蛎是什么大事一样，帮着岳母说话。

「赶紧吃吧，我手都酸了……」

当夹住拌牡蛎的筷子逼近嘴巴的时候，妻子猛地向后倾了一下身子。我看到岳母苍老的手在微微颤抖。妻子终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不吃！」

妻子的嘴里第一次传来了清清楚楚的声音。

「什么？」

有着同样火爆性格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不约而同地怒吼出来。弟妹赶紧抓住了丈夫的胳膊。

「看着你这模样，爸爸我都快心碎了。你还是不听话吗？让你吃你就得吃！」

我心想妻子会说「对不起！爸爸，可是我真的不想吃」什么的。可是她却用没有一点歉意的语调淡淡地说道：「我不吃肉！」

岳母一脸绝望，无奈地放下了筷子。她那苍老的脸，露出随时会哭出来的表情。

老丈人提起筷子，夹起一块糖醋肉，转过身，矗立在妻子面前。

一辈子的劳作使老丈人的身子骨保持得十分硬朗，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背已经有点驼了。他把糖醋肉递到妻子的面前说道：「吃下去，听爸爸的话，赶紧吃下去，这都是为你好。再不吃生病了可怎么办啊？」

我被这父爱感动得心里一阵发热，不知不觉中眼圈就湿了。我想，此时此刻在座的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妻子伸手推掉在半空中安静地颤抖的筷子，说道：「爸爸，我不吃肉！」

在那一瞬间，老丈人有劲的手掌劈开了虚空。妻子马上用手捂住了侧脸。

「爸爸！」

大姨子大叫一声，抓住了老丈人的手臂。他的怒火显然还没消退，双唇微微颤抖着。虽然我从前就知道岳父的脾气很大，可是还是第一次看他动手打人。

「小郑，英豪，你们俩过来！」

我迟疑地走到妻子的身边。在老丈人重重的一掌下，她的脸好像要流血了。她的平静仿佛此时才被打破，不停地喘着粗气。

「你们俩抓住英惠的胳膊!」

「什么?」

「只要吃一次，就会重新开始吃的。这世界上哪有不吃肉的人?」

小舅子一脸不满，起身说道：「二姐，能吃就吃吧，哪怕做出吃的样子也可以啊! 在爸爸面前一定要这么做吗?」

「你小子在胡说什么? 赶紧抓住她的胳膊，小郑，你也动手!」

「爸爸，不要这样!」

大姨子抓住了老丈人的右胳膊。他把手里的筷子一摔，用手抓起糖醋肉逼近妻子。见她弯着腰往后退，小舅子一把抓住了她。

「二姐，赶紧接过来，自己吃掉吧。」

大姨子哀求道：「够了爸爸，您快住手吧。」

小舅子抓住妻子的力量远远比大姨子抓住岳父的力气要大，所以老丈人一把甩掉了她，将糖醋肉塞进了妻子嘴里。她咬紧双唇，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但因为怕一旦开口说话，那块肉就会进入自己的嘴巴，她不敢张嘴说话。

「爸爸!」

小舅子虽然大声劝阻着老丈人，但是也没有松开妻子。

「嗯……呜呜！」

妻子痛苦地挣扎着，老丈人用肉块使劲捻着她的双唇。虽然用他那强有力的手指在她唇间打开了一条缝，但是紧紧咬合着的牙齿却始终无法叩开。

更加气急败坏的老丈人再次扇了妻子一个耳光。

「爸爸！」

大姨子虽然一把抱住了老丈人的腰，但是趁妻子的嘴巴微微张开的一瞬间，他还是迅速地把肉塞进了妻子的嘴里。小舅子的胳膊也在那一刻放松了，妻子发出咆哮声，一口吐掉了嘴里的糖醋肉，随后传来的是她动物般的悲鸣：「……闪开！」

我原以为她要跑向玄关，可是她一转身拿起了放在长条餐桌上的水果刀。

「英……英惠！」

岳母哀怨的呼喊声打破了令人恐怖的寂静。孩子们也终于哭出声来。

妻子咬紧牙关，凝视着一双双盯着自己的眼睛，突然举起了刀。

「拦住她……」

鲜血从妻子的手腕处像喷泉似的射出来，雨水般滴在白色的盘子上。所有人被眼前血腥的一幕吓呆了。有人把刀从瘫坐在地上的妻子手里夺了过来，是从开始就一直坐在一边的姐夫。

「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拿毛巾什么的！」

姐夫不愧是特种部队出身，他熟练地止血后，一把背起了妻子。

「你赶紧下楼发动汽车！」

我浑身颤抖着在地上找皮鞋，可是慌乱之中竟然凑不成对，穿错两次后，才打开玄关门冲到了屋外。

……咬我腿的那只狗，被爸爸绑在摩托车后。狗尾巴上的毛被拔下来，用火烧之后贴在我的伤口处，用绷带紧紧地缠了几圈。我站在大门入口处的房间里，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那年我九岁。天气十分炎热，一动不动地坐着也会汗流浹背，那只狗也热得很，喘着粗气，红色的舌头一直耷拉到下巴处。那是一只块头比我还大的漂亮白狗。在还没有咬到主人家的女儿之前，牠在村子里以机灵懂事著称。

爸爸说，原本要把牠吊在大树上，边用火烧，边用木棒揍牠。他又说，不知从哪听过，跑死的狗肉质更鲜嫩柔软。爸爸发动摩托车，开始绕村子行驶，那只狗也跟摩托车一起跑。两圈，三圈，爸爸重复着同样的路线。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大门处，望着已经筋疲力尽、喘着粗气翻着白眼的小白。每当跟那家伙闪烁的眼神对上时，我就竖眉瞪眼盯着牠。

你这条恶狗，居然咬我？

转完第五圈后，那只狗开始口吐白沫，被绳子套着的脖子处开始往外流血。也许是因为脖子疼得厉害，那只狗一直汪汪地叫着。当跑到第六圈时，牠的嘴里吐出了黑红色的血。嘴巴和脖颈处鲜血横流，还不时地冒着血泡，我直勾勾地站着紧盯牠闪烁的眼睛。当我等待着牠第七次经过我面前时，却远远地看见了爸爸用摩托车载牠回来。我看到牠那摇晃的四肢和满含血泪的微睁双眼。

那天晚上，我们家大摆筵宴。市场街坊里凡是有些交情的大叔们都来到了我家。他们说要治疗狗咬伤，必须得吃牠的肉，所以我也吃了一口，不，其实是用狗肉汤拌饭吃了满满一大碗。紫苏调料没能完全盖住狗肉的味道，膻味刺鼻。牠边跑边望着我的眼睛，吐出的冒泡鲜血，仿佛在汤饭上面闪烁，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但我不在乎，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女人们留在家里哄着受惊吓的孩子，小舅子也在家照顾昏厥的岳母。姐夫和我把妻子送到了附近的医院。直到她被抢救成功，移到普通的双人病房后，我们才意识到衣服上沾着的鲜血已经风干，衣服变得皱巴巴的。

妻子的右臂扎着点滴针，已经睡着了。我和姐夫默默地望着睡眠中的她。我们一直盯着她的脸，仿佛那张脸上写着答案，只要继续盯下去就能读懂那些谜题。

「姐夫，你先回去吧。」

「……好。」

他显然有话要说，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口。我从口袋中随便掏出两万元递给他：「不要这么回去，去买件衣服穿吧。」

「那你呢？对了，待会儿知友他妈过来时，我让她带件我的衣服给你。」

傍晚，大姨子和小舅子夫妇都来到了医院。小舅子说岳父精神受了很大刺激，现在还没有完全平复下来。他还说，岳母死活也要过来，被他们好不容易阻止了。

「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在孩子们的面前……」

弟妹显然受到了冲击，双眼哭得红肿，脸上的妆都被擦掉了。

「公公也真是的，怎么能在女婿面前打女儿呢？他以前也这么做过吗？」

「他不是急性子吗？……看看你们家英豪，不过上了年纪后已经好很多了。」

「把我扯进去干嘛？」

「而且，英惠从小就没有让大人操过心，所以刚才老人家肯定很惊慌。」

「硬塞肉的确很过分，但是死活都不吃也好不到哪里去，再说她拿刀干嘛……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看这种场面，下次我该怎么面对她啊？」

趁大姨子在看护妻子，我换上姐夫的衣服后去了附近的三温暖房。从淋浴喷头喷出来的温水，冲走了已经凝固成黑色的血液。怀疑的目光从四面八方向我射来。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眼前的景象让我生厌，觉得一切都不像是真的。对妻子深深的厌恶，掩盖了惊吓和困惑的感情。

大姨子回去后，除了妻子和我，双人病房里只剩下因小肠破裂而住院的女高中生和她的父母。我守候在妻子的枕边，但还是察觉到了他们投来的异样眼光和细小的嘀咕声。马上要度过这个漫长的礼拜天，开始崭新的礼拜一了，那样就暂时不用见到这个女人了。明天大姨子会过来接替我，后天就能办出院。而出院意味着我得继续跟这个奇怪而恐怖的女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让我觉得很难接受。

第二天晚上九点，我来到了病房。大姨子面带微笑地迎接我。

「累了吧？」

「孩子呢？……」

「知友爸爸今天没有出门。」

如果公司晚上有聚餐就好了，那样我就不用在这个时间来到医院，可是时值周一，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前不久的紧急工作也已结束，所以也没有加班。

「她呢？」

「一直在睡觉，问话也不回答，不过还肯吃饭……看来问题不大。」

大姨子充满关怀的语调此刻多少安慰着我敏锐的神经，她这个特点始终深得我心。送走她后我发了一会儿呆，就在我解下领带要去洗把脸的时候，有人轻轻地敲着病房的门。

出乎我的意料，来的是岳母。

「……真是没脸见你。」

这是见到我以后，岳母说的第一句话。

「哪里的话，您的身体怎么样了？」

岳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到底我们这是怎么了？……」

岳母把手里提着的购物袋递给我。

「这是什么？」

「这是在老家的时候准备的，听说她好几个月没吃肉了，怕她营养跟不上……你们分着吃吧，是黑山羊羹……你就说是中药，里面添加了很多药材，不应该有难闻的味道。她变得那么瘦，又流了这么多血……」

岳母的绵绵母爱让我很是感慨。

「这里没有微波炉吧？我去护士站问问。」

岳母从包包里拿出一个小袋子走了出去。我用手卷着解下来的领带，感觉到刚被大姨子安慰的内心，此刻又在彷徨。没过多久，妻子醒了过来。我想，这总比我一个人在的时候醒来好，所以内心颇为庆幸岳母来得及时。

她没有看坐在她脚边的我，而是先盯着岳母。岳母刚开门进病房，看到她醒来，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而妻子的脸色却难以卒睹。可能是一整天卧床睡觉的缘故，她的表情多少有些温和了，也不知道是打点滴还是浮肿的缘故，整个面部显得白胖了一些。

岳母手里拿着正冒着热气的纸杯，握住了妻子的手。

「你这孩子……」

岳母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吃点这个吧，看你的脸都成什么样子了？」

妻子温顺地接过了纸杯。

「是中药，我为了给你补身子特地去抓的。哎，以前啊，你结婚之前不是吃过中药吗？」

妻子用鼻子轻轻一闻，摇头道：「这不是中药。」

妻子面露淡然而又凄凉的神情，用有些怜悯的眼神望着岳母，并伸手把纸杯还给了岳母。

「没错啊，就是中药。赶紧捏着鼻子一口喝下去吧。」

「我不喝。」

「赶紧喝吧，妈妈求你了。」

岳母伸手把纸杯送到了妻子的嘴边。

「真的是中药吗？」

「是啊！」

犹豫不决的妻子用手捏住鼻子，喝了一口杯中的黑色液体。岳母面带喜悦，催促着说：「再喝一口。」我望着岳母，她那皱纹密布的眼睛显然为此而闪烁了一下。

「先放着吧，我待会儿喝。」

说完，妻子重新躺了下去。

「想吃什么？要不给你买点甜的清清口？」

「不用麻烦了。」

岳母向我询问了贩卖部的位置后，迅速起身离开了病房。见岳母走出病房，妻子马上掀开身上的毯子，也起身了。

「去哪里？」

「洗手间。」

我举着点滴袋跟在她的身后。她让我把点滴袋挂在洗手间后，从里面把门锁住。伴随几次干呕声，她把喝进肚子里的东西吐得一乾二净。

妻子拖着疲惫的双腿从洗手间走了出来。从她身上飘来令人恶心的胃液和食物的酸臭味道。我没有给她提点滴袋，她用缠着绷带的左手提着它，因为提着的高度不够，血液从她的血管中逆流而出，一点点地浸红了点滴管。她蹒跚地挪动脚步，用扎着针管的右手提起了岳母放在床下、装黑山羊羹的购物袋。我站在那里看着她走出病房，并不想知道她到底要怎么处置这些药。

过了一会儿，岳母闯了进来，她发出的巨大开门声让同室的女高中生和她母亲大皱眉头。她一手拿着饼干，另一只手提着那个已经有黑色液体喷溅出来的购物袋。

「小郑，你怎么能看着不管呢？你应该知道她要做什么啊！」

此时，我真想抛开面前的一切，冲回家里去。

「……你，你知道这有多贵吗？居然扔掉？这都是爸妈的血汗钱啊，你还算是我的女儿吗？」

我望向弯腰站在门边的妻子，看到鲜血正在逆流进入点滴袋里。

「瞧瞧你的样子，你现在不吃肉，这世界上的人们就会吃掉你！照照镜子，看看你的脸成了什么模样！」

岳母的怒骂变成了哀哀的哭泣声。

可是妻子像是陌生人一样地对待她，漠然地走过她身边爬回了床上，把毯子拉到胸前闭上眼睛。我这才把装着半袋暗红色液体的点滴袋挂了上去。

我不知道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哭泣，不知道她为什么像要一口吞掉我似的盯着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用颤抖的手抚摸着缠绕着绷带的手腕。

手腕没什么问题，也感觉不到疼痛。真正疼的是胸，像是有什么东西挂在心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东西就挂在那里。现在即使不戴胸罩，我也能感觉到那里被什么堵塞着。不管我怎么深呼吸，也觉得憋闷。

是咆哮声在重重地交迭着，是因为肉，我吃了太多的肉，那些生命安静地滞留在那里。没错！血液和肉块都被消化，散在身体的每个角落，残渣也已经排到了体外，可是那些生命却纠缠不休，牢牢地贴在那里。

我想大喊一声，只要一次就够了。我想跑进窗外的黑暗中。如果这样做，这块东西会跳出我的身体吗？可以吗？

谁也没法帮我。

谁也没法救我。

谁也没法让我呼吸。

我叫了辆出租车把岳母送走后回到病房，发现里面已经熄灯。女高中生的母亲已经被我们折腾得疲惫不堪，早早地关掉了照明灯和电视，并拉下了帘子。妻子已经入睡了。我缩身躺在陪护床上等待睡意的到来。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又要走向何方，我找不到一丝头绪。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事必定没完没了，后患无穷。

当我终于睡着后，恍恍惚惚间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杀死一个人。我把刀插进那个人的肚子用力拉开后，向外掏出长长的、弯弯曲曲的内脏，像收拾鲜鱼一样，只留下骨头，把肌肉和绵软的部分都剔了出来。在噩梦中惊醒的瞬间，我忘记了自己杀死的人到底是谁。

黑暗中，黎明正静悄悄地到来。在一种怪异冲动的驱使下，我拉下了妻子身上的毯子，用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没有淋漓的鲜血，也没有被掏出的内脏。邻床传来粗重的呼吸声，然而妻子却安静得匪夷所思。我感到体内涌起一阵奇怪的战栗，伸出食指放到妻子的人中穴上。

她分明还活着。

当我重新入睡并再次醒来后，病房已经变得通亮。

「你睡得太沉了……连看护来送早饭都不知道。」女高中生的母亲对我说，语气里充满了同情。

我抬头看了一眼放在病床上的餐盘。她连饭碗都没打开，就这样去了哪里？点滴针也被拔掉了，带血的针头吊在长长的点滴管末端，微微晃动着。

「请问她去了哪里？」我擦了擦嘴角边的口水，问道。

「我们起来时，就已经发现她不见了。」

「什么？那您应该叫醒我啊！」

「看你睡得那么沉……我们只是以为她有什么事情要办……」女高中生的母亲面带难堪之色，用有些恼怒的语气对我说道。

我简单整理衣服后冲出了门外。我经过长长的走廊来到电梯前，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她，但是始终没有发现她的踪迹。我焦虑万分，已经向公司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按照原本的计划，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办理出院手续了。我还想好了，在回家的路上，要对妻子、也是对自己说：这只是一场梦，赶紧忘掉吧。

我搭电梯到了一楼。在大厅也没有发现她。我喘着粗气跑向了院子，院子里是一些刚吃完早餐出来享受凉爽早晨的患者。从他们脸上疲惫、阴郁，或是平和的神情，可以看出哪些是长期住院的病人。当我走到已经不再喷水的喷泉附近的时候，看到人群乱纷纷地在那里聚成一团。我拨开他们的肩膀挤了进去。

妻子坐在喷泉旁边的长椅上。她把患者服脱了下来，放在膝盖上面。嶙峋的锁骨、消瘦的乳房和浅褐色的乳头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众人面前。她解开了绑在左手腕的绷带，一丝鲜血从缝合处渗了出来。阳光照射着她裸露的上身和漠然的脸。

「她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坐着的啊？」

「真是的……估计是从精神病房里出来的，可惜了，还这么年轻。」

「她手里握着的是什么？」

「不是没什么吗？」

「不是，死死地攥着什么东西呢！」

「啊，你们看，终于来了。」

我回过头去，看到表情严肃的男护士和中年警卫向这里跑来。

我像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无动于衷地望着眼前的情景，望着妻子略显干涩、仿佛胡乱涂了口红一样被鲜血浸染的嘴唇。她原本一直呆呆地望着围观的人，但是她那含着水似的眼神最终还是看向了我。

此刻我真想告诉自己：我不认识这女人！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而非谎言。可是在责任的驱使下，我无可奈何地挪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向她走了过去。

「老婆，你这是在做什么？」我轻声呢喃道，拿起放在她膝盖上的患者服，盖住了那可怜的胸部。

「太热了……」

她露出了若有若无的微笑，是那个我从前认识的她所特有的朴素微笑。

「因为太热了，所以脱了衣服而已。」

她抬起印着明显刀伤痕迹的左手，遮住照射在额头的阳光。

「……不能这样做吗？」

我打开妻子紧紧攥着的右手，一只被压在虎口中窒息而死的鸟，掉到了长椅下面。那是一只小小的、已经掉了不少羽毛的绣眼鸟。那一道明显的血痕，像是被掠食者咬噬留下的牙印。

朝鲜历史名菜，源于一七二五年左右的英祖时期，当时党派纷争不断，英祖便实行「荡平」策略，屡设酒席宴请各党派，以示坦荡公正。后来他还亲自设计了这道用四种不同颜色的蔬菜所做的菜式，以显示团结的重要性，最终平息了纷争。

源自朝鲜王朝末期的哲学家兼医学家李济马在一八九四年所著的医学经典著作《东医寿世保元》，里头将人的体质依脏腑的大小以及强弱分为「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等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二部

胎记

在她的胎记之上，他身上的大红花反复地绽开，又反复地紧闭，他的阴茎像巨大的花蕊般进出她的体内。他战栗着，这是世界上最丑恶也是最「美丽」的结合。

他仍然站在原地，仿佛被钉着似的，仿佛这是他生命终结的时刻，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身体上灿烂的花朵。她周身散发的光芒，比他在前一夜拍摄的任何画面都耀眼夺目。

深紫色的大幕缓缓落下，半裸的舞者用力地挥手致意，直到观众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观众席上传来雷鸣般的掌声，时而夹杂着大声的喝彩，但是演员并没有返回谢幕。欢呼声渐渐小了下去，观众开始各自起身收拾随身东西和衣物，向通道走去。他也放下一直跷着的二郎腿，站了起来。

来。在观众欢呼的五分多钟里，他没有鼓一下掌。他双臂交抱，默默地望着舞者的眼睛和嘴唇，他们是如此地渴望热烈的反应。虽然深深地敬佩他们的辛苦演出，但他并不愿意让自己的掌声到达编舞家的耳朵里。

他横越剧场外的大厅，瞥了一眼已经沦为废纸的演出海报。在位于市内的书店偶然发现这张海报的时候，他曾为之全身战栗。生怕错过方才那最后一场演出，他急急忙忙打电话订票。海报上是一对赤裸的男女，他们背对着观众，斜斜依偎在一起。色泽妖丽的花朵茎干和茂盛的叶子彩绘，从他们的后颈一直蔓延到臀部。站在这张海报面前，他感觉又兴奋又不安，且不知怎的抑郁不已。他不敢相信自已沉迷了差不多有一年时间的画面，如今也出现在某个素昧平生的编舞家脑海里。那样的场景会像自己梦想的那样展现在眼前吗？一直到观众席的灯光变暗、演出正式开始，他紧张得连喝一口水都不敢。

可是演出令他大失所望。大厅中站满了浮华喧嚣的舞蹈界人士，他避开人群，向通往地铁的出口走了过去。几分钟之前充斥剧场里的电子音乐、绚丽的衣裳、大胆暴露的身躯和充满性意味的舞蹈动作，并没有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他苦苦寻觅的是更安静、更隐秘、更有魅力、更深奥的意境。

这是星期天下午，地铁里没多少人。他站在门口附近，手里拿着一份演出节目表，册子的封面上印着和海报上相同的图案。妻子和五岁的儿子还在家里。妻子平时并不能经常和他在一起，他知道她很想跟自己共度周末时光，可是为了这场演出，他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但究竟有什么收获呢？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他再次尝到了幻灭的滋味，并终于明白只有自己才能实现那个梦想。自己的梦想，怎能寄望别人去完成呢？他再次体会到不久前观赏日本艺术家 Y 的影像作品时的苦涩味道。呈现在眼前的画面，是十多个身上涂满彩绘的男女，像被扔到岸上饥渴难耐的鱼似的，在迷幻风的音乐中不断地翻滚着。他明白自己的内心也埋伏着同样的饥渴，但是他并不想将这一点暴露出来，也不想看到这种欲望以这种方式赤裸裸地揭示在众人面前。

不知不觉中，地铁已经到达了他居住的小区。他完全没有要下车的打算。他把演出节目表塞进背包里，两手插进夹克的口袋，望着映在车窗上的车厢景象。眼前那个用棒球帽盖着日渐稀疏的头发、用夹克挡住松弛腹部的男人正是自己，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工作室的大门刚好紧闭着。星期天下午可能是唯一能让他一个人独享工作室的时间。K集团作为企业赞助艺术运动的一份子，把位于集团大厦地下二楼八坪大小的办公室提供给四名艺术家，他们每人自带一台计算机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可以无偿使用这样的高档设施，他已经觉得十分感激了，可是他唯有独处时才能全心投入工作的敏感性格，给他带来很大的不便。

随着钥匙的转动，大门发出轻快的喀啦声打开了。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开了电灯。关门，摘帽，脱夹克，放下背包后，他把双手掩在嘴唇上作势思考，在狭窄的通道中踱来踱去好一会，最终低头坐在了计算机前。他打开背包，拿出了刚才的演出节目表、素描本和母带。这盘母带中记录着这十几年来他所完成的影像作品原件，上面的标签上写着他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在里面录下最后一部作品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两年虽然算不上是什么致命的空白，但也足以使人感到焦虑不安了。

他打开了素描本，里面有数十张与演出海报在整体气氛和笔法上截然不同但构思相仿的画作。全身裸露的男女身上绚丽地彩绘着柔和圆润的花叶，他们交合的姿势也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如果不是肌肉拉紧的大腿，紧绷的臀部和像舞者一样干瘦的上身，很容易会认为这些是挑逗人感官的春宫画。

这个画面是在某一瞬间突然浮现到他脑海中的。那是在去年冬天，能量正从他的身体里开始一点一点地酝酿汇聚，他有预感这次一定能够结束已经长达一年的空白期。可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画面会如此具有冲击力。他之前的作品呈现的都是十分现实层面的东西，他擅长用3D图形和写实手法，表现撕裂而磨损的日常生活。所以对这样的他而言，这充斥着感官色彩的画面，简直像是一头野兽。

其实，这个画面原本不会降临在他的世界里。如果妻子在那个礼拜天不要拜托他给儿子洗澡；如果在他给儿子洗完澡，用大大的浴巾裹着儿子出来后，不望着妻子给儿子穿内裤的情景问道：「胎记还这么大啊？几时能消下去呢？」如果妻子不回答：「是啊……我也不敢肯定，可是英惠好像二十岁的时候还有胎记呢！」如果面对他「二十岁？」的疑问，妻子不回答：「嗯，像拇指大小，蓝蓝的，那时候还在，现在也应该还有吧……」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在女人的臀部绽开蓝色花朵的画面也不会瞬间冲击着他的灵感。小姨子的臀部尚留有胎记的事实，和身上彩绘着花朵的全裸男女交合的场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清晰又准确地连接起来，镌刻在他的脑海里。

他素描本中的女人，虽然面貌模糊，但却明显是小姨子的形象，不，一定要是小姨子！在脑海中想象着从未见过的小姨子的裸体，开始动笔在素描本中描画的时候，只是在臀部点一个像绿叶一样的小点，就让他体验到了轻微的战栗和勃起。那是自结婚后，尤其是到了三十好几、快要四十的年龄后，他第一次感受到对象明确的强烈性欲。如果是这样，那画面中那个紧抱着女人像要把

她勒进身体一般的无脸男人是谁呢？最后，他明白了那个男人应该是自己，而且也必须是自己的事实。想到这里，他的面孔变得狰狞起来。

他一直苦苦地寻找答案，寻找着从这个场景中解脱出来的方法。可是对他而言，非这个场景不可，因为他已经找不到比这更强烈、更具魅惑力的形象了。如果不是这个，他宁愿不创作其他任何作品。他觉得所有的展览、电影和演出都变得无聊和寡淡，只因为表现的不是那个画面。

为了再现这个画面，他像是做白日梦似的在脑海中做了各种准备：借用画家朋友的工作室设置照明设备，准备人体彩绘所需的颜料和垫在地板上的白色床单……想到这里，最后只剩下最重要的事情了——那就是说服小姨子。是不是可以用别的女人代替她呢？很长时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要不然支付高额费用，邀请专门的AV演员加入拍摄？后来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怎么能执导拍摄这场很明显是色情作品的小电影？别说是小姨子，其他任何女人都不会同意他的做法。退一万步说，假使真的拍成了，可是这部作品能向世人展示吗？他曾经想过自己会因表现社会事件的作品而招致祸患，但是还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因拍摄淫秽作品而遭到世人的唾弃。很多意识在他体内发生着裂变，我是正常人吗？我是一个有足够道德感的人吗？我有强大的自我控制力吗？以前曾确信自己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而如今他却不能肯定了。

如果不是那个画面，所有这些焦躁不安、痛苦的怀疑和自我检讨就不会降临到他身上。如果不是那个画面，他不会体会到一次不慎的选择，极有可能把以前的所有成就——虽然没什么值得炫耀的——连同家庭都一并失去的恐惧感。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他一直是很自由的，所以他都没想过自己身上还会有各种限定的框架。

喀啦！

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他急忙合上素描本并放到一边。他不希望别人看到打开的素描本。把自己的素描和构思展示在别人面前，以往对这一点他并不吝啬，像今天这样的举动对他来说很不寻常。

「前辈！」

进门来的是扎着马尾的后辈J。

「哟！我还以为没人呢！」

他往后伸了伸懒腰，朝他微微一笑。

「来杯咖啡吗？」Ｊ从口袋里摸出硬币问道。

他点了点头。在Ｊ去买咖啡的时间里，他环顾着这间公用而非私人的工作室，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开始秃发的头顶，他戴上了棒球帽。他感觉到压抑已久的仿佛呐喊般的东西，像咳嗽一样即将要冒出来，不得不慌慌张张地把东西胡乱塞进背包后走出了工作室。为了不和Ｊ打照面，他急急忙忙地走到通道对面的电梯前。镜子般闪亮的电梯门上映出自己的脸，他觉得自己那双充血的眼睛好像在流泪。他突然想冲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吐口水，想把那张长满胡子的黝黑脸颊抽到出血，想用穿皮鞋的脚踩烂那因欲望而凸起的丑陋嘴唇。

「这么晚！」

妻子努力不让语气听起来有怒意。儿子回头看了他一眼，又重新专注于一直在玩的塑料挖掘机。看不太出来他是否高兴见到爸爸。在大学路经营一家化妆品店的妻子，原本已经把店委托给店员，晚上只负责清账。可是儿子开始上幼儿园后，她又亲自管理起店面。虽然工作很劳累，但是妻子用天生就极具忍耐力的性格坚持着。她对他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拨出一个礼拜天的时间给她。

「我也想休息……而且你也需要花点时间跟儿子相处。」

他明白能减轻妻子负担的人只有自己。他心里对任劳任怨、忙里忙外地处理各种家务的妻子十分感激。可是最近每当看到妻子，他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小姨子的俏脸，即使在家里，他的内心都感觉不到片刻轻松。

「吃晚饭了吗？」

「随便吃了一点。」

「要 eat 好一点啊，为什么随便吃啊！」

他用陌生的眼神望着妻子疲惫又无奈的表情。二十出头时做的双眼皮手术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显自然，使得她的双眼深邃而真切。她的脸线条修长，颈线也很迷人。或许结婚前只有两坪半的小店面能有今日的规模，和她这种温柔的形象有着很大关系吧。可是他一开始就知道，妻子身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他所不喜欢的。因为她的长相、身材、稳重而体谅人的性格，都符合他一直寻找的择偶条件，这让他没弄明白那东西是什么之前就已经决心要娶她为妻。令他终于准确无误地意识到那点是什么的，是在第一次认识小姨子的家族聚会中。

小姨子的一切都让他心仪：丹凤眼，直率得近乎粗鲁的说话方式，不像妻子那样有微微鼻音的声音，朴素的衣着和微微凸起的颧骨。她的容貌虽说无法和妻子相提并论，可是他从她的身上感觉到某种原始的力量，有如不曾修剪枝桠的野生树木。但他并非从那时便开始对她心有不轨，当时他只是对她有些欣赏之意，并觉得虽然她们两人是姐妹，她与姐姐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微妙的差异。

「要不要准备晚饭啊？」妻子催促似的问道。

「不是说吃过了吗！」

内心翻搅的情绪使他备感疲劳，在进入浴室打开灯的时候，妻子的自言自语飘进了他的耳朵里。

「原本为英惠的事情心烦，又一整天联系不上你，孩子也因为感冒一直黏着我……」

妻子叹了一口气，对儿子喊道：「磨蹭什么，还不赶紧过来吃药！」

再怎么催儿子赶紧过来，他也还是会磨蹭一会儿，妻子把药粉倒在小勺里，用草莓糖浆慢慢地和起来。

他关上浴室门走过去问妻子：「小姨子她又怎么了？」

「最终还是办了离婚手续。虽说不是不能理解小郑，但他也实在太无情了！这么看所谓的夫妻关系真是很虚无荒谬！」

「要不然我……」他吞吞吐吐地开口道：「要不然我跟她谈谈？」

妻子顿时喜形于色。

「要是你出面那就太好了！不管怎么叫她来这里她都不听，如果你说要见她，看在你的面子上她也会……虽然她不是会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但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妻子的表情充满了希望，看着她端着药小心翼翼地走向儿子的背影，他在心里默念道：好女人！从一开始到现在，妻子一直是好女人。因为她太好了，反而总让他觉得莫名的憋闷。

「明天我就跟她联系吧。」

「需要给你她的电话号码吗？」

「不用，我有！」

他隐隐感觉到心潮澎湃，关上了浴室的门。水从莲蓬头喷出来，发出嘈杂的声音落入浴缸里，他望着迸溅的水珠，慢慢地脱掉衣服。近两个月都没有和妻子做爱，他知道现在的勃起并不是因为她。

以前和妻子一起去过小姨子的住处，见到蜷缩在那里的她。更久以前他曾把小姨子鲜血淋漓的身体背在自己的背上，隔着衣服毫无保留地感觉到胸部和臀部的触感。还有，只要脱下一层裤子，如烙印般的蓝色胎记就能映入眼帘，在想到这些的瞬间，他浑身上下的血液都聚在了那里。

他咀嚼着幻想，站在那里自慰。他来到莲蓬头下面，用水冲刷着喷薄而出的精液，发出似哭似笑的呻吟，因为水太凉了。

两年前的初夏，小姨子在他家用刀划开了自己的手腕。为了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妻子所有的娘家成员聚在宽敞的新居共进午餐。他们都喜欢吃肉，而小姨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宣布改吃素食，她与大家格格不入的举动惹恼了包括岳父在内的所有娘家人。因为小姨子变得骨瘦如柴，所以大家纷纷责怪她也是正常的。可是参加过越战的老丈人扇她耳光，还把肉块强迫塞进她嘴巴的情景，简直像是心理剧中的一幕，让人难以置信。

小姨子瞬间响彻房间的凄惨悲鸣声，至今依然鲜明真切、令人恐惧地留在记忆深处。她一口吐掉嘴里的肉块，高举水果刀恶狠狠地轮流盯着眼前每个家人，仿佛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

看到她的手腕喷出鲜血，他毫不迟疑地冲上去，撕下被单绑紧割腕处，一把背起了没有多少分量的她。他一口气跑到了停车场，才讶异自己居然有如此的决断和爆发力。

啪！

在紧张地盯着晕倒的小姨子接受紧急处理的某一瞬间，他听到了什么东西从自己的身上离开时发出的清脆声音。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他依然无法准确地描述。某人在他面前，要把自己的生命像扔垃圾那样抛弃；而那个人的鲜血与自己的汗水在白色的衬衫上混在一起，逐渐干涸为褐色的痕迹。

他在心里期望小姨子活过来，不过，他同时也在内心怀疑起「存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小姨子决心要放弃生命的瞬间，或许是人生的一个转折吧。没人能帮得了她。对她来说，所有人——强制喂她肉的父母，旁观这种行为的丈夫和手足——都是彻彻底底的局外人，甚至是敌人。就算她现在苏醒过来，情况也不会有所好转。如果说这次的自杀行为是冲动性的，那么下一次呢？也许会有下一次的，她完全可能再次试图自杀。到那时候，她会准备得更加充分，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妨碍她的行为。如果苏醒会让情况变得更加暧昧而令人厌烦，那还不如把尚未睁开眼睛的她从窗户扔下去。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不希望她醒过来。

小姨子从鬼门关回来后，他用妹夫给的钱在商店里买了一件衬衫换上。但是他没有把散发着血腥味的衣服丢掉，而是将它揉成团像皮球一样拿在手里，坐上了出租车，那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完成上一部作品的情景。他万万没想到那些事情会在记忆深处留下那么多的痛苦。那部作品汇集了很多他认为十分虚伪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广告和连续剧、新闻报导、政治家的嘴脸、坍塌的桥梁和百货商店、无家可归的人和身患绝症的孩子们的泪水，他用印象派的手法编辑那些元素，并配上了音乐和字幕。

他突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因为他从这些画面中感受到了厌恶、幻灭和痛苦。为了直视这种情感的本质而夜以继日地奋斗的一个个瞬间，也突然粗暴地袭击了他的神经。明白到这一点的刹那，他有一种打开车门从疾驰的出租车冲出去在马路上打滚的冲动。他已无法忍受那些现实中的画面。在驾驭那些素材的时候，他似乎并不厌恶它们。或者说，当时的他似乎并没有从那些画面中感到威胁。可是在那个瞬间，那个闷热下午的出租车上，当小姨子的血腥味直冲鼻子的时候，那些画面开始威胁他，让他感到想吐，使他无法呼吸。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无法进行创作，他灵感的枯竭期似乎就是在那一瞬间开始的。就在那一刻，他变得筋疲力尽，开始厌烦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无法忍受人生承载的所有东西。

电话那头的小姨子默不作声。她明显是拿着话筒，他隐约听到了轻微的呼吸声，还有什么东西碰撞在一起的啪啦啪啦声音传了过来。

「喂？」他困难地开了口。「英惠，是我。你在听吗？知友他妈……」他鄙视自己，并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的伪善和优柔，但仍继续说道，「很担心你。」

电话那头没有任何响应，他叹了一口气。她现在肯定跟往常一样光着双脚。她结束在精神病院长达几个月的治疗后，妹夫说与其再跟她生活在一起，还不如自己住进精神病院。在娘家人轮番说服妹夫的那段日子里，小姨子来到了他的家。她自己出去租房子住之前，他们曾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那一个月，他并没有感到不便和麻烦。当时他还没听过胎记的事情，所以他只是用充满怜悯和困惑的眼光望着她。

小姨子平时少言寡语，白天都在阳台享受着晚秋的太阳度日。她用手捻碎从花盆中掉下来的枯叶，或者展开手掌在地板上比出形态各异的手影。妻子忙碌得腾不出手的时候，她就拉着知友进浴室，光着脚站在冰凉的地砖上给他洗脸。

他无法相信这样的她曾经企图自杀，更无法相信她袒胸露背泰然自若地坐在众人面前，也许这是自杀未遂后的一种错乱症状。虽然亲自背着满身鲜血的她跑进医院，而且那次的体验曾给自己留下了那么强烈的影响，但是他却觉得那时的他面对的是另外一个女人，或者说是身处另外一个时空。

如果说现在她身上还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她依然不吃肉。开始因不吃肉而导致家族之间的摩擦，之后又出现了喜欢裸露之类的怪异症状，所以妹夫认为不肯吃肉是她一点都没有好转的证据。

「她只是表面上变得正常罢了，她本来就神情恍惚，现在只是因为每天吃药而变得呆滞，根本没有什么好转。」妹夫像丢弃坏掉的手表那样，若无其事地抛弃了小姨子。

「你们不要认为我很卑鄙。大家都知道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妹夫的话不是完全没道理，所以他与妻子不同，保持了中立。妻子恳求妹夫不要那么急着离婚，先观察一阵子，可是他依然不为所动。

他对妹夫从第一眼开始就没有什么好感：狭窄的额头，尖尖的下巴，一脸固执的普通长相；他从记忆中抹去妹夫的脸，再次向电话那头说道：「英惠，回答我啊，随便说点什么都行。」

要不要挂断呢？刚想到这里，就有一丝微弱的声音从话筒中传了过来。

「……水开了。」

小姨子的声音像羽毛一样没有重量，既不阴郁，也不像病人那样迟钝，却也说不上是什么明朗轻快的声音。是那种不属于任何地方、处于存在边缘的人所有的淡淡声音。

「我得去关火。」

感觉到她要挂断电话，他急忙说道：「我今天过去可以吗？你今天不出门吧？」

短暂的沉默后，电话被挂断了。他轻轻地放下话筒，发现自己手心里都是汗。

他对小姨子产生了异样的感情，是从妻子那里听到胎记后的事情。在那之前，他对她丝毫没有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如今回忆起小姨子寄居在他家时的举动，从身体深处升腾而起的感官刺激，只不过是一种「追加体验」而已，而非当时真切有过的感受。她在阳台使劲张开双手做出各种手影时悠闲而茫然的表情，给儿子洗澡时宽松的运动裤下面露出的白皙脚踝，斜靠在沙发上看电视时半敞的双腿，散乱的头发……每当想到这些，他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地变得火热。在所有的这些记忆之上，都印着蓝蓝的胎记，已经退化的、在所有人身上消失掉的、只有小孩子的屁股和后背上尚存在的胎记。很久以前第一次触摸刚出生的儿子小屁股时体验到的柔软感觉带来的喜悦，和一次都没见过的她的臀部混在一起，在他的内心散发着透明的光。

现在，她不吃肉，只吃谷物和蔬菜的事，与那个像蓝色花瓣一样的斑点在他心中达到了完美的和谐。而且，当日从她的动脉中喷薄出的鲜血浸湿他白衬衫的情景，对他来说，也像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带有冲击力的暗示。

她的房间位于D女子大学附近安静的巷弄里。他提着各种水果站在一栋公寓前面。济州岛产的橙子、苹果、梨和过季的草莓，长时间提着这些东西使他的手和胳膊阵阵酸痛，很想赶紧放下来。可是，他没有马上上楼，而是在楼下犹豫不决。进入她的房间更令他感觉紧张。

最终他还是把手里的水果放下来，拿起手机拨了她的电话。

嘟嘟嘟。

电话里的声音机械地响了十次，但是她没有接电话。

他拎着水果开始爬楼梯。爬到三楼后，站在画有十六分音符的门铃面前，他轻轻地按了下去。和他料想的一样，没有人开门。他转了转门把手，意外地发现门没有锁。他头上冒出了冷汗。他把帽子摘下又重新戴上，然后整了整弄乱的衣服，深深地吸一口气后，打开了房门。

朝南的套房沐浴在十月初的阳光中，光线一直照射到厨房，给人一种万籁俱寂的感觉。可能是妻子把自己穿过的衣服给了她，地板上凌乱地丢着几件眼熟的衣服，几个手指大小的灰尘团四处滚动，但是也不会给人脏乱的感觉。也许是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的缘故吧。

他把手里提着的水果放到玄关，脱鞋进了屋。房间里面没有任何动静。难道是出门了？还是知道他会过来找自己，所以先出去躲避了？因为没有电视，所以两个插座和旁边的缆线孔凄凉地裸露在墙壁的中央。妻子安装的电话孤零零地放在起居室兼卧室的小房间里，而房间的一头是个床垫，床垫上面的一床被子像是刚有人从里面出来似的，蓬松成洞口模样。

他感觉到空气有些浑浊，走到阳台打开了窗户。开到一半时，他被身后的动静吓了一跳，转过身，他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她正打开浴室门从里面出来。因为几乎听不到流水声，所以他没想到她会在浴室里面。而真正让他惊讶的是，她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她似乎也被吓着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身上没有一点水气。之后她弯腰捡起丢在地上的衣服，遮住了自己的身体。她丝毫没有害羞和惊慌，像是这种场合理应这样做的样子，表现得很泰然。

她没转身，只是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穿衣服，在整个过程中，他应该转移视线或者赶紧抽身到门外。然而，他却愣愣地钉在那里死死地盯着她。她不像开始吃素那阵子那样干瘦。从住院的时候开始，她的体重有所回升；住在他家的时候也调理得不错，因此她的胸部变得丰润饱满，腰部曲线分明，从大腿到小腿的线条虽然不算丰满，但也没有一点赘肉，魅力十足。这是一个与其说是能引起性欲，还不如说是能让人静静欣赏的身体。等她穿完衣服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没有看到印在臀部的那枚胎记。

「对不起。」他这才开始结结巴巴地辩解道。「我看门开着，以为你暂时出去了。」

「……没关系。」她这次也是一副理所当然似的回答道：「一个人在的时候，这样很舒服。」

难道……他迅速整理了逐渐清晰的思路。这是说她在屋里经常光着身子。一想到这里，他突然觉得刚才看她裸体的时候还很冷静的身体开始膨胀。他摘下棒球帽，为了不让她看见这尴尬的勃起，他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

「没有什么好招待的……」

就像刚才真真切切地看到的那样，她并没有穿内裤，只是套了件深灰色的运动裤走进了厨房。他望着不怎么丰满，也没有什么肉感的臀部静静地晃动，不由自主地吞了下口水。

「别麻烦了，就吃水果吧。」为了花点时间平息自己的兴奋，他说道。

「可以吗？」

她回到玄关，拿起苹果和梨子后又走到了洗碗槽那里。他听着哗哗的流水声和器皿碰撞的声音，试图把注意力转到墙中央的那个小洞和电话机的各种按钮上。可是，她的阴部更加鲜明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与自己反复画过的绘着花叶的臀部、男女交合的体位之类的画面混在一起，在他的大脑里横冲直撞。

当她手里拿着盛着苹果和梨子的盘子坐到他对面的时候，为了隐藏自己那双猥琐的眼睛，他低下了头。

「……不知道苹果好不好吃。」

经过短暂的沉默后，她说道：「其实您没必要专门过来看我。」

「嗯？」

她用低沉的声音淡淡地说道：「用不着这么操心，我正在找工作。医生说不要一个人从事太专注的工作，所以也想过去百货公司工作，上个礼拜我还参加过面试呢。」

「……是吗？」

这真是出乎意料。

「剩下的日子都是那副疯疯颠颠的模样，每天吃精神病院开的药，余生都要依赖你，这样的老婆你能忍受得了吗？」

记得有一次妹夫在电话里用醉醺醺的口气说过。可是妹夫似乎弄错了。她好像还没有疯到那种程度。

「要不然到你姐的店做事怎么样？」

他盯着地面，鼓起勇气说出来找她的目的。

「那么多薪水与其给别人，还不如给自己人，这是知友妈妈的真心话。这样比百货公司的工作更轻松。她也能就近照顾你，比较不会那么担心。」

兴奋感正在一点一点平息，他接着说道。

等到能直视她的脸庞时，他发现她的表情像修女一样淡然。淡得几乎让他认为这是经历过许多苦难后沉淀的表情，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恐怖万分。他在心里谴责着刚才的自己，只因她没穿衣服就把她当做一幅春宫画似的欣赏。可同时他也无法否认，那短暂的画面在他心目中已经成为只要有火花就能再次熊熊燃烧的危险引线。

「也尝一下梨子吧。」

她把盘子向他推过来。

「你也吃吧。」

她没用叉子，直接用手拿起一块梨放进了嘴里，之后不再说话，安静地沉浸在思考中。他克制着想拥抱她肩膀的冲动；克制着想舔舐那沾了梨汁的黏糊糊食指的冲动；克制着想吸吮她嘴唇和舌头上最后一滴甜汁的冲动；克制着想用力拉下那条宽松运动裤的冲动，慢慢地把头转了过去。

「等一下。」他一面穿着皮鞋，说道：「要不然跟我出门吧？」

「……去哪里？」

「一起边走边聊吧。」

「姐夫讲的那些，我会考虑的。」

「不，除了那件事情……我还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他望着她那张犹豫不决的面庞，只想从这时时刻刻不断折磨着自己的欲望和冲动中解脱出来，只要不是在这危险的房间里面，去哪里都可以。

「要不在这里讲吧。」

「不，我想走一走，你整天在家里不觉得闷得慌吗？」

她像是拗不过他，脚蹬一双拖鞋跟在他的身后。他们默默地走出巷弄，顺着大路向前走。看到一家冰淇淋店的时候，他问道：「喜欢吃冰淇淋吗？」

她像一个爱装模作样的女朋友那样朝他微微一笑。

他们坐在冰淇淋店靠窗的位置。他默默地望着她用舌头舔舐着小木勺挖起的冰淇淋，突然觉得她的舌头和自己的身体像是用电线连接在一起，只要她伸出舌头，自己就会像遭到电击一样哆哆嗦嗦。

那时，他想到也许从这个地狱解脱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实现这个欲望。

「我要拜托你的是……」

她舌尖沾着白色的冰淇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线条单纯的丹凤眼中，不大不小的眸子散发着隐隐约约的光亮。

「请你做我的模特儿好吗？」

她没有笑，也没显得慌张。像是看穿了他的内心世界一样，用安静的视线凝视着他。

「你来过我的展览吧？」

「是。」

「是类似的摄影作品。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只是……要脱衣服。」

他感觉到自己在一点点变得大胆，汗也不再流，手也不再抖。像坐在冰袋上面那样，头脑也变得十分冷静。

「脱掉衣服，在身上进行彩绘。」

她依旧用安静的视线望着他，淡淡地问道：「……然后呢？」

「只要那样就可以了，一直到拍摄结束。」

「在身体上……进行彩绘？」

「我要画花朵。」

不知是不是看错了，他觉得她的目光突然一闪。

「不会太累，只需要两个小时。就看你什么时候方便……」

他觉得该讲的都讲完了，所以绝望地低下头盯着自己那份冰淇淋。上面撒着一层碎花生和杏仁的冰淇淋，在慢慢地融化，静静地流淌。

「……在哪里？」

他正入神地盯着逐渐融化的冰淇淋的时候，她问道。此时她已经把最后一勺冰淇淋吃到嘴里，没有血色的嘴唇边沾了一点白色奶油。

「想借用朋友的工作室。」

她的神色冷漠，他无从看穿她的内心。

「你姐……那里……」

他觉得这话有点多余，但又觉得不得不说，所以他心里鄙夷着期期艾艾的自己，说道：「要保密！」

她不置可否。他屏住呼吸凝视着她，想弄清她的沉默到底意味着什么。

明亮的阳光透过宽广的窗户，温暖地照射着M的工作室。虽说是工作室，但却给人一种画廊的感觉。在一百多坪的空间里，M的作品挂在恰当的位置，各种绘画工具井然有序地摆在一旁。他也准备了创作所需的所有工具，但是当他看到那些画具的时候，还是产生了要使用的冲动。

为了寻找自然光线好的工作室，他最终还是拜托了虽然是大学同学但关系不是很亲的M。在同学中以最快的速度平步青云的M，三十二岁就已经是首都某所大学的专职教授，如今从他的面容、衣着和态度中，已经可以感受到大学教授的派头。

「真是意外，你居然还会找我。」

一小时前，M在这里给他倒了一杯茶，边递钥匙边说道：「像这种事情随时可以跟我说，白天我待在学校里的时间很长。」

他盯着M比自己还凸的腹部，接过了钥匙。虽然没暴露出来，M肯定也有自己的欲望，以及跟随欲望而来的烦恼吧。望着M隐藏着欲望的圆鼓鼓肚子，他感受到了一种猥琐的心理安慰。最起码对M来说，肯定有着对啤酒肚的苦恼、少许的羞耻和对年轻时匀称身材的怀念吧。

因为挡到了窗户，他把一些M的画作拿下来——他觉得这些作品很俗套，然后在阳光直射的木地板上铺了一条白床单。他躺在上面，确认她将能观察和体验到的东西。他望着印着木纹的高耸天花板和窗外的天空，感受到地板的冰凉和坚硬，但因为铺了一层床单的关系，背部与地板之间还是有柔软的触感，不至于无法承受。他翻过身趴着，映入眼帘的是M的画作，旁边则是阴暗的地面以及不常用的壁炉。

他展开自己准备的画具，拿出 PD100 可携式摄影机确认电量，把为因应长时间摄影而准备的照明设备摆在一旁，最后打开素描本扫了一眼，又再次塞进包包。他脱掉夹克，把袖子挽起来，等待她的来临。临近三点，差不多该是她到达地铁站的时间了，他套上夹克蹬上皮鞋出了门。因为这里地处郊区，空气很清新，他呼吸着干净的空气，走向地铁站。

这时手机铃声响起，他边走边接起电话。

「是我。」

是妻子。

「今天我有可能晚回去，兼职的孩子又没过来，最晚七点得去幼儿园接儿子啊。」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也不行，要一直忙到九点。」

话筒中传来妻子的叹息声。

「知道了，那我让七〇九号的阿姨帮忙照顾他到九点吧。」

没有其他多余的话，通话就结束了。这种没有其他羁绊、只是通过孩子联系起来的对话，类似同事之间的交谈，可以说是最近他和妻子之间的真实写照。

几天前，从小姨子那里回来的那天晚上，他无法控制冲动，在黑暗中抱紧了妻子。他惊讶于自己身上还潜藏着那种新婚时都没有体验过的强烈欲望，而妻子显然也被他的举动吓坏了。

「你怎么了？」

不想听妻子的鼻音，他堵住了她的嘴。面对在黑暗中若隐若现的鼻梁和双唇、纤细的颈线，他很容易联想起她。她的乳头在他的嘴唇下立起变硬，他脱下了她的内衣裤。他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抹去妻子的模样。

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他发现妻子在哭泣。他不知道是因为刚才的激情，还是什么别的自己不知道的感情。

我害怕！

妻子背着他躺着，呢喃道。

不，妻子像是这么说的：

我怕你！

不过这时他已陷入沉睡中，所以无法确定这到底是不是妻子嘴里说出来的话。也不知道她哭到什么时候。

然而，第二天早晨，妻子的态度和往常没什么不同。刚才通话时的声音也没有什么异样。对昨晚的一夜疯狂，她只字未提，也没表现出对他的排斥感。只是充满压抑的声音时常让他联想起机械一类的东西，那无论何时都一模一样的叹息声也多少让他感觉到了不安。为了打消这种不安的情绪，他加快了步伐。

出乎他的意料，小姨子早已站在了地铁站的出口，而且仿佛已经从里面出来很久的样子，她姿势有些随意的坐在台阶上面，穿着破旧的牛仔裤和厚厚的褐色毛衣，像是独自从冬天走出来的人。他着了魔似的望着正在擦汗的她，阳光洒下来，照射着她的脸庞和身体。

「把衣服脱掉。」

他冲着愣愣地站着张望窗外白杨的她，低声说道。

午后慵懒的阳光照在白色的床单上，发出耀眼的光芒。她没有转过身来，当她想再次提醒她时，她举起双臂，开始脱毛衣。脱掉里面穿着的白色短袖后，没戴胸罩的后背映入了他的眼帘。脱下破旧的牛仔褲后，两片白皙的臀瓣毫无保留地展现出原来的模样。

他屏住呼吸，盯着她的臀部。丰润的肉块上面镶嵌着被称做「天使的微笑」的两个浅窝。拇指大小的斑点，赫然印在左侧屁股的上半部。这东西怎么能留在那里呢？这使他百思不得其解。那是一块乌青似的淡蓝绿色胎记。他突然明白，它是来自太古的，是与进化或光合作用的痕迹那样使人联想起植物的东西，和性无关。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视线从胎记上移开，打量着全身赤裸的她。在这种场面下，小姨子和姐夫之间理应会产生的尴尬气氛，都被她异常沉着的态度压了下去，实在不像是第一次做模特儿的人能做到的。他突然想起，她割腕后的第二天在医院的喷水池附近被发现时，是光着身子的。被关在禁闭病房，也是由于时常裸露的缘故。因她常常脱光了衣服享受日光，还导致出院时间数次推迟。

「要坐下吗？」她问道。

「不，趴着吧。」

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她趴在了床单上面。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受到趴在那里的身体影响，他的体内有什么火热的情绪在横冲直撞，为了解读那情绪的真面目，他皱起了双眉。

「停，别动！」

他把摄影机固定在三脚支架上，调节着支架的长度。寻觅到能摄入她全身的角度和方位后，他拿起了调色板和画笔，想从人体彩绘开始录进这个带子。

他向上捋了捋她披到肩上的长发，从后颈开始画花朵。紫色和红色的半开花朵在她的后背争奇斗艳，细细的枝叶也顺着她的纤腰延伸下来。到右侧的臀部，紫色的花朵完全绽开，吐出了黄色的雌蕊。印有胎记的左侧臀部做了留白处理。在青色的胎记周围，他用大笔刷涂了一层更淡的浅绿色，让胎记有如花叶隐约的影子一样。

每当笔刷擦身而过时，像是怕痒似的，她的身体会微微发抖。这使他有一种触电般的感觉，并不是单纯的性欲，而是像强达数十万伏特的高压电流触动了身体内的某种根源似的。

他将长长的枝蔓和叶子从她的右侧大腿一直描绘至纤细的脚踝，当他结束作画，已经浑身上下都大汗淋漓了。

「大功告成了！」

他继续说道：「别动，还要保持一会儿这个姿势。」

他从三脚架上拿起摄影机，开始拍摄近景。用镜头拉近每一朵花，并用特写镜头拍摄了她的颈线、散乱的头发和一览无遗展露着胎记的臀部。在拍摄完她的全身后，他关掉了摄影机的电源。

「好了，你可以起来了。」

他显得略微疲惫，坐在壁炉前面的沙发上。她用手肘撑住地面慢慢起身，好像是手脚发麻了。

「不冷吗？」

他擦着汗水站起身，把自己的夹克披在她的肩膀上面。「累了吧？」

这时，她看着他笑了。她的笑声虽然微弱，却具有活力，似乎是那种什么都可以，没什么好惊讶的、不置可否的笑声。

他这才了解，让他感到震撼的并不是看见她静静地趴在床单上，而是像她这样年轻美丽女子的肉体，通常是被人渴望的对象，但她的身体，却不带有任何欲望——这欲望不是指那种粗俗的肉欲，而是在她身体里不带有任何生之欲望。从窗外射入的阳光有如碎屑般融解在空气中，她身体散发的美也不断地随之融解，虽然这是无法用肉眼看见的……一波波无以名状、有如巨浪冲撞岩石般的强烈感受冲击着他，舒缓了他这一年来内心不可知且难以抗拒的惊人冲动。

她穿上牛仔裤和上衣，双手捧着热气腾腾的杯子。她把鞋子留在门边，光着脚轻盈地走过地板。

「不冷吗？」

他又问了一次。她摇了摇头。

「累坏了吧？」

「只是趴在那里而已，地板很暖和。」

让人惊讶的是，他对他的工作没有表现出多少好奇。她似乎不管面对任何状况都能保持平静，既没有对陌生空间的探索，也没有与之相应的感情流露。或许对她来说，只是静静地望着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已足够。不，或许她的心里正发生着惊人的、难以想象的事情，让这些事情的日常生活并行已足以让她筋疲力尽，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她已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对每样事物都表现出好奇心、探索欲，并一一做出反应。他之所以会有这种猜疑，是因为她的眼神中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被动和呆滞的麻木感，而是隐含着激烈同时又极力克制的冲突力量。这个瞬间，她虽然双手捧着温暖的马克杯，像一只怕冷的小鸡一样蜷缩着身子凝视着自己的脚底下，但是这种姿势与其说是引人怜悯，还不如说投射出阴影般坚韧的孤独，让旁观者感到不自在。

他想起了她那个自己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已经没必要叫「妹夫」的丈夫。他有张透着唯利是图与无知的清瘦脸孔，那只会吐露粗俗言辞的嘴唇曾经贪婪地享受过眼前的她，一想到这些，一股愤怒便油然而生。愚钝的他，知道什么叫胎记吗？每当想到两个人赤身裸体相拥在一起的画面，他都觉得那简直是野蛮的欺侮与玷污。

看她手里拿着空杯站起来，他便起身接过她递来的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后重新换一卷带子并调整了三脚架的位置。

「重新开工吧。」

她朝他点点头，径自走到了床单上面。因太阳有些偏西，他在她的脚下设置了一盏钨丝灯。

她重新一丝不挂地躺在床单上面。因为是局部照明，所以上半身有些阴影，可是他仍然感觉到一阵眩目。虽然之前在她的住处偶然看过她的上半身，但是眼前没有一点抵抗地在那里尽情展现着美丽的她，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强烈，足以令他生出泪如泉涌的冲动。细瘦的锁骨、因为平躺而显得如少年般平坦的胸部、凸出的肋骨、开敞着却毫无性感意味的大腿、明明睁着双眼却如熟睡般让人联想起沙漠的沉静面容。这是一具每个角落都剔除一切赘肉的肉体。这样的肉体，富含着如此丰满的内涵，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次他用黄色和白色从锁骨到胸部画了一朵巨大的花朵。如果说背部画的是夜晚盛开的鲜花，那么胸部的则是在灿烂的白天绽放的花朵。橘红色的忘忧草在她凹陷的腹部盛开，而大大小小的金黄色花叶则纷纷凋零在她的大腿上。

他默默地感受着将近四十年从未体验到的灿烂喜悦，从身体的某一个地方静静地流淌出来，凝固在自己的笔端。照明只打到她的颈部，所以在黑暗中她的脸仿佛在沉睡，但是从画笔游走在她大腿内侧时传来的细微战栗证明她很清醒。他觉得如此安静地接受这一切的她，像是神祇，像是人类，像是动物，又像是一种介乎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的陌生存在。

他终于缓缓地放下画笔，忘我地俯视着她的肉体 and 上面盛开的鲜花，仿佛忘却了要摄影的事情。太阳更加偏西了。她的脸逐渐消融到傍晚的阴影中，他回过神站起身说道：「……侧躺过来。」

她像是在配合某种旋律那样，慢慢地伸缩手臂、双腿和细腰侧躺过来。他拍完她那酷似舒缓山峦般的肋部和臀线后，又拍下了背部的夜色之花和胸前的太阳之花。最后拍下了在越来越暗的夕阳下，像绿色的残影一样的胎记。在犹豫片刻后，他打破自己的承诺，用特写镜头拍下了她那用漠然的眼睛望着黑暗窗外的面庞。苍白的嘴唇、突出的颧骨阴影、散乱发丝中平整的额头和空洞的眼神，都被摄进了录像带。

她一直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玄关前面，等他把所有设备装进后车箱。按照M的嘱咐，他把钥匙塞进放在楼梯平台的登山靴里，说道：「搞定了，我们走吧。」

她虽然在毛衣外披了一件夹克，但还是怕冷似的瑟瑟发抖。

「去你家附近吃点什么吧？如果太饿的话就在附近找吃饭的地方。」

「我不饿……可是这个用水洗的话会洗掉吗？」她好像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似的，用手指着自己的胸部问道。

「不会那么容易洗掉，得洗好几遍吧，要想洗干净……」

她打断他的回答说道：「如果没法擦掉的话该多好啊！」

他顿时愣了一下，用茫然的眼神望着她被黑暗笼罩一半的脸。

他们走到市区，找到了美食街。为了不吃肉的她，他挑选了一家招牌上写有「素斋」的餐馆。点完定食后，二十多种小菜和掺杂着板栗、人参做成的石锅饭迅速摆在了餐桌上。他看着她拿起调羹，突然意识到在长达四小时的时间里，面对身无寸缕的她，他除了作画居然没动她一丝一毫。虽然从一开始也只是计划要拍摄她裸体而已，但是竟然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性欲勃发，还是令他非常惊讶。

然而，望着身穿厚毛衣、将调羹放进嘴里的她，令他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备受煎熬、今天下午却奇迹般消失的痛苦欲望，重新蠢蠢欲动了起来。猛扑过去占有她那一合的嘴唇，在餐厅所有客人的惊声尖叫中粗暴地把她压在身下的冲动，像一幅熟悉的地狱图一样从眼前闪过。他垂下视线，咽下一口饭后问道：

「你为什么不吃肉呢？我一直很好奇，但是不敢问。」

她停下正要夹住豆芽的筷子，抬头望着他。

「如果很为难，不回答也没关系的。」他驱赶着脑海中的淫乱画面，说道。

「没有，不为难！只是我觉得您会很难理解。」她安静地咀嚼着豆芽，淡淡地回答。「……是因为梦。」

「梦？」他反问道。

「是因为我做了一场梦……所以就不吃肉了。」

「什么……是什么梦？」

「脸！」

「脸？」

望着不明所以的他，她浅浅一笑，那是个阴郁的黯淡笑容。

「我不是说过您很难理解吗？」

那么，为什么要在光天化日下袒胸露背呢？可是他并没有问出口。变得像一只只会做光合作用的奇异动物那样，这也是因为那场梦吗？

他把车停在她的住处前面，和她一起下了车。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她回以淡淡的微笑。那表情安静而稳重，有些像妻子。此刻她倒像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不，她本来就是正常的女人，发疯的是我。他在心里面默默地想着。

她用眼神道别后，消失在公寓住宅的玄关里面。虽然他在楼下等着，想看她的灯亮起来，但是窗户始终是黑暗的。他发动汽车，脑海里浮现出她那阴暗的套房，想象着她不洗澡就一丝不挂地钻进铺在床垫上面的被窝里的情景。鲜花盛开的肉体，自己好几个小时以来如此靠近、却只用笔刷尖端碰触过的肉体。这些想象的侵袭给他带来了剧烈的痛苦。

他按下七〇九号房门铃的时间是晚上九点二十分。

一个女人打开房门说道：「知友一直在找妈妈，刚刚才睡着。」

一个小学二、三年级左右，绑着辫子的小女孩把塑料做的挖土机模型拿给他。他道谢后将模型车放进了包包里。把七一〇号的房门打开后，他小心翼翼地抱起孩子。穿过冰冷的走道，走到孩子房间的那段过程让他觉得十分漫长。今年五岁的儿子嘴里还含着手指头。抱他过来的时候，他应该是刚刚进入浅眠之中，把他放到床上，吸吮手指的声音就在寂静的房间里响起来。

他走到起居室，开了电灯，关好玄关门后坐在沙发上。沉思了一会儿之后，他又起身打开门，搭电梯到了一楼。他坐在停车场的汽车里，抱着装有两卷六厘米录像带和素描本的包包发了会儿呆，最后拿起了手机。

「孩子呢？」妻子的声音显得很低沉。

「睡着了。」

「吃晚饭了吗？」

「应该吃了吧？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是吗？我十一点多回去。」

「儿子睡得很沉……我……」

「什么？」

「我得去趟工作室，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完。」

妻子默默不语。

「我看知友不会醒过来。他睡得很沉。最近他不是都一觉到天亮吗？」

「……」

「你在听吗？」

「……老婆？」

出乎他的意料，妻子像是在哭泣。难道店里没有其他人吗？对很在意别人视线的妻子来说，这是很罕见的事情。

「……想去就去吧。」

少顷，从话筒中传来让他感到完全陌生的、百感交集的声音。

「我现在关店门回去。」

说完，电话就挂掉了。妻子性格谨慎，往常不管多忙，也从不主动挂电话。他有些惊慌，又有些内疚，手里抓着电话犹豫不决。可是，他马上又硬下心来，发动了汽车。这个时间不会堵车，二十分钟内她就到家了，孩子不会那么快醒来。他不想在这段时间里待在寂寥的房间里，也不想面对一脸沉郁的妻子。

当他到达工作室的时候，里面只有J一个人。

「你今天来晚了啊，我正要出去呢。」

他心说刚才毫不犹豫地开车过来真是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个空间是四个夜猫子共享的，能一个人通宵使用工作室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在J收拾东西，穿上风衣的时间里，他打开了计算机。J用惊讶的眼神望着他手里拿着的两卷录像带。

「前辈，你创作作品了？」

「……嗯。」

J用微笑代替了废话，说道：「下次要给我看啊。」

「知道了。」

J调皮地朝他敬礼，然后装出一副要尽快消失的样子走出了房门。他的滑稽举动逗得他笑出声，等笑声停止后，他才发现自己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一直工作到早晨，他才满意地取出母带，关上了计算机。

摄影效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光线和气氛，她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魅力。他为该配哪种音乐而短暂苦恼过，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真空般的沉默。温柔的辗转、赤裸身体上绽放的鲜花、胎记，令人联想起某种本能的、永恒的东西，和无声的背景竟是如此和谐完美。

等待计算机处理的漫长时间里，他抽光了一盒香烟。经过艰苦的工作，最终完成的作品时间为四分五十五秒。镜头从在身体上彩绘的手开始淡入，于胎记处淡出，然后她那张荒芜的面容出现在画面里，在阴影中几乎要分不清五官，最终慢慢消失。

通宵达旦后的疲劳，让他觉得身体的每个角落都像嵌进沙粒般干涩。他体验着阔别已久的、对一切事物都变得陌生的异样感，用黑色的马克笔在母带的标签栏里写下了「胎记 1——夜色之花和白天之花」。

然后，他尚未下定决心付诸实现的画面，有可能被命名为「胎记 2」、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画面，像是他日夜思念的人的脸一样，充斥在他的双眼。

在真空般的沉默中，身体上画满鲜花的男女交合着，肉体忘我地沉浸在其中，身姿不停地扭转变换。时而激烈，时而温柔，画面在对性器官特写之后又慢慢拉开，那么放肆又赤裸，但却因为赤裸到了极致而表现出静谧和纯真……

他摩挲手中的母带，心里不断地思量着，如果要找一个男人和小姨子共同完成这个画面，自己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肚皮上的肥油、向两侧突出的赘肉、松垮的屁股和大腿，跟她有多不协调。

他没有开车回家，而是去了附近的蒸汽房。他站在镜子前面，换上服务台给的白色短袖短裤，用满是绝望的眼神打量着自己的身体。自己肯定是不行的，那到底应该找谁呢？他并不是要拍色情

影片，这却不足以当作借口。他需要能打动人的理由。可是谁会同意这么做呢？小姨子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到了某种界限，但是他没法让自己停下来，不，是不想停下来。

他躺在热雾缭绕的蒸汽房，等待睡眠之神的光临。在这温暖湿润的地方，时间之河仿佛逆流到某个夏夜，他放松四肢惬意地躺着。唯有那个没完成的画面像温柔的光辉那样笼罩着他疲惫不堪的躯体。

从短暂的睡眠惊醒之前，他看到了她。

她的皮肤是模糊的青白色。她的身体趴在他的面前，像刚从树枝上落下、刚刚开始枯萎的叶子。她臀部的胎记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均匀涂满全身的淡绿色。

他把她转了过来。耀眼的光芒从她裸露的身体照射出来——光源好像是她的脸部——令他无法看清胸部以上的部分。他分开了她的双腿，轻易打开的大腿让他察觉到她是清醒的。他进入她时，从她阴道流出绿色的树液，有如捣碎叶片时渗出的汁液。青草辛辣的甜味如此强烈，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他在到达高潮的顶点抽身，看到自己的阴茎沾染成绿色。从他的下体到大腿都覆盖着一种近乎黑色的浓稠物体，这股新生的树液不是来自她，就是来自他自己。

话筒对面的她，还是没有发出声音。

「……英惠。」

「嗯。」

幸运的是，这次她没让他等太久。他无法确定这语气中是不是包含着些许的喜悦。

「昨天休息得好吗？」

「嗯。」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

「您说。」

「身上的那些画，你洗掉了吗？」

「没有。」

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那个，能不洗掉吗？到明天为止就可以。还有一些工作没弄完，得补拍一些。」

她好像在笑？在他看不见的电话线的那头，她在微笑吗？

「……不想擦掉它们，所以就没洗。」她淡淡地说道。

「这样身上画着画，我就不做梦了。如果以后擦掉了，希望您能重新帮我画上去。」

虽然无法完全理解她的意思，但心中却备受鼓舞，他用力地握紧手中的话筒说：「好！」

他觉得，像她这样的人说不定会理解他，会允许他的任何做法。

「明天，如果方便的话能再来一次吗？在上次的工作室。」

「……好的。」

「可是，还会来一个人，是男人。」

「……」

「他也会全身脱光，而且在身上画花，这样可以吗？」

一说完，他就屏息以待。按以往的经验，她的沉默大致上包含着首肯，所以他并没有焦躁不安。

「……好。」

他放下话筒，扭着双手在客厅转来转去。儿子上了幼儿园，妻子去了化妆品店，所以他三点多钟回到家的時候，房间里空无一人。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妻子交代这次彻夜不归，所以刚才先给小姨子打了电话。但是也没办法逃避，所以他还是拨了电话给妻子。

「你在哪里啊？」

妻子的语气与其说是冷淡，不如说是矛盾不已。

「在家里。」

「工作完成了吗？」

「还没有，得一直忙到明天晚上。」

「是吗？……那别太累了。」

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如果妻子能像别人家的太太那样歇斯底里、大发雷霆、喋喋不休、骂他个狗血淋头，他的心里说不定会好受点。如此轻易地放弃，又将这种放弃变成抑郁，然后沉淀在内心的性格，压得他无法呼吸。他不是不知道这是妻子善良而软弱的一面，是在为理解和关怀对方而做出的最大努力，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自私和不负责任。但是在这一瞬间，他觉得妻子的忍耐和善意令自己窒息，所以他想为自己辩护：是她的这些举动反而使自己变得更坏。

自责、后悔和忧郁相互交织在一起，像旋风一样在他的心头一闪而过，他最终还是按计划拨了J的电话。

「前辈，今晚你会过来吗？」

「不去。」他回答道。「昨晚我熬通宵了，今天想休息。」

「是吗？」

他从J的身上感觉到了二十七、八岁特有的自信、朝气和轻松。他在脑海中想象过J不太壮却精瘦结实的身材。如果是他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明天你有空吗？我想拍一些影片。」他把M的工作室位置告诉了J。

「明天？晚上我有约。」

「只要下午的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了，不会拖到晚上……」他本想这么说，可是这话还没出口，他改变了主意。

「你昨天不是想看那个作品吗？」

「是啊。」J欣然回答道。

「那我现在去工作室。」

他期待昨晚编辑完的母带能引起J的好奇，并能让他满意。J性格温顺，而且跟他一起使用同一间工作室，不会轻易拒绝他的请求。虽然不敢肯定，但他还是怀着比较乐观的想法。

J比预定时间早到了一会儿。把「Take it easy」像口头禅一样挂在嘴边的J，今天略显得焦躁。

「有点紧张啊。」

他给J冲了杯咖啡，在脑海中给他宽衣解带了一番。感觉不错，应该和她很般配。

前一天下午，看到录像带后，J异常兴奋。

「简直不敢相信……这超魔幻的啊！前辈怎么会创作出这个作品呢？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很平凡的人，啊！对不起……」

J的眼神和语气中充溢着他平时感觉不到的崇拜。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改变呢？嗯，怎么说呢？像是某件事让前辈跨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了……哎，看看这个色彩！」

虽然年轻的J表达得有些夸张，但是他的评价还是十分中肯的。以前他也能表现出色彩的美丽，但像现在这样把无数的色彩从他的笔下融合起来，还是第一次。像是身体内部被各种色彩灌满，无法忍受其激烈的躁动而最终爆发出来似的，他以极其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未曾感受到的崭新感觉。

我习惯黑暗，有时他曾这么想过。他习惯在黑暗中了，他曾站在黑暗的中心。那个黑白的世界不存在那些他如今所体验到的绚烂色彩，虽然美丽而寂静，但是他永远都无法再回去了。他似乎永远地失去了那宁静所带来的幸福。但是他并不觉得失落，因为忍受眼前这个激烈的世界所带来的刺激和痛苦，已经足以让他筋疲力尽。

在J的鼓励下，他终于面红耳赤地讲出那些准备了很久的话。当他拿出舞蹈演出节目表和自己的素描本，恳求他成为男模特儿的时候，J顿时表现出很惊慌的神色。

「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有那么多专职模特儿，还有演员什么的……」

「我喜欢你的身体，太完美的身体不合适，你刚刚好！」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这个女人摆出这样的姿势吗？我不干！」

为了使一口拒绝的J答应，他使用了哀求、胁迫和诱惑。

「没人会知道的，不会拍脸。这个女人，难道你不想见她吗？这次创作也会给你带来灵感的。」

说要考虑一晚上的J，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过来表示同意。当然，J并不知道其实他真正想拍摄的，是他们俩真实做爱的镜头。

「……还不来啊？」J望着窗户问道。

其实，这时他也正焦虑不安。因为她说能一个人过来，所以他并没有去地铁站接她，而是在房间里等她过来。

「是啊，要不我出去看看。」

当他拿起夹克起身的时候，传来有人用手敲打半透明玻璃门的声音。

「啊！终于来了。」

Ｊ轻轻地放下了咖啡杯。

她穿着和那天一样的破旧牛仔裤，上衣改穿黑色的厚毛衣。可能是刚洗过头，未曾染色的乌黑长发还湿湿的。她先看了他一眼，然后望了一眼Ｊ，面露微笑。她边摸着发丝，边说道：「洗头时我很小心……怕画在脖子上的花被洗掉。」

Ｊ面带微笑，可能是她的朴素外表缓解了他的紧张。

「把衣服脱下来吧。」

「说我吗？」Ｊ睁大眼睛反问道。

「她的身上早已画完了，就差你了。」

Ｊ脸上带着尴尬的笑容，转过身开始脱衣服。

「内裤也要脱下来啊。」

Ｊ犹豫片刻后，脱掉了内裤和袜子。正如他想象的那样，既没有健壮的肌肉，也没有一点赘肉。他的皮肤也很白皙光滑。他感到了阵阵嫉妒。

像那天给她画一样，他也让 J 先趴在床单上，从颈部开始画花。他使用大笔刷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朵朵像是在肆虐的狂风中纷纷凋零的淡紫色绣球花。

「翻身。」

他以 J 的性器为中心，画了一朵巨大的血红色花朵，仿佛把阴部毛发当成萼片，阴茎当成了花蕊。她坐在沙发上，边喝茶边静静地注视着他的创作。他完成之后，注意到 J 的阴茎微微勃起。

他屏住呼吸站起身，把摄影机中的带子换成了新的，然后回头跟她说道：「把衣服脱掉。」

她开始脱衣服。虽然阳光不像那天那么明媚，但是画在她双乳中央的金黄色花朵依然熠熠生光。和 J 不一样，她表现得泰然自若。像是在说「比起穿衣服，脱光衣服更自然」。他没有错过坐在一旁的 J 脸上因惊艳而僵硬的表情。

虽然他没有下指示，可是她径自走到了 J 的身旁，然后像是在模仿 J 的坐姿似的，也在白色的床单上竖膝而坐。她那张默默无语的脸和灿烂的身体呈现出鲜明的对照。

「接下来该怎么做呢？」J 红着脸问道。可能是因为不管怎么样都得主导这个场面，让 J 紧张不已，此时，他的阴茎再度逐渐勃起。

「让那女人坐在膝盖上面。」

因为 J 不知道她是他的小姨子，他也不想说破，所以含糊地称呼她。说完，他拿起摄影机走到他们身边。当她坐到 J 的膝盖上面后，他低声喊道：「把她抱紧。」

J 用颤抖的双手把她拉了过来。

「妈的，从来没这么做过吗？发挥点演技吧，哪怕摸胸或什么的也可以啊。」

Ｊ用手背擦了擦汗水。这时，她缓缓地转过身和Ｊ面对而坐。她一只手臂抱住Ｊ的脖子，另外一只手抚摸着画在Ｊ胸前的红色花朵。在三个人的呼吸声中，不知过了多久。她像鸟类相互爱抚那样和Ｊ交颈依偎，仿佛事先看过他的素描。

「好！很好！」

他从不同角度捕捉这些画面，终于找到了最佳焦距。

「好的……继续，把身子迭在一起躺着。」

她温柔地推揉Ｊ的胸部，让他平躺在白色床单上面，然后伸出双手，抚摸着花瓣瓣一直开到下腹部的红色花叶。他举起摄影机转到她的身后，捕捉着开满在她背部的紫色花朵和随着她的身体晃动的胎记。就是这个！他咬牙想到，如果能再进一步的话……

Ｊ的阴茎已经完全勃起，他表情痛苦，仿佛快要受不了了。她慢慢地俯下身，双乳贴在Ｊ的胸口，臀部在空中画出了完美的曲线。他从侧面拍摄他们的身体。她把背弓得像一只猫的样子，Ｊ的肚脐周围留白之处，以及坚硬的阴茎，都有种下流的意味。他们几乎像是两株巨大的抽象植物。当她慢慢直起身，跨坐在Ｊ的臀部，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能不能……我是说能不能……」他轮流望着她和Ｊ。「……真的做？」

她脸上毫无震惊和嫌恶的表情，但是Ｊ像被开水烫到似的一把推开她，说道：「什么？你是说要拍摄色情电影？」

「如果无法接受的话可以不做，可是如果能很自然的……」

「我不想做！」Ｊ站起身。

「等一下，我不会再提那种要求了，请继续刚才的……」

他一把抓住了 J 的肩膀，也许是猛然间太用力了，J 大喊一声，推开了他的手。

「喂……不要这样。」

也许是因为他着急而恳切的声音，J 的情绪平复了下来。

「我能理解……我也是艺术创作者。但这种事……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还有，她是谁？不像是妓女之类的人啊，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妓女也不能这么做！」

「我知道，真的知道了！对不起！」

J 虽然又重新回到床单上面，但是刚才那种兴奋和刺激感官的气氛已荡然无存。J 像是受处罚似的，用僵硬的表情拥抱着她躺在床单上面。两个人迭在一起的身体有如两瓣花叶，她闭上了双眼。如果刚才 J 同意他的提议的话，她会默默地接受的，他确信这一点。

「用那个姿势移动身体看看。」

J 慢慢上下移动身体，痛苦且生硬地模仿做爱的动作。他看到她迫不及待地抱着 J 的后背，脚蜷曲起来。跟 J 的冷淡反应相比，她的肉体表现得极其活跃并变得热情如火。他们维持了这个姿势大约十几分钟，每一分钟对 J 来说都异常煎熬，但他却觉得十分短暂。他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从不同的角度捕捉了自己想要的各种画面。

「现在可以了吧？」J 问道，连额头都变红了。不是因为兴奋，而是因为难堪。

「最后一次，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

他干咽了一下口水。

「后背位，你让她趴着，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是最重要的画面，不要说不行啊！」

」发出听起来像是哭喊的笑声。

「够了，真的够了！在还没变得更难堪之前赶紧结束吧。你的灵感也太多了！我终于明白那些色情演员的感受。真是悲惨！」

」不顾他的挽留开始穿衣服。他咬牙望着自己的作品，令他十分留恋的「花之旋风」被浅色衬衫遮住了。

「……不是不能理解你，我不是在假正经。今天终于知道我比自己想象得还要保守。虽然一开始出于好奇心而答应了你，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想有一部分的我得更加放得开才对……但是我需要时间。对不起，前辈！」

」说出的话语，充满真实而分明的情感，看来他多多少少受到了伤害。这名年轻人用眼神跟他道别后，再次扫了一眼站在窗户前面的她，慌忙地走到了门口。

「对不起！」

当」的汽车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离开前院的时候，他对着正在穿毛衣的她道歉道。她没有回答，只是把双腿套进裤管，手里半拉着拉链，抬头向虚空噗哧一笑。

「为什么发笑？」

「都湿了……」

他好像被人猛然打了一下，用愣愣的眼神望着她。她表情难堪地半蹲在那里，手捏着拉链不知道该拉上来还是拉下去。他这才发现，自己还一直拿着摄影机。他把机器放下来，转身快步走到门口关紧了。刚才走出去时没有关好的房门，为了保险，他还反锁了。然后他几乎是奔跑着冲到她那里，一把把她按倒在床单上。

当他把她的牛仔裤拉到膝盖处的时候，她说道：「不行！」

她不光嘴里拒绝，还粗暴地把他推开，站起身把裤子提上去。他躺在那里望着她拉上拉链、扣上扣子。他站起身走到她旁边，把她仍处于兴奋状态的身体逼到了墙边。他粗暴地封住她的嘴唇，把舌头伸进她的嘴里。但她再度用力地把他推开了。

「为什么不行？因为我是你姐夫？」

「不是！」

「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臭小子了？」

「不是，是因为花……」

「花？」

顿时，她的脸煞白得惊人。被她咬紧而变得通红的下嘴唇在微微地颤抖。她小心地说道：「我很想做，从来没那么想要，是他身上的花……诱惑着我，使我无法忍受罢了，仅此而已。」

他望着她转身毫不犹豫地走到玄关。他朝正在穿运动鞋的她喊道：「如果是那样……」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更像是一种悲鸣。「如果我在身上画上花，你能接受我吗？」

她转身凝视着他。

那眼神仿佛是在说「那当然」、「没有不接受的理由啊」。最起码，他是这么认为的。

「那……能拍下来吗？」

她露出了笑脸。

那是个模糊的、像在安静地嘲笑他的笑脸。

我真想死。

我真想死。

那就死吧。

那去死吧。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哭泣，他紧握着方向盘，几次打算启动雨刷后才发现，模糊不清的并不是玻璃而是自己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我真想死」这句话在他脑海中不断地闪现。「那就去死吧」，体内的另外一个人跟着回答。他不明白这两个声音疯狂地交加在一起的原因。

他同样不明白的是，这像是两人之间的交流一样的对话，竟像咒语般能让瑟瑟发抖的自己安定下来。

他感觉到胸部，不，是全身在燃烧，于是将两侧的车窗全打开了。在夜风和四周其他车辆发出的轰鸣声中，他疾驰在黑暗笼罩的道路上。颤抖从双手开始蔓延到全身，他的牙齿咯咯咯地打着寒战，猛烈地踩着油门。当他看到时速表的时候，吓得身子一震，用痉挛的手指揉了揉眼睛。

穿着黑色连身裙、白色开襟针织衫的 P 从公寓的正门走了出来。结束和他长达四年的恋爱后，她跟通过司法考试的小学同学结婚了。可能是得益于丈夫在经济上的大力扶持，在家庭和工作上她都得心应手，已经举办过好几次个人作品展，而且在有钱人聚集的江南地区收藏家中有不少人气。

他拉下车窗朝她喊道：「上车！」

她扭过头，马上看到他这辆前后打着闪灯的小汽车。

「这里可能有人会认出我，该死！连警卫都认得我的脸，到底怎么了？这个时间……」

「先上车吧，我有话跟你说。」

拗不过他的固执，P 上车坐在了副驾驶座上。

「好久不见了，这样突然联系你，对不起啊！」

「是好久不见了。可这不像是大哥你一贯的作风啊，该不会是想我了吧？」

P 饶有兴味地看着他的侧脸。

他焦躁地用手抓了一下额前的头发，继续说道：「我有事拜托你。」

「什么事？」

「说来话长，能去你的工作室说吗？离这里不远吧？」

「走路五分钟距离……到底怎么了？」

P 依然像从前那样急性子，着急听到答案的她忍不住提高了语气。这种女人特有的急切以前曾经让他受不了，此时却令他感到欣慰。他心里突然产生了一阵想拥抱 P 的冲动，但转眼就消失了。这仅仅是随着往日旧情而来的暧昧回忆而已。他浑身上下正疯狂地燃烧着对刚送回家的小姨子的欲望。他跟她说完「等下，我马上回来」后，就径自来到了这里。为了寻找能画出让他满意的画作的人，而且是熟悉他的身体、能轻松解决他的燃眉之急的人，他火速赶到了这里。

「多亏我老公今晚加班，要不然引起不必要的误解那该多麻烦啊。」P 打开工作室的电灯，说道。

「给我你刚才说过的素描本。」

她认真地盯着他递过来的素描本。

「……有意思，真令人赞叹啊！没想到大哥居然这么能驾驭色彩。可是……」

P 用手摸着凹陷的下巴继续说道：「这不像大哥你的风格啊，这个作品真能发表吗？你的外号不是『五月的新娘』吗？圣洁纯净的新娘、刚正不阿的教会人员形象……我以前喜欢的正是这点。」

P 隔着胶框眼镜盯着他说：「难道大哥你也要转型了吗？可这转变是不是太过头了？当然我没有资格品头论足啦。」

他不想和 P 争论什么，默默地开始脱起衣服。P 有些惊讶，但是马上又放弃了说话的念头，在调色板上调起了颜料。

「好久没见过大哥的身体了！」

还好，P 没有发笑。此时即使没有任何意味的笑声，他也会认为那是残酷的嘲笑。

P 的画笔开始慢慢地在他身上游走。她笔尖冰冷的触感，让他的周身感觉到通电一般的阵阵酥麻，仿佛是持续不断且效果十足的爱抚。

「我尽量避免我的画风，你也知道吧，我很喜欢花朵，也画过很多花……可是大哥你画的花朵强劲有力，我会再现这种风格的。」

当 P 说 O K 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时分。

「谢谢你！」

长时间裸露着身体，让他在寒气中瑟瑟发抖。

「如果有镜子的话，真想让你看一眼。可是这里没有镜子。」

他低下头望着已经起了鸡皮疙瘩的胸部、腹部和腿，以及上面画着的巨大红色花朵。

「不错，比我画得好！」

「不知道背部怎么样，你的素描好像是把重点放在了背部。」

「我觉得很好啊，你可不是浪得虚名！」

「虽然尽全力模仿了大哥的画法，可还是有一些我的味道……」

「真的谢谢你！」

这时，P才笑出声来。

「其实，刚才大哥脱衣服的时候，我有些兴奋……」

「所以呢？」他急忙穿着衣服，敷衍地问道。穿上夹克后，虽然感觉不到寒冷了，可是身体还很僵硬。

「不知为何……」

「怎么样？」

「觉得不太对劲，大哥画满花朵的身体……有些可怜。以前从来没这么觉得。」

P走过来，帮他把衬衫的第一个扣子也扣好。

「吻我一下吧，大晚上的把我叫出来……」

还没等他回答，P已经把她的双唇覆上了他的嘴。之前几百次接吻的记忆涌上脑海。他觉得自己几乎要哭出来，可他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回忆、友情，还是对他即将要跨越雷池的恐惧。

因为太晚了，所以他没有按门铃，直接轻轻地敲了敲房门。等不及她过来开门，他急切地一转门把，正如他所想的那样，门被转开了。

他走了进去，屋子里虽然很暗，但是路灯的光透过阳台的玻璃窗照了进来，所以周围并不是漆黑一片。但他还是踢到了鞋柜。

「……你在睡吗？」

他把身上的摄影设备放在玄关，脱下皮鞋向床垫的方向走了几步。这时，他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正坐起来。虽然是在暗处，但是他一眼就看出她一丝不挂。她站起身向他走来。

「要开灯吗？」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味道，你有颜料的味道！」

他发出一声呻吟，跑向她。此时此刻，他把照明、摄影全抛在脑后，整个人被泉涌的冲动所淹没。

他发出咆哮声，把她按倒在地，胡乱地吮着她的嘴唇和鼻子，用另一只手解开自己的衬衫扣，下面的扣子则直接粗暴地扯掉了。

衣服脱光之后，他一把分开她的双腿，进入她体内。不知从何处传来有如野兽发出的喘息和咆哮声，并转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当他意识到这声音是自己发出来的时候，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从未在做爱时发出声音，而且一直以为只有年轻女人才会发出呻吟。进入她早已湿透且剧烈收缩的阴道时，他在痛苦的喘息中射出精子，随后仿佛昏厥般颓然倒下。

「对不起。」他抚摸着她那被夜色笼罩的脸，说道。

她没有回答，反而问道：「能开灯吗？」语气很沉着。

「……为什么？」

「我想看清楚。」她站起身走到了电灯的开关处。刚刚的性爱只是单方面的，且持续不到五分钟，难怪她一点都没有疲劳的样子。

室内突然变得很亮，他用双手遮住了眼睛。过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了光亮后，他才放下手。他看到了靠墙站立的她，开满在她身上的花朵依旧美丽。

他突然醒悟过来，用手掌盖住了已变得有些松垮的下腹部。

「不要遮住……很好看！像是花叶上有皱褶。」

她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缓缓地弯下腰。像那天对J那样，伸出手指开始抚摸他胸前的花朵。

「稍等一下。」

他赤身裸体地起身走到玄关，将三脚架调到最低，把摄影机固定在上面。将床垫立起来拉到阳台后，他在地面上铺了带过来的白床单。像在M的工作室那样，他设好一盏照明灯。

「躺下来好吗？」

等她躺下来，他目测了两人的身体将交合在一起的点，用镜头对准。

她修长的身体横卧在耀眼的照明灯下面。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身子迭在她的身体上。现在两个人的样子，会像当初的J和她那样，如同迭放在一起的花朵吗？会像是植物、动物和人类结合于一体吗？

每换一种体位，他就调整一遍摄影机的位置。当拍摄到J拒绝表演的后背位时，他用特写镜头长时间拍摄了她的臀部。

所有的一切几乎完美无缺。都是他一直反复画过的画面。在她的胎记之上，他身上的大红花反复地绽开，又反复地紧闭，他的阴茎像巨大的花蕊般进出她的体内。他战栗着，这是世界上最丑恶也是最「美丽」的结合。每当他闭上双眼，都能看见身体的下半部染成一片绿，从腹部到大腿都浸满浓稠的草绿色树液。

最后一个体位是他平躺在床单上，而她骑在他的身上。镜头依旧牢牢地捕捉了印在她臀部的胎记。

永恒，这所有的一切仿佛都要成为永恒……当他因无法忍受的满足感而颤抖的时候，她哭了出声。在长达半个钟头的时间内，她始终闭着眼睛，没有发出一声呻吟，只是偶尔哆嗦着嘴唇，将敏感的喜悦用身体传给他。该是结束的时候了。他直起上身，抱着她走到摄影机那里，伸出手摸索着将电源关掉。

这个画面必须一直反复，不允许来到高潮，也不能终结。必须结束在这里，在沉默中，在欢喜中，成为永远。等她不再发出哭声，他把她放回了床单上。最后几分钟的做爱，她的牙在打颤，使她发出嘶哑而尖锐的叫声，伴随着激烈的喘息，她再次哭泣，发出了「停……停」的哀求。

然后，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平静。

在昏暗的晨光里，他舔舐她的臀部许久。

「真想把它移到我的舌头上。」

「……什么？」

「这块胎记。」

她有些惊讶，转过身来望着他。

「这个怎么还能留在屁股上？」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别人也都是这样的。可是有一天去澡堂才发现……原来只有我身上才有。」

他用揽着她细腰的手抚摸着胎记，心想如果能分享这个斑点该有多好。吞掉它，融化它，让它流在我的血管里。

「……这下是不是不会再做梦了呢？」她用若有若无的声音嘟囔道。

「梦？啊，你说过，梦里的脸……」感觉到睡意缓缓袭来，他问道：「是什么样的脸呢？是谁的脸呢？」

「……每次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熟悉的脸，有时候是第一次见到的陌生的脸。有时候像是在滴着鲜血……有时候像是腐败溃烂的尸体。」

他勉强支撑着沉重的眼帘，望着她的眸子。她的双眸在黎明中闪动，仿佛丝毫没有倦意。

「我想是因为肉。」她说道。

「我以为不吃肉，那些脸就不会再出现。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知道要集中精神听她说话，但他的双眼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合拢。

「所以……现在终于明白了。那是我肚子里的脸，从我肚子里浮出来的脸。」

把她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话当做安眠曲，他陷进深深的睡眠之中。

「现在不害怕了，不会再害怕了。」

他睡醒的时候，她还在沉睡之中。

明媚的阳光照射到房间里。她的头发像动物的鬃毛一样散乱着，床单皱巴巴地缠在她的下身。她的体味如新生儿一般，混合着酸酸的滋味，与某些令人作呕的淫靡气味纠结在一起，充溢着整个房间。

现在是几点了？

他在随意丢在地上的夹克口袋中掏出了手机。是下午一点。他在早上六点多入睡，到现在已经沉睡了整整七个小时。他起身先穿上内裤和裤子，心想得先整理照明灯和三脚架。可是他发现摄影机不见了。他依稀记得摄影结束后，为了防止三脚架倾倒，他把摄影机放到了玄关，然而此刻却不见了踪影。

或许是她早上起身放到了别处？他这样想着，转身走向厨房。转到假墙后面的洗碗槽前方后，有一个掉落在地板上的灰色物体映入了他的眼帘。是他的六厘米录像带。他觉得有些奇怪，环顾四周，赫然发现一个女人趴在餐桌上，是他的妻子。

用包袱裹着的餐盒放在她的身边，手机握在她手里。卡座打开的摄影机掉落在餐桌下面。她应该听到了他走过来的声音，但却一动不动。

「老……」他无法相信眼前的情景，感到一阵眩晕，说道：「老婆！」

她这才抬头站起身来。但他马上反应过来她不是要走到他的身边，而是不想让他靠近。她安静地说道：「我一直联系不到英惠……所以今天拌了几样野菜，在去店铺之前顺便过来看看。」

她的声音虽然透着极度的紧张，但是反而像要分辩什么似的勉强维持着冷静。他知道，妻子那缓慢、低沉而又微微颤抖的声音，是在极力隐藏情绪时才会出现的。

「……看到门没有锁，英惠全身上下涂着颜料，还觉得很奇怪……那时你的头朝着墙，整个身体都埋在被子里，所以我没有认出来。」

妻子用握着手机的手往后拂了拂头发，她的双手在剧烈地颤抖着。

「我还以为英惠有了新的男友，以为身上画着那样的东西是又发疯了，还想过是不是要这么悄悄离开……可是我突然想到应该保护她，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男人……看到放在玄关的摄影机很眼熟，所以就像你以前教我的那样，把影片倒带……」

她一字一句沉着冷静地继续诉说着。他感觉到她在用全部的力气控制着自己。

「在里面我看到了你。」

她的眼睛流露出无法形容的冲击、恐惧和绝望，令她的表情反而显得异常麻木。他意识到自己裸露的上身正在引起她的厌恶，于是慌乱地寻找衬衫。

他从浴室里拿起衬衫，边把手伸进衣袖里边辩解着：「老婆，听我解释，你可能很难理解……」

她突然用尖锐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叫了救护车。」

「什么？」

她用略带恐惧的表情，向后躲避着正在靠近的他。

「英惠和你，都需要治疗。」

为了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静止了好几秒的时间。

「……你居然要让我进精神病院？」

这时，床垫那边传来了沙沙的声响。他们都屏住了呼吸，一丝不挂的英惠正甩开床单起身。两行眼泪从妻子的眼里流了出来。

「你这浑蛋！」妻子强忍着眼泪，喃喃低语道，「她还没有完全恢复，你居然把她……」

妻子湿润的嘴唇哆哆嗦嗦地颤抖着。

英惠这才似乎明白是姐姐过来了，她用空洞的眼神愣愣地望着这边。他开始觉得，她的眼睛像是小孩子一样，是一双只有孩子才能拥有的、可以装进一切但又空空洞洞的眼睛。不，也或许那是成为孩子之前、不曾接纳过任何东西的眼睛。

她缓缓地转过身，走向了阳台。她打开门，一股冷风顿时灌了进来。他看到她青色的胎记和干涸在上面酷似树液的精液与唾液痕迹。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经历了沧海桑田，瞬间衰老委顿，即使现在死去，也不会有一丝恐惧。

她穿过阳台的栏杆，探出了闪闪发光的金黄色胸部，张开了开满橘黄色花叶的双腿。像是在跟清风交尾。他听到了已经开到附近的救护车发出的警报声、众人的惊叫和叹息声、孩子的尖叫声和人们拥到巷弄发出的嘈杂声音。走道里也传来许多急促的脚步声。

如果现在跑到阳台，跨过她正依靠着站立的栏杆，就能飞翔在蓝天中，从三楼重重地扑至地面，让头骨盖变得粉碎。这是唯一的方式，唯有这样才能干净利落地结束。但是，他仍然站在原地，仿佛被钉住似的，仿佛这是他生命终结的时刻，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身体上灿烂的花朵。她周身散发的光芒，比他在前一夜拍摄的任何画面都耀眼夺目。

第三部

树火

如果丈夫和英惠没有突破那道防线，没有强烈地把当时的一切冲毁，垮掉的肯定是自己，如果现在再次垮掉的话，自己肯定不能再回到现实中了。

她没有流下眼泪，只是任由冰冷的水气扩散到自己早已干涸的血管中，流进她的体内，渗进她的骨髓。

她站在磨石车站对面的公车站里，望着被雨水淋湿的马路。体型庞大的货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飞驰在快车道上。大雨倾盆而下，雨点几乎要打穿她撑着的雨伞。

她不太年轻，也很难说得上是美女，不过她的颈线优美，有大大和善的双眼。她脸上画着自然的淡妆，白色的短袖上衣没有一丝褶皱，显得很整洁。这样端庄的外表似乎可以让每个人产生好感，也正因为如此，她眉间若隐若现的淡淡忧愁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她的眼睛里突然闪出了一丝喜悦，因为等待已久的公交车终于从远处进入了她的视野。她走下去，站在马路边伸出手，看着疾驰而来的公交车缓缓地减速。

「去筑城精神病院吗？」

中年司机朝她点点头，示意她上车。她投了车资后开始寻找空位，乘客们的面孔一一映入了她的双眸。所有乘客都在注视她，仿佛在揣度着她是患者还是监护人，有没有可疑的地方。她习惯性地避开这些交织着猜疑、警戒、厌恶和好奇的视线。

水滴从她已收好的雨伞上流下来，公交车的地板已经潮湿变黑，闪闪发光。小雨伞没法与滂沱大雨相抗衡，她的上衣和裤子几乎湿了一大半。公交车加足马力，在瓢泼大雨中疾驰。她努力地保持平衡，向车后方走去。她找到了两个挨着的空位，坐在其中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然后从包包里拿出纸巾，擦拭着玻璃上的雾气。她用在长期的孤独和寂寞之中磨炼出的坚定视线，凝望着正猛烈敲打车窗的雨柱。驶过磨石邑，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六月底的树林。笼罩在暴雨中的树林酷似强忍着咆哮的巨兽。靠近筑城山，道路变得狭窄弯曲。越进入山里，树林那湿漉漉的躯体就越发地靠近。三个月前，妹妹英惠在山脚的一片树林里被发现，那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她想象着在大雨中瑟瑟发抖的一棵棵树木和隐藏在下面的黑暗空间，把头转了过来。

听说英惠是在下午两点到三点的自由活动时间从医院消失的。那时天空中虽然乌云密布，但还没开始下雨，所以像往常一样，病情不重的患者还是可以去户外活动。下午三点护士们确认患者的时候，发现英惠并没有回到病房。而从那时候开始，天空中零星地下起了雨滴。医院的全体职员进入了紧急状态，迅速拦截过路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患者失踪后的去向无非只有两个可能，其一是下山去磨石方向；其二是与之相反，一头扎进了深山里。

接近傍晚，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而且越下越大。时值三月，夜幕早早地落了下来。

「多亏有位护士仔细搜索了附近的山林，找到了英惠，这真是万幸，不，简直就是奇迹！」妹妹的主治医生这样向她说道。

在人迹罕至的山坡中，英惠像一棵被雨淋湿的树一样，站在偏僻的地方一动不动。

接到英惠走失的电话时，已是下午四点了，她正和六岁的儿子知友在一起。连续五天，知友的体温都在摄氏四十度上下，为了确认是不是得了肺炎，她带儿子去医院照胸部 X 光。年幼的知友一个人站在机器前面，用不安的眼神来回望着 X 光室里的医生和妈妈。

「您是金仁惠女士吗？」

「是。」

「您是金英惠的监护人吧？」

英惠的医院主动打手机联系她还是第一次。以前都是她用电话预约探视时间或询问妹妹的病情。电话的那头，护士用公式化的沉着镇定语气叙述着失踪情况。

「我们也在尽最大的努力寻找，可是如果她到了您那里，请务必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在挂断电话之前，护士又问道，「她有没有可能去别的地方呢？比如父母家。」

「父母家很远……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联系他们。」

她挂断电话后，把手机放进包包里，走出 X 光室抱住了知友。这几天变得消瘦的儿子浑身发烫。

「妈妈，我很棒吧？」

也许是在发烧，知友的脸上微微泛红，不过还是写满了对夸赞的期待。

「是啊，你真棒！一点儿都没动。」

得到并非肺炎的确诊后，她抱着知友在雨中找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一到家，她就给儿子洗了澡，喂他吃完粥和药之后早早哄睡了。此时此刻她真的没有余力担心失踪的妹妹。知友病了五天，她也有五天没好好睡觉了。如果这个晚上还不退烧的话，得去大医院办住院手续。以防万一，她把医疗保险证和知友的衣服都先整理好，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此刻已临近九点。

「找到了！」

「谢天谢地！按预定时间，下周我会去探视。」

她满怀真诚地道了谢，可是因为疲倦不堪，声音显得烦乱而低沉。挂断电话后，她才知道那天全国各地都下雨了，英惠被发现的那座山里也大雨滂沱。

虽然不是亲眼目睹，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个场景却栩栩如生地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这使她百思不得其解。她整晚都在给孩子的额头换冰毛巾，因为过度疲惫，时而会陷入像短暂晕厥似的熟睡中，她在睡梦中看到了雨中像幽魂一样影影绰绰的树林。漆黑的山坡，黑色的雨水，黝黑的树林，被雨浸透的灰白色患者服，湿湿的头发，与黑暗和雨水混为一体的英惠像鬼魅般矗立在那里……到了凌晨，她用手摸孩子的额头，一股凉丝丝的感觉传到手掌心，那颗悬了好几天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走出卧室，走到起居室的阳台，凝视着黎明时分挂在天际的一丝青白。

她把身子蜷缩起来，躺在沙发上试图再次入睡。她要在知友醒来之前睡一觉，哪怕一小时也好。

看，姐姐，我正倒立着，我的身上突然长出了叶子，手里长出树根伸进了地里，不断地，不断地……嗯，感觉要从胯部开出花朵，所以我打开了双腿，开得很大……

在半梦半醒之间，她听到了英惠的声音，起初很轻也很亲切，讲到中间，变成了像孩子一样的稚嫩嗓音，然而到最后，和野兽的咆哮声混杂在一起，让人根本无法分辨在讲什么。前所未有的强烈厌恶感，让她从噩梦中惊醒。然而随即她又迅速回归了睡眠，这次她发现自己站在浴室里的镜子前。镜中的自己左眼鲜血淋漓，她赶忙抬起胳膊用手擦拭，可是镜子中的自己并没有动手，只是冷冷地望着正向下滴血的眼睛。

知友的咳嗽声把她从梦中拽了回来。她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进卧室，抓住了孩子的小手，这只小手举在半空中，仿佛在擦掉老早就蹲坐在房间角落里的英惠的影子……「现在没事了。」她低声嘟囔着，也不知道是在安慰孩子，还是在安慰自己。

公交车转过上坡路，在两条路的岔口处缓缓停了下来。待前门打开，她大步走下台阶，撑开了雨伞。在这里下车的乘客只有她一个人。公交车丝毫没有耽搁，马上又远远地消失在大雨中。

顺着岔口处的狭窄小路爬过一个小山岗，穿过一个五十多米长的小隧道，一座位于山中央的小医院露了出来。雨势虽然变小了，但打在她身上的雨柱依然力道十足。她弯下腰把裤管卷起来，倒在柏油路上的野草映入了她的眼帘。她提了提背上沉甸甸的包包，撑起雨伞向医院走去。

现在，她每周三都会来看英惠，在英惠失踪的那个大雨天之前，她一般是一个月来一次。她总是带着水果、糕点和豆皮寿司一类的东西，走过这条路。这里不仅人迹罕至，连过往车辆也很少，显得很寂静。在院务科旁边的会客室，她隔着桌子和英惠相视而坐，把这些东西铺在桌子上之后，英惠会像是做作业的孩子那样，默默地把食物咽下去。当她偶尔帮英惠把头发捋到耳朵后面的时候，英惠会抬眼望着她露出安静的微笑。每当这时，她都不由得觉得英惠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一直都像这样不就可以了吗？在这里待着，想说话时就说话，不想吃肉就不吃肉，不就可以了吗？只要时不时地过来看一眼妹妹就好了。

英惠比她小四岁，可能是年龄差距大，她们并没有其他姐妹之间常见的矛盾和冲突。从小时候被性情暴躁的父亲扇耳光的那时开始，英惠就是她这辈子一定要照顾的人，是要让她付出像母爱那样的责任感的存在。这个脚后跟经常脏脏的、一到夏天鼻梁上就长痱子的妹妹，是她看着长大、成人、结婚的。只是让她感到苦闷的是，随着年龄增长，妹妹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虽然自己也是谨慎的性格，可是根据场合，她也会表现出明朗、亲切的一面；与自己相反的是，英惠的内心无论何时都不会敞开。有时甚至会觉得，她不是自己的亲妹妹，而是一个陌生人。

比如，知友出生的那天，到医院来看外甥的英惠不但没有说出祝福的话，反而嘟囔着问道：「这么小的孩子还是第一次看见……刚出生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能一个人抱着孩子去妈妈那里吗？虽然姐夫开车……要不我跟你一起过去吧？」

虽然英惠说出了让人感到亲切的话语，但是当时挂在嘴角的安静微笑依然显得有些生分。正如她感觉英惠变得陌生一样，英惠也感觉到姐姐有些距离。在她那与其说是沉着冷静，不如说是寂寞的表情面前，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虽然这是与丈夫的忧郁完全不同的感觉，但是却在某些方面让她感觉到了同样的挫败感，或许是两个人都少言寡语的缘故吧。

她走进了隧道。因为天气的关系，隧道里面比往常暗很多。她把雨伞收起来向前走去，空洞的脚步声回响在隧道里。湿漉漉的黑暗仿佛是从墙面渗出来的，有一只以前没见过的飞蛾从里面飞了

出来。她停下脚步，望着那扇动着翅膀、已飞到隧道顶上的飞蛾。它好像是意识到有人在观察着自己，贴在那里一动不动。

丈夫喜欢拍摄有翅膀的生物。从鸟、蝴蝶、飞机一直到飞蛾和苍蝇，这些东西飞行的样子，似乎跟他的工作内容没有多大关系，让对美术外行的她感觉到很困惑。比如在垮塌的大桥和伤感肃穆的葬礼画面后，会突然出现两秒钟左右的黑色鸟影。为什么拍了这个？面对她的疑问，他只是回答说：「没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把那种场景放进去，只是觉得看起来很不错。」

他说完之后又陷入熟悉的沉默。

被无论如何都无法融入的沉默感紧紧包围的丈夫，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了解过他的真实面目呢？她曾想过从丈夫的工作中找到一些端倪。他创作过很多摄影作品，短则两分钟，长则一个小时。其实，在认识他之前，她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美术领域。虽然下了很多工夫，但她始终都无法理解丈夫的作品。

邂逅他的那个午后，她至今记忆犹新。像玉米茎一样干瘦的身材，好几天都没刮过的胡子，背着看似很重的摄影机包，他来到了她的小店。他把双臂放在玻璃柜台上，寻找着有舒缓效果的胡后乳。他的样子显得很疲惫，她甚至担心他手下的玻璃柜台会被他压塌。对没有恋爱经验的她来说，会温柔地问他有没有吃午饭简直是个奇迹。他用有些惊讶但又疲惫不堪的视线望着她。她之所以会关上店门和他一起共进午餐，是因为那天她也没有准时吃午饭，更是因为他当时毫无防备的疲惫状态，让她完全放松了警惕。

那天之后，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得到休息。可是不管她多么努力，婚后的他还是显得很疲惫。他始终为自己的工作忙碌着，偶尔回到家的时候也像是投宿的游客一样陌生。尤其是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他的沉默像橡胶一样韧劲十足，又像岩石一样无比沉重。

没过多久，她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她想方设法想从疲惫中拯救出来的人也许并不是他，而是自己。十九岁离开老家到首尔，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独自闯荡，或许她只是透过他疲惫的样子，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吧。

正如她无法确信自己对他的爱情那样，她同样也无法确信他对自己的爱情。只是偶尔感觉到生活能力不强的他在依赖自己。他性格耿直得像个单细胞生物，不会向任何人说出夸张或拍马屁的话。可是他对她一直很亲切，没有说过一次粗话，偶尔还用充满敬意的眼神脉脉地望着她。

「我配不上你！」结婚前他曾这么说过。「你的善良、安稳、沉着、自然面对人生的态度……这些都让我感动。」

这些话有点复杂，所以听起来似乎有些动人。可是，这会不会是他根本没有陷入爱情的坦率表达呢？

或许他真正爱的是那些已经拍摄过或是以后要拍摄的画面吧。结婚后她第一次去观看他的作品展的时候，还是被吓了一跳。她惊讶于那个疲惫不堪、几乎要垮掉的男人居然带着摄影机去过了这么多地方。她无法想象他设法在敏感地区协商取得拍摄许可时，所必须表现出来的勇气、胆识、坚毅和忍耐。换句话说，她不敢相信他也会有这样的热情。充溢在这些作品里的热情和像困在水族馆里的小鱼一样的日常生活，她确信两者之间一定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家里，他的眼睛闪烁着光的样子，她只见过一次。那是知友刚过完一岁生日，开始学步的时候。他拿出摄影机，在阳光充足的起居室拍着蹒跚地一步步挪动脚步的知友。还拍摄了知友一把扑到她的怀抱和她吻知友额头的场景。当时他用异常闪亮、仿佛散发着生命光辉的眼神说道：「像宫崎骏的电影那样，知友每走出一大步，就从他的脚印中开出一朵鲜花，那样的动画效果怎么样？不，还是飞翔在天空的蝴蝶群更好，啊！这样的话得在草坪上重新拍摄。」

他告诉她摄影机的使用方法，并重放刚才拍摄的画面，用充满热情的语调说道：「你和孩子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不对，穿一身特别破的衣服会更好。嗯，就是这样。贫穷母子的散步，随着孩子不熟练的脚步，像奇迹般飞上天的五颜六色蝴蝶……」

但是他们没去过草坪，知友也没有继续蹒跚地走路。从孩子的脚印中飞出蝴蝶的画面只留在想象之中。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得更加疲惫不堪。虽然没日没夜地工作，周末也不休息，一直不回家地埋头在工作室里，有时还在大街上徘徊，直到运动鞋变得脏兮兮，但他始终没有象样的作品面世。有时凌晨醒来后，她进入开着灯的浴室，会被他吓一跳。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回家的他，会蜷缩着身子和衣睡在没有放水的浴缸里。

「我们家有爸爸吗？」

每当他出门后，知友就问这个问题。其实，即使他在家时，每天早上孩子也会这样问。

每当这个时候，她就会用低而短促的声音回答道：「没有！从来就没有，只有你和妈妈，以后也是！」

雨中的病房孤寂而凄凉。被雨淋湿的深灰色水泥墙比平时更显黯淡。二楼以上的窗户都设置了护栏。天气好的时候，经常会看见把脸贴在护栏上的患者，即使像今天这样的天气，还是能看见一些苍白的脸孔正盯着雨丝。她驻足看了看英惠所在的楼层，走进可通往贩卖部和会客室的院务科入口。

「我来找朴仁浩医生。」

院务科的女职员认出了她，向她打了个招呼。她把滴水的雨伞折起来，坐在木质长椅上。在等待医生下来的时间里，她和往常一样转过头望着庭院里的那棵榉树。这是一棵有着四百岁树龄的古树。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那棵树撑开茂盛的枝叶反射着阳光，总像是要跟她诉说些什么；但是今天被雨淋湿的它，却像是一名沉默寡言的老人。根部的树皮已经湿透了，枝桠上的叶子也在雨中无声地颤抖着。这时英惠的模样像鬼魅般迭在上面，而她只是安静地观望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画面。

她闭上充血的双眼，久久不愿意睁开。沉默的大树仿佛还在眼前。那天以后，知友已经完全康复，并重新上了幼儿园，但是在那之后她依旧被失眠症困扰着。这三个月以来，她都没有熟睡超过一小时以上。英惠的声音、被黑雨淋湿的森林、从自己眼眶中流出鲜血的景象，都像碎瓷片一样，一点一点地切割着漫漫长夜。

当她放弃继续睡觉的想法起身时，总是在凌晨三点左右。洗脸、刷牙、做菜、整理房间的各个角落，但是时针像是被绑了沉重的秤砣一样，转动得十分缓慢。最终，她会走进他的房间，听听他留下的CD，或像他之前做的那样双手叉腰在房间里打转，这时候她似乎能理解在浴缸和衣而睡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了。也许他已经疲惫得没力气脱衣服，更没有调节热水器的温度和洗浴的力

量了。更奇怪的是，她居然明白了在这三十二坪大小的屋子里，这个狭小而凹陷的空间才是最温暖的地方。

「是从哪里开始出错的呢？」每当这个时候，她就问自己。

「这些事情是从何时开始的？不，是从何时开始崩溃的？」

英惠变得奇怪是在三年前的某一天开始的，那时她突然开始吃素。虽然现在也有很多素食主义者，但英惠却有些与众不同，那就是她吃素的动机很不明确。她开始消瘦得不成人样，也几乎不睡觉，虽然她以前也是比较安静的性格，但当时已经沉默寡言到几乎无法沟通的地步。包括妹夫在内，所有家人都在担心她。为了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一家人聚在新居的那天，父亲不仅扇了英惠的脸，还把肉块硬塞进她的嘴里。当时她像是挨打了似的剧烈颤抖，看着英惠发出动物般的咆哮声，之后吐掉口中的肉块，并拿起水果刀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真的不能阻止吗？这个疑问久久不肯从她的脑海中散去。那天不能阻止父亲动手吗？不能夺下英惠手中的刀吗？不能阻止丈夫起身背起英惠跑到医院吗？不能阻止妹夫抛弃从精神病院出院回家的英惠吗？然后，不能挽回丈夫在英惠身上做的，让她不想再回忆的，已经成为街头巷尾廉价流言的那件事情吗？不能阻止所有围绕在她身边、令所有人的人生轰然倒塌的局面吗？

她不想知道残留在英惠臀部上的小小蓝色胎记到底给丈夫带来了怎样的灵感。那个秋天的早上，带着给英惠拌的野菜，来到她的租屋处后，映入眼帘的是超过自己的常识和理解范围的情景。丈夫在前一天晚上，在他自己和英惠的身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后，用摄影机拍下了激情交合的场面。

她能不能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呢？事先有没有能预测他行动的蛛丝马迹呢？如果当时向他强调英惠还是在治疗中的患者，后面的事情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呢？

那个早晨，她做梦都没有想过，英惠身旁躺着的，赤裸的身体上布满彩绘花朵的男人竟然是自己的丈夫。不管怎样也都要守护妹妹的信念，让她战胜畏惧，没有夺门而出，而是留在了房间里。她仅仅靠着不能放下的责任感，拿起了放在玄关处的摄影机，回忆他曾教过的使用方法，看到了记录在其中的画面。她拿出录像带，像被火苗烫伤似的丢到了地上。她颤抖着拿出手机，请求带走两个精神病患者。这期间她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个现实，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唯一能确定的是，丈夫的所作所为永远都无法得到她的原谅。

直到中午过后他才睡醒，然后是英惠。当手持约束衣和防护装备的三名救护人员冲进房间里的时候，英惠以危险的姿势站在阳台。为了救她，两名救护人员冲进了阳台。当他们要在她花花绿绿的裸体上套约束衣的时候，英惠做出了激烈的反抗。她不仅狠狠地咬住他们的胳膊，还发出了莫名的尖叫声。救护人员在使劲挣扎的英惠手臂上插进了针管。趁他们制伏英惠的时候，丈夫本想推开站在玄关处的另外一名队员逃跑，不过反而被抓住了手臂。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挣脱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到了阳台，然后做出像鸟一样的动作，打算从阳台的栏杆上面跳出去。但在被眼疾手快的救护人员一把抱住双腿后，他没有再继续反抗。

她全身战栗着，自始至终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直到看到他被拖走。视线跟他交会时，她原本想狠狠地怒视他。然而，隐藏在他眼神里的并不是欲望，也不是疯狂，更不是后悔和埋怨。在那一刹那，他眼里只有和她自己一模一样的感觉——恐惧。

就这样结束了，从那天开始，他们的日子再也不能回到从前的轨道上。

在医院遭判定精神正常的丈夫被转移到了拘留所。经过几个月冗长的诉讼和官方调查后，恢复自由的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她的面前。可是，英惠却再也无法离开隔离病房了。在第一次发狂后短暂开过口的她，马上又沉浸在无尽的沉默中。她不跟任何人说话，不过经常蹲坐在无人打扰的阳光下自言自语。她依旧不吃肉，只要一看到荤菜就会惊声尖叫。每当阳光灿烂的日子，她会紧贴着玻璃窗，解开患者服裸露出干瘪的胸部。突然间变得老迈不堪的父母不愿再看到英惠，也不想再联系她，因为一看到她就会联想起禽兽不如的女婿，连弟弟和弟妹也一样。可是她不能抛弃英惠，必须得有人支付住院费用，并且担任监护人。

她的生活继续着。背负着无法销声匿迹的丑闻，她继续经营着店铺。时间是公正的，推动着她用忍耐重重包裹着的人生继续前行。那个秋天知友还是五岁，现在已经六岁了。转到这家环境优美而费用合理的医院时，英惠的状态也显得好多了。

从小开始，她就拥有所有白手起家的人都拥有的坚韧性格，而且有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诚实品格。她能为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负责，作为女儿、姐姐、妻子和母亲、生意人，甚至地铁里的行人，她都努力做到最好。借助这种坚韧，她可以在时间之流中克服所有的事情，如果三月时英惠没有失踪，没有在雨夜的森林里被找到，或者那天以后所有症状没有突然恶化的话……

哒哒哒哒……

伴随着充满活力的脚步声，身着白袍的年轻医生从走廊的另一头走了过来。她起身行礼，他也轻轻地用眼神朝她打招呼，然后伸出长长的手臂指了指会客室。她安静地跟在他的身后走了进去。

三十几岁的医生有着健壮的体格。然而这个总是带着自信的表情和轻快步伐的人，这次却对着她皱起了眉头。察觉到医生把跟自己的会面当做一种负担后，她的心马上沉了下去。

「我妹妹……」

「我们虽然已经尽力了，但是依然没什么进展。」

「那么，今天……」她像是做错事情的人那样红着脸。

医生继续说道：「今天往食道里插管注入米汤后，如果有所好转的话就太好了，可是如果仍然没有好转，必须转到普通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她问医生：「插管之前，能不能让我先试试看说服她？」

医生不抱任何希望地望着她，眼神中充满了疲惫，也隐藏着对顽固患者的愤懑。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说道：「给您三十分钟时间。如果成功的话请通知护士站，不行的话就两点再见吧。」

也许是觉得这样结束对话有些对不起她，原本以为要走出门外的医生还是继续说道：「正如上次跟您说过的那样，在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中，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死于饥饿。虽然变得骨瘦如柴，但患者本身还以为自己很丰满……但金英惠患者是精神分裂和厌食症同时存在的特殊病例。虽然能确定不是重度的精神分裂，可是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是被害妄想症，那还可以说服她，比如可以在患者面前跟医生一起进食什么的。但是金英惠患者厌食的原因很不明确，药物也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做这决定也不轻松，但是没办法，得先保住她的性命……我们医院目前对此也没有把握。」

医生起身之前问她：「您脸色很差，是不是没睡好？」

这是一句出于职业习惯的有意识提问。

她没有马上回答。

「监护人得健康啊！」

用眼神示意后，医生像来时那样，发出哒哒哒的脚步声走出了会客室。等她跟着出门时，他的背影已经远远地到了走廊的另一端。

当她回到院务科前的长椅时，看到一个身着华丽服饰的中年女人正抓着一个中年男人的手臂进入玄关。当她心想那是不是来和患者会面的人时，中年女性突然开口痛骂。男人一点都没因这突如其来的骂声表现出惊慌，从容地从长皮夹中拿出医保证递到院务科的窗口中。

「一帮邪恶的家伙，吞掉你们的内脏都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我要移民，一天都不能跟你们待在一起了！」

不像是丈夫，也许是兄弟。如果办完住院手续，这个女人今晚会在戒护室过夜，被绑紧四肢，注射镇静剂的可能性很高。她望着大喊大叫奋力挣扎的中年女人头上印有华丽花纹的帽子，突然觉得像这种程度的疯癫，对她来说根本没什么感觉。经常进出精神病院后，她有时觉得充满正常人的街道反而更加陌生。

她想起了第一次带英惠来到这家医院的那天。那是一个晴朗的初冬下午。虽然首尔综合医院的隔离病房离家更近，但是她无法承担高额的住院费。在她千方百计打听后，找到了这家对患者的待遇还不错的医院。在原来的医院办理出院手续时，主治医生劝她说出院后也要定期到医院复查。

他说：「据目前的观察来说，疗效不错。虽然还不能重新开始回归社会生活，但是家人的支持有助于患者的恢复。」

她回答道：「上次我也是相信这句话而办理了出院手续，让我后悔极了，如果不出院的话会更好。」

事实上，那时她早就知道，向医生表达对病情反复的忧虑其实是表面上的理由，因为她知道自己根本没办法再跟英惠生活在一起。因为她无法忍受会从英惠联想起来的所有事情，她知道其实自己暗暗地痛恨着妹妹，因为她无法容忍不负责任地把烂摊子丢给自己，独自走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妹妹。

幸亏英惠也愿意住院。英惠身着便服，清楚地对医生说「医院更方便」，那时的她显得很平静。她眼神清晰，语调也很坚定，除了因饭量减少使身体变得更加消瘦外，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坐出租车来这里的路上，她也只是安静地望着窗外，没有露出一丝不安之色。从出租车下来后，她像是来散步的游人一样，顺从地跟在姐姐身后。院务科的职员甚至问了「到底哪位是患者」。

在办理手续的空档，她对英惠说：「这里空气清新，你会胃口大增的。你要多吃点，长点肉啊！」

那时已能开口说一点话的英惠，望着窗外的榉树说道：「嗯……这里有大树啊！」

一个接到院务科通知过来的中年男人，一一确认包包里的东西：内衣和便服、拖鞋、盥洗用品等。他打开一件件衣服，仔细检查有没有发夹或绳子之类的危险品，他把那条毛料的风衣长腰带拿出来之后，示意她俩跟过来。

他用钥匙打开门后走进了病房，她和英惠则跟在他的身后。跟护士们打招呼的过程中，英惠始终表现得很沉着。走进六人病房把行李放下的瞬间，细密的窗棂映入了她的眼帘。之前没有意识到的罪恶感突然像一个死结般压在了她的胸口。此刻英惠安静地走过来站到了她的身边。

「……在这里也能看见树啊！」

她咬紧牙关对自己说：不要心软，英惠不是自己所能背负的，不会有人责怪你，你能扛到现在已经很好了。

她没有看站在身边的英惠的侧脸，只是望着照射在尚未完全凋零的落叶上的明亮阳光。像是在安慰她似的，英惠用平稳而低沉的声音叫她：「姐姐！」

英惠身上穿旧的黑色开襟针织衫散发着一丝樟脑丸的味道。见她不同意，英惠再次呢喃道：「姐姐……世上的树木都像是兄弟姐妹。」

经过智障患者居住的二号楼，她站到了一号楼的玄关前。有几个贴在玻璃窗前的患者脸孔进入了她的视线。他们可能有点幽闭恐惧症，过去几天所下的雨将他们拘在了室内。按铃之后，一楼大厅的护士站中走出了个将近四十岁的看护，手里拿着钥匙。她是事先收到院务科的通知，特意从病房下来等她的。

护士开门放她进来后，十分敏捷地转身又锁上了门。一个把脸紧紧地贴在玻璃门上的年轻女人正用一种空洞的眼神盯着她。

「我妹妹现在怎么样？」

看护回头看看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别提了，现在连点滴针都要拔掉。所以只能绑在戒护室里打完镇静剂后再打点滴。真不知道她哪来那么大的力气……」

「那她现在在戒护室里吗？」

「不，刚才睡醒后，已经移到了病房，不是说下午两点后要插管注入米汤吗？」

她跟随看护进入了三楼的大厅。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这里会有不少老年患者坐在窗边的长椅上晒太阳和打乒乓球，护士站里播放的明朗音乐，把这里变成了热情的空间。但是，这几天连绵的雨却毁掉了往日的活力，患者都窝在病房里，这里显得寒酸凄凉。患老年痴呆的病人全都坐在那里，不是揪着自己的手指甲就是愣愣地望着脚。乒乓球台周围也是空无一人。

她的视线转到了走廊西侧的尽头，那里有一扇大大的窗户，是午后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在英惠失踪事件发生之前的那次探视中，英惠没有到会客室里来见她。当时负责英惠的护士在电话里对她说，英惠有些奇怪，好几天都没有走出病房，就连患者最喜欢的自由散步时间，她也窝在病房里足不出户。她坚持说既然来了怎么也得看一眼妹妹，看护只好到院务科来接她上去。

她万万没有想到，在西侧走廊的尽头倒立着的奇怪患者就是英惠。当护士把她领到跟前时，她才根据那茂密的长发确认那个人正是英惠。用肩膀撑地倒立着的英惠，因血液倒流而满脸通红。

「已经整整半个小时了。」护士无可奈何地说道，「从两天前开始就一直这样。也不是没有意识，也不是不说话……跟其他紧张性患者不一样，昨天强制把她遣返到病房，可是她又在病房里面重新倒立……也不能把她绑起来。」

护士继续说道：「……只要轻轻一推她就摔倒。如果讲不听的话就推倒她吧。我们原本是要把她送回病房的。」

她蹲坐在英惠的面前，想跟她的眼神对上。不管是谁，只要是倒立着，面部的模样就会变化。英惠消瘦的脸，也因倒立而变得奇怪。她正用充满生机的眼神望着虚空中的某一个地方。好像没有察觉姐姐的到来。

「……英惠！」不见妹妹回答，她再次大声叫道：「英惠，你在做什么？赶紧站起来。」

她伸手摸了摸英惠那张红彤彤的脸。

「站起来吧，英惠，头不疼吗？脸都变红了。」

她无可奈何地用力推了英惠。英惠果然应声而倒。她用手托起了英惠的脖子。

「……姐姐。」英惠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什么时候来的？」

像是从甜蜜的梦中刚醒过来似的，英惠的脸散发着喜悦的光。

站在一旁看着她们的看护，把她们领进了大厅一侧的会议室。这里是不能去院务科旁边会客室的重症患者与家人小聚的空间，也是患者和医生进行面谈的地方。

见她把带过去的食物拿出来放到桌上，英惠说道：「姐姐，以后就不要再带这些了。我现在不吃饭也可以的。」

这又是在胡说什么？她像是着了魔似的盯着英惠的脸。这样明朗的脸，很久都没有看到了，不，仿佛是第一次看到。她问道：「刚才你在做什么？」

「……姐姐，你知道吗？」英惠用提问代替了回答。

「……什么？」

「我以前不知道，一直以为树木是直直地站立着的……可是现在明白了，它们都是用手臂撑地倒立着的，你看，很惊人吧？」

英惠猛地起身，指着窗外。

「看它们，它们都倒立着！」

英惠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丹凤眼眯成狭窄的一条黑缝。她这才明白英惠的表情酷似小时候的某个时期。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在梦里，我正倒立着……突然发现从我身上冒出了枝叶，从手上长出了树根……一直伸到地面，不断地，不断地……从腿间要开出花朵，所以我就使劲张开两条腿……」

她傻傻地望着英惠那双充满热情的眼睛。

「我应该被浇水。姐姐，这些食物我不需要，我需要水。」

「您辛苦了!」

她向护士长打了招呼。然后拿出带过来的糕点，跟其他护士一一问候。像往常一样，在跟她们交流英惠的情况时，那个每次都把她误认为护士的五十几岁女患者从窗户那边匆匆走了过来，向她鞠躬后说道：

「我的头很疼，拜托您跟医生说换一下药。」

「我不是护士，我是来探视妹妹的。」

女患者用恳切的眼神望着她。

「救救我吧……我的头很疼，我真的受不了了!」

这时，一个二十几岁的男患者贴身站在她的身后，让她变得很紧张。在这里，他们不顾人与人之间应保持的距离。在这里，不仅有钻进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的患者，也有一不小心就会被误以为是医生或护士的看似健康的人，就像英惠那样……

「护士，那个人一直打我，为什么还不管管那个人呢？」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用尖锐的声音朝护士长喊道。她想，这个患者的被害妄想症越来越厉害了。

「不管怎样，我先去找妹妹说说吧。」

她再次用眼神向护士们致意。

从护士的眼神中她已明白，她们肯定认为自己的劝告不会有什么作用。她小心翼翼地穿过患者之间，生怕触碰到任何一个人。她来到英惠所在的东侧走廊。走进开着门的病房后，一个短发的女人迎了过来。

「您来了!」

她是在这里接受酒精中毒和轻度狂躁症治疗的熙珠小姐。她虽然身材结实，声音嘶哑，但得益于一双圆圆的大眼睛，看起来很可爱。这家医院实行一项病友互助制度，病况控制良好的患者可以通过帮忙照顾症状较严重的病人得到一定的酬劳，所以英惠开始拒食后，她就拜托熙珠来照顾英惠。

「你辛苦了!」

当她朝熙珠露出微笑的一刹那，熙珠沾满汗水的双手握住了她的手。

「怎么办？听说英惠有可能会死……」熙珠那双圆圆的眼睛噙满了泪水。

「……她的状况怎么样？」

「刚才也吐血了。都不吃饭，胃壁都被胃酸侵蚀，反复引起胃痉挛。可是为什么还吐血呢？」熙珠的抽泣变大了。

「我开始照顾她的时候没怎么样啊……是不是我更努力地照顾她就不会这样呢？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早知道会这么难过，我就不应该承担照顾她的差事……」

她放开越来越激动的熙珠的双手，一步步走到了床边。她忍不住想，如果自己看不见就好了，现在要是有人能捂住自己眼睛的话就好了……

英惠平躺在床上，像是在望着窗外，可仔细一看，她的眼神却空洞洞的没有焦点。脸蛋、脖子、肩膀、胳膊和双腿上，只是可怜巴巴地附着一些肌肉，骨瘦如柴的样子酷似灾区的难民。她的脸

与手臂上的汗毛，变得像是婴儿身上的胎毛。医生说这是因为长时间的饥饿引起的荷尔蒙失衡导致的。

难道英惠要重新变成婴儿了吗？她在很早之前已经停经了，体重也不到三十公斤，更不用说什么丰满的胸部了。英惠以失去所有第二性征的怪异模样，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她拉下了白色的被单后，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的英惠翻过来，查看尾椎和背部是否生了褥疮。上次被压到发炎的部位还没有好。她盯着赫然浮现在只剩皮包骨的臀部中央的蓝色胎记。从这里蔓延到全身的花朵和枝叶图像，在她眼前一闪而过。

「熙珠小姐，谢谢你！」

「……虽然每天都用湿毛巾擦拭，扑爽身粉，可是因为天气潮湿，不容易好转。」

「真的谢谢你！」

「以前跟护士一起给她洗澡时还很费力，可是现在她太轻了，一点都不费劲，像是在重新带孩子似的。本来今天要给她洗澡的，听说要转院，所以最后一次……」

熙珠的大眼睛又变红了。

「好的，待会儿一起给她洗澡吧。」

「好，下午四点有热水……」

熙珠用手擦拭着变红的眼眶。

「待会儿见。」

点头目送熙珠离开后，她重新给英惠盖上被单，并仔细掖好，以免英惠的双脚露在外面，又查看着血管破裂的痕迹。两条手臂、脚背甚至脚后跟的静脉，没有一处是完整的。给有机体供给蛋白质和葡萄糖的唯一手段就是静脉注射，可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一处还能扎针的地方。最终的方法是扎到连接肩膀的大静脉，可这是非常危险的手术，所以昨天主治医生打电话通知她，只能转到综合医院后才能做。他还说，原本试图从鼻腔插管到食道后注入米汤，可是英惠紧闭咽喉，所以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也就是说，今天再不成功，这家医院的医生们只能放弃治疗了。

三个月前英惠在树林中被找到后，她在约定好的探亲日来到院务科，第一次收到了主治医生的约见通知。英惠住院后她从来没有见过医生，所以突然接到通知，她多少有些惊慌。

「……因为事先知道她一见到荤菜就感到不安，所以在给她配食时，院方也很注意。可是现在用餐时间她不到大厅来进食，把餐盘送到病房她也不吃。已经四天了。出现了脱水症状。打点滴时剧烈反抗……也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吃下那些药片。」

医生甚至怀疑，住院以来英惠有可能都没有吃药；也责怪自己说英惠住院初期还是有些微进展，所以有些掉以轻心了。那天看她吞下药片，护士让她伸出舌头确认有没有吃进去，可是她没有配合。硬抬起她的舌头用手电筒一照后，发现药片都藏在舌头下面。

那天，她向手背上扎着针躺在病床上的英惠问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在漆黑的树林里做什么？不觉得冷吗？要是出事情该怎么办啊？」

英惠的脸消瘦异常，没有梳理的头发像粗糙的海草那样蓬乱着。

「你得吃饭啊，不喜欢吃肉，可以不吃。可是别的东西为什么也不吃呢？」

英惠安静地翕合着嘴唇：「我渴了，给我水。」

她跑到大厅接了一杯回到病房。喝完水后，英惠喘着粗气问道：「姐姐，见过医生了吗？」

「嗯，见过了，为什么不吃……」

英惠打断她说道：「是不是说我……我的内脏器官都退化了？是不是？」

她无言以对，英惠把消瘦的脸凑了过来，说道：「我现在不是动物，姐姐。」像是在透露重大的秘密那样，英惠环顾着空荡荡的病房向她说道。

「我可以不再吃饭什么的，只要有阳光，我就能活下去。」

「你在胡说什么啊？难道你真的觉得自己变成了树木？植物怎么能说话呢？植物怎么能思考呢？」

英惠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一丝不可思议的微笑绽放在她憔悴的脸上。

「姐姐，你说得对……过不了多久，语言和思考都会消失的，很快的！」

英惠发出哧哧的笑声，喘着粗气。

「真的，马上会消失的。再等一下下啊，姐姐。」

时间在流逝。

给她的三十分钟并不长。不知不觉中，窗外的雨似乎变小了。挂在蚊帐上的雨珠没有往下流，说不定雨已经停了。

她坐在床头的椅子上，打开背包拿出了大大小小的保鲜盒。望着英惠呆呆的眼神，她打开了最小的保鲜盒，香味顿时充溢着病房。

「英惠，这是桃子，黄桃罐头。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即使有当季的新鲜桃子，你也要吃这个的啊，像小孩子似的。」

她用叉子插了一块软软的黄桃，伸到英惠的鼻子下面：「你闻闻……真的不想吃吗？」

第二个保鲜盒里装的是为了方便食用而切成方块的西瓜。

「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每当我要切开西瓜的时候，你都凑过来闻一闻，有些西瓜只要拿刀一切就自动裂开，香甜的味道马上散在整个房间里面。」

英惠一动不动。连续饿三个月的话，人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吗？连头也变得小小的，英惠的脸几乎不能称之为是成人的脸。

她小心翼翼地拿起西瓜块擦了擦英惠的嘴唇，然后想用手指张开妹妹的嘴，可是英惠却紧咬着不放。

「英惠……」她轻声叫唤。「回答姐姐，英惠。」

她感受到了一股冲动，她想晃动英惠的肩膀，撕扯英惠的嘴巴。她想大声呼喊，哪怕喊破英惠的耳膜。你在做什么？在听我说话吗？你想死吗？真的想死吗？她茫然地审视着在自己体内翻滚着沸腾着的怒火。

时间在流逝。

她回头望窗外。看来雨真的停了。但是天空还是阴沉沉的，被雨淋湿的树木也静静地矗立在那里。透过三楼病房的窗户，可以看见筑城山山脚下郁郁葱葱的保护林。那片山脚下的广阔森林，也同样肃穆地保持着沉默。

她从包包拿出了保温瓶，把里面的木瓜茶[1]倒进自己带来的不锈钢杯里。

「尝一口吧，英惠。泡得很够味。」

她自己先尝了一口，留在舌尖上的茶香很甘醇。她把茶水倒在手帕上，用来擦拭英惠的嘴唇，可是她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她说道：「你真的要这么死去吗？不会真的这么想吧？即使真的想变成树木，也要吃东西啊，吃东西才能维持生命啊！」

说着说着，她突然屏住了呼吸。某种不想承认的奇怪念头突然涌上了心头。是不是自己想错了呢？一开始英惠就希望的，是不是就是死亡呢？

不是的！

她无声地否认着。

她不是想死。

在完全闭口之前，也就是一个月前，英惠曾向她说过：「姐姐，让我离开这里吧。」

英惠的脸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了，她喘着粗气，说话断断续续的：「他们老让我吃东西……我不想吃，但是他们硬要让我吃东西，上次吃完我都吐掉了……昨天吃完东西后，他们就给我打了安眠药，姐姐，我很讨厌那注射，真的……你让我离开这里吧，我真的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她握着英惠瘦骨嶙峋的手说道：「你现在连路都没法走，多亏打点滴你才能撑到现在……回到家你能吃饭吗？你答应姐姐吃饭，我就接你回去。」

她发现这时英惠的眼神暗淡无光。

「英惠，答应姐姐吧，只要答应……」

英惠把脸转过去，用极低的声音说道：「原来姐姐也跟他们一样……」

「你说什么？我……」

「没人能理解我……医生、护士也都一样。根本不想理解我……只给我药，只给我打针。」

英惠的声音虽然很低，但语气很决绝。仿佛是冷静得不能再冷静的语调。

她终于爆发了：「还不是怕你死掉吗！」

英惠把脸转过来，像望着陌生人似的凝视着她，说道：「……为什么不能死掉呢？」然后，再也没有开口说话。

为什么不能死掉呢？

面对这个提问，应该怎么回答呢？是不是该质问「你在胡说什么？」然后暴跳如雷？

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次她跟英惠在山里迷过路。当时只有九岁的英惠对她说：「我们干脆不要回去吧？」

那时她无法理解这句话。

「你在胡说什么啊？天马上就要黑了，得赶紧找路。」

过了很久以后，她才能理解当时的英惠。因为父亲暴力的受害者只有英惠。如果被父亲打了，弟弟英豪就以欺负村里其他孩子的方式来发泄；而她则是代替疲惫的母亲给父亲准备酒菜的长女，所以父亲对她有意无意间还是很细心的。可是温顺而少一根筋的英惠，不会看父亲的脸色行事，所以只能默默地咽下所有的苦水。她现在终于明白，那时自己作为长女表现出来的懂事并不是早熟，而是一种怯懦，只是在父亲的暴力下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方式而已。

不能早些阻止吗？阻止这些无人能明白的东西融入英惠的骨髓里。她至今都无法忘记每当傍晚时分，英惠一个人站在大门处的孤独背影。那天，她们终于走到山对面，拦下了一辆去他们村子的拖拉机。望着黄昏时分的陌生山路，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英惠丝毫没露出喜悦之色。只是默默地望着晚霞中的棉白杨。

那天晚上，如果真像英惠说的那样离家出走，结局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呢？

那天的家族聚会上，如果在父亲扇英惠的耳光之前，她能死死地抱住父亲的胳膊的话，结局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呢？

英惠第一次带妹夫回家时，他那冷冰冰的态度就让她不甚满意。如果当初反对这桩婚事的话，结局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呢？

她有时会认真地假设能改变英惠人生的各种变量。然而在英惠的人生棋盘上，无论她如何设想摆弄一个个棋子，都是徒劳的，现在已经不可能改变什么了，可是她却无法停止思索。

如果自己没跟他结婚的话……

当思绪停留在这个问题时，她的大脑已经快瘫痪了。

她不敢确信自己是不是爱他。虽然不知不觉中察觉到了这一点，但她还是选择跟他结婚。是不是她渴望自己的人生能高级一点？虽然他从事的工作，不会给她带来经济上的帮助，但是她却喜欢婆家多数人从事教师和医生职业的氛围。为了适应他的谈吐、品位、口味和睡觉习惯，她做了很多的努力。跟其他的小夫妻一样，他们在一开始也为一些事情闹过或大或小的别扭，可是没过多久，她都能做到该放下的就放下。但是这些真的都是为他才做的吗？一起生活的八年，正如他使她懊恼一样，自己是不是也让他饱受折磨呢？

他只打过一次电话回来，就在九个月前。当时临近午夜十二点，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从话筒中频繁传来续投硬币的声音。

「我想看看知友。」他那低沉而紧张、强装沉着的熟悉声音，像一把钝刀刺进了她的心。

「能让我见他一下吗？一次就好！」他只问了这件事，没说一句「对不起」，也没有充满歉意的乞求，只是说孩子的事情。就连问候英惠也没有。

她知道他是一个多么敏感的人。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容易因为受挫而自尊心受伤的人。所以也知道如果她现在拒绝，要等来他的下一次电话，得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

正因为知道这点，她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放下了话筒。

深夜的公共电话亭，破旧的运动鞋，褴褛的衣衫，充满绝望的半老脸孔，她摇摇头，擦拭着浮现在脑海中的那幅画面。他从英惠房间的阳台上像鸟一样要一跃飞翔的姿势，与之重迭。他用摄影机拍摄了那么多飞翔的瞬间，但是在他最想要飞翔的时候，却没有飞起来。

她至今都无法忘记自己最后看到的那双眼睛，那充满恐惧的陌生眼睛。那不是自己想方设法也要尊重的、心甘情愿不辞辛劳照顾的那个人的脸。她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他，而在那一刻，她终于明白自己了解的他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我不认识你。

她放下话筒，用力地握紧拳头低喃道。

没必要互相道歉和饶恕，因为我不认识你。

听到电话重新响起来，她拔掉了电话线。虽然第二天早上她又插上了电话线，可是正如她想的那样，他没有再打电话过来。

时间继续在流逝。

英惠正闭着眼睛。睡着了吗？残留在唇间的果香，她闻到了吗？

她望着英惠凸起的颧骨、凹进去的眼窝和深陷的脸颊，她感觉到快要无法呼吸了，于是起身走到了窗边。深灰色的天空逐渐变晴，四周开始变亮。筑城山的森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夏季色彩。那天晚上发现英惠的山坡，是那片森林中的哪个地方呢？

「我听到了声音。」英惠插着点滴针，躺在床上说道。

「只是听到了那声音，所以出去找一找而已……但是再也听不到那声音了……所以只能在那里等待。」

「等待什么？」

面对她的提问，英惠的眼睛顿时散发出光芒，伸出没有扎针的手，一把握住了她的手。她惊讶于这意外强大的力道。

「被雨溶化……所有东西都被雨溶化……我只是想进到土里，如果我想生根发芽，只能这么做。」

熙珠激昂的声音突然闯进她的记忆里。

「怎么办？听说英惠有可能会死……」

犹如飞机起飞时那样，她感觉到双耳嗡嗡地听不见任何声音。

她有一个秘密，没有向别人倾诉过，她想以后也不会讲给别人听。

两年前的四月，英惠拍摄那段影片那一年的春天，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她的阴道持续出血。每当清洗被血沾湿的内裤时，她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从英惠的手腕喷薄而出的鲜血。这使她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惧怕医院，她一天天地拖着不去看病，心想：如果是不治之症，留给自己的时间有多少呢？一年、半年，还是三个月？当时，她首先想到的是和自己共度八年时间的他。为他竭尽所能付出忍耐和关怀的那些时间，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那天上午她终于下定决心去生下知友的妇产科医院，她在往十里车站等待着迟迟不来的地铁。对面破破烂烂的临时建筑和人车罕至之处疯长的野草，映入了她的眼帘。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仿佛没有真正享受过生活，这个发现令她十分惊讶。不过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她没有真正享受过生活。有记忆以来，她只是一直默默地在忍受。她确信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且正如她所确信的那样，她确实没有给别人带来任何伤害。诚实，能干，而且以后也会一直这样。她不知道为何会如此，然而在朽烂的临时建筑和疯长的野草面前，她仿佛是没有真正活过的婴儿。

她克服紧张和羞耻心，躺在妇科检诊台上后，中年男医生把冰冷的腹腔镜深入她的阴道，然后切除像舌头般黏在阴道壁里的息肉。尖锐的疼痛，使她不由自主地扭动着身子。

「是这个小息肉引起的出血，已经切除干净了。这几天出血量会变多，过几天就会没事的。卵巢没有异常，您可以放心了！」

然而，她顿时感到了意外的痛苦。对不治之症的恐惧在过去一个月里不断折磨着自己，然而到头来不过是无谓的烦恼而已。自己还得继续活好一段时间，多如牛毛的时间再次属于自己，但是她并没有感到一丝快乐。在回来的路上，当她再度站在往十里车站时，感觉到双腿发软。而这并不只是因为刚才的手术带来的疼痛。地铁车厢伴随着轰鸣声进站时，她躲在一张金属椅后摇摇欲坠，深怕自己内心的某个东西，会驱使她跳到列车之前。

该怎么解释从那天之后约四个月的时间呢？出血在持续了两周后便停下了。虽然创伤早已愈合，但是她老觉得自己的体内有一个伤口，而那个伤口比身体还要大，她经常觉得自己正被吸进那个漆黑得看不见尽头的口子里。

她默默看着春去夏来。来买化妆品的女人衣服逐渐变得缤纷，也日益轻薄。和往常一样，她面带微笑地接待客人，爽朗地推荐产品，适当地打点折，并痛快地把试用品和赠品装进客人的购物袋里……然而，每到晚上去幼儿园接知友时，她总觉得自己疲倦得像一座孤坟。虽然走在充溢着音乐和恋人们的街道，却每时每刻都觉得那张洞开的黑色大口要把她吞噬。

闷热的天气稍微转凉的时候，和以前一样几日不归的他，某天在凌晨回到家，像小偷那样抱住她，结果被她一把甩开了。

「我困了！真的很困！」

他低声说道：「你就忍一会儿吧。」

这时她才记起，在似睡非睡间自己曾经无数次听过这句话。在半梦半醒之间，她想着只要能忍受这一会儿，就能换回几天清静，就那样沉默地任他摆布了。之后的她只能用睡眠来消除痛苦和耻辱。

等他入睡后，房间变得静悄悄的。把侧躺的孩子扳过来时，她依稀在黑暗中发现这父子二人的侧脸居然如此相像。

没有什么关系的。的确如此。以前怎么活到现在，以后也怎么活下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睡意已跑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压迫颈部的沉重疲惫感。她觉得全身上下的水分仿佛已经被蒸发干净，干燥的肉身变得飘飘晃晃。

她走出房间，望着阳台黑漆漆的玻璃窗。知友昨晚玩过的玩具、沙发和电视机、厨房的吊柜和瓦斯炉的污痕，这一切好像都是第一次见到一样，而这个家也好像是初访之地，显得无比陌生。她突然感觉到胸口异样地痛楚，觉得整个房间正在变小，压迫着自己的身体。

她打开衣柜门，拿出已经严重褪色的紫色纯棉T恤，因为在自己的哺乳期间知友很喜欢这件衣服，所以她经常穿。只要身体感到不舒服，她就会把这件衣服拿出来穿在身上。虽然已经洗过了无数次，但她还是觉得能在上面嗅出奶香和婴儿的气息，这使她能有一片刻的安全感。可是这次却没有什么作用，胸痛在加剧，让她喘不过气，她只能不断地深呼吸。

她歪坐在沙发上面，盯着正在转动的秒针，努力地稳定呼吸。可是她马上明白这是徒劳，并且感觉到这样的瞬间仿佛已经存在过无数次。这种痛苦仿佛蓄谋已久，只是一直蛰伏着等待这个瞬间爆发，残忍地横亘在她的面前。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无法再忍受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她再次环顾着房间里的摆设，这些东西并不是她的，正如她的人生也并不属于她自己那样，这些东西也不属于她。

那个春天的午后，当她站在地铁站的电梯处，以为几个月后就能走到生命的尽头时；确信从身体中不断渗出来的鲜血就是死亡临近的证据时；她终于明白，自己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死了，眼前痛苦的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戏剧，或者此时的自己只是某人的幽灵。死亡像是走失很久又重新相逢的至亲那样，让她觉得无比熟悉。

她感觉到自己浑身都在颤抖着，起身走进放置玩具的房间。她取下跟知友一起做了七天才完成的吊饰，开始解开绳子。因为绳子绑得很紧，指尖传来阵阵疼痛，但是她终于解开了所有的死结。她把装饰用的星星彩纸和透明纸一张张收进篮子里以后，把解下来的绳子卷成一团，放进了裤兜里。

她把脚塞进凉鞋，推开笨重的玄关门走了出去。走下五层楼梯到外面，她发现天还没有亮。巨大的公寓建筑中，只有两处灯光亮着。她继续走着，走出小区背面的小门，爬上后山，走在阴暗而狭窄的山路上。

在阴森森的黑暗中，后山显得比平时更加幽深。就连平时早起上山打泉水的老人也不见一个。她低下头，一边走着，一边不断地用手擦拭不知是眼泪还是汗水的液体，体验着正吞噬自己的痛苦、剧烈的恐惧，和同时渗入其中令人匪夷所思的平静。

时间不会停息。

她回到椅子上，打开最后一个保鲜盒，把英惠僵硬的手拉过来触摸李子滑滑的果皮，然后把那嶙峋的手指圈起来，让妹妹握住其中一个。

她没有忘记李子是英惠最喜欢的水果之一。记得妹妹曾说过把李子放进嘴里不咀嚼，用舌头推来推去的感觉很好。可是现在，英惠的手没有任何反应。她觉得英惠的指甲薄得像一张纸。

「英惠！」

回荡在寂静病房里的声音显得很干涩。没有任何回答。她把脸凑近英惠的脸，这一刹那，奇迹般的，英惠睁开了眼睛。

「英惠！」

她望着英惠黑洞洞的眼睛，而那里只有自己的倒影。痛彻骨髓的绝望，使她几乎要瘫软在那里。

「你疯了吗？你真的疯了吗？」

她把这几年自己一直无法相信的疑问，第一次甩给了英惠。

「你真的疯了吗？」

她察觉到不可名状的恐惧，慢慢地把身子退了回来。病房的寂静像吸满了水的棉花一样塞进了她的耳朵里。

「也许……」她打破了沉默，轻轻地说道：「要比想象中简单……」她迟疑片刻后，继续说着：「我是说……发疯。」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把食指放在妹妹的人中穴，温暖的气息有规律地刺激着她的指尖。她的嘴唇微微抖动着。

她正经历着的这些忧虑和不眠，英惠是不是很早之前就已经体验过，并且程度比自己更深呢？然后在某一瞬间，英惠的手终于放开了系着正常生活的细绳……

在失眠的那几个月里，她经常在一片混乱中想到：如果不是知友，如果不是他带给自己的责任，自己也会放掉那根细绳。

这样的痛苦，唯有在一场开怀大笑后才能奇迹般痊愈，在她被知友的一句话或一个举动逗笑后，茫然、空虚甚至痛苦随即不翼而飞。在这样的时候，她能笑出声的这个事实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让她再度发笑。诚然，这些笑声是狂噪的成分多过快乐，但知友依然乐于看到。

「这样呢，妈妈？这样做会让妈妈笑吗？」

知友会反复方才的举动。例如噘着小嘴，用手在额头上比出两个角；做出突然摔倒的样子；或者把脸夹在两腿间用呆呆地声音叫「妈妈，妈妈」，他试着用这些滑稽的行为来博得妈妈的笑声，他更喜欢笑着的妈妈。她的笑声越大，知友就更加努力地想要逗她开心，最终他会把所有曾经让妈妈笑出来的动作全部表演一番。知友不知道自己的拚命努力，反而加深了她的罪恶感，最终笑声会变成无声的呜咽。

活着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每次笑完后，她总是这么想。在经历一些事情后，在体验过各种难以忍受的灾难后，人们还是照样能吃，能喝，能睡，能拉地生活下去，还可以发出爽朗的大笑。当认识到自己也是这么活着的时候，曾经遗忘的悲伤又像睡意那样缓缓地被唤起。

然而，当孩子散发着温暖气息的小小身体躺在身边，干净无邪的小脸沉沉地进入梦乡之后，她的夜晚就准确无误地拉开帷幕。

知友醒过来之前三、四个小时的凌晨，天色还很暗。在那个时间里，无法感受任何生物的气息，那时间如同永恒一样漫长、像无底沼泽那样深邃，只要蜷着身子躺在空空的浴缸里闭上眼睛，就会感受到阴森森的树林黑压压地扑过来。黑色的雨丝像矛那样刺穿英惠的身子，她嶙峋的双脚被泥土掩埋。为了在脑海中擦掉这个画面，她用力地甩甩头，却又会发现盛夏的树木像是嫩绿色的火花一样在面前燃烧起来。难道是因为听过英惠的幻想吗？至今见过的无数棵树木，无情地笼罩着全世界的林海，仿佛都化作火焰，裹在她的身体上熊熊燃烧。她不明白，这些在晨曦中冒着绿色火焰的树木在向她们倾诉着什么。

那不是温暖的言辞，也不是安慰她、给她勇气的话语。反之，那是冷酷的、冰冷的生命之语。不管她怎么环顾，怎么寻找，也没有发现能接纳自己生命的一棵树。没有哪棵树愿意收留她，只是像一只活生生的猛兽那样，顽强而威严地矗立在那里而已。

时间不会停息。

她扣紧了所有保鲜盒的盖子，然后从保温瓶开始把所有东西依次放进背包，拉上了拉链。

隔着这个皮囊一样的肉体，英惠的灵魂到底进入了哪个时空呢？英惠直直倒立着的样子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在英惠看来，或许那不是水泥地板，而是森林中的某一处？从英惠身上长出坚韧的枝条，从白色的双手长出的树根，抓住黑色的泥土了吗？紧紧伸着的细腰能撑得住来自两边的力量吗？当阳光贯通英惠全身的时候，从地下涌上来的水逆流而上渗入到她的体内的时候，她的两腿之间绽放出鲜花了吗？当英惠倒立着舒展全身的时候，在她的灵魂深处正发生着这一切吗？

「可是……」她说出声：「你在慢慢死去啊！」她的声音逐渐变大，「你只是躺在床上，慢慢地死去，仅此而已。」

她咬嘴唇，努力克制着想一把捧住英惠表情麻木的脸蛋，使劲摇晃、摔打她傀儡般身体的冲动。

留给她的时间所剩无几了。

她背起背包，把椅子往后推，弯着腰走出了病房。她回头望望僵硬地躺在床上的英惠。她比刚才更加狠狠地咬紧双唇，然后迈步走向大厅。

留着短发的护士手里提着小小的塑料篮，坐到了大厅的桌子前面。篮子中装着各种各样的指甲刀。患者们排着长队，挨个儿过来领指甲刀。也许是每人喜欢的指甲刀各不相同，所以他们要花很长时间仔细挑拣。在另一旁，把头发扎起来的护士正给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剪指甲。

她静静地站着，望着眼前的情景。锋利、尖锐的东西和长条的能勒住脖子的东西，患者是不能携带的。因为这些物品不仅能伤害别人，也能自残。她望着为能在规定时间内交还指甲刀而正认真修剪指甲的患者们。此刻，挂钟的时针正指着两点五分。

医生身上的白袍在玻璃门上一晃而过，大厅的出入门打开了。进来的是英惠的主治医生。他转过身熟练地锁住了门锁。也许哪家大医院都是一样，但是在精神病院，专家的权威性更为凸显。患者们看到他像是发现救世主似的，马上跑过去将他团团围住。

「医生，等一下，您有没有跟我家那位通过话啊？只要您说一句可以出院……」一个中年男人把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塞进医师袍的口袋里。「这是我老婆的电话号码，求您打个电话……」

这时，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抢在中间：「医生，给我换个药吧，耳朵里老是嗡嗡响。」

刚说完，那个被害妄想症患者就凑近身子，冲着医生大喊道：「医生，能跟您谈谈吗？那人老动手打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你怎么又这样？为什么用脚踢我？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那个女人用一只脚咚咚地踩着地面，皱着眉头的脸上与其说是暴戾之色，还不如说是深深的不安和痛苦。

医生面带职业微笑，开口哄着那个女患者：「我什么时候用脚踢你了？等一下，我先跟他说会儿话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耳鸣的……」

这时，大厅的大门重新打开了，这次进来一位以前没见过的医生。

「是内科医师。」

不知何时，熙珠站到她的身边，提醒了一句。看来是每家精神病院都得常驻的内科医师。不知道是因为不显老还是真的很年轻，他虽然看着有些冷漠，但是一眼望去是个聪明机灵的青年。这时，英惠的主治医生终于走出患者们的包围圈，发出踢跣的脚步声向她走过来。她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

「跟她谈过了吗？」

「在我看来，她好像没有意识……」

「从外表看是那样，但所有的肌肉都是紧绷的。这不是没有意识，而是把意识紧紧地集中在某件事或某一处。等你看了那种状态被打破时的反应，就会知道我现在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医生的态度很认真，也显得有点紧张。

「接下来的治疗，您作为家人可能别亲眼目睹比较好。如果我们觉得您在场会让情况恶化，会请您赶紧出去。」

「知道了，可是……」

医生打断她的话：「我想一切会很顺利的。」

看护肩上扛着使劲挣扎的英惠，通过走廊，进入了空着的双人病房。她跟在医生和护士身后也进去了。正如医生所说，英惠的意识很清醒。英惠扭动着身子做出激烈的反抗，让她怎么也不敢相

信眼前的这个人刚才正直挺挺地躺在自己的面前。模糊得几乎听不懂的呼喊声从英惠的嗓子中迸出来：

「……放开……放……开！」

两名看护和一名护士跑过来把拚命挣扎的英惠压在床上，然后绑紧四肢。

「请您到外面去。」护士长对犹豫徘徊的她说道，「家人对这样的场面一般都很难接受，请您尽快离开。」

这时，英惠转向她，盯着她的眼神发出了光芒，呼叫声也变得更加激烈。没有音节的话语像洪水般倾泻出来，英惠扭动着被绑的四肢，仿佛要挣开绳索，向她扑过来。

她不知不觉走到了英惠身边。英惠细细的胳膊使劲扭动着，口里开始冒出白色的泡沫。

「不……要！……」

英惠第一次喊出了清晰的音节，不过声音像是困兽的咆哮。

「不……要！……不想……吃！……」

她用双手捧住了英惠不断抖动的脸颊。

「英惠，英惠！」

英惠充满恐怖的眼神攫住了她的目光。

「请出去，您只会碍事！」

看护把手伸进她的腋下一把拉起她，还没等她反抗就把她推出了病房。站在门外的护士抓住了她的手臂。

「您还是站在这里吧，患者见到您会变得更激动!」

英惠的主治医生戴起了手套，从护士长手里接过软管，在上面涂匀润滑油。这期间，看护努力地用手固定住英惠的脸。见到软管凑过来，英惠的脸顿时变得通红，扭动着脖子要甩开看护的双手。正如看护说的那样，真不知道这股强大的力气来自哪里。她不知不觉中向前走了一步，护士拽住她的手制止了她。英惠消瘦的脸终于被看护牢牢控制住，趁这个机会，主治医生把管子塞进了英惠的鼻子。

「妈的，又被堵住了!」

主治医生叹息般大喊一声。英惠尽了可能张大了嘴，企图堵住喉头，所以管子从口中弯了出来。站在一旁的内科医师拿着装有米汤的注射器，皱起了眉头。主治医生从英惠的鼻孔中抽出软管。

「来，再试一次，这次要更快一点!」

软管上重新涂满润滑剂。健壮的看着护又压住了英惠不停挣扎的脸。软管再次插进了英惠的鼻孔。

「好了，这下可以了!」

医生的口中发出了短促的叹息声。内科医师敏捷地往软管推进米汤。站在门外抓着她手臂的护士轻轻地向她说道：「好了，成功了! 接着得让她睡觉。怕她会呕吐。」

然而，当护士长拿出镇静剂的瞬间，看护发出了惊叫。她甩开被抓住的手跑进病房。

「让开，都让开!」

她推开主治医生的肩膀站在英惠的面前。手握软管的看护脸上全是鲜血。鲜血从软管和英惠的口中接连喷出来。手握注射器的内科医师连连往后退。

「赶紧把它拿走，赶紧把这个管子拿走！」

看护一把抓住她的肩膀，把不由自主地尖叫着的她推到了一旁，趁这个时间，主治医生从正在激烈挣扎的英惠身上抽出了长长的软管。

「不要乱动，安静点，安静点！」主治医生冲英惠喊道。

「镇静剂！」

看到护士长把镇静剂递给医生，她喊道：「不要！」

站在一旁望着这边的她，咆哮着：「停下来，住手，不要做了！」

她咬了看护的手臂一口，再次跑到了床边。

「妈的，这是在干什么？」

看护发出了伴随呻吟的叫喊声。她直接跑到床边，一把抱住了英惠。英惠大口大口地吐出来的鲜血浸湿了她的开襟针织衫。

「求求你们不要再做了……求求你们……」

她紧紧握住护士长拿着注射器的手，感觉到英惠正在自己的怀里轻微地痉挛。

挽起袖子的白色医师袍上，溅满了英惠的鲜血。她愣愣地望着那一看就能联想起巨大漩涡的血印。

「得马上转院了，赶紧去首尔，解决胃出血的问题后，在那家医院能通过颈部血管注射蛋白质。虽然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为了延长生命，也只能这么做。」

她把刚打印出来的转院单放进背包走出了护士站。进入洗手间后无力地瘫坐在马桶前面，开始安静地吐起来。黄色的胃液伴着灰蒙蒙的茶水吐到了马桶里。

「傻瓜！」

她站在洗手台前，边洗脸，边用抖动的双唇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词。

能伤害的只有自己的身体，能随心所欲地控制的只剩下自己的身体。可是现在这也不行了。

她抬头望着自己映在镜子里的模样，脸湿漉漉的，在梦中流过无数次血的眼睛，不管怎么擦血也永远擦不干净。可是镜子里的这个女人现在没有哭泣。和往常一样，不带任何感情，只是默默地望着她而已。她怎么也不敢相信，刚才几乎要刺破耳膜的尖叫声，是从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来的。

像是喝醉了一样，她觉得整个走廊变得摇摇晃晃的。她努力地保持平衡，艰难地走向大厅。一抹阳光突然照射进来，使得阴沉沉的大厅顿时变得明亮。这是久别重逢的阳光。对阳光十分敏感的患者们，纷纷走到了窗户边。一个身穿便服的女人穿过他们之间，向她走了过来。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努力在眩晕中识别对方的脸。是熙珠小姐，可能是因为哭过，她的眼睛红红的。她是原本就多愁善感呢，还是作为患者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呢？

「怎么办啊？英惠要是现在离开的话……」

她握住了熙珠的手。「给你添麻烦了。」

她突然想伸出双臂紧紧地抱着熙珠，可是没有这么做，只是转头看看可怜巴巴地通过窗户玻璃望着远方的患者。他们的视线中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他们是被囚禁在这里的。正如熙珠，正如英惠。她没有忘记，把英惠囚禁在这里的正是自己。

东侧走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两名看护抬着躺在担架上的英惠迅速地走过来。刚才护士给她洗完了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闭着眼睛躺在担架上的英惠，像是进入梦乡的婴儿。熙珠急切地伸出自己的手，最后一次握了一下英惠枯槁的手，而她则把脸背了过去。

透过救护车的前窗玻璃，郁郁苍苍的森林映入了她眼中。在午后的阳光下，被雨淋湿的树叶，有如重获新生似的闪闪发光。

她把英惠还没干透的头发往耳后拂了拂。正如熙珠说过的那样，英惠的身子轻飘飘的，像孩子一样，被绒毛覆盖的皮肤显得白皙而柔软。她忆起她们儿时一起洗澡的情景，自己在英惠脊椎骨节节突出的后背上抹上肥皂，脑海里浮现出她们互相搓着背、洗着头的那些夜晚。

她用手抚摸着英惠的头发，仿佛回到了那个时候，变得脆弱而失去活力的头发，真像知友还在襁褓时的样子，仿佛看到婴儿细小的手指的错觉，使她心头一阵凄凉。

她从背包中拿出手机开了机，进医院后她就关机了。她翻着通讯簿，给邻居家的女士拨了电话：「晚上好，我是知友妈妈……有个亲戚住院了，我在医院……是，有点突然……不是，下午五点五十分，小区正门有幼儿园的车……对，基本上不会迟到……不会太晚，太晚的话我会带知友去医院。怎么能让他睡在您家……真的谢谢您！……有我电话号码吧？……我过一会儿再联系您。」

结束通话时，她才明白很久没有把知友托付给别人了。因为他离开后，她一直严格地遵守周末时间一定要跟孩子共度的原则。

她深深地皱着眉头，突如其来的睡意让她把后背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进入无尽的思绪中。

知友会很快长大的。他会自己看到，自己接触到其他人。该如何向他解释那个总会到达知友那里的街谈巷议呢？虽然他经常生病且天性敏感，但到现在为止还保持明朗性格的知友，还能一直这样开朗下去吗？

两个人裸露着全身，像藤蔓般纠缠在一起的画面，当时虽然深深打击过她，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不觉得这画面蕴藏着多少性的意味。叶子、花朵、绿色的枝蔓，被这些东西所覆盖的他们，现在想起来很陌生，仿佛那不属于人类，那扭动的动作更像是为了要从人的身体中解脱出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让他创作了这样的作品呢？为了这个奇妙而苍凉的画面，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当做赌注，并失去了所有。

「……妈妈的照片被风吹走了，我抬头看天空，嗯，有一只鸟飞过，这时从那只鸟那里传来了『我是妈妈……』的声音，然后，从鸟的身体里长出了两只手。」

这是很久以前，语言表达还不很清楚的知友从睡梦中惊醒后，眯着睡眼跟她讲过的梦境。看到知友脸上只有在哭泣之后才会出现的迷蒙微笑，她吓了一跳。知友躺在被窝里，用拳头揉着眼眶。

「可是，为什么说那是很悲伤的梦呢？那只鸟长成什么样子？什么颜色呢？」

「白色……嗯，很漂亮的一只鸟。」

知友深深地吸一口气后，把头埋在了她的胸前。他的哭泣让她心生凄楚，就像他尽力逗她笑的时候那样。孩子不是要求她做什么，也不是寻求帮助，只是感觉到悲伤，所以无声哭泣而已。她哄着知友说道：「嗯，那就是妈妈鸟了。」

知友没有抬头，扑在她的怀里点点头。她用双手抬起了知友的脸，说道：「你看，妈妈不是在这里吗？没变成白色小鸟吧？」

知友的嘴扭出一抹不确定的模糊微笑，鼻子像小狗般湿亮亮的。

「……你看，只是一场梦而已。」

真的是那样吗？那一刻，她屏住呼吸自问道：难道真的是一场梦，一个偶然的巧合吗？因为那正是她身着那件褪色的T恤，在晨曦中走出小区爬上后山，又从山上下来的早晨。

「只是一场梦而已。」

每当想起知友的小脸时，她总是会说出这句话。她被自己的声音惊醒，睁大眼睛，急忙看看身边人的脸色。救护车疾驰在颠簸的山路上。她拂了拂额头上的头发，手明显地不停颤抖着。

她至今都没法解释，当时的自己怎能那么轻易地想抛弃孩子，这是连自己都无法容忍的残忍而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她没法向任何人倾诉和博得宽恕。只是那种恐怖的真实感觉至今还能清晰地体验到。如果丈夫和英惠没有突破那道防线，没有强烈地把当时的一切冲毁，垮掉的肯定是自己，如果现在再次垮掉的话，自己肯定不能再回到现实中了。

那么，今天英惠吐出的鲜血，原来应该来自她的胸膛里吗？

英惠发出呻吟声，好像要醒过来。怕是又要吐血，她急忙把手帕放在英惠的嘴边。

「嗯嗯……」

英惠没有继续吐血，而是睁开了眼睛。黑色的眸子正盯着她，那片黑色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汹涌着呢？某种恐怖？某种愤怒？某种痛苦？还是她所不知道的，隐形的地狱？

「英惠？」她用干涩的声音叫了妹妹一声。

「……嗯，嗯。」

英惠不是在回答她，而是像要反抗似的把脸转了过去。她收回了刚伸出去、还在半空中颤抖的手。

她紧紧地咬了咬嘴唇。因为她突然想起了那天早上从后山走下来的路。冰冷的露珠浸湿了凉鞋，她没穿袜子的脚寒冷彻骨。她没有流下眼泪，只是任由冰冷的水气扩散到自己早已干涸的血管中，流进她的体内，渗进她的骨髓。

救护车刚好辗过一个坑，车体猛烈地颠簸了一下。她用力地抓住英惠的肩膀。

「这些……也许只是一场梦……」她把头低下去，把嘴巴紧贴在英惠的耳边，一字一句地说：「在梦中，会觉得梦里的事情全是真实的，可是等醒过来后，就会发现那些事情并不真实……所以啊，等哪天我们醒来后，到那时……」

她抬起了头。

救护车正飞驰在走出筑城山的最后一个弯道。有一只秃鹫模样的黑鸟，正展翅冲向天空中的乌云处。夏日的阳光很刺眼，她没有继续盯着那只正扇动着翅膀的大鸟。

她安静地吸了一口气。路边「熊熊燃烧着」的树木，像无数只大型猛兽侧身而立。她定定地凝视着。像等待回答一般，不，像是在反抗似的，她的眼神幽暗而强韧。

韩国的木瓜为生长在北方的宣木瓜，果实形似酪梨，非台湾常见之木瓜。木瓜茶为韩国传统茶饮之一。

《素食者》精采好评

心理疾病患者的内在存着另一个世界。某些画面、颜色、行为完全是超现实。怎么产生跟影响的？甚至内化成自己的生存意识，这部小说解释了一些身为人的悲哀。家庭的暴力、旁人的沉默无援、限于压力环境而无法脱离、让己身逐渐平面灰化，成为最不起眼的个体。这种安全其实是欺骗。《素食者》一步步推演出精神领域的偏轨，演绎出人之所以不想为人的过程，或失控的状态，是一部非常细腻的小说。

——颜艾琳（诗人）

* * *

《素食者》是一本会让人一直想读下去，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的小说。崩坏的局面从一开始似乎就若隐若现，但我们还是抱着兴奋的期待和悲伤的预感继续往前，就像人生。如果哈姆雷的问题是 To be, or not to be，那在《素食者》中就是「吃，或者不吃」。虽然整体的氛围是压抑悲伤的，但也因为小说人物的坦率，而让人有了一种平静安慰、甚至愉快的感觉。

——林蔚昀（作家）

* * *

这个故事恐怖地描绘出身边人的不可知，即你突然察觉你其实完全不认识身边的某个人……作品的三段式结构很精彩，逐渐地挖出更深、更黑暗的角落；作者笔法简洁却让人萦绕心头，最令人难忘的应该是其中压倒性的故事高潮，一个幻象似的、但情感上真实的片刻，这必然是今年最强有力的故事之一。这是部独创、扰动人心与令人难忘的作品。

——《出版人周刊》

* * *

这部作品以一种几近于催眠般的宁静氛围，被各种超现实的意象和令人惊恐、却可辨认出的绝望时刻打断，紧紧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韩江的书写，有力地展现了渴望所具有的毁灭力量，以及选择去拥抱还是否定这样的力量。故事用了许多几乎是奇幻式、教人陌生的细节，深入探索一种非常人性的觉察经验，也就是当人不再满足于为何生命仅是如此。一部不凡与迷人的作品，笔法优雅却强力扰动人心。

——《柯克斯评论》

* * *

这是韩江第一部在美国问世的作品（希望未来还能引进更多新作）……小说风格是写实、心理描述的，绝无留给读者这是篇童话或变形神话的回旋空间。我们都喜欢读女孩的鱼尾巴变成了人腿，或胳膊变成了树枝的故事，但是一个人却不可能成为一株绿色植物。主角英惠似乎没有理解，这一切让她变得危险与受到诅咒。

——《哈泼杂志》

* * *

简洁、惊人的小说……作者以优雅准确的笔法，呈现文化压迫之下的家庭失和，让读者在阅读中变成主角的同谋。

——《图书馆期刊》

* * *

多亏了卡夫卡，这部描述南韩女子在放弃肉食之后，身心上有了彻底转变的故事，会让你在阅读过程中掩口大惊。

——《欧普拉杂志》

* * *

有一辈的作家，企图探索每个人命运背后的秘密趋力、野心与苦难的故事，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这部小说处理了暴力、精神失常、文化的局限，和身体作为最后避难所与私人空间的价值。

——《阿根廷时报》

* * *

这部小说里那种近于变态的诱惑，源自字里行间的画面诗意。它们暴力又情色，仿佛恶梦。整部作品像是充满了大型花卉的房间，浓浓的麝香味掐住你的喉头。

——《绿色阿姆斯特丹人杂志》

* * *

黑暗梦魇、升温中的紧张、令人战栗的暴力……这部南韩作品真教人过瘾……这是一部官能、刺激和暴力的小说，充满了强有力的意象、骇人的色彩与让人不安的质问……逐句读来，这个故事精彩无比……很难有作品可与之匹敌。

——《卫报》

* * *

这是一部奇特迷人的小说；故事里充满虚无，却也有着抒情。书写风格收敛，即使是描述最狂热与暴力的片段亦然。这部作品有着超现实和魔法的特质，特别是在描述自然与身体景观时，读来是如此动人，尽管诸多磨难围绕仍不减其美丽。

——Arifa Akbar, 《独立报》

* * *

这部短短的小说是我读过最骇人的作品之一……既刺激又富想象力……作者展现了在这个讲究礼貌的社会中，自然、性别与艺术如何相互冲撞……那些勇于建立自己身分认同的女人都会被处死。叙事清楚地告诉我们，韩国礼教的压力谋杀了她们……让人坐立难安的小说。

——Julia Pascal, 《独立报》

* * *

奇特、优雅的故事……这个后人类奇幻故事最让人不解之处，是当身边人都施以压迫与否定的世界，主人翁似乎是找到了合理出路。》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 * *

这部小说很快地以它对内心创痛的毁灭性研究，达到了黑暗、威吓的才华，类似于天才的日本作家小川洋子……这部作品并非只是对于虐待女性的警示故事，它更是对于折磨与苦难的思索，讨论躲避与一位梦想家如何逃脱。更重要的是，故事谈的是空虚、所有的希望与安慰都将落空后无计可施的愤怒……探索野蛮之美和令人不安的身体。

——《爱尔兰时报》

书 名：素食者

原文书名：?????

作 者：韩江

译者：千日

封面设计：朱正

营销企划：林芳如、王淳眉

企划统筹：骆汉琦

营运总监：卢金城

业务发行：邱绍溢

业务统筹：郭其彬

责任编辑：吴佳珍

副总编辑：何维民

总编辑：李亚南

* * *

发行人：苏拾平

出 版：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松山区复兴北路 331 号 4 楼

电 话：(02) 2715-2022

传 真：(02) 2715-2021

读者服务信箱：service@azothbooks.com

漫游者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azothbooks.read>

发行或营运统筹：大雁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 105 松山区复兴北路 333 号 11 楼之 4

划拨账号：50022001

户 名：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 *

电 子 书：初版：2017 年 5 月

建议价格：台币 185 元

I S B N： 978-986-489-041-5 (EPUB)

* * *

纸 本 书：初版首刷：2016 年 4 月

建议价格：台币 280 元

I S B N： 978-986-5671-92-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

The Vegetarian ? 2007 by Han Kang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Changbi Publishers, Inc.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KL Management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Azoth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